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二一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韻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宋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二二册



目錄

全宋文卷四八九一

于恕

無垢心傳錄序……………

一

王中復

祭大慧禪師文……………

三

武鉅

收復嵩州及長水三縣捷報……………

四

收復河南府捷報……………

四

孫朔

乞令御馬院差人支請草料奏……………

五

張垓

乞罷趙善彥奏……………

六

張氏吳園易解後序……………

六

張守忠

起發侍衛馬軍屯駐巢縣事奏……………七

張超

光化軍奏捷……………八

與人書……………八

張堯臣

跋杜可升藏蘭亭帖……………九

張臨

覆判府中大書一……………一〇

覆判府中大書二……………一〇

覆判府中大書三……………一一

覆判府中大書四……………一一

覆判府中大書五……………一二

覆判府中大書六……………一二

覆判府中大書七……………一二

覆判府中大書八……………一三

覆判府中大啓	……	一三
申判府中大狀	……	一三
張若水		
申判府中大狀	……	一四
張傑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一 ……	一五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二 ……	一六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三 ……	一六
張宗說		
覆安仁啓	……	一七
覆姊丈中大啓	……	一七
張先		
秤斛務申使府狀	……	一八
張樞		
申判府都運中大狀	……	一九
交領印紙狀	……	一九

全宋文卷四八九二

張棟

乞金州軍馬移屯均州奏……………二〇

歸正士人乞許於所居州縣破食聽讀奏……………二一

乞榜示邊民任意畜馬奏……………二一

建州升建寧府記……………二一

許樞

措置在法獄囚翻異奏……………二三

郭振

乞存留官兵在六合縣看守營寨奏……………二四

本軍用息錢置兵器奏……………二四

乞魏均管當魏勝賜到田土奏……………二四

乞於揚州南置屯田一所奏……………二五

六合縣大破蕃軍奏……………二五

措置屯駐六合縣官兵奏……………二六

乞降度牒措置城防器具奏……………二六

淮西屯田事宜奏	二六
乞於退下屯田內撥與趙受等人奏	二七
相度薛康中增置廬州屯田事件奏	二七
郭宣	
水西塔紹興石刻	二八
林鉞	
漢隽序	二九
黃鉞	
藩邸結局劃一事項奏	三〇
黃洽	
憲節皇后改謚冊文	三一
舒蘄二州不宜更增鑄錢之賞奏	三二
請於州郡闕中留十數闕不差替人奏	三三
乞鞏湘張喜等更不議賞奏	三三
請嚴解鹽之禁奏	三四
論通判不當添差釐務奏	三四

有服親牒試乞仍依舊制奏	三四
論水旱祠祭奏	三五
察荒政不需別遣使奏	三五
論主兵官不宜兼郡寄奏	三六
勸孝宗慎養身奏	三六
論宰相奏	三六
論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奏	三七
議彊盜應配者坐加役流不當奏	三七

全宋文卷四八九三

蹇 駒

古城馮侯廟碑	三八

蔣元舉

爲催促官錢申稟使府狀	四〇

楊邦弼

周必大等除祕書省正字制	四一
劉一止贈四官朝散大夫制	四二

乞令帶修缺漏起居注奏……………四二

楊 琰

没官户絕等田產收地利納稅奏……………四三

王伯起唱道野集序……………四四

都 絜

言兩處同時執役奏……………四五

登對進易變體義劄子……………四五

監糶官過數多糶望實於法疏……………四六

乞允許温州販鹽加饒疏……………四六

乞依舊許於見任屬官內選差一員兼管所有茶酒疏……………四七

易變體義自序……………四七

葉 衡

乞裁減營田軍莊冗散奏……………四九

乞和糶奏……………四九

乞募民營田奏……………五〇

上三務場茶鹽錢事狀……………五〇

乞差官三員分路措置二浙淮東鹽場奏	五一
條具淮浙鹽場事劄子	五二
乞將犒賞酒庫撥歸荆南安撫司奏	五三
乞將西興買納官催煎官分爲兩場奏	五三
乞產鹽路分依法打袋奏	五四
乞荆南馬兵老小仍留荆南奏	五四
乞差軍巡邏江中以捕盜賊奏	五五
荆襄兩路民兵教閱犒賞事奏	五五
陳圩岸之利奏	五六
請精擇牧守將帥奏	五六
謝賜閱太上皇宸翰並御制跋語奏	五七
選人改官事奏	五七
條二事奏	五七
即日初冬帖	五八
回某人劄	五八

王 彪

在城稅務趁辦祖額遞年分隸諸司窠名解發數目申狀……………五九

雷 □

桐城縣稅務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呈狀……………六〇

李剛中

乞許本州自置試院解發舉人奏……………六一

王 過

棲霞洞題名……………六二

王 銖

言邊砦官吏廩錄奏……………六三

員典寅

九華集跋……………六四

向 潏

祭大慧禪師文……………六五

趙 晟

論襄陽荆南形勢劄子……………六六

曾 惲

乞力革賑濟之弊奏…………… 六六

乞按勸賑多寡推賞州縣官吏奏…………… 六七

曾魯國宣靖公祠堂記…………… 六八

鍾 明

義倡傳贊…………… 六九

李闢之

欲望除放金陵鍾山慈仁三鄉二稅和買等奏…………… 七〇

釋奉寧

重新祖塔記…………… 七一

青陽仲廣

天王寺塔記…………… 七二

曹 冠

對御試策…………… 七三

秦檜謚議…………… 七四

劉崑侯廟記…………… 七四

東陽中興寺環翠閣記 七五

東陽縣城隍廟記 七六

皇甫侗

乞批放更戍人錢米奏 七七

乞買閒田葬亡歿軍人奏 七八

全宋文卷四八九五

吳 悞

丹房須知序 七九

漁莊邂逅錄序 八〇

指歸集總叙 八一

王 柎

除羅願太常博士制 八三

周必大授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八四

呂祖謙除太常博士制 八四

乞于見管常平錢內撥還諸州修蓋寨屋錢奏 八五

乞經赦宥情重法輕之人斷罪不得過本罪奏 八五

言革訟訴滋繁之弊奏	八六
乞將右治獄臨安府案量寬日限奏	八六
乞指揮編類乾道五年以後所頒敕令格式奏	八七
乞別借錢會收糴椿管米奏	八七
言賑濟饒州饑民事奏	八八
思賢堂記	八八
張伯厚	
祭大慧禪師文	八九
張曰文	
天慶觀開啓天申聖節申狀	九〇
張 浚	
申使府狀	九一
延 璽	
楊氏家藏方跋	九二
祭玉巖先生墓文	九二

張之綱	
乞罷去二廣拘留重役土丁保丁奏	九三
張巨卿	
祭大慧禪師文	九四
張 昂	
乞賓州商稅院監官改作攝官奏	九五
林 芑	
三黃記	九六
文殊石室銘 並序	九七
劉望之	
八陣臺賦 并序	九八
遂寧糖冰賦 并序	九九
上都運咨目	九九
上丞相小簡	一〇〇
上提刑小簡	一〇一
庚午省闈唱和詩序	一〇二

乾龍節道場疏	一〇三
天申節功德疏 一	一〇三
天申節功德疏 二	一〇四
生辰致語	一〇四
天申節錫宴致語	一〇五

全宋文卷四八九六

蔡 頤

祭大慧禪師文	一〇六
辛 敷	

再刊寇萊公詩集後序	一〇七
周嗣武	

論蜀中錢引不宜增添奏	一〇八
乞軫念蜀民之力奏	一〇九
乞撤青雲嶺馬道院棧道奏	一〇九

薛居實

曾相公府置延慶寺莊田帖跋	一一〇

董 成

舒州在城酒稅務須知冊申解狀 ····· 一一一

趙不悔

新安志序 ····· 一一二

趙彥清

呂真人感應記 ····· 一一三

鮮于廣

乞迴避王之望奏 ····· 一一四

戴師愈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跋 ····· 一一五

徐 詡

跋周德友所藏養直帖 ····· 一一六

李 擴

乞賜支降錢三萬貫奏 ····· 一一六

趙文恪

祭大慧禪師文 ····· 一一七

游 桂

楊祖識諡議 ····· 一一八

思洛亭記 ····· 一一九

何 倬

陳乞編估打套局賞典奏 ····· 一二〇

王端朝

賀王右丞啓 ····· 一二一

賀馬守啓 ····· 一二二

上韓樞密小簡 ····· 一二二

重修正顯廟記 ····· 一二三

全宋文卷四八九七

王存之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 一二五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 一二六

宇文价

楊萬里等直秘閣告詞 ····· 一二八

周必大封滎陽郡公加食邑四百戶制	一二九
周必大加食邑五百戶制	一二九
崔敦詩致仕告詞	一三〇
謝除知遂寧府表	一三一
乞禁蜀地預借之弊奏	一三二
乞依故事令守臣任半年具民間利病五事上聞奏	一三二
乞諸路添差任滿有殘疾之人願就本任及附近州軍養老者逐路漕司審驗申明給帖奏	一三二
襄陽諸軍遷轉速予保明狀	一三三
諸軍恩賞應劄下主將限季保明狀	一三三
論唐輅議廟號繆妄劄子	一三四
正旦客使宜從權受賀狀	一三六
論皇堂內宜製槩以奉梓宮狀	一三七
太上皇發引議定事項狀	一三八
集議高宗廟號狀	一三九
太上皇發引人從依例支破狀	一四〇
梓宮啓奠百僚免立班狀	一四〇

梓宮發引導引宜肅靜狀……………一四一

從祀高宗廟庭省劄……………一四一

虞主還宮增添細仗作狀……………一四三

全宋文卷四八九八

李流謙 一

龍居山人墨戲賦……………一四四

天申節賀表 一……………一四六

天申節賀表 二……………一四六

天申節賀表 三……………一四七

天申節賀表 四……………一四七

會慶節賀表 一……………一四八

會慶節賀表 二……………一四八

會慶節賀表 三……………一四九

賀改元表……………一四九

謝宣賜曆日表……………一五〇

賀冬至表 一……………一五〇

賀冬至表	二		一五一
謝賜茶藥表			一五一
雅安榜州學文			一五二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一		一五二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二		一五四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三		一五五
論廟事劄子			一五七
與汪制置劄子			一五八

全宋文卷四八九九

李流謙 二

上樊運使書		一六〇
上張雅州書		一六二
與鄭擇可辨屬字書		一六三
上王直閣書		一六五
上王提刑書		一六六
上宰相書		一六八

上張建康書	一七〇

全宋文卷四九〇〇

李流謙 三

上汪制置書	一七三
上沈荆南書	一七五
上曾丞相書	一七六
上王制置書	一七八
上何少卿書	一八〇
上張和公書	一八三

全宋文卷四九〇一

李流謙 四

謝類省奏名啓	一八五
雅州到任謝宰執啓	一八七
謝監司雅安教官到任啓	一八七
靈泉謝到任啓	一八八
上王總領啓	一八九

上韓總領啓		一九〇
上汪總領啓		一九一
上王總卿啓		一九二
上楊總卿啓		一九三
上查總卿啓		一九三
迎靈泉楊知縣啓		一九四
上漢州張知郡啓		一九五
上雅州程知郡啓		一九六
上虞參政啓	一.....	一九六
上虞參政啓	二.....	一九七
上晁待制啓		一九八
上運使鄭察院啓		一九八
上王都大啓	一.....	一九九
上王都大啓	二.....	二〇〇
上王都大啓	三.....	二〇〇

全宋文卷四九〇二

李流謙 五

上張都大啓	二〇二
上新漕何舍人啓	二〇三
賀夔路費小漕啓	二〇三
與綿州楊左司啓	二〇四
謝陳僕射啓	二〇四
賀李制置還任啓	二〇五
與姚縣丞啓	二〇六
與宋司理啓	二〇六
上查運使啓	二〇七
上樊運使啓	二〇八
上查運使啓 一	二〇八
上查運使啓 二	二〇九
上李運使啓	二〇九
謝樊運使啓	二一〇
別院監試費運使啓	二一一

賀瀘南樊安撫啓	……	二二一
上王運副啓	……	二二二
上何少卿啓	……	二二三
納誌銘石本上何少卿啓	……	二二四
賀張都督啓	……	二二四
賀王樞密啓	一 ……	二二五
賀王樞密啓	二 ……	二二六
代賀葉樞密啓	……	二二六
謝賜出身啓	……	二二七
謝張雅州啓	……	二二八

全宋文卷四九〇三

李流謙 六

送李仲明司戶序	……	二二〇
送張珍父序	……	二二二
送游公玉序	……	二二三
送汪制置序	……	二二四

送虞宣樞序	一二五
送何少卿序	一二六
送兄長之官洋川叙	一二七
送馮提刑赴召序	一二八
送虞參政序	一二〇
分陝志總序	一三一

全宋文卷四九〇四

李流謙 七

靈異集序	一三九
雍資州送行詩序	一四〇
書馬備蟠舟賦後	一四一
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忤而書	一四一
名蒲二子說	一四二
易經解	一四三
坤	一四三
賁	一四四

孟子解	一	二四六
孟子解	二	二四六
孟子解	三	二四七
孟子解	四	二四七
孟子解	五	二四八
孟子解	六	二四八
孟子解	七	二四九
孟子解	八	二四九

全宋文卷四九〇五

李流謙 八

重修法明寺記	二五一
星燈記	二五二
龍角山福志寺修造記	二五三
綿竹縣圃清映亭記	二五四
節齋記	二五五
題待鶴亭記	二五六

尉廳二齋記	二五八
容庵記	二五九
哦松亭記	二六〇
默庵記	二六一
重修尉廨南康祠記	二六二

全宋文卷四九〇六

李流謙 九

重修安國寺記	二六三
瓦屋山瑞像記	二六四
王正卿楞嚴譯經像記	二六五
祥符寺千佛記	二六六
性空寺畫阿羅漢記	二六七
十六羅漢畫像贊	二六八
無爲長老月公塔銘	二七一
雅安報恩寺井銘	二七三

全宋文卷四九〇七

李流謙 一〇

宋運使墓誌銘	二七五
朝奉大夫知嘉州孫公墓誌銘	二七九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	二八二
陳履道墓誌銘	二八二
仲結章君墓銘	二八三
費府君墓誌銘	二八五
祭陳左相文	二八六
祭二叔父文	二八七
祭十姑文	二八七
諸廟祈晴文	二八八
諸廟祈晴文	二八八
迎白龍文	二八九
送白龍文	二八九
春祀文	二九〇
春祀文	二九〇

春祀文	三	二九〇
春祀文	四	二九一

全宋文卷四九〇八

程大昌 一

子奇賦 并序	二九二
周必大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二九四
周必大除兵部侍郎制	二九五
周必大轉朝奉大夫制	二九五
周必大封管城縣開國男制	二九六
乞令使臣出官附吏部銓試奏	二九七
乞今後具宗枝圖須經勘驗奏	二九七
乞限一月內令蓋堯臣等各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奏	二九八
乞令有材幹選人與京官通行選差審問重勘公事奏	二九九
乞嚴禁私置牢獄奏	二九九
論隔等注授奏	二九九
乞自今銓量小使臣須當面驗試奏	三〇〇

論大小使臣注闕許留一月之弊奏	三〇〇
乞該銓量人實病十日外許他人射注奏	三〇一
乞爲民代輸白科奏	三〇一
乞宣取魏徵諫錄奏	三〇一
應詔言事奏	三〇二
論貸死當自人主奏	三〇三
乞留三衙勿遣奏	三〇三
進東宮易老通言劄子	三〇三
潛藩盛德錄	三〇四
賀參政啓	三〇五
與丞相子申之書	三〇五

全宋文卷四九〇九

程大昌 二

元和郡縣圖志後序	三〇六
元和郡縣圖志跋	三〇七
禹貢論序	三〇七

禹貢後論序	三〇九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三一〇
秘書省書繁露後	三一一
演繁露序	三一二
考古編序	三一三
詩論序	三一四
北邊備對序	三一四
會里宗譜序	三一五
去能論	三一八
備官論	三一九

全宋文卷四九一〇

程大昌 三

厚俗論	三二一
存法論	三二二
一令論	三二三
謹始論	三二五

貴助論	三二六
用望論	三二七
劉項論	三二八
通州三賢堂記	三二九
三先生祠堂記	三三一
澹臺祠友教堂記	三三二
修湖漚記	三三三
收養遺棄嬰兒事日碑	三三四
丞相李忠定公像贊	三三五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程公羽世錄	三三六

全宋文卷四九一一

洪邁一

親征詔	三三九
葉顥除左僕射制	三四〇
魏杞除右僕射制	三四一
葉顥罷相制	三四一

南郊赦文	三四二
獎諭吳挺詔	三四三
吳璘獎諭詔	三四三
答梁克家詔	三四三
答蔣芾辭免詔	三四四
答陳敏步帥詔	三四四
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	三四五
賜葉資政辭召命詔	三四五
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批答	三四五
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	三四六
以旱得雨請御殿批答	三四六
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	三四六
劉共甫除翰林學士制	三四七
梁克家醴泉使兼侍讀制	三四七
修聖政轉官制	三四七
吳挺興州制	三四八

趙士衍制	三四八
嗣濮王加恩制	三四八
蕭鷗巴詞	三四九
王淪降官詞	三四九
起復知金州制	三四九
姚仲復官制	三四九
汪觀文復官制	三五〇
趙忠簡謚制	三五〇
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	三五〇
王彥贈官詞	三五〇
向起贈官詞	三五〇
李師顏贈官制	三五〇
襄帥王宣贈官制	三五〇
虞允文贈父詞	三五〇
魏杞贈父詞	三五〇
魏杞贈母詞	三五〇

魏杞封妻姜氏詞	三五三
周仁贈父詞	三五三
太史慈封靈惠侯制詞	三五四
陽山龍母詞	三五四
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	三五四
潼川神加封詞	三五五
莊文太子哀冊文	三五五

全宋文卷四九一二

洪邁二

代父復官謝表	三五七
代父復官謝表	三五八
饒州謝上表	三五八
代福建提舉茶事謝上表	三五九
建寧府謝上表	三六〇
謝知建寧府表	三六〇
建康謝上表	三六一

謝上表	三六二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三六三
謝兼侍講表	三六三
謝除中書舍人表	三六四
謝除翰林學士表	三六五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三六五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三六六
謝曆日表	三六七
謝紹興十四年曆日表	三六七
福州謝曆日表	三六八
賀皇帝御殿表	三六八
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三六九
轉通奉大夫謝表	三六九
轉宣奉大夫謝表	三七〇
明堂禮成加恩謝表	三七〇

全宋文卷四九一三

洪邁三

辭免兼侍講狀	三七一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三七二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三七二
謝宣召入院狀	三七三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三七三
辭免直學士院狀	三七四
禮部爲宰臣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	三七四
進唐詩絕句獲賜謝表	三七五
進萬首唐人絕句別奏劄子	三七六
奏耿柎不受書送劄子	三七七
謝南內奏狀	三七七
重華宮投進劄子	三七八
論致仕疏	三七九
論祭祀差官劄子	三七九
諫罷北使沿路遊觀燒香奏	三八〇

減貢金劄子	三八〇
乞修祥曦殿記注疏	三八一
條具修纂欽宗實錄事宜奏	三八二
乞今樞密院被旨文書依三省式畫黃奏	三八三
條具進呈哲宗實訓事宜奏	三八四
修欽宗實錄乞令孫覲撰著舊聞奏	三八五
乞展限投進欽宗實錄奏	三八五
論三衙軍制劄子	三八六

全宋文卷四八九一

于 恕

于恕，字忠甫，其先世居諸城（今山東諸城），其父定遠于紹興中通判台州，因寓居黃巖。恕爲張九成之甥，與其弟憲從之游。舉禮部不第，後中特科，終昌國縣主簿。嘗纂輯張九成答問之語爲《心傳錄》。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九，《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宋元學案》卷四〇。

無垢心傳錄序

淳熙元年七月

無垢張先生乃予之母兄，諱九成，字子韶。頃爲春官宗伯，以議忤時相，一斥嶺下十四年，寓橫浦僧舍。平生無它好，唯嗜書不厭。雖堦庭間草花敷榮，春聲喧晝，蕩流耳目，曾不一動盼側首。晚年目昏，立短簷下展卷就明，向暮不已，石間雙趺隱然。南安守張公見而嘆息，標記于柱，今猶在也。予與憲弟自幼承訓，頗以警策，別於群兒。每一感念，情不自制。遂抱負琴劍，徒三千餘里抵嶺下。予既自喜得至，舅亦喜予之來，朝夕得侍座席，講論經史，難疑答問，無頃息少置。從容之暇，

則談及世故，凡近人情合事理可爲學者徑庭者，莫不備錄。雖所說或與舊說相異，皆一時意到之語，不復自疑，故名之曰《心傳》。予後以思親歸，季弟憲亦不憚勞遠，奮然獨往，其承教猶予前日也。遂各以所得合爲一集，初不敢以示人，止欲訓家庭子姪耳。予學生郎晔粗得數語，纂爲所錄，而士夫已翕然傳誦，信知舅氏一話一言爲世所重如此。予老矣，守其朴學，固而不化，往往不與時習投。凡六舉於禮部，事無或遂，匿影林下。時之提省此心，不致爲窮達得喪所累，以失其源流，則亦無愧於吾舅平日之教矣。故人刁仲聲來邑丞黃巖，一日訪予於山間，且道及昔時無垢講下從游之樂，意甚欵適。予亦於田夫野老間聽其歌謠，知吾仲聲能推所學以佐百里之化，皆醇和而篤實，簡約而寬厚，使人愛而不敢慢，便而不忍詐，風猷霽然可嘉，不謂其無所用者。既逢箇中人，不復得其藏，因出以示之。即歛衽肅容，敬頌不能已，而卓然有言曰：「無垢先生所學皆鑒天下士大夫良方，豈可收爲無用之藏？願公俾我，我當板行於世，與天下學士大夫共之。使胸腹間苟有所病，自可隨病用方，一投即去，所濟豈不博哉！」予欣然抵掌曰：「此予志也。」因以授之，遂書其略。淳熙元年七月一日甥于恕序。《無垢心傳錄》卷末，明刊本。又見《甯宋樓藏書志》卷四〇。（李文澤校點）

王中復

王中復，嘗以右修職郎爲洪州司法參軍。見《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祭大慧禪師文

嗚呼！極天下之明，不足以窺師之道妙；盡天下之口，不足以言師之盛德。其所以粗見於世者，至仁之功，如慈蔭妙雲，混元氣而覆三界；無礙之辯，如天潢之水，決萬仞而經九域。賢愚由是以知歸，狐狸於焉而屏息。方其身蹈世綱，竄流夷貊，不陋而居，至者猶識，彼魔方熾，孰戰而克？萬里生還，槁項黃馘。帝衷簡在，天章屢錫，寵以嘉號，庥光赫奕。歸老林泉，爲世所式，胡不百年，以休南國？嗚呼！生死去來，雖如昨夢。在師處之，固已無憾，其所可惜者，季世末學，將無所憑依。使野干夜號，正道滅熄，墮埴索塗，不見斗極。嗚呼哀哉！中復二十餘年，辱知甚厚，不鄙其愚，推挽是力。三年簿領，調官北來，登山頂謁，晝談至夕。約我西歸，從容數日，豈期三月，遽返而寂？悵音容之莫追，歎山川之改色。陳薄奠以薦誠，寫忱辭之萬一。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六套第一冊。（李文澤校點）

武 鉅

武鉅，紹興三十年爲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張燾薦其才可任將帥。次年知叙州，移均州。紹興三十二年

兼知河南府。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八五、一八八、一九六，《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七。

收復嵩州及長水三縣捷報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

昨遣鄉兵總轄杜隱前去會合盧氏縣鄉軍收復州縣。今月十四日，據本官申收復了嵩州及長水、永甯、福昌三縣，撫定了當，委是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七。

收復河南府捷報

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九日

昨遣杜隱等將帶人兵及盧氏縣、高州等處忠義人〔二〕，前去收復河南府。去後，今據盧氏縣差人前來走報，於十二月九日收復河南府了當。《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四七。（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按《元豐九域志》，宋有三高州，皆距河南府甚遙。據前文，「高州」當是「嵩州」之誤。

孫 朔

孫朔，紹興末監臨安草料場。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五三。

乞令御馬院差人支請草料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五日

伏睹臨安府差脚夫般擔草料，供送御馬院，臨安府每日差脚夫五十八名，委是騷擾。竊見良馬院亦係御馬數，每月依宣限日自差人赴草料場支請。今來乞依良馬院立定宣限日分，令本院差人支請，不唯公私兩便，又可隔代送代雇之弊。《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五三（第三冊第三〇三二頁）。（祝尚書校點）

張 垓

張垓，字伯信，饒州德興（今江西德興）人，根孫，燾長子。乾道間以右宣義郎監行都進奏院，又以右通直郎爲鄉官。淳熙中知江州，紹熙時爲江西路提點刑獄。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五二、職官七三之一五，本書所收張揆《張公〔燾〕墓碣》。

乞罷趙善彥奏

紹熙四年四月

臨事浮躁，侮慢守長，侵盜官錢，以資妄用，乞賜罷黜。《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三之一五（第五冊第四〇二四頁）。

張氏吳園易解後序

先祖太師年十四與鄉薦，連三舉，以二十一登進士第。三十一官至陞朝闕，重親在堂，適遇郊霈，有旨願以叙封回授祖父母者聽。是歲即丐休致，遂獲恩封，上逮當時朝貴，咸賦詩相慶，如右丞黃公履詩云：「一發誠心四美具，謂以官及親，一美也；以父之封及大父，二美也；以母之封及大母，三美也；以妻之封及母，四美也。與參養志便爲徒。及親從事於今有，爲祖休官自古無。豈但高情伸李密，堪嘉孝治顯姚虞。夜來子姪從頭說，喜甚翻悲獨早孤。」士大夫傳誦，莫不欽嘆。後因廬墓，群鶴朝夕集於墓上，孝行著聞，有薦於朝者，特落致仕，召對，時年四十一，浸膺擢用。將漕淮南、江西，陞秘閣修撰。閒居十年間，杜門著書，自歷代至本朝編年凡數百卷，五經、諸子皆爲之傳注。先公忠定收拾於兵燹之餘，綴輯殘藁，未及全備，而復謝世。垓不肖，弗克負荷，未能悉以刊行，大懼湮沒

不彰。惟有《易解》屢加闕。《經義考》卷二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六〇，《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守忠

張守忠，紹興末爲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見《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一五。

起發侍衛馬軍屯駐巢縣事奏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得旨令本司諸軍人馬起發往巢縣屯駐，應副緩急使喚。今來已是秋涼，水脉減落，道途通行，正是防秋之時。諸報不一。《宋會要輯稿》兵九之一五（第七冊第六九一三頁）。（祝尚書校點）

張超

張超，紹興末爲御前遊奕將軍，吳拱令權知光化軍。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四，《南宋書》卷一六。

光化軍奏捷〔二〕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

九月二十七日辰時，有金賊全裝軍馬約五千餘騎直入軍衙，遂部統官兵七十人於本軍上水北門開城，裏外與金人血戰鬪敵。前後共六陣，至酉時殺敗北界軍馬退回，奪到衣甲器械及斫到番人首級，保護軍城，百姓官員無虞，委是勝捷。《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四。

〔二〕此奏乃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閔申狀引錄知襄陽府郝最申狀，郝之申狀又據權知光化軍張超申。

與人書〔二〕

比以軍務繁夥，稍疏具居之敬，其如斗之仰彌切。拳拳。超疏庸之迹，承乏戍壘，遠賴芘容，其黽勉已逾半載，然未聞善狀，晨夕是懼。尚望慈時加誨，俾不蹈曠瘠之地，受賜厚矣。倘蒙念，幸甚。茲因詞候止，率爾及此，臨紙皇恐。右謹具呈。《壯陶閣書畫錄》卷五，清刻本。（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此書原題「宋張參軍書」，是否即紹興末權知光化軍張超，俟考。

張堯臣

張堯臣，乾道時人。按楊萬里《誠齋集》卷七五《友善齋記》云：「太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又朱熹弟子有張以道，屢見於《朱子語類》，疑均爲同一人。

跋杜可升藏蘭亭帖

乾道二年七月

唐硬黃紙雙鉤《蘭亭叙》，字皆率意爲之，咸有褚法，必馮承素之流所榻寫本，無復可疑。此書當下真蹟一等，非知書者未易道也。昔南宮米舍人芾元章《書史》有云：「《樂毅論》，天下正書第一；《蘭亭叙》，行書第一也。」縫有半書印，乃米氏寶晉書印，後有「忠孝之家」印，即吳越錢氏印，及有趙景道「進德齋印」，蓋已經名公鉅卿賞鑑矣。乾道二年中元前一日，獲於錢塘故人杜可升之，因手裝於行在祥符寺。張堯臣跋。《蘭亭續考》卷一。（祝尚書校點）

張 臨

張臨，紹興末以迪功郎爲舒州桐城縣主簿。

覆判府中大書 一

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臨庸懦無長，勤廉自謹。比承持節外臺，首荷恩私，許賜收錄。既而帥座敷文轉示照牒，如被華袞之榮，備見大人君子所以勉進門士之意。用是益加激昂，妄意攀附。今茲天假之幸，權判府中大先生復領幕府，臨非惟終始得竊帡幪之蔭，而卵翼之恩，實成就於今日也。敢冀台慈曲加矜念，不勝幸甚之至。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二

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臨恭以判府中大先生以高明累試之才，受遴選詳延之任，風采德望，聳聞當時，利害損益，講之素熟。若夫密侍禁嚴，運籌帷幄，方究遠圖，正恐榮戟之寄，非所久淹，竚

聞追鋒，別膺進拜。犬馬之情，預知結戀，少乞台照。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三

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臨恭審判府中大先生顯膺芝檢，榮握麟符，伏惟慶慰。臨昔躍鑪錘今棲蔭，榮抃之極，夙越等夷。限以匏繫，無緣遠詣行府，躬陪賀列。側聽星輿壓境，即當負弩望塵迎拜道左，少□卑誠。伏望台慈，特垂照恕。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四

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臨候間申賀之禮，已肅儀軌。比辰氣候浸冷，霜風戒嚴，不審涉履而來，台用何若。竊以符節重寄，宸衷所簡，敢祈倍保尊崇，益遵頤正，上副眷注，下慰民瞻。卑悰願頌之至。臨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五

臨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判府中大先生台座。即辰孟冬謹序，恭惟旌麾所臨，襟宇粹夷，天相仁賢，神歸祥祉，台候萬福。臨下邑微官，復託恩庇，無任欣躍歸依之切，謹先馳狀申賀記府，進問起居，不備。臨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判府中大先生台座。《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六

臨皇恐頓首，百拜又覆。臨家父已赴台州錄參，計程在道，未果申賀，伏乞台照。臨皇恐頓首，百拜又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七

臨皇恐僭易，百拜申問台闕蓬眷，恭惟中外，倍迎景福。臨皇恐僭易，百拜申問。《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書 八

臨皇恐頓首，百拜上覆。臨不揣荒蕪，輒嚴竿牘，申貢短啓，冒犯尊嚴，曷勝悚懼，伏望客德有以寬矜。區區投嚮，庶幾伸露，併乞台察。臨皇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三冊。

覆判府中大啓

臨啓：不審邇辰台用何似，伏乞上爲廟朝倍保。門生右迪功郎、舒州桐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臨。《宋人佚簡》第三冊。

申判府中大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溫諭禮逾涯分，榮邁等倫，感幸之私，銘心鏤骨，亦莫窮既，伏乞台照。

一申：臨自承判府中大先生行府取道下邑，臨禮當負弩迎拜道周。屬以被檄收糴軍糧，弗克瞻望台光，下情曷勝悚懼之至。今來和糴將畢，欲詣堦庀取稟，更合申取台旨，仰祈尊察。

一申：臨未參侍間，更乞上爲（下脱）鼎飴。臨無任禱系之切。右謹具申聞，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日，門生右迪功郎、舒州桐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臨狀。《宋人佚簡》第三冊。（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若水

張若水，紹興末嘗以成忠郎監廬州在城都酒稅務。

申判府中大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門生成忠郎、前監廬州在城都酒稅務張若水，今具申稟下項：

一申：仲冬謹時，恭惟恩府判府中大撫綏千里，神人相詠，台候動止萬福。

一申：若水伏自拜違侍右，忽忽許時，下情不勝傾仰。

一申：若水伏觀邸報，恭審恩府判府中大光膺帝命，榮鎮雄藩，捐擇剛辰，已諧視政，恭惟歡抃。若水恨以水陸修遠，不遑躬詣台墀拜賀，若水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一申：若水伏惟恩府判府中大鉅德偉望，播揚要途。方今朝廷簡拔恩顧，此者若水得獲善罷，出自

台慈保全之賜，下情知感知幸。

一申：若水今月初二日離合肥，至十五日抵建康府，諸幸如昔，不敢上勞台念。若水欲來春赴部江浙，應有驅策，乞賜台旨。

一申：若水未由參侍，伏乞上爲熙朝倍百清重，伏幣至禱。

一申：若水皇恐，僭易拜問使堂台眷，伏惟上下同協壽祉。右謹具申恩府判府中大台座。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門生成忠郎、前監廬州在城都酒稅務張若水。《宋人佚簡》第二冊。（祝尚書校點）

張 傑

張傑，紹興末人。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一

傑伏自判府都運中大受命作藩，涓日開府，即欲具竿牘，申慶萬一，竟不遇便，因循至今。惟是歸依結戀，實未始一日不系心門闌也。竊惟判府都運中大才業聞望，妙簡睠知，□□□□，政聲籍甚。鎮臨名郡，顧未累月，而豈弟慈祥之譽，萬口一辭。竚聽匪伊，即有賜環之寵，趣歸華近矣。傑

小舟棲泊大信，欲歸未能，狼狽不異於前日。比至當塗見商老，竊知嘗得門下近問，差慰瞻慕之懷。偶到鄉里，見歷陽遣介，每遽具□，未究胸臆，仰冀台察。右謹具呈。《宋人佚簡》第二冊。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二

傑伏以春序鄉喧，恭惟坐鎮黃堂，治道清靜，天人顯相，台候動止萬福。傑么微之蹤，去違教約，屢更弦朔，慕用恩紀，拳拳此心。去歲之冬，側聞旌節經從鄉里，是時政以邊境驚擾，倉皇遷避，雖欲迎拜，（以下若干字無法辨認）纍纍江滸，咫尺之書闕然不達於聞聽，仰恃宇量宏達察其區區，俯賜矜量。傑企仰台躔，未由伏謁賓閣，敢乞上體眷懷，嚴護茵憑，亟膺三節之召，以副中外僉望之情。右謹具呈判府都運中大契文台座。正月日，從表姪張傑劄子。《宋人佚簡》第二冊。

呈判府都運中大劄子 三

傑百拜上問台閣寶眷，恭惟中外福祿駢臻，老母而下，列拜起居。歷陽或有委使，乞賜台旨。傑百拜上問。《宋人佚簡》第二冊。（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宗說

張宗說，紹興時人，嘗爲縣丞。

覆安仁啓

宗說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安仁：或有可補驅策者，乞賜指揮。宗說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宋人佚簡》第二冊。

覆姊丈中大啓

宗說惶恐頓首，百拜上覆：宗說侘傺無堪，險巇備矣。去冬之初，得獲負丞□，初謂邑小，宜若可以少毗百里之政。敢意彫瘵之後，民貧勢蹙，倉庫枵然，又當舟輶往來之衝，文移雲委，無時無之。朴魯之資，何所施其駑蹇；□□覆護，俾獲免戾，何幸如之。如聞本路向漕亦台戚也，三兩日方通書，意欲干渠一薦章，得蒙姊丈中大力賜重言，更於便郵中特以（下闕）。《宋人佚簡》第二冊。（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先

張先，紹興末爲舒州曹級。

秤斛務申使府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秤斛務今開具到秤斛務須知冊壹本，須至申解者。右件須知冊壹本隨狀申解前去外，謹具申使府，伏乞照會，謹狀。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曹級張先，右從政郎、舒州錄事參軍、權支使盛存之，右文林郎、舒州觀察支使朱佺差出。《宋人佚簡》第五冊。（祝尚書校點）

張樞

張樞，紹興末爲舒州使院吏人。

申判府都運中大狀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

舒州使院吏人張樞。右樞伏審判府都運中大光膺宸命，榮鎮侯藩，恭惟歡慶。樞有幸伏事參賀，樞下情無任惶懼之至，謹具狀申聞，謹狀。紹興三十二年九月日，舒州使院吏人張樞。《宋人佚簡》第二冊。

交領印紙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士案吏人周亮等。右亮等今交領得判府都運中大印紙一道，頭尾全，前去批書到任所供是□，伏候台旨。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士案吏人張樞、周亮。《宋人佚簡》第二冊。（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二

張 棟

張棟，紹興末知建州建安縣，乾道七年知襄陽府，八年爲京西轉運判官，九年改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兵二五之五一、二九之二四，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五。按《宋會要輯稿》或書作「張揀」，是否一人待考。

乞金州軍馬移屯均州奏

乾道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據權發遣均州延璽申，本州正當荆襄上游，商、鄧、陝、虢要衝，吳、蜀襟喉之地，對境密邇，實爲要害之區。今來見屯荆南官兵不滿二百人。照會房州竹山縣尤爲腹裏，見屯金州軍馬一千人，若蒙移屯本州，實爲利便。《宋會要輯稿》兵二九之二四（第八冊第七三〇四頁）。

歸正士人乞許於所居州縣破食聽讀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歸正士人，乞照已降指揮申嚴行下，許於所居州縣赴學破食聽讀。《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七之二（第五冊第四五三一頁）。

乞榜示邊民任意畜馬奏

乾道九年六月十五日

并邊之民往往有馬，而向來守邊之臣借之於官，彼恐爲子孫之患，則殺馬而逃，誰敢有馬？望明出榜文告示人戶，聽任意畜馬，永不拘籍。《宋會要輯稿》兵二五之五一（第八冊第七二二五頁）。

建州升建寧府記

紹興三十二年

紹興六年，今上皇帝始封建國公。三十年，復自普安郡王進封建王。又二年，立爲皇太子，遂即皇帝位。仰惟太上皇帝憂勤萬幾，三十有六載，簡自聖衷，傳位皇帝。父子堯舜，亘古所無，而建實分茅賜履之地。於是父老懽欣鼓舞，合詞言曰：「吾州雖鄙，然辱爲皇帝藩國者再，非特一時之幸，實

萬世無疆之休。是宜有所旌異，以別於他郡。」乃以免解進士游克成等狀請于朝〔二〕，詔下本州討論，而敷文閣待制、知州軍事臣陳正同歷叙祖宗以來故實以聞。皇帝可其奏，遂以給事中臣金安節等議，升爲建寧府。臣正同率府之官吏與其士庶，西嚮再拜受賜，大書立額於府治之門。遠邇民大和會，歌頌之聲不絕乎道。於乎盛哉！謹按圖經，建爲古閩越地，漢建安中分東侯官立建安郡，唐武德四年始置建州。其後或改爲郡，或復爲州。本朝端拱元年，陞爲建寧軍節度。惟州東一里有山曰白鶴，先是，望氣者云此山有王氣，遂發工斷之。朝鑿暮合，至是始驗云。皇帝即位前一月，以故歲少歉，新穀未成，民少艱食，群不逞因之四起剽掠，邦人慄慄，意必有曩時大盜之變。然不十日，州遣吏喻以禍福，皆聽命散去。後一月，大旱閱四十日始雨，農已絕望，而苗之稿者愈秀發堅好，遂大有年。州貢士于禮部，比他州爲最，而奏名者率不登十人，今歲乃三十有一人。得非地既發祥，天亦降瑞，故民心大革，士風復振，皆皇帝盛德之所感與，此豈偶然也耶！雖然，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獨私其藩國。而高帝之沛，文帝之代，過之輒留，復其租，惓惓之心久而不替，則此邦侈皇帝之賜亦宜矣。若高帝之歌《大風》，文帝之擊匈奴，功成事定，傳之萬代，以爲美談。而皇帝神聖英武，視夷狄爲不足平，其功烈將與二帝並驅而爭先，潛德升聞，自此邦始，其可不記其本末，以詔永久爲邦人之榮耀乎！於是乎記。嘉靖《建寧府

志》卷一。又見康熙《建寧府志》卷四二，雍正《福建通志》卷七一。（以上祝尚書校點）

〔二〕狀：原作「伏」，據《福建通志》改。

許 樞

許樞，紹興末爲樞密院檢詳刑房文字。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四。

措置在法獄囚翻異奏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在法獄囚翻異，皆委監司差官別推。若犯徒流罪已錄問後引斷翻異，申提刑司審詳，如情犯分明，則行下斷遣。或大情疑慮，推勘未盡，即令別勘。然近者翻異多係滑吏犯贓、奸民犯盜之類，未至引斷，只於錄問便行翻異，使無辜之人濫被迫證。乞自今如有似此等類，即從前項引斷翻異申提刑司審詳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四（第七冊第六六一九頁）。（黃錦君校點）

郭 振

郭振，紹興末爲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間爲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乾道初特與轉奉國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五年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淮南西路安撫使，陞武泰軍節度使，兼知廬州。

卒贈太尉。見《宋會要輯稿》禮四四之二三、輿服五之二九、儀制一一之二二、職官五七之八七、食貨五〇之二一、兵五之二一、兵一九之一五等。

乞存留官兵在六合縣看守營寨奏

乾道元年正月十二日

得旨，殿前司出戍官兵先次班師，馬步軍司節次起發。欲於本司諸軍人內共存留一千人在六合縣看守營寨，一季一次更替歸司休息。《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一（第七冊第六八五〇頁）。

本軍用息錢置兵器奏

乾道元年十月二十五日

本軍現於息錢內按月支錢一千二百餘貫，造手射水角弓一百三十五張。《宋會要輯稿》兵二六之三二（第八冊第七二四二頁）。

乞魏均管當魏勝賜到田土奏

乾道元年十二月

據故齊安郡夫人于氏狀，亡夫贈寧國軍節度使魏勝，昨在楚州淮陰縣戮力鏖戰，死於陣前，蒙朝

廷追贈節鉞，加謚建廟，合子郊襲父元官。今男魏郊年尚幼小，未能就祿，雖有賜到田土，係在常州宜興縣界，無人管當。今有姪魏均見充前軍第一副將，欲乞家便差遣，庶得專令照管莊產。《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九之七（第四冊第三五三三頁）。

乞於揚州南置屯田一所奏

乾道二年正月

揚州南十五里地名楊子橋南岸一帶，乞置屯田一所并牧馬官莊，不與民間交雜。《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三九（第七冊第六〇五六頁）。

六合縣大破蕃軍奏

乾道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有蕃賊大隊人馬侵犯六合城下，振遣發軍馬出城迎敵，殺死蕃軍，追走一十餘里。至午時，其賊人馬再來衝突，振遣差本司後軍統制崔阜統率大軍人馬首先破敵，其賊敗走，大獲勝捷。《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四六（第八冊第七〇一五頁）。

措置屯駐六合縣官兵奏

乾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本司所取江州二千三百一人，已承指揮且令至鎮江府，今乞將上件官兵就便發往六合縣屯駐外，於本司諸軍更差官兵二千人，令通領官劉福同將官五員將帶着脚鞍馬，部押前去六合縣屯駐。並依本司昨來差往屯戍官兵體例，一年一次交替。《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二（第七冊第六八五〇頁）。

乞降度牒措置城防器具奏

乾道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廬州城圍並已修築整備，合用防城篋籬脾抱座掛搭器具等，用錢浩瀚，伏望支降度牒百道相兼計置。《宋會要輯稿》方域九之九（第八冊第七四六三頁）。

淮西屯田事宜奏

乾道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所相度揀選屯田堪披帶人充入披帶，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新得子利內量度支給養贍，却召募少壯人補填軍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

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于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屯田諸莊內，除巢縣界柘臯莊依已降指揮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一九（第五冊第四八四五頁）。又見食貨六三之一四八（第七冊第六〇六〇頁）。

乞於退下屯田內撥與趙受等人奏

乾道六年二月四日

契勘北軍統領趙受、耶律憲、蕭整、蕭懷忠四員各係歸正。竊見耶律适哩、蕭鷗巴、趙良輔等已蒙聖恩撥賜田土，今來趙受等係與耶律适哩等事體一同，緣淮西屯田官兵已奉旨令拘收歸軍，其退下田土可惜荒閑，伏望指揮於和州界退下屯田內各撥田五頃付趙受等。《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五四（第六冊第五九〇〇頁）。

相度薛康中增置廬州屯田事件奏

乾道六年二月十一日

承務郎薛康中增置廬州屯田事件〔二〕，令振相度，今條具下項：一、耕田合用莊丁四千人、軍兵一千人，建康諸軍所管屯田依已近降指揮並行廢罷，其見占官兵拘收歸軍，今來若行差撥，有礙前項指揮。且廬州見管戶口人下累經兵火蹂踐凋零，今欲乞召募情願人戶耕蒔，或無歸貧乏之人與免科

役，官給牛具，借貸種糧，付與耕作。其所收子利除椿出借貸種糧外，以十分爲率，官與力耕人中分。一、乞先次蓋造住屋二千間，收買耕牛五百頭，並令淮西轉運司應副。候將來耕蒔稍成次第，一面關報本司接續蓋屋買牛。一、稻種借糧乞據合用數目，關報淮西總領所借撥應副使用，候成收日却行椿收。《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之一九（第五冊第四八四五頁）。又見食貨六三之一四八（第七冊第六〇六〇頁）。（以上黃錦君校點）

〔二〕康：原作「亶」，據食貨六三之一四八及本文末句改。

郭 宣

郭宣，宣州涇縣（今安徽涇縣）人，紹興末在世。

水西塔紹興石刻

紹興三十二年三月

宣州涇縣坊郭宣□□□佛弟子梅權與妻葉氏，男彥卿、彥啓、闔家眷等捨錢三十貫文足，入水西山□□□建造寶塔第一層一面，以成勝事者。伏願此功此德，用仰答於四恩；若宗若親，冀潛消於八

難。綏我眉壽，垂裕後昆。咸趨義命之方，無替箕裘之業。謹刊於石，以永無窮。辛巳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記。嘉慶《寧國府志》卷二〇，民國八年刻本。（黃錦君校點）

林 鉞

林鉞（一作越），字伯仁，處州龍泉（今浙江龍泉）人。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曾監行在諸司審計司。平生學力，深於漢史。紹興末，撮《漢書》精語，附以訓詁，分爲十卷五十篇，名曰《漢雋》，今存。又著有《少陵詩格》。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七。

漢雋序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

《漢雋》者，撫班史而爲之。攷當時之遺範，標史氏之精語，猶蒯子爲書，其說甘美，得以雋稱也。漢承秦後，其制度大歸多因秦舊，至武帝稍稍變革，參三代之彌文而立爲炎劉之成憲。班孟堅作史，事詳文贍，加以潤色，而顏師古集諸家之說，又從而廣釋其義。故西都二百年間，典章儀物，與夫官職名氏之辨，郡國風俗之殊，莫不粲然。至縉紳獻納之言，墨客歌頌之作，亦班班可攷矣。雖然，固之史亡慮八十萬言，學者驟而讀之，不得其要領，如入阿房、建章之宮，千門萬戶，試叩以某

所某物，未必能縷數而指畫也。故予取其事語文意相比，併錄注家訓故，分五十篇，纂爲一書。意者漢家制度，其存於今者，披卷一閱，則識其顛末，詳其指義，乃若廢於後世者，亦以炳著而不至湮沒。古人言語之工，因之備見，大可以詳其事，次可以玩其詞。噫！是書也，雖無資於宿儒，亦學者之魚兔筌蹄歟！紹興壬午六月朔，括蒼林鉞序。《漢雋》卷首。（尹波校點）

黃 鉞

黃鉞，紹興末爲幹辦龍圖閣。見《中興禮書》卷一九五。

藩邸結局劃一事項奏

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六日

契勘六月十七日奉聖旨，藩邸官吏、諸色人、軍兵等，且令依舊仍與接續諸般請給，過一月結局取旨。合至七月十七日結局罷，今具劃一事件下項：一、見掌建王印寶，候結局罷日進納御前。一、皇子建王府都監銅朱記至結局罷日繳納禮部。一、藩邸兼簿籍收支單狀，在上皆有御筆，合就藩邸置架閣庫安頓。一、指使宅案書表、楷書客司、抱笏使臣，候結局罷，並發遣歸部。內不因年勞補授人特到部，如有拘礙，並依今來指揮應合得隨龍添差、占射差遣等恩例，次數並依以前隨龍官例已得指

揮施行。一、引接直省官，候結局罷日發歸三省行首司。《中興禮書》卷一七九。（劉琳校點）

黃 洽

黃洽（一一二二——一二〇〇），字德潤，福州侯官（今福建福州）人。隆興元年舉進士第二，授紹興觀察判官。累遷太常丞、著作郎。淳熙六年除右正言，爲侍御史兼侍講，所論列未嘗攬拾細故。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十年，參知政事。十五年，知樞密院事。次年，得請罷，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慶元二年致仕，六年卒，年七十九。洽質直端重，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宋史》卷三八七有傳。

憲節皇后改謚冊文

淳熙十五年四月

孝子嗣皇帝臣慎，伏以天地同於生育，而地辟乎下，以承天爲順；日月同於照臨，而月生於西，以遡日爲明。載稽定位之初，爰及垂象之大。惟后配帝，猶陰儷陽，以類相從，厥則不遠。肆謚者行之跡，而名者實之寶。行者乎實者雖一定而莫增（一），謚存乎名者或因時而有改。此禮經所謂稱也，在前代莫不由定。恭惟懿節皇后姜子嬀芳，蔣茅襲慶。儉約處己，柔明宅心。風述有齊，夙知祀事之

奉；雖歌思媚，方觀婦順之昭。遭世和平，同國福祉。顧思念憂勤之已至，諒消息盈虛之有時。天實爲之，事其適邇〔二〕。屬重輝於火德，旋正位于長秋。儀物一新，霜露婁變。何仙逝之寢邈，而駒隙之莫追。雖美號嘗行於紹興，而時祀已祔于別室。是皆權制，未正彝章。比者慈皇上賓，禮官褒議。謂孝爲德至，自漢唐蓋已相沿；而德乃世修，在典謨唯取其盛。今則即南郊而祇請，紹萬世以信傳。奕廟載成，清祐斯設。悼今追昔，酌事從宜。兼懿而言，乃不專壹惠之義；取憲而易，抑以示正名之常。式播徽音，益刑內治。謹遣太傅、特進、左丞相、兼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提舉敕令所、魯國公、食邑一萬五千戶、食實封五千七百戶王淮，奉冊寶改上尊謚曰憲節皇后。伏願英靈對越，肸鬻來思，神寧而懽心孚，禮行而慈服見，依歸有所，保惠無疆。嗚呼哀哉！謹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五七（第二冊第一五二二頁）。

〔一〕行者乎：「者」字當誤，或是「著」字。

〔二〕邇：疑當作「爾」。

舒蘄二州不宜更增鑄錢之賞奏

淳熙五年

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舒、蘄歲鑄四十五萬，不易爲也；又有增鑄之賞，恐其難繼。

請於州郡闕中留十數闕不差替人奏

淳熙八年三月

今州郡大率皆四年闕，職事官之久次者豈不欲更迭補外？大抵食貧，無以爲遠次之資，是以盤旋而不能去。議者無以處之，遂又有添差、參議、通判之說。州郡既以闕乏，而創爲添差不已，夫豈良策？宜於州郡闕中留十數闕不差替人，以俟後來擢用之人。《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四二（第四冊第三四三九頁）。

乞鞏湘張喜等更不議賞奏

淳熙九年七月

廣東經略司已將沈師等賊徒處斷訖。兇徒嘯聚，至殺官兵，固當萬死，然誘而降之，降而殺之，二者皆非也。且以數千之兵躡數十之窮賊，方其困蹙時，果能併力擒滅，國有常典，賞在必行；今也不然，豈容輕賞？乞將官軍之暴露殺傷者及死事者，當依次第優恤及褒贈恩澤，其鞏湘、張喜但可貰罪，欲更不議賞。《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二九（第八冊第七〇九五頁）。

請嚴解鹽之禁奏

淳熙九年八月

解鹽之禁，今日所當嚴。乞自今凡在官敢以解鹽自行中賣，及以相饋遺者，不論斤兩多少，必當重寘典憲，無赦。仍令逐路監司嚴行覺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一五（第五冊第四五二三頁）。

論通判不當添差釐務奏

淳熙九年十二月

添差經營釐務爲今日之弊，倖則尤繫利害。乞自今應不釐務者，并不許薦舉作釐務。《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七一（第四冊第三四五三頁）。

有服親牒試乞仍依舊制奏

淳熙九年十二月

諸命官本貫川、廣、福建，而任別路差遣，或本本貫別路，而任川、廣、福建者，隨行總麻以上親，願應舉而無戶籍，或去戶籍二千里外，許于所在州投狀，申送轉運司。此見于祖宗舊制然也。但以官司奉行不謹，故勘會止于文具；兼不取應牒官及保官印紙批書，是以僞冒生焉。夫有服親牒試而

至于僞冒，固在所禁，議者因而改總麻親應牒之法，無乃非祖宗立法本意乎？其有服親牒試乞只依祖宗舊制，唯嚴批書之法。《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二三（第五冊第四五二三頁）。

論水旱祠祭奏

此事全在一念。陛下夙興默想，專精在民，身雖法官，心則壇壝，洋洋左右，理非漠然。洊歲荒歉之由，必有未盡契神示之心者。《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

察荒政不需別遣使奏

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知畏。其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閱圖帳戶口多寡，地里遼邈，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名正而職舉，事分而察精。《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

論主兵官不宜兼郡寄奏

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且屬邊徼，偏重尤甚。《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

勸孝宗慎養身奏

《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

論宰相奏

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爲國得人。人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任職，當盡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一四六。

論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奏

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

議彊盜應配者坐加役流不當奏

彊盜異他盜，以其故爲也。若止髡役，三年之後，圈檻一弛，猗突四出，善良受害，可勝數耶？況役時必去防閑之具，走逸結合，患尤甚焉。《宋史》卷三八七《黃洽傳》。（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三

蹇 駒

蹇駒（一一二三——？），字少劉，潼川府鹽亭（今四川鹽亭）人。紹興十八年三甲第七名進士，時年二十六。乾道六年爲朝奉郎、權發遣雅州軍州事、主管學事、沿邊都巡檢使。著《采石瓜洲斃亮記》（存）。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采石瓜洲斃亮記序》。

古城馮侯廟碑

左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刑獄公事馮侯諱時行，字當可，隆興元年死其官。侯有功業於時，死凡四年，名山進士喻大中合邦人之思，築宮於縣之古城，以俎豆侯。又三年，駒來守雅州，考侯事之終始刻之石。先是經界之禍，此邦實烈。方經界之令甫頒，民恐懼奔走，徇朝廷之法，不敢輕售其姦。法既行久且翫，姦民始生心，爭爲僥倖之橐，取前日之令紛更之，而弊始錯出。跬步之田而受蓓蓰之稅，連阡陌者以巧倖入輕租。破業析產，瘠溝中者枕籍，幾蹈湯火之酷，將且十年。而侯持節而來，

問民疾苦，首得此，蹙然爲之寢食不遑。毒於民者莫烈此，即閉閣書奏報天子，乞仍其故。既畫可行，民懽迎曰：「吾今更生矣。」及侯死，民聚哭曰：「我有室廬，侯畀我，使獲弛然安居其下，有田以耕以飽，皆侯賜。雖一飯必祝。」大衆斥七十萬錢，傅屋二十五楹，中爲堂塑侯像，挾以兩廡，民歲時歌舞其下。水旱厲疾必禱，侯亦能出爲禍福，以恐動其民而食其土。自侯爲部使者，經畫邊事尤縝密，此邦箸之令甲世守焉。侯恭南人，明果敢斷，足以當大事。文尤高古，人不敢斥其字，目爲縉雲先生。紹興初，宰通義之丹稜，以政最召行在所。時權臣柄朝撓節，徇女真之和，侯斥其非是，對天子言剴切。出守萬州，部使者迎附權臣，侯退居里社凡十年。權臣死，復出爲州，守蓬、黎及天彭，遂持節以死。侯所在政卓異，多去思，民必祠之。夫考風俗箸其媿惡，太守事也，是故爲之記，而繫之以聲詩，使邦民歌以妥侯靈。詩曰：

潔罇罍兮酒冽清，籩豆靜嘉兮，肥脂其牲。坎坎擊鼓兮，式和且平，携持父子兮進侯庭。維廟孔嚴兮，有覺其楹，寢簟孔安兮，維侯是寧。維侯相民兮，式臨爾誠，雨我田兮，澹澹其盈。欲暘而暘兮，犉犢肆耕，厲鬼驅左兮，風不暴盲。維侯是安兮，侯無遽征。

朝奉郎、權發遣雅州軍州事、主管學事、沿邊都巡檢使蹇駒撰。《縉雲文集》附錄。又見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四，同治《璧山縣志》卷一〇，民國《巴縣志》卷一〇上。（尹波校點）

蔣元舉

蔣元舉，紹興三十二年爲右迪功郎、望江縣主簿。

爲催促官錢申稟使府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

右迪功郎、望江縣主簿、主管學事蔣元舉。照會今月十八日戌時承準使府公牒壹角，并令元舉、監押本縣押錄吳祐同共回縣，拘轄人吏催促官錢，并下闕報事件報應使府。元舉今有合申稟下項：一、切恐本縣不知元舉面奉台旨令催促官錢等子細因依，元舉今欲候到縣日，嚴行出榜告示。本下闕案人吏并倉場庫務合於專攢等，如內有一名呼叫不到，及滅裂不行下闕催科官物應限超解之人，容令元舉先次重行科斷，仍申解申使府，乞賜台旨懲戒施行，更合取自台旨。下闕依日限下闕送納，免致虛負違限罪責，更合取自台旨。右謹具申使府，伏乞台判依元舉所乞行下，以憑遵守施行。謹狀。紹興叁拾貳年拾貳月日，右迪功郎、望江縣主簿、主管學事蔣元舉。《宋人佚簡》第五冊。（尹波校點）

楊邦弼

楊邦弼（？——一二六一），字良佐，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楊億四世孫。來從王蘋學，遂居平江府吳江。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三，選爲太學博士。逾年通判信州，尋以大理卿改湖南漕。遷秘書丞，著作佐郎，禮部郎，起居舍人，起居郎，中書舍人。紹興三十一年九月卒。見《王著作集》卷五《楊邦弼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二。

周必大等除祕書省正字制

紹興三十年九月

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必大等，特授依前左文林郎、祕書省正字。勅左文林郎、行太學錄周必大等：蘭臺圖書之府，英俊是儲，然預遊其間者，必試之而後用，朕所以遵祖宗之訓也。以爾必大文詞之偉，早掇異科；爾大昌問學之優，有聲庠校。茲命策之翰苑，酬對可觀。宜輟成均之聯，往正中祕之籍。益思涵養，以俟簡求。可依前件。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劉一止贈四官朝散大夫制

紹興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勅：朕眷優侍從，惠及初終。於其存也，寵遇之禮無不至；其既歿也，褒贈之恩無不隆。蓋明爲國之經，而極忠厚之道也。故敷文閣直學士、左朝奉郎、長興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劉某，慈祥毓性，文藝名家。綸闈嘉潤色之工，瑣闥賴論思之益。去朝雖久，屢陞延閣之華；知分甚明，早遂安車之適。奄從淪謝，良用怛傷。爰峻陟於文階，用追榮於幽窆。諒惟冥漠，亦克有知。可特贈左朝散大夫，餘如故。《茗溪集》卷五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二篇劉琳校點）

乞令帶修缺漏起居注奏

紹興二十九年八月

切見本省起居注舊本，自紹興三年正月爲始，方修至九年八月分，新本自紹興二十五年十月爲始，方修至二十六年十一月分，計所未修者凡十有六年。蓋緣記注之官前此久無正員，因循積壓，闕而不書。臣未今之起居（一），古左右史也。聖神言動舉足爲法，若非史臣纂輯，則闕休偉績（二），遺墜漏略，安得昭然大備，與典謨訓誥並傳於不朽哉！望令兩省以見行修注按月進呈外，其有前來修纂

未到月分，每月帶修一月。庶使往年所積下者，可以同時填補，則譔次有倫，克盡中興之美矣。《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一八（第三冊第二三八〇頁）。又見《中興小紀》卷三八。（此篇劉文剛校點）

〔一〕句中，「未」字疑誤。

〔二〕續：原作「續」，據文意改。

楊 琰

楊琰，紹興三十年爲浙西路提舉常平。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五。

沒官戶絕等田產收地利納稅奏

紹興三十年六月

乞將未賣沒官、戶絕等田產，人戶於四月十五日以前交買過見佃人田產，聽買人收當年地利，管輸二稅，償還佃人施過工價。如已後買到，雖已得官司公據，其當年地利，即許元佃人收采送納租課。《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五（第六冊第五九〇六頁）。（劉文剛校點）

王伯起唱道野集序

伯起授經於王臨川，學於曾南豐，遊於曾宣靖公父子間，諸公皆推挽之。年未及衰，一旦棄去，卜居吳門。獨處一廛，扁曰「西室」，日焚香燕坐於其中。其所爲詩若干卷，號《唱道野集》。《姑蘇志》卷三一。又見《吳都文粹》續集卷一八。（此篇劉琳校點）

都 絜

都絜（一作都潔），字聖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二十二年由朝散郎知南安軍代還。二十九年官浙東提舉常平。次年爲戶部郎中、總領淮西財賦。三十一年升司農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官至吏部郎中。著有《周易說義》、《周易體裁》十六卷，今存《易變體義》十二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一八四、一九六、一九七，《宋史》卷一七三，《京口耆舊傳》卷二。

言兩處同時執役奏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

差役之法，別縣有物力稅錢，各從等第差選。今乃有兩處同時執役者，所費甚大，恐非立法本意。望明降指揮，兩處應役者，一處役畢，他處乃差。惟不許罷役而歇，以別於一處當役之民。庶幾輕重適中，權歸三尺。《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三。

登對進易變體義劄子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五日。臣世業箕裘，誦習《義易》。往年嘗進《說義》，仰冒天威，上賴聖慈寬其譴責。又嘗竊謂古人即卦爻之變體，而引用爻辭者，見於左丘明《春秋》之傳，如晉史蔡墨即《乾》之《姤》與其《同人》、其《大有》、其《夬》，引潛見飛亢之辭，以至鄭游吉等引《復》之《頤》，《師》之《臨》，《豐》之《離》，而各指其爻辭之意。若夫初上中爻九六所居，則未嘗一言及之。臣乃妄意爻辭所繫，必協變體之義。於是試以某卦之某卦之爻而推其所繫之辭，見其辭旨與變體協，因演其義，爻爲一篇，凡三百八十有四。蓋謂《易》宜有是一家之學，寔蔡墨等啓之也。雖臣三隅之說，寸長尺短，而墨等一隅之舉，似不可棄。是用繕寫釐爲八冊，因輪面對，不避斧鉞之誅，齎

詣東上閣門，聽候聖旨投進。伏望陛下體《易》之廣大，而與人爲善，恕臣之狂簡，而謂言志之何傷，略晚學之謬言，而廣古人之至論，斷自聖裁而去取之，豈勝幸甚！取進止。四月日，左朝奉大夫、尚書吏部郎中臣都絜劄子。《易變體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監糶官過數多糶望實於法疏

紹興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諸路州縣每遇官司減價糶米，其監糶官多是容縱公吏等人，詭作小民姓名，過數多糶。伏望行下諸路，凡有此弊，必加以刑，其監糶官吏亦實于法，則闕食之民，悉被實惠。《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二之三四（第六冊第五九六五頁）。

乞允許温州販鹽加饒疏

紹興二十九年九月九日

温州歲出鹽三萬五千餘袋，而支發止及一萬五六千袋。緣本州水路多由海道，陸路則經涉山嶺，自來客人少肯前來請販，致諸場積鹽數多。欲乞今後客人支請温州鈔鹽，如指本路州縣住賣者，每十袋加饒一袋。若指別路州縣住賣，每十袋加饒二袋。庶幾鹽可發泄，候支發通快日依舊。《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四三（第六冊第五二五五頁）。

乞依舊許於見任屬官內選差一員兼管所有茶酒疏

紹興三十年十二月七日

建康府戶部贍軍四酒庫，昨承降指揮，差屬一員兼行幹辦。後因申明減罷，遂致諸軍人無鈴束，致所錢日益虧少。照對本所舊令收息，見在屬官一官兼主管上件職事，止是給茶湯錢十五千，及破手分一月，名每月講給錢二十三貫有零，所省官吏請給不多。今乞依舊許於見任屬官內選差一員兼管。所有茶酒食錢，乞依元降指揮外，其手分食錢只乞依兼管屬官體例支給。《宋會要輯稿》食貨二〇之二三（第六冊第五一四四頁）。

易變體義自序

潛龍之辭，非《姤》之正體也。《乾》初九所變而屬於《姤》，是《乾》之《姤》而已。黃裳之辭，非《比》之正體也。《坤》六五所變而屬於《坤》，是《坤》之《比》而已。自《乾》、《坤》而下，莫不如此。不然，則《乾》九二所變，何以謂之「其同人」？九五所變，何以謂之「其大有」？而董因之筮晉文，六四不變，何以言得《泰》之八？魯史之筮穆姜，六二不變，何以言遇《艮》之八乎？夫自《乾》之《姤》以至《未濟》之解，宜皆若此，而其義則不可一言盡。若古筮史所言，雖傳

之簡冊，而或雜以互體，或推諸五行，或源本陰陽之流，或傳會占者之事，或揆度一時之宜，其說豈不或中，而不皆合義文周孔之本意。愚以顓蒙之資，被過庭之訓，幼習句讀，長聞崖略，而身襲儒服，義學是主。年踰知命，嘗爲說以記所聞。而今老矣，幸若天誘其衷，復有變體之說，凡數萬言。姑集成編，以俟君子之深于《易》者而折其當否焉。《易變體義》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劉文剛校點）

葉 衡

葉衡（一一二二——一一八三），字夢錫，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紹興十八年進士及第，調福州寧德簿，攝尉。知於潛縣，擢知常州。除太府少卿、戶部侍郎。丁母憂，起復，知廬州，未行，除樞密都承旨。知荆南、成都、建康府。除戶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以湯邦彥言，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後復官與祠。淳熙十年卒，年六十二，贈資政殿學士。見《宋史》卷三八四本傳，《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八。

乞裁減營田軍莊冗散奏

乾道三年六月

本所有營田五軍莊，計田二百七頃六十五畝，歲收夏料大麥四千一石，小麥一千三百餘碩，秋料禾稻一萬八千一百餘石充馬料，以時價估計，共可值錢三萬貫省，而所差使臣軍人各五百八十四人掌管，歲請錢四萬七千七百餘貫，米六千五百碩，絹二千二百餘匹，綿三千四百餘兩，紐約用錢七萬五千餘貫，所得不能償所費之半。兼差去使臣軍人皆是癯老及官職稍高之人，占破身役，若依近降指揮揀汰，又緣諸州軍揀汰人數至多，竊恐諸州難以應辦。《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四二（第七冊第六〇五七頁）。

乞和糴奏

乾道五年七月

今夏自二麥收成之後，米價日就減損。乞支降官會數百萬道，付三總領司趁時兌易錢銀，收糴米糧，以爲儲蓄之備。《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八（第六冊第五五三二頁）。

乞募民營田奏

乾道六年一月

合肥瀕湖有圩田四十里，舊爲沃壤，久廢墾闢。今若募民以耕，可得穀數十萬斛，蠲其租稅，俟二三歲後，阡陌既成，然後仿歷陽、柘臯營田，官私各收其半。《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五（第六冊第五九一六頁）。

上三務場茶鹽錢事狀〔二〕

乾道六年三月一日

勘會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依已降指揮各行比較，如有增羨，方合理賞。竊慮却將三務場收到茶鹽香礬錢各行立定歲額錢，行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萬貫，如收趁及額，官吏方得推賞，如虧及一分已上，各降一官，吏各從杖一百科斷，其降出外路茶鹽鈔引，候賣到錢赴務場交納訖，方許理數。《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之三〇（第六冊第五七六三頁）。

〔二〕原作「葉行」言，當爲「葉衡」之誤。

乞差官三員分路措置二浙淮東鹽場奏

乾道七年

竊惟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實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有以害之也。欲禁私販之害，當自煮海之地爲之限制，司其火之起伏，稽其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支散，鹽貨委積以時收買，又擇其吏之廉勤有才力者往來自察之，如此則雖不必禁捕私販，而私販當自絕矣。且以淮東、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論之，然後知其私販之多也。淮東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總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然淮東鹽竈止四百一十一所，二浙額鹽共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總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二浙鹽竈乃計二千四百餘所，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二浙反多於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也，二浙私鹽侵損國家利入幾十之六七。欲望從臣所乞，差官三員分路措置。《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三三（第六冊第五二七二頁）。

條具淮浙鹽場事劄子

乾道七年

一、巡尉官兵捕獲私鹽及關防亭竈甲頭并催煎，買納場去處官吏情弊等事，罪賞合一依《紹興重編敕令》內條法施行。一、收捉私鹽，在法雖不可不嚴，亦須亭戶衣食粗足，方可禁絕。除已行下提舉司令逐時就時下支還額鹽價錢外，所有額外煎到鹽，欲乞就南庫預借會子二十萬貫，分委措置官巡歷諸場，逐時依額外鹽價收買打袋，發赴鹽倉支發。一、今來私鹽盛行，往往將見行條法視爲文具，兼官司略不奉行。臣乞差官三員分路措置，淮南一員欲於通州置司，浙東一員明州置司，浙西一員秀州置司，以措置本路私鹽司爲名，每員於逐路產鹽州軍廂兵內差一十五人及書寫人一名，應副隨行，檢視鹽場，定逐竈火伏盤數，依條置簿歷稽考。其所差官除措置外，監督諸處巡尉、弓兵捕捉私鹽，如有違慢去處，密具姓名，申提刑、總領所按治施行。即不令隨行人從自行捉捕，或至生事。其所差官每員除請受外，每月各添給食錢并贍家錢共一百貫文，書寫人吏日支食錢五百文，軍兵各日添食錢五百文，米三升。所收息錢仍依條半年一次比較，且將乾道五年賣得鹽錢爲額，如增及一倍以上者，申本所覈實，取旨推恩。今照得乾道五年淮鹽賣及一千八百萬貫，浙鹽賣及五百萬貫者，若一例增一例推賞，竊恐淮鹽所賣數目已多，決無更增一倍之理。欲於淮鹽增四分之一，謂如賣一千八百萬，令增至六百萬以上之類，言合推賞。其浙鹽即乞依法增至一倍，其催煎賣納場及逐州知通、本路提舉官

準此。或鹽法州縣及當職官奉行稽慢違戾，或有沮抑者，各徒二年，並不以去官赦降減。鹽課增倍，亦合令產鹽州軍知州與主管官同賞。以鹽事非知州所掌，更不留意禁戢私販，或遇巡尉解到私鹽，即從輕典，或以爲生事，反將捕人違法收禁，遂至私鹽盛行。今既與主管官一例推賞，今後取勘私鹽公事，須管依公行遣，不管稍有減裂。《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三三（第六冊第五二七二頁）。

乞將犒賞酒庫撥歸荆南安撫司奏

乾道八年十月

前此制置司元有犒賞酒庫一所，及營運回易，以助軍須，今已廢罷。欲乞依前將犒賞酒庫撥歸荆南安撫司，及仍舊措置回易，趁息充犒賞支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一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一四九頁）。

乞將西興買納官催煎官分爲兩場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錢塘西興鹽場跨錢塘、蕭山兩縣之地，中隔浙江，而買納鹽場乃在西興，其西興、錢塘煎鹽去處並無官吏巡察，易以作弊。亭戶輸鹽西興，遠涉界潮，訪聞就便本處私賣，却齎錢西興，亭戶買私鹽納官，即是兩處走失官課。西興有買納官、催煎官各一員，乞將買納官兼催煎官，却徙西興催煎官充錢塘買納官兼催煎，分爲兩場，以江爲界。所有押帶官西興現有一員，其錢塘却乞於臨安路踏逐使臣

一員充應；錢塘亭戶只令就本處納鹽。《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七九九頁）。

乞產鹽路分依法打袋奏

乾道八年十一月

契勘在法鹽以三百斤爲袋。今淮浙路支鹽倉與買納場相爲表裏，務欲招誘客人，或受客人計囑，往往多搭斤數，有增數千斤者，是致亭戶詞訴不絕。乞詔有司申嚴行下淮浙產鹽路分，皆依法打袋，不許擅加斤數；令諸州商稅務遇客人般販到淮浙鹽，經須管依條檢封抽稱。仍委逐路提舉司互行覺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四一（第六冊第五二七六頁）。

乞荆南馬兵老小仍留荆南奏

乾道九年二月

荆南馬軍並老小已得旨移屯襄陽，竊緣荆南係自來屯駐軍馬家計，止是逐年上下番更戍出襄陽，況襄陽去處尤近，止可分屯軍馬，即非存着老小去處。望只令依年例上下，半年出襄陽更戍，老小存留荆南，誠爲利便。《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九（第七冊第六八五四頁）。

乞差軍巡邏江中以捕盜賊奏

乾道九年六月

近日興國一帶多有劫盜，數百爲羣，劫掠舟船，往往皆係興販私茶之人及刺配逃軍，州縣雖有巡尉，力不能敵。乞自今令江、鄂州、襄陽并速屯駐水軍各差一二百人於所管界內，往來江中巡邏。仍令主帥擇將官一員部轄，率以四月下江，至九月水落歸軍，庶幾江湖數千里免有盜賊之虞。《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九（第七冊第六九八二頁）。

荆襄兩路民兵教閱犒賞事奏

乾道九年九月

荆襄兩路民兵緣前年荒旱，民力未蘇，乞令各在家閱習武藝，候至來年春略行追喚武藝精強人赴州，等第犒設，以激勸其餘。所有年例教閱，候至來年冬別聽指揮。《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三六（第七冊第六七七二頁）。

陳圩岸之利奏

乾道九年

奉詔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內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鎮福定圩周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周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共四百八十餘里。並高廣堅緻，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宋史》卷一七三。又見《文獻通考》卷六。

請精擇牧守將帥奏

淳熙元年五月

兵權繫於將帥，民命宅於牧守，二者之患，每在數易。乞自今精加選擇，使材稱其職，然後力守久任之說，以破數易之害。《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三六（第四冊第三七五〇頁）。又見《中興兩朝聖政》卷五三。

謝賜閱太上皇宸翰並御制跋語奏

淳熙二年三月四日

昨日蒙遣中使宣示太上皇帝宸翰十軸並御制跋語，得旨令臣閱畢，可飲卮酒，以慶榮遇。仍宣示執政、侍從、臺諫，以其書省。臣欲就都省具卮酒，與執政而下，共侈非常之賜！《宋會要輯稿》崇儒六之二二（第三冊第二二七九頁）。

選人改官事奏

選人改官，非奏對稱旨，則用考舉磨勘，一旦特旨與之，非陛下愛惜人才之意。《宋史》卷三八四《葉衡傳》。又見《金華先民傳》卷六。

條二事奏

一、牧守將帥必擇才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才；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宋史》卷三八四《葉衡傳》。又見《金華先民傳》卷六。

即日初冬帖

衡悚息啓縣尉奉議：即日初冬薄寒，伏惟警捕有相，履用多福。未緣晤見，切冀惠令節宣，倚須超擢不宣。衡悚息啓縣尉奉議侍史。《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又見《宋人法書》第三冊。

回某人劄

衡廢放餘生，已甘永棄，聖恩矜貸，忽許便安，仰戴隆天厚地之私，雖萬死何足以報！區區之跡，已於前月末還至弊里，退思所□，自非賴台慈覆護拉拭，何以至此！永言感戢，豈毫楮能既！更辱存問，尤佩愛忘。向所稟聞李總幹者，見其兄弟皆好學能文，而此君尤謹愿可喜，輒望與進。蒙留台念，不勝媿荷之至！右謹具呈。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葉衡劄子。《鳳墅殘帖釋文》第六頁，叢書集成初編本。（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四

王 彪

王彪，紹興末官舒城稅務專欄。

在城稅務趁辦祖額遞年分隸諸司窠名解發數目申狀

在城稅務趁辦祖額遞年分隸諸司窠名解發數目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合趁

祖額錢貳仟陸佰貳拾伍貫伍佰肆拾壹文省。

遞年錢伍仟伍佰貫柒佰肆拾伍文省。每月收趁錢數不等，每日約合收錢壹拾伍貫貳佰捌拾文省。

一、分隸

稅錢一貫文省。正錢陸佰陸拾陸文省。省司課利錢陸佰叁拾貳文省。伍厘錢叁拾肆文省。增添錢叁佰叁拾肆文省。七分總制錢貳佰貳拾壹文玖分省。伍厘錢壹拾柒文省。三分省司錢玖拾伍文壹分

省。經總制錢叁拾文伍分伍厘省。漕司等錢陸文省。本州錢壹文玖分伍厘省。

經總制錢叁佰叁文肆分伍厘省，起赴通判廳交納。

漕司等錢陸文省，赴通判廳交納。

本州錢壹文玖分伍厘省，赴公使庫交納。

省司錢柒佰貳拾柒文壹分，赴軍資庫交納。

右謹具申聞，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專欄王彪、董成儀、成忠郎監在城酒務柳孝彥。《宋人佚簡》第五冊。（李

文澤校點）

雷 □

雷□，紹興末爲承信郎，監舒州桐城縣稅務。

桐城縣稅務致舒州使府須知冊申呈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

桐城縣稅務謹具本務須知事件合行申呈者。

右，前件《須知》壹冊，隨狀見到。謹具申使府，伏乞照會。謹狀。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承信郎監舒州桐城縣務雷。《宋人佚簡》第五冊。（李文澤校點）

李剛中

李剛中，隆興初知萬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七。

乞許本州自置試院解發舉人奏

隆興元年五月八日

本州每舉往夔州附試，原其始蓋爲士人數少，官借費用〔二〕。承平既久，士子益盛，昨仲秋釋奠，預其事者五百餘人。乞下本路轉運司，許本州自置試院解發舉人。《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三七（第五冊第四三〇九頁）。（李文澤校點）

〔二〕借：疑當作「惜」。

王 過

王過，字補之，曾遊宦江浙踰二紀，隆興初知鬱林州。見雍正《廣西通志》卷五一及所撰《棲霞洞題名》。

棲霞洞題名

隆興元年七月

余素有山水癖，遊宦江浙踰二紀，明峰繡川，歷覽幾盡。飽聞八桂巖洞之奇，恨未能一到。得郡鬱林，因携家謁清惠祠，泛舟過龍隱，食已由曾公巖入棲霞洞，傍行邃穴，窈窕數里，不能極其涯。既出，相羊石扉，宴坐終日，有野雲飄素練，群峰錯蒼壁，超然頓忘俗慮。信壺中有天，語非虛誕。又疑飛空步霧，乘風駕鶴而徠，想海島蓬宮不異此也。隆興初元七月十七日。三槐王過補之書〔一〕。會稽諸葛國瑞、永嘉林潢遠偕行。《粵西金石略》卷八。又見《桂勝》卷二，《粵西叢載》卷二，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二，《桂林石刻》上。（李文澤校點）

〔一〕王過補之：「過」字原缺，據《桂林石刻》補。《桂勝》、《粵西叢載》作「王定甫之」。

王 銖

王銖，隆興元年爲王之望辟充金國通問使親隨。淳熙中知荊門軍。紹熙元年知常德府。著有《荊門志》十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二一、兵六之二七，《宋史》卷一九四、二〇四，光緒《湖南通志》卷一一二。

言邊砦官吏廩祿奏

紹熙元年

沿邊城砦之官，以備疆場不虞，廩祿既薄，給不以時，孤寒小吏，何以養廉？致使熟視姦猾泄漏禁物，公私庇蓋，恬不加問，從而徇私受賂者有矣。弓手、士軍、戍卒傭直糧食，累月不支，迫於饑寒，侵漁蠻獠，小則致訟爭，大則啓邊釁。乞嚴敕州、軍按月廩給，如其未支，守倅即不得先請已奉。庶俾城砦官兵有以存濟，緩急之際，得其宣力。安邊弭盜，莫此爲急。《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八。（李文澤校點）

員典寅〔二〕

員典寅，字夢協，陵州（治今四川仁壽）人，員興宗之弟，曾任左迪功郎、成都府華陽縣尉。

九華集跋

先兄著作未第時，著書州之九華山，人莫見其面。晚策名奉詔入館，慷慨立朝，屢以論事辱上眷知，視生平所學不愧。不幸已矣，獨遺稿存耳，敬出之，與有志古文者共觀焉。弟左迪功郎、成都府華陽縣尉典寅夢協書。《九華集》卷首。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曾棗莊校點）

〔二〕典：疑當作「興」，因其兄名興宗。然《宋代蜀文輯存》亦同，故仍之。

向 澣

向澣（一一二三——一一八一），字節之，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子忞子。嘗見大慧禪師宗杲於宜春，受教二十年。以蔭補官，監潭州南岳廟，遷知開化縣。歷廣西經略司、湖北安撫司幹辦公事，五轉至左朝散

郎、通判吉州，未上。淳熙八年卒，年六十。見楊萬里《通判吉州向侯墓誌銘》（《誠齋集》卷二三〇）。

祭大慧禪師文

嗚呼！我生雖後，尚及老成。惟師妙喜，百世一人。人天所宗，如龍鳳麟。方袍圓衲，此特其形。通萬物於一理，孰知其真？澣自幼歲，已聞師名。見師宜春，如睹景星。師曰可教，朝夕是親。以訓以誘，以規之箴。凡二十年，幾登師門。荷師不忘，久而益勤。顧其鈍根，頑冥弗靈，不足以承師之誨，而徒存此心。今師往矣，山摧川湮。此道此法，誰與主盟？澣也無似，身方埃塵。聞師順寂，失箸悲驚。嗟太山之安，仰歎此志之不伸。嗚呼！窮通離合，去來死生，師之視此，如夕與晨，澣復何言！區區此情，彈指東望，爲師具陳，情不自己，師無我嗔。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一冊。（吳洪澤校點）

趙 晟

趙晟，號趙大斧，王宣軍統制。紹興三十二年爲鄂州副都統制軍統領官，淳熙十三年爲江陵府駐劄御前後軍統制。見《宋會要輯稿》兵一九之三、五，《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九。

論襄陽荆南形勢劄子 紹興三十二年

今襄陽雖爲京西要地，荆南號荆楚上流。然光化軍邊面一帶，有小路十九處，可以上至夔門歸峽，盡是坦途，并無關阻。若虜人知之，直造夔路，駐兵屯守，則襄陽、京南皆一不足爲用。一則扼川蜀水路，舟船不得而通；二則據上流之勢，可順流而下，武昌、九江俱失險矣。乞行措置。《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三九。（尹波校點）

曾 惛

曾惛，晉江（今福建泉州）人，曾公亮曾孫。紹興間以右朝散郎提舉兩浙路市舶。乾道中爲尚書度支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二一、食貨五九之四二及其自撰《曾魯國宣靖公祠堂記》。

乞力革賑濟之弊奏 紹興二十九年六月

去秋州縣有被水災傷去處，細民艱食，多方賑濟，及將常平米減價出糶，饑民賴以全活。而其間

奉行不至者，其弊有三：賑濟官司止憑耆保，公吏抄割，第四等以下逐家人口給曆排日支散，公吏非賄賂不行，或虛增人戶，或鑄減實數，致姦僞者得以冒請，饑寒者不霑實惠，其弊一也。賑糶常平米斛比市價低小，既糶者不分等第，不限口食，則公吏倉斗家人等多立虛名盜糶，遂使官儲易於匱乏，其弊二也。賑濟戶口數多，常平椿管數少，州縣若不預申常平司於旁近州縣通融那撥，米盡旋行申請，則中間斷絕，饑民反更失所，其弊三也。欲望行下有司嚴立法禁，力革其弊。公吏抄割不實，與夫州縣申請失時者并寘嚴科，委提舉官往來部內賑濟去處體訪。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二一（第六冊第五八二一頁）。

乞按勸賑多寡推賞州縣官吏奏

乾道元年四月

今歲浙西災傷，諸縣勸諭大姓出米賑濟者，即是給與賑糶者姑損其直，賑貸者責認其償。欲乞將逐縣勸諭到賑濟米謂如三千石者，知縣與減一年磨勘，計其多寡以爲之等差；賑貸三百石比賑濟一百石。州郡於諸縣數外，自措置到賑濟賑糶數，及委令佐分鄉勸諭者，守臣與令佐賞亦如之，大小麥減米數之半，以計其數。《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九之四二（第六冊第五八五九頁）。又見同書食貨五八之五（第六冊第五八二三頁）。

曾魯國宣靖公祠堂記

天聖中，高祖楚公爲四明守，曾大父曾宣靖公毓德侍下，人未知之也。嘗欲至延慶寺，前一夕，主僧知禮，夢神告之曰：「相國來，宜招待之。」旦以戒閤者。有頃而魯公至，禮聳然驚異，以夢告，且曰：「後貴願無忘也。」太夫人聞而喜曰：「信爾，吾當悉奩具以報。」及大拜，乃踐初言。既買田闢屋，又請諸朝，歲度其徒，於是延慶遂爲望刹，圖魯公像，而祠之惟謹。嗚呼，亦已異矣！惲聞之。王公大人，得時行道，利澤及於天下，勲名表乎後世，是皆超詣真乘，證登果位，以願力故，來應世間，宰官之身，隨赴而見。魯公之載誕也，太夫人夢老僧被幃而入寢而子生。慶曆八年，以知制誥銜恤而歸鄉。僧元達附舟至錢唐，聞天竺之勝，往瞻禮之。始至路口，望見有素衣自寺門來者。漸近問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纔分袂已復不見，後如其言。端明蔡公襄守錢唐時，以其靈異表聞于朝，賜號靈感觀音。徽猷閣直學士李公彌遜嘗爲之記。蓋天之生賢，必以其道德純備出類拔萃而後付之。聖主相與謀謨都俞，以植宗社無疆之福，真所謂有相之道者。神而告之，理自應爾。然則歷相三朝，決策定計，底于成績，爲一代宗工，而光明碩大，不可跂及，豈偶然也哉！前志所傳，如紗籠等事，殆不足道矣。惲愚不克肖，憑藉世德，茲以舶事。祇拜祠下，周旋登降，肅然有聞，而舊無紀叙，大懼湮沒，敢摭其實。列之于石，以告來裔。紹

興三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曾孫右朝散郎、提舉兩浙路市舶、賜緋魚袋惲謹書。《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六。（以上王曉波校點）

鍾 明

鍾明，丹徒（今江蘇鎮江）人，與隆興、乾道間爲崑山令之李結爲同時人。見《夷堅志補》卷二。

義倡傳贊

倡慕少游之才，而卒踐其言，以身事之，而歸死焉，不以存亡間，可謂義倡矣！世之言倡者，徒曰下流不足道，嗚呼！今夫士之潔其身以許人，能不負其死而不愧於倡者，幾人哉！倡雖處賤而節義若此，然其處朝廷處鄉里處親識僚友之際，而士君子其稱者，乃有愧焉！則倡之義，豈可薄邪！《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余聞李使君結言，其先大父往持節湖湘間，至長沙，聞倡之事而嘆異之，惜其姓氏之不傳云。《夷堅志補》卷二。（王曉波校點）

李闢之

李闢之，紹興三十一年知建康府上元縣，隆興二年四月任滿。見《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欲望除放金陵鍾山慈仁三鄉二稅和買等奏

紹興三十二年二月

本縣所管金陵、鍾山、慈仁三鄉，實鄰大江，自紹興二十八年，緣風潮積雨及江岸坍塌，田疇化為水面，連年既無所收，而二稅虛挂板籍，催科稍急。欲望三鄉二稅，和買等，并予除放。《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二〇（第七冊第五九九六頁）（向以鮮校點）

釋奉寧

奉寧，紹興三十年奉敕住持韶州曲江曹溪南華寺。

重新祖塔記

六祖大鑑禪師寶塔，創於唐先天年間。元和中，憲宗賜額曰「元和靈照之塔」。皇宋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遂爲煨燼。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詔遣郎中李頌、司徒張公前來措置，重新建造。工畢，上奉御筆賜額曰「太平興國之塔」。至紹興二十四年甲戌歲十二月十五日，復罹回祿之變。奉寧庚辰春準敕差住持當山，於壬午歲三月丁酉朔十五日辛亥，募緣鳩工，鼎新建造。奉寧忝繼祖芳，謹次其實。所將功德，上祝當今皇帝聖壽無疆，聖文睿武，掃蕩妖氛，恢復故基，廓清天宇，萬邦道泰，四海昇平，文武官僚，增崇祿位，風調雨順，稼穡豐登。

《曹谿通志》卷五，清刻本。（曾棗莊校點）

青陽仲廣

青陽仲廣，乾道間井研（今四川井研）鄉貢進士。

天王寺塔記

寺有塔以藏舍利，爲層十三，此釋迦氏殊勝莊嚴，僧祖逢創始於隆興壬午。基就力不繼，邑人憫焉，願續其事。邑之利源以鹽，自一層至九，費所取者三之一。施心尚未厭，又合力爲第十層。工徒甃瓦之供，自十而上合尖有期矣。嗚呼，事有一人營之，百人終之者。不營於始，無以開其先；不續於終，無以萃其功。百人者，一人之繼。是塔之興，雖多歷年所，然獲終於有成者，百人之助也。掌化任某乞文刻石置層上，以紀歲月云。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二。又見光緒《井研縣志》卷一六，《宋代蜀文輯存》卷七二。（曾棗莊校點）

曹 冠

曹冠，字宗臣，一字宗元，號雙溪，婺州東陽（今浙江東陽）人。博聞強記，過目不忘，以文詞知名于時。秦檜十客之一，檜以諸孫師事之。紹興二十四年與檜孫秦埴同登甲科，其答策力攻二程理學。二十五年由平江府府學教授行國子錄，尋擢太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檜死議謚，謂檜紹開中興，宜謚忠獻。二十六年九月駁放其科名。孝宗時許再試，復登乾道五年進士。紹熙初知郴州。後轉朝奉大夫、

賜金紫致仕。卒年八十。著有《經進十論》、《萬言書》、《恢復秘略》、《時政救弊》、《裕民政要》、《補正忠言》、《帝範十贊》、《忠誠堂集》及《雙溪集》二十卷，均佚，僅有《燕喜詞》傳世。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一六九、一七〇、一七四，《誠齋集》卷七三《郴州仙居般倉記》，《金華賢達傳》卷九，《金華先民傳》卷七。

對御試策

紹興二十四年二月

自伊川唱爲專門之學，蔽於一曲，不該不徧，述正道而稍邪哆，好誇大而無實用。蓋其初有得於釋氏，潛竊其說，入室操戈而伐之，習其學者猶爲迂誕。爲師者不傳旨要，而使之默會。爲友者不務責善，而更相比周，適足以殘賊善端而已。故凡爲伊川之學者，皆德之賊也。

自西學盛行，士多浮僞。陛下排斥異端，道術亦有所統一矣。至此而或有不俊。則嵬瑣之徒，堯舜所不能化者也，豈容遁於兩觀之誅乎？臣願陛下至誠樂與，勿貳勿疑，惟和惟一，時則勿有間之，則於萬斯年受天之祐，異端何自而牙孽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又見《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卷二。

秦檜謚議

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

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弼聖主，紹開中興。安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勳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於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效焉。謹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劉崑侯廟記

淳熙五年三月

神人無異心，幽顯無二理。有功於民者，爲神而廟食，功書祀典者，亘古而長存。噫，鬼神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幽贊無方，克誠是享。感而必通，捷乎如枹鼓之應也；不宰而速，歟乎而影響之隨也。《祭法》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由此之故歟！東陽，婺之望縣，地廣民繁，國朝累聖懷柔百神，咸秩無文，協氣旁魄。吾邑西鄉之祠，惟崑侯爲盛。謹按梁將軍劉侯諱崑，東陽人也。受命征伐，屢立奇功。天監五年，捨宅建天宮寺。天台智者大師七世之孫，嘗尸是刹，衲子雲集，是爲七祖道場，今之般若寺也。《太平寰宇記》云，崑山頂上有孤石，其形如甌，即甌山也。《東陽志》云，甌山之下有天宮寺，梁時劉崑所建蓋，崑山以劉侯之諱而得名也。侯生爲將，歿爲明

神，血食此邦，千載不泯。祈雨暘，弭疫癘，應誠昭格，輝輝著人耳目。英風偉節，凜然如生，足以動義槩而激雄心，感忠懷而增壯氣者矣。邑人王奎董役是鄉，蒙神之佑，修葺祠宇，伐石請記，以侈神休。余嘉其用心，乃稽本末，以告來者。時淳熙五年三月望日記。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道光十二年刻本。

東陽中興寺環翠閣記

淳熙七年

東陽，婺之壯縣，以佳山水得名，而襟帶溪流，雄傑秀麗者，南山其尤也。山之下有寺焉曰中興，規模宏大，甲於諸刹。治平甲辰，權令陳恂司直建閣於寺之坤維。紹興初，令尹王榕德林名之曰環翠。憑欄徙倚，極目虛曠，東接涵碧，西望甌山，南臨峴峰，北瞰畫水。疏篁密樾，烟霏斂散，平田迴野，鷗鷺去來，松聲泉溜，清音唱喁，雨暘晦明，變態萬狀。四序之景不同，而覽物之際，咸足以暢幽情也。若夫春日遲遲，民物熙熙，蘭徑桃溪，芬馥芳菲，遊人絡繹，蓋有竟夕而忘歸者矣。序應薰弦，清風颯至，雲峰多奇，餘霞散綺，披襟道暑，蓋有愛長日而醉吟者矣。至於金飈肅巖，桂芳萬寶告成，橘綠橙黃。于斯時也，清宵玩月，嘉節吹帽，豈羨夫庾樓之集，龍山之陰哉？而或同雲布密，雪飛瓊樹瑤林，一望千里，於斯時也，乘興相羊，騁懷觸詠，豈羨夫剡溪訪戴之遊，梁園授簡之賦哉？《爾雅》曰：「山未及上曰翠微。」是閣也，迄乎翠微之間，近巘遙岑，回環拱揖，寒光翠色，

亹亹逼人。榜以環翠，信乎盡得其美矣。然予嘗謂懷材抱道之士，養浩自得，極耳目之翫，不足以動其心。居陋室如廟堂，而何取乎登臨之樂？君子之至於斯也，情感於物若是。豈所養之不固哉？嘗考其所以然矣，蓋詩人六義，興居其一，君子九能，升高之賦與焉。夫懷忠畎畝，志在澤民，登覽以娛情，對物而有感。樂山之靜，以象吾仁；觀水之動，以象吾志。此固聖門之所取，而又何疑乎？縣當孔道，而斯閣密邇，過客經從，靡不遊覽。多歷年所，梁楹朽蠹。玉牒趙彥珙國器以丞攝邑，慨其將圯，庀工重修。敞南簷，闢四壁以面山光；夷阜堆，廣廊廡以便陟降。而環翠之名，始實其實矣。既訖功，求予文以紀歲月。予謂斯閣之建，百十有六年，而未始有記，茲亦闕典。乃不辭而記之，亦使九牧之人，知吾邑登臨之壯觀也，猗歟偉哉！淳熙中署事丞趙彥珙重修。道光《東陽縣志》卷二三。又見《金華文徵》卷五。

東陽縣城隍廟記

淳熙十六年

郡邑之祀城隍，其來尚矣。元豐辛酉，知縣施構因衆重修。宣和壬寅，邑長裘移忠度材再建。多歷年所，官於茲者，欲撤而新之，未遑也。淳熙十六年，縣丞三山黃起宗、令尹濮邸趙善讚協誠勸助，經始於夏，告成於冬，命之以祝史，贊之以牲牷，至誠感通，洋洋如在。爰紀歲月，以誌於後。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三，四庫全書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皇甫倜

皇甫倜，紹興末率忠義萬餘，結砦於陳蔡間，與金軍相抗。宋朝賜與軍號官爵，爲忠義軍統領。三十二年孝宗立，參與收復光州，就除知光州。乾道中爲利州東路總管，淳熙中遷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七九、兵一五之一三，《宋史》卷三三、三四、三八四，《周文忠公集》卷三〇《汪公澈神道碑》。

乞批放更戍人錢米奏

乾道九年十二月

得旨差撥官兵五十人于黃州麻城縣、興國軍大冶縣屯戍，將帶器甲前去，與累年差撥出戍人事體一同。乞下湖廣總領所，照應自來體例勘支起發，并內有家累人添支錢米，自起發日爲始批放。日後差撥更戍人，亦乞依此施行。《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七九（第二冊第一七三四頁）。

乞買閒田葬亡歿軍人奏

淳熙四年六月

乞於江州福星門外收買空閑田段，將所部諸軍亡歿之人就彼埋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〇之一六

（第六冊第五八七二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五

吳 悞

吳悞，一作悟，自稱高蓋山人，亦號自然子。著有《丹房須知》（存）、《漁莊邂逅錄》（存）、《指歸集》（存）。

丹房須知序

隆興元年七月

予嘗遇神仙之道，雖曰功行積累，莫不皆憑大丹。古今得道者奚啻萬人，或今生功行感遇至人，親授靈丹，或前世善因得遇真訣，躬自修煉。率留文字，啓迪後人，不拘於文而寓於理，反覆曉諭，靡所不至。若遇之者，亦豈偶然！經遇至人，不得不傳；遇非其人，不得妄傳矣。既有經訣，則人皆可能，賢愚奚間？惟至人者，行與仙合，得見聖書，自達其理，如庖丁之解牛，九方臯之相馬，目擊而道存，所謂不得不傳。至於非人，行與理悖，未曉聖書，先執己見，如老子所謂可得而獻則人莫不獻其君，可得而進則人莫不進其親，可得而傳則人莫不傳其子孫，雖欲傳之，可得哉？予幼慕丹竈，

遍求師承，多指秦漢以來方氏僞成之書，以盲指盲，所喪不少。及晚遇淮南王先生授《金碧經》，遂訪名山，歷觀靈跡，質諸聖人而不悖，合於大道而無疑，因集諸家之要以爲指歸，可謂深切著明矣。猶慮學者未悟，復編進真鉛真汞、華池沐浴、鼎爐法象、火候次序，凡諸家互說不同者，推載其理，若合符契，謂之《須知》，皆出古人之傳，曾非臆說。凡厥同志，開卷斯有得焉。隆興癸未中元日書。

《丹房須知》卷首，正統道藏本。

漁莊邂逅錄序

乾道八年，歲次壬辰，仲秋之月，高蓋山人自然子會金陵虞仲謀，西湖乘興，因邂逅都錄劉先生於漁莊。因丁卯歲曾瞻識，今復遇坐中，先生因語：「昨夢福州王真人，言未訖，而自然今日談道，若合符契。」昔自然子幼嘗夢三茅君授以丹訣，後十年遇王先生傳《金碧經旨》，而劉先生奉三茅君尤謹，疑其昔夢所感也。《金碧經旨》乃神農龍虎大丹秘訣，歷古神仙莫不由此。後皆立一經，何啻百數，皆古聖相傳，開悟後學。今之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形，上不欺天，下不食言，況古聖真人，立虛文誑誤將來，何至是乎？奈何世人根鈍，妄執迷謬，愚魯顛倒，深可哀愍。古人云天上無懵懂神仙，誠哉是言也！凡修丹須要三人同心，方可成事。今自然子遇大道於人海中，遍尋知音幾二十八年，未見有參同者。古仙云三人同志可修丹，前向道之友李啓亮、王及甫皆相繼而亡，惟胡若谷存，

同試見効而力不及，所獲者寡，未能成功。今既邂逅知音，夢又若此，豈非宿緣？由是結爲丹友，以白露後一日丁未爲首，自然子治藥物，虞公運水火，而屬先生修火記焉。居翌日，先生曰：「可以記之。」愚知先生之心亦古至人之心，欲以所試見効傳之將來，接引後進耳。遂秉筆書之，因目爲《漁莊邂逅錄》云。《漁莊邂逅錄》卷首，正統道藏本。

指歸集總叙

叙曰：天下有自然之道，萬物有自然之理，不得於理物且不通，而況於道乎？神仙之道，至矣妙矣，由積行累功所致也。人生百歲，七十者少，縱勤功行，積累幾何？是以欲學仙者，必求長生以積功累行，故有外丹點化之說。然一遇疾病則行符運火之功度，故又有內丹安樂之術。自古至今，雖修內丹，未有不鍊外丹而飛昇者也。內丹之說不過心腎交會，精氣般運，存神閉息，吐故納新，或專房中之術，或採日月精華，或服餌草木，皆所以求安樂也。其中惟存神閉息，如能忘機絕慮，往往與禪定頗同，縱使成功，亦由陰宅，不免長用，遷徙則可矣。然亦說陰陽八卦、四象五行、汞鉛龍虎者，聖人不欲輕泄天機，託之以寓外丹耳。故古歌云內藥還同外藥，厥旨深遠，奈何後世不探古人之意，不達自然之理，得一旁門小法，便謂內丹可成，神仙可致？殊不知自古神仙何不只修內丹，又不必鍊外丹乎？今天下洞天福地，皆因鍊丹飛昇，有爐井丹竈存焉。若曰先修內丹，必功成然

後得用外丹點化，則古神仙奴婢鷄犬隨之飛昇，又安有先成內丹者乎？復有徧尋靈草，煅鍊金石，殊不知草縱有靈，水浸則腐，火焚即焦，又豈能長久乎？皆不通理者也。予幼知慕道，今二十年，常遇至人授以神訣。其說蓋自神農氏嘗百藥，教民服餌，曰某性寒，某性熱，某性溫平，某性殺人，唯丹砂一味能存神與形。是以世人心神惕亂則砂，屍欲不朽則用水銀。水銀感陰陽之氣，八百歲而成砂，三千歲而成銀，八萬歲而成金，愈久愈堅，千變萬化。聖人運水火法、陰陽之氣而畢其功，所謂奪得造化機者也。由砂以至銀，由銀以至金，金液還丹，取而服餌，長生之理，端在乎此。夏侯天師云：「古聖以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遣病，名曰丹者，以其色也。」《本草》只曰丹砂，曰還者，曰天一之水以至地十之土而還其元色，呂真人所謂「五方還盡得丹名」者是也。天生成丹，世罕得之，今砂中之丹止是水銀，生不可食，必鍊熟，故曰鍊丹。曰九轉者，一日行二卦，有十二爻，以應一年十二月，初起子一，終於九而轉彖也。此皆神農氏之訣，其書謂之《金碧龍虎經》。黃帝因修九鼎丹成而飛昇，後世遂指爲黃帝之書，悞矣。魏伯陽《參同契》、崔真人《入藥鏡》、青霞子《還丹訣》、彭真人《金鑰匙》，論其源始，且百家之源出於此也。大抵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文籍所載，理或幽微，唯得道之人，口口相授，爲無不成，蓋理之所在也。張平叔云外丹難遇而易成，真達道也。愚切閔後學之難遇，痛大道之無傳，輒述先聖之言而直指其要，曰曰《指歸》，用貽同志云耳。《指歸集》卷首，

正統道藏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王 杲

王杲，字嘉叟，號復齋，澤州（治今山西晉城）人，後居泉州，雲子。紹興十九年爲宣教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徙淮南轉運判官，歷知撫州、江州。擢淮南轉運副使，坐擾民與官觀差遣。起知太平州，入朝，權刑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乾道七年，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饒州。著有《復齋制表》一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之二七、職官七〇之五一、選舉三四之二六、刑法三之二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九、一六五、一七〇、一八四、一八五、一九二，《宋史》卷二〇八，《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除羅願太常博士制

敕左從政郎羅願：朕追懷故老，慨想遺恩。惟累世之宦門，有一時之才子。爾優多士，名擢賢科。監稅有聲，宰邑著績，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常博士、主管台州崇道觀，替呂祖謙年滿闕。乾道六年四月日。《深川足徵錄》文部。

周必大授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制

乾道六年六月

敕左朝奉郎、權發遣南劍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周某：朕分遣使輶，敷求民瘼。謂與其試材於疏遠堙微之士，則孰若借重于踐揚望實之人？茲遄原隰之行，乃得絲綸之舊。將令遠俗，識我近臣。爾文掞春華，學推武庫。蜚聲場屋，兩枝仙桂之相高；寓直禁林，三峽詞源之爭驚。自厭承明之直，久嗟太史之留。茲俾按於祥刑，姑少觀於儒效。其謹六條之察，俾無庶獄之冤。佇訖外庸，嗣膺殊渥。可特授依前左朝奉郎、權發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填現闕，仍借緋。《文忠集》卷首《周文忠公年譜》。

呂祖謙除太常博士制

敕左從政郎呂某：朕追懷故老，慨想遺風。惟累葉之相門，有一時之才子。爾學優多士，名擢兩科。準《易》草經，獨守揚雄之志；下帷授業，共尊董相之風。茲召自於泮宮，俾入躋於學省。以慰諸儒之望，庶幾師道之明。尚副予知，益推所學。可特授依前左從政郎、太學博士。《東萊呂成公外錄》卷一。

乞于見管常平錢內撥還諸州修蓋寨屋錢奏

紹興三十一年八月四日

得旨同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商議，於樅陽鎮以北二十五里地名中坊淨嚴寺先次修蓋寨屋三千間。及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軍馬踏逐得本州黃梅縣地名龍平山屯泊，見行措置，蓋造寨屋。兩州合用材植物料、人工價錢，逐急於見管官錢內兌那支使。欲於見管常平錢內却行撥還逐州借兌窠名。《宋會要輯稿》兵六之一八（第七冊第六八六三頁）。

乞經赦宥情重法輕之人斷罪不得過本罪奏

乾道六年八月六日

比來犯罪人或經赦宥，刑寺例皆擬以情重，所得之罪往往過舊遠甚。如赦前所犯贓盜于法當徒，經赦之後反置之死配。乞自今凡經赦宥，情重法輕之人，有司擬斷，毋得過本罪。《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八三（第七冊第六六六三頁）。

言革訟訴滋繁之弊奏

乾道六年八月

近日訟訴滋繁，其弊有二：一曰妄訴之弊，二曰改正之弊。夫訟有當決于州縣監司者，有當決于省部朝廷者。州縣頑民狙于健訟，例皆投牒省部，紊煩朝廷。乞自今除身負冤抑，事繫利害，方許陳訴，其餘瑣屑並不許受理，則妄訴之弊可以少革。刑部訟雪過犯，前後非一，其間亡辜坐累，固不爲無人，然巨姦積惡有不可不正典刑者。小人粉飾事情，百端伸訴，蓋未嘗治其誕妄之罪。乞自今遇有訟雪過犯之人，令別勘官司精加覆治。果有冤抑，即與洗滌；如妄有陳列，更與重作行遣，則改正之弊可以少革。《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三十四（第七冊第六五九四頁）。

乞將右治獄臨安府案量寬日限奏

乾道七年三月

契勘大理寺案限，右治獄大案一百五十張以上三十日，中案一百五十張以下二十二日，小案二十張以下七日。臨安府案限依開封府法，大案二十五日，中案十二日，小案七日。近者，準刑部問或批下急限約法，或三兩日，或半月，或只今臨安府案又作急限案。實緣刑部案狀下寺，在路已經隔半日，及付當斷評事看閱一兩遍，方見犯情節，付楷書節草再納評事，評事草出刑名，鋪引條貫，却納

寺丞正卿少逐處次第往回批難，議定刑名，却再付楷書謄錄淨本節案法狀申部，緣有節次經由，自非數日不能了辦。如係大案，紙數項目既多，又非中案之比，大則事干性命，小則刑名差玄，利害非輕。今來右治獄臨安府案不敢依元限，欲於元來案限減三分之一，如此已是緊促。乞將省部約法，除事干急速不可稽留者，取朝廷指揮外，其餘急約法急看詳，乞量寬日限，庶幾日力不至太促，得以詳細，免致差誤。《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十一（第三冊第二九〇七頁）。

乞指揮編類乾道五年以後所頒敕令格式奏

乾道七年九月十一日

本所重修海行敕令格式，已至乾道四年終。今乞將乾道五年以後續降指揮令本所詳定修削，每三年一次編類，申朝廷審覆頒降。《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四九（第七冊第六四八六頁）。

乞別借錢會收糴椿管米奏

乾道七年十月十二日

昨蒙朝廷支撥本州椿管米三萬碩，緣軍糧不繼，已兌那支遣。乞別借錢會糴米，來歲稍稔，却當拘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七一（第七冊第六二八九頁）。

言賑濟饒州饑民事奏

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州去年荒歉，鄉官右通直郎張垓前去諸縣，勸諭到認糶米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九石。右迪功郎許軫糶米三萬五千七百七十二石。已降指揮，許軫特與轉兩官外，有餘干縣進士董時敏糶米一萬三百石，樂平縣進士程儀糶米四千三百石，德興縣董簡糶米四千石，僧紹禧、行者知修煮粥供膳過五萬三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煮粥供膳過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五之五二（第四冊第三六二四頁）。

思賢堂記

魯郡顏公、文正范公皆以精忠大節，流滯竹符。其流風餘烈，民到于今歌舞之。《方輿勝覽》卷二
三。（以上李文澤校點）

張伯厚

張伯厚，隆興時以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見《大慧禪師語錄》卷下。

祭大慧禪師文

制行卓絕，處己剛方。其心金石，其操冰霜。早悟法眼，聲名四揚。空門領袖，學者梯航。曩自臨安，與先子游。匪勢利交，實臭味投。道同德合，情意綢繆。一羅讒網，同膺禍尤。安之若命，曾不爲憂。雖在貶所，書問相周。迨其俱還，契好愈休。先子早世，師爲痛苦。既致奠禮，又臨柩所。恤亡念存，德莫比數。恩懷于衷，圖報自許。師今云亡，一毫莫補。凶訃遠聞，悲極肺腑。師之無恙，遠近是依。師既逝矣，人誰適歸。彼蒼者天，胡不憖遺！菲禮致勤，師其或知。尚享！《大慧禪

師語錄》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一冊。（祝尚書校點）

張曰文

張曰文，隆興時天慶觀道士。

天慶觀開啓天申聖節申狀

隆興元年四月

天慶觀四月十九日開啓天申聖節，祇候朝拜，須至申者。右謹具狀申聞，謹狀。隆興元年四月日，直歲道士張曰文，監齋道士宋道淵，上座道士鄭紹素，住持、知觀事杜處超。《宋人佚簡》第五冊。
(祝尚書校點)

張 浚

張浚，隆興初以右文林郎爲舒州司理參軍，差充宣州旌德縣令。

申使府狀 隆興元年正月

右文林郎、舒州司理參軍張浚照會。浚先準尚書省劄子，差充前件差遣，於紹興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到任，交割職事管幹，合至隆興元年□□二十一日任滿。緣浚已行關陞，於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承邸報，擬差充宣州旌德縣令窠闕□□有替官，已準省符差下右從政郎高世選，見在越州寄居。欲乞台旨下案移文，催促本官前來之任，須至申者。右謹具申使府，伏乞台旨施行，謹狀。隆興元年正月日，右文林郎、舒州司理參軍張浚。《宋人佚簡》第五冊。（祝尚書校點）

延 璽

延璽，隆興間知象山縣，淳熙初知儀真縣。四年，以嚴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永豐縣開國伯使金。八年，以武節大夫安撫淮西，兼知廬州。十三年，以武功大夫、高州刺史除浙東提刑、兼權知明州。見寶慶《會稽續志》卷二，《寶慶四明志》卷一，隆慶《儀真縣志》卷五，《萬姓統譜》卷二八，韓元吉《風鶴樓記》（《南澗甲乙稿》卷一五），《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同上），《周文忠公集》卷二六。

楊氏家藏方跋

淳熙十二年四月

樞密洪、楊二公，給事胡公，前後守當塗，各有方書，鋟木於郡中，亦遺愛之一端也。其名曰《洪氏集驗》、《楊氏家藏》、《胡氏經驗》，今江淮間士大夫與醫家多用此三書，對證以治疾，無不取效。閩中相去差遠，猶未之有，今刊諸憲司，將以惠衆，抑亦副三公欲廣其傳之意云。淳熙乙巳夏四月望日，東密延璽書。《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九二頁。

祭玉巖先生墓文

嗚乎！先生趣尚孤高，行誼端潔。擺落聲利，不爲遷移。雖以薦得官，翱翔上都；然著脚宦海，褰裳弗濡。抱負所有，歸隱故廬。藏書萬卷，反覆紬繹。深造理窟，怡然自得。一世名儒，至以元德秀比之，其清風到今猶足以激懦律貪。舊墓在玉巖之側，邦人惑於陰陽忌諱，起先生遺骨藏之祠堂。昔董相之墓，過者下馬；喬公之墓，過者致奠。思其人而敬其墓，於先生而若此，豈邦人致敬之意？某等聞之，惕然遣邑吏按尋舊穴，得石壙一所，辟之滌之，作爲小棺，納遺骨以葬，從先生志也。復揭姓名於墓道，俾來者勿壞。既畢，謹遣宣議郎、幹辦公事備酒肴以告。伏惟先生之德，與此巖同不

朽，雲駢霞佩，未必不時遊於茲也。既歸遺骨，魂則有依。敢告。乾隆《贛州府志》卷一〇，乾隆四十七年刻本。又見同治《贛縣志》卷四九之四。（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之綱

張之綱，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紹興十五年進士及第。隆興初爲軍器監丞，乾道初擢殿中侍御史。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二〇之一五、兵一之二二，《寶慶會稽續志》卷六。

乞罷去二廣拘留重役土丁保丁奏

乾道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二廣有土丁、保丁之法，保丁則每戶一名，土丁則父子兄弟皆在其數。常以十月一日聚而教閱於州縣，盡十二月而後罷。姦吏舞法循習爲弊，拘留重役，盡正月而不得去，其爲民害大矣。望一切罷去，不得循習，別致勞擾。《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二二（第七冊第六七六四頁）。（祝尚書校點）

張巨卿

張巨卿，隆興初以右奉職郎知臨安縣。

祭大慧禪師文

右奉議郎、知臨安府臨安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賜緋魚袋張巨卿，右修職郎、臨安縣主簿莫漳，右修職郎、臨安縣尉周友諒。惟師警悟之識，英特之資。禪門棟榦，後學宗師。三昧六通，萬轍千歧。如摩尼珠，隨物應之。詞鋒穎利，觸處投機。破迷釋縛，渙釋群疑。酌而不竭，用無盡時。如東海洋，莫能測之。淺識邪見，人各異師。執文害意，泥矩循規。磨甄未悟，卓錫何爲。法雨普施，一洗空之。中遭譴斥，瘴嶺嶮巇。一身間關，萬里奔馳。折而不撓，恬然自怡。定力嶽峙，孰可沮之。能仁舊隱，綱領荐持。爰膺宸命，俯慰人思。神龍助供，草木生輝。四方龍象，靡然從之。維摩示病，退息隨宜。一彈指頃，隻履西歸。邈焉逝矣，我心則悲。薄奠致誠，庶幾鑑之。尚享！《大慧

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十六套第一冊。（祝尚書校點）

張 昂

張昂，隆興初權發遣賓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七四。

乞賓州商稅院監官改作攝官奏

隆興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本州商稅院及管下獨女鉛場，各係小使臣窠闕，稅額微細〔一〕，乞改作攝官〔二〕，却將本州嶺方、遷江兩縣尉正作武臣窠闕，令本路轉運司定差，庶不失元額員數。《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七四（第四冊第三四九二頁）。又見同書食貨一八之二（第六冊第五一〇八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八三頁。（祝尚書校點）

〔一〕此句，《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二及《補編》作「本州稅額至微」。

〔二〕此句，右引作「乞罷監官，改作攝官窠闕」。

林 芑

林芑，號學圃翁，福州羅源（今福建羅源）人。隆興元年特奏名進士。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四九。

三黃記 紹興末

上即位三十有三年，皇太后膺壽八十，詔與普天同慶，京官、選人父母八十以上者，特與官封。羅源黃槐與季弟椿相繼登第，二親皆應格奏封。明年，次子樗復中科選。於是邑人相與造於芑曰：「黃氏三子皆官矣，其夫婦咸以子貴。邦風盛事，曠古難之，詎可不書以爲後人勸！敢以記請。」余遂撫諸《易》而告之曰：《家人》之彖有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是知一家之吉，其要在於父子、兄弟、夫婦也。父子榮、郁，兄弟未聞；兄弟機、雲，父子未聞；夫婦鴻、光，父子、兄弟未聞也。今黃氏兼之，何道以臻此？得非篤於積善義方之效與？世人營貲產以遺子孫，機械百出，惟恐不豐，其子孫未必善守，而吾之焦苦已不勝其疲矣。黃氏生三子而力教之，恬不爲生殖計，三子克成父志，相襲取官如拾芥，闔門榮顯。種之收之，其效若是，真可爲教子之勸。昔燕山竇氏積陰德，殫家貲，延賢士以教其子，五子皆第，文正范公書之。皇朝陳秦公三子皆第，及已貴，客至，即侍立左右，舉座不安，公笑曰：「此兒孫輩矣。」歐陽文忠公亦書之。曷爲書之？爲天下後人勸。竇氏、陳氏雖父子、兄弟奕世顯榮，至於黃氏夫婦，與時際會，以年取封者，亦未聞也。噫！范氏、歐陽氏之勸，黃氏得之，於竇氏、陳氏有光矣，今邦之彥復欲以黃氏之勸勸後人，使後之人法之，以繼乎黃氏。芑雖不敏，烏敢避其請？故書。道光《羅源縣志》卷一九。

文殊石室銘

並序 乾道八年

昔師刊像遺南海及藏錦繡谷，俱發光暉。紹聖末，群玉峰亦然。邑佐林君馭夢而發諸巨石之窟，復設大像，駕石而室之。僧法駿今典此，久不下山，學圃翁林芑棲其麓，稽昔無紀，乃供以銘，而丹之石。詞曰：

五髻上尊，群玉所匱。法力威光，山示震蹙。神之以夢，爰發其伏。群玉伊何，巉空突谷。或殿危巔，虬蟠猊蹴。或插崖要，虎拏熊逐。中者孤峙，旁者對矗。地植天凝，人因以屋。雕梁石負，飛甍雲宿。月淡寒松，風淒翠竹。俯瞰人寰，萬宇在目。惟爾駿師，重修昏夙。金碧增輝，龍象愈肅。如金色都，煌煌穆穆。如五臺峰，萬靈敬服。祈請檜襪，確甚著卜。億萬斯年，堯天是祝。乾道壬辰中元月刊。道光《羅源縣志》卷三。又見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九。（以上尹波校點）

劉望之

劉望之，字夷叔，一字叔儀，自號觀堂，瀘州合江（今四川合江）人，一說成都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紹興二十七年自達州州學教授除國子正，次年遷秘書省正字。二十九年致仕，卒。望之詩文清古，

議論高明，著有《觀堂集》。見《南宋館閣錄》卷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六、一七九，《鄭峰真隱集》卷三一，《程史》卷五，《明一統志》卷七二。

八陣臺賦

并序

余與客登夔子城，望八陣圖，感忠武侯之行事，恨世議者之弗獲於斯也，作賦以悲之。其詞曰：

靄孤臺之巋然，臨千步之沙場。石離離其班班，紛棲雁之未翔。山暝黑而更惡，水雖波而不揚。澹徙倚其不去，含鬱紆之內傷。是何以使之然哉？客或告之：在漢之亡，有人超然，卧鄧南陽，甚似阿衡，樂未渠央。感大耳之至意，姑黽勉而徂征，又似子房，初未有意隆準之老也。及其既作，亦不能已，手胼足胝，夙夜赤子。忽一龍而一蛇，蓋亦未可以優劣計。大兵初來，雷電下空。璋孱小兒，孰嬰我鋒。駐師江郊，坐向必東。蒐我卒乘，取彼凶殘。中原有狐，憑陵宮牆。我不往取，高帝在天。衆謂卯金之不可相，而況夫子之賢也？運去道窮，嘔血繼之。非公實愚，愚者不知。自古聖賢，亦行其義，道之不濟，已知之矣。相夫子之所立，固已無窮而不貲。彼丕、操父子，烏雀犬彘之竊食，雖甚饜而不害其驚疑。愍世俗之隘陋，徒顧瞻而涕洟。請舉酒以酌公，混一笑於江麋。《全蜀藝文

遂寧糖冰賦

并序

傘子山異僧所授。其法榨蔗成漿，寧以甕缶，列閑屋中，閱冬而後發之，成矣。

逮白露之既凝，室人告予其亦霜。獵珊瑚於海底，綴珠琲於枯篁。吸三危之秋氣，陋萬蕊之蜂房。碎玲瓏於齒牙，韻沆爽於壺觴。《密齋筆記》卷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上都運咨目

一、秋氣澄清，不審某官即日臺候何似？

一、某仰惟恩府恭儉之資、清和之氣，神明所加，爲福星照臨分野，戡穀之相，不待禱祠而來矣。

一、某違去左右，條經九夏，雖山河修阻，而眷戀門牆之篤，夢寐以之。

一、頃者恩府初度之月，某常申祝延之意，發爲歌頌，馳介以贄。共惟謙益，過自貶損，不見收納，區區無能自通，情之殞越，無以爲喻。

一、某羈窮流離之迹，固嘗陳於執事者之聽，不待申說而見。近者劉掾之歸，首言先生所以要慰調護之意甚悉。先生於人，舊而日深，士是以附，某嘗論之。士大夫問以爲寬鄙敦薄，端在乎此。

今誠不敢私自爲幸，請爲門下之士賀之。

一、僭易有說：南平之次，正有二年，一日罷此，如魚脫網，是時必將赴訴門下，仰干調護。然而重見煩瀆，又須少勞神觀。誠蒙門下始終優恤，願令見安于此，稍近闕，赴官之日，其爲恩紀，當有可報，麋捐以之。

一、仰惟盛德方興，閨門長幼宜均備福。

一、區區敢乞驅策一一，以見報効之意。

一、某未參侍間，仰乞爲國爲民，善自保重，以須大用。《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五，清抄一百五十卷本。

上丞相小簡 賀冬

朔律戒嚴，寒飈彌勁，共惟宰正百官，儀刑四海，蓋載荐休，鈞候興居萬福。某備員遐圉，仰託雲床，尚稽瞻拜鈞庭，謹具啓申塵記府，申候饗寢之儀，恪寘右楮。未審比辰鈞履復奚似？緬惟運動樞極，變化人神，葉氣嘉生，永膺純祐。當陽剛來復之辰，更祈益體眷隆，妙毓神觀，式副寰宇具瞻之望。卑悰傾祝，無任拳拳。某官負間世之才，茂經邦之略，名齊嵩岱，勲耀鼎彝。自昔宗工碩德，翊賛中興，轉臣平治，未有若斯之盛者。實社稷無疆之福，生民莫大之幸。當令序之復臨，諒大忠之

益著，垂芳典冊，固將與霄壤同爲不朽。區區稱述，蓋採之輿議，仰乞鈞慈俯賜矜察。

竊惟盛德大業，超冠今昔，固非小智寡識所能窺較。然考之時事，則風雨調適，稼穡豐成，獄訟空稀，干戈偃戢，群生和而萬民殖，亦足以見格天之效，休祥滋至矣。某仰荷鈞播，每與黃童白叟共歌化日之舒長，未嘗不慷慨歡呼，以幸逢於華旦也。

一元肇啓，萬彙潛亨，恭惟某官道與時行，德膺帝祉，上協岡陵之固，下霑動植之繁，簪履稱觴，歡聲騰沸。某拘縻恪次，祇畏簡書，無階躬詣鈞庭，徒深傾祝。謹修尺牘，少叙微誠，敢祈鈞照。《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五，清抄一百五十卷本。

上提刑小簡

序氣向暄，即日不審台用何似？某承乏葢事，日與門人講論德業，以次傳授，無由趨侍，不勝企仰，區區奉啓。

太上出公，以福遠人，巴神楚鬼，預有憑附。伏惟下車以來，寢膳安吉，起居輕利，益副遠近傾屬之心。某在門下，區區不任大慶。

近者方得以書致賀，嘗布腹心，述其所以不敏之故，意謂必獲誅絕。將命者反，乃蒙寵以報章，然後益愧。向者窺量君子之淺，傳播士類，咸謂盛德包荒，乃至於此。人之愛服，敢再拜告諸執事。

遞中伏領公牒，蒙被保任，皇恐，死罪！伏念某以薄技，誤蒙收拾，不惜語言，粉飾薦道。向者當塗貴人所以寵異，惟公之故。此心恫恫，常不相忘，未知所以報塞君之大貺。枯朽重任，懼將壓焉。小人無路報德，惟知自修，不負所期而已，不識執事以爲可否？

平生憂患，如籠中鳥，久被閉繫，無復飛想。門下親臨其旁，顧瞻嘆息，如有憐而出之之意。某竊以振勵，庶幾求出，情之悃悃，因此發露。伏惟不以爲小人可不近，而遂僭者待之，幸甚。《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九，傳增湘校本。

庚午省闈唱和詩序〔二〕

上之二十四年〔二〕，詔四川制置使李公瑋曰：「其爲朕類士，試之如故。」於是乃用夔州提點刑獄公事、前工部郎楊公椿督之，擇嘗官於朝廷而材若文行之老五人第所程書，佐以知名之士十，望之猥亦在焉。楊公至則言曰：「蒙舊故以從事，爲誰不能？吾惟棄日月於簿書久，異時吾欲有所言，難其人。今吾子皆一時之選，能與我從容味此樂乎？慎毋以迹遇我。」於是皆喜，思進所有以樂。公出話言，權古今，乃至戲笑，無有間猜。又親出篇章，以倡作之。十人者時有所賦，公每率其屬而和焉，不以煩。望之抃手歎曰：「居之相移如此邪？公在治時，必吏與法之求，吏亦必公與法之嚴。今公在茲，惟士與禮之修，士亦以公與禮之行。蓋其勢然也。夫下不視所居，乃身是云；上不圖其人，

乃時是從，其合也果難。既爲詩若干篇，官有次第，官氏具存。皆曰：異時無此其盛也，而一皆奇傑。皆思歸，持夸其人，故皆錄之，又使望之爲之序以冠之。」《成都文類》卷二三。

〔二〕庚：原作「庾」，徑改。

〔三〕二十四年：按題稱「庚午」，乃紹興二十年。又據《宋史·高宗紀》，紹興十八年五月，以李璆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二，紹興二十一年五月李璆卒。據此「二十四年」當爲「二十年」之誤。

乾龍節道場疏

仁孝二稱，幽明所覆；祈延一意，臣子則然。孝慈淵聖皇帝陛下，伏願神聽靖共，天從格保，閱帝齡之所畀，共僧劫以難量。天子無心，縱適九夷之陋；周王念國，終期八駿之歸。《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天申節功德疏 一

嵩呼萬歲，聲聞者三；河出九疇，嚮用曰五。冀吾君之必壽，誠品彙之至情。茂對圓穹，式敷淨

供。皇帝陛下，伏願授天增策，弼我不基，負黼宸而朝諸侯，下江海以王百谷。家人上壽，永瞻長樂之慈顏；鄰國交歡，無復甘泉之屯騎。《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傳增湘校本。

天申節功德疏 二

東方有佛，昧者不知；南面垂衣，於此即是。救百萬生靈已迫之命，豈一二算數可知其功。敢因休辰，輒論聖算。皇帝陛下，伏願雲仍姬妣之國，蟻蠊彭聃之年。心廣體胖，豈待殷殷而致福；天長地久，自然蕩蕩以難名。更推六氣之和，用集百嘉之慶。《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生辰致語

化日漸長，梅花逢驛使之候；高門有慶，桑弧發男子之祥。式陳燕觴，以樂勝事。伏惟某官風姿凝遠，識宇粹明。早就師而讀一箱，壯從官而飛千里。以大臣子，常安州縣之卑官；異小人儒，頗傳文武之大學。謁來監郡，自曰隨緣。時無少陵，熟酬常侍之句；世有呂牧，始識王祥之才。雖然歲詔之有餘，固以德服而自化。迨此生申及甫，來歌俾壽而臧。況乎某官踵平、勃以交歡，指王、謝而修好。不憚多費，酒如澠而肉如陵；豈其固辭，君當酌而吾當賀。忝居樂部，得侍華筵。欲佐歡悰，輒

呈口號：

相逢樽俎定宜開，況是今朝祝壽來。蓮蕊釀新宜試飲，《竹枝》歌陋莫相哈。家風久已門施馬，仙骨懸知背似駘。留滯邊城且毋怪，詔書行過楚王臺。《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〇，

傅增湘校本。

天申節錫宴致語

南風薰兮，適解吾民之愠；離日麗也，乃觀天下之成。必於是時，篤生上聖。惟簡之心可見，以行與事而知。澤在四方，祥來諸福。伏惟皇帝剛健純粹，徽柔懿恭。紹開中興，光啓大業。苟可致時之利者，不憚屈己而行之。念九重夙夜之勤，皆百世帝王之義。止古公於岐下，蓋不忍殺人而君；遵大舜于海溟，將終身爲親以樂。酌諸輿頌，應以龐休。千八百成周之侯，行皆覲會；二九萬疏仡之紀，坐閱始終。臣等職在伶官，身逢華旦。英莖韶濩，幸司魯樂之觀；日月岡陵，請詠周詩之雅。恭裁口號，遠冒嚴威。

智勇從天立太平，福祥如海貯康寧。色齊早應魁三象，夢與猶卑帝九齡。不見貔貅窺紫闥，遙知鴈鷺表彤庭。明年此日猶堪賞，混一車書繞四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九。又見《宋四六選》卷二四。（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六

蔡 頤

蔡頤，高宗、孝宗時人，隆興初官左文林郎、充江淮都督府淮備差遣。見《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祭大慧禪師文 隆興元年

嗚呼！道有正傳，法無輕付。不落言詮，悉由心悟。死爲可樂，生也有涯。作如是觀，所見則差。惟大慧師，絕離倫類。晝夜晦明，混融一致。去來自我，戒定俱捐。閩廣湖江，身百億千。念昔先入，參同默契。時出禪機，與師遊戲。我之識師，實自孩童。首辱受記，將謂擊蒙。乃者謁師，于鄞之水。撞鐘迎門，萬二千指。昨秋邂逅，西湖之山。豈意此別，終焉莫還。方外所期，曷悲永訣。有志于茲，疑將誰決。紛紛邪解，亦謂宗師。臨濟餘風，繇茲懼衰。不有克家，孰能振起。諸見掃除，請從今始。師雖往矣，師則長存。敢不歸依，以實斯言。尚享！《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

辛 敷

辛敷，長樂（今福建長樂）人，隆興初知道州。見所撰《再刊寇萊公詩集後序》。

再刊寇萊公詩集後序

隆興元年七月

萊公兩朝大臣，勲業之盛，掀天揭地，人皆知有其名而往往或不知有其詩，何也？蓋勲業有以揜之也。伊尹之訓、周公之誥，著在方冊，表裏典謨，而自古及今，論文者必曰孔孟而不曰伊周。蓋伊周之可稱在於興商輔周，《訓》、《誥》之作不足道也。公清才雅韻，冠絕一世，播於篇什，平淡淳正，得《風》、《雅》之體。自其少年從仕以至立朝退處，懽愉逸樂，激烈憤惋，無不並見於詩。太原范伯純始收什編錄分爲三卷，舂陵得之尤其後也。蓋公晚年遷謫嘗至舂陵，邦人思慕不忘，由是建樓畫像以崇朝夕，然而詩編之傳家不百一焉。逮宣和間王公次翁來茲曳組，景仰前脩，因取舊集刊板以傳，士夫鼓舞以相夸詫，而舂陵景物由是增輝矣。近時楊守惇亦即舊板重加刊治，至此未幾而字之漫滅者復且過半。敷適茲承乏，政事之餘，取而閱之，深恐浸以失真，復命校正，鳩工一新焉。昔白居易謂劉禹錫之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一文人，徒以句韻之工，識者奇之尚且如此，況公文章所在當如

何哉！吾又知自有不可得而漫滅者存焉爾。隆興改元七月日，長樂辛數書。《忠愍公詩集》後序，宋人集本。（黃錦君校點）

周嗣武

周嗣武，字功甫，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祖因，父椿年。以祖蔭補官，授衢州江山主簿，歷吉州永新丞、臨川令。乾道八年擢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丞，提舉江西常平事，遷湖北提刑，以功進直敷文閣，遷度支郎，除太府少卿，出爲湖廣總領。歷四載，召爲戶部侍郎，以疾卒。見道光《福建通志》卷一八二《周因傳》附。

論蜀中錢引不宜增添奏

淳熙五年閏六月

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尚未爲多。目今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三萬道。儻歲歲添印，一旦價例減落，則於四川錢引所係非輕。《宋史全文》卷二六下。

乞軫念蜀民之力奏

淳熙五年閏六月

蜀爲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曆尾雖管錢月八百萬道，欲望軫念蜀民之力已疲，乞存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闕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持根本之義。《宋史全文》卷二六下。

乞撤青雲嶺馬道院棧道奏

蜀本天險，捨劍門無它道。近歲文州輒開青雲嶺〔二〕，利州輒開馬道院，皆不由劍閣，別架棧道，以引商販，冀收其算。宜杜邊境萌隙。《方輿勝覽》卷七〇。又見《輿地紀勝》卷一七五。（以上沈治宏校點）

〔二〕雲：《輿地紀勝》作「唐」。

薛居實

薛居實（一一二五——一一八〇），字去華，一作居寶，字云華，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朋龜子。以父致仕恩補官，遷知武康縣，權發遣興化軍，除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有惠政。尋除廣東轉運判官，丐祠，秩滿入爲倉部郎中，除淮南運判，直秘閣，終知揚州，累官朝請大夫。淳熙七年卒，年五十八。見樓鑰《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攻媿集》卷九〇），《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二二、食貨六一之一二五。

曾相公府置延慶寺莊田帖跋

居實聞如來或現宰官身說法，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此二句本即一事。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使國王大臣夙根非佛，誰肯出力主張！大丞相宣靖魯公因法智師夜夢有驗，捨田入寺，植無窮之利，此大事因緣。居實竊以爲唯佛知佛，以心印心，大丞相與法智即非兩人。故是夢是覺，如鏡照形，初非妄想；此田此供，如人贍家，不自爲功。今判部尚書乃大丞相之孫，膺國重任，爲計相，凡所以裕民足用，調度得宜，一本之慈祥仁厚，有毫髮不便乎人，必極力經濟，在佛法爲方便利它三昧，乃得大丞相心傳家法。不日大用，識者必謂魯公復生，而法智具在。今延慶講主親公宜自承當，庶幾大臣與導

師相表裏，繇此燈燈相繼云。右承議郎、新差權發遣興化軍主管學事薛居實敬題。《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六，《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冊。又見《敬止錄》卷二六《寺觀考》。（楊世文校點）

董 成

董成，高宗紹興末任舒州在城酒稅務專攔。

舒州在城酒稅務須知冊申解狀

舒州在城酒稅務謹具申解《在城酒稅務須知》文冊壹本，赴使衙供呈，須至申者。右謹具申聞，謹狀。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專攔董成、胡僎、邵儀。《宋人佚簡》第五冊。（楊世文校點）

趙 不 悔

趙不悔（一一二三——？），字敦復，宗室。年二十六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紹興末爲通州通判。乾道九年三月以左朝散郎知徽州，任內累轉朝請郎。卒贈宣奉大夫。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新安志》卷

九。

新安志序

徽爲郡自漢始，至於今久矣。《圖經》紀述其事宜詳也，試考之則遺闕而不備，讀者恨焉，此《新安志》所以作也。不悔昔將承乏此州，而吏以《圖經》先至，見其疏略，即有意於補次。一日對衆客語之，客言：「新章貢倅羅君蓋志存於此者，訪拾編摩，蒐取附益，用心勤且舊矣。」僕爲驚喜，因請之卒業，成一家書，以表見於時，於是《新安志》出焉。上下千載間，博采詳摭，論正得失，皆有據依，釐爲十卷。凡山川道里之險易，丁口頃畝之息耗，賦貢物產之闊狹，以至州土吏治、風俗人材，皆條理錯綜，聚見此書，曾無遺者。嗚呼！可謂盛也。羅君以儒學早馳雋聲，惟其博物洽聞，故論載甚廣，而其叙事又自得立言之法，讀者必能辨之。趙不悔序。《新安志》卷首。又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九，《深川足徵錄》序。（尹波校點）

趙彥清

趙彥清，隆興間爲常熟縣主簿。見光緒《常昭合志》卷一五。

呂真人感應記

隆興間

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於天性，親喪廬墓，而上帝昭鑑，遣呂真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於朝，又刻石傳於世。予竊謂神仙在渺茫恍惚之間，安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平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於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投藥石弗療。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而瘡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慈悅壽至八十有五。不逾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信其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觀補陀至此，以畫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薜荔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奉於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即感應，里人莫不愛重之。天而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於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豚魚，況於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悅以此告余，既以釋我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吳郡志》卷四一。又見《吳都文粹》卷一〇，光緒《常昭合志》卷一五。

（尹波校點）

鮮于廣

鮮于廣，字大任，蜀州晉原（今四川崇州）人。紹興間歷知潭州醴陵縣，通判濠州。隆興初通判揚州，改通判利州。見張栻《南軒集》卷四一《故安人常氏哀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一、六一之五二。

乞迴避王之望奏

隆興元年十月

伏睹王之望除戶部侍郎，參贊軍事。緣廣先知潭州醴陵縣日，之望任湖南提舉，曾因職事干涉，將廣放罷，乞行迴避。《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二（第四冊第三七八〇頁）。（吳洪澤校點）

戴師愈

戴師愈，字孔文，號玉谿子，星子（今江西星子）人。登隆興元年進士，授湘陰簿。師愈博學強記，著有《廬山文物列傳》十三卷，《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存）。見正德《南康府志》卷六，《文公易說》卷一七。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跋

乾道元年十一月

五代李守正叛河中，周太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中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宋朝太祖侍行。錢文僖公若水，陳希夷每見，以其神觀清粹，謂可學仙，有昇舉之分，見之未精，使麻衣決之，麻衣云：「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夫以神仙與帝王之相，豈易識哉？麻衣一見決之，則其識爲何如也。即其識神仙，識帝王眼目以論《易》，則其出於尋常萬一也，固不容於其言矣。乾道元年冬十有一月初七日，玉溪戴師愈孔文撰。《麻衣道者正易心法》，學津討原本。

（吳洪澤校點）

徐 詡

徐詡（一一二三——一一八八），字元敏，號東野居士，建州浦城（今福建浦城）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授會稽縣主簿，移上元縣丞，知龍泉縣。孝宗召對，除監察御史。出爲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歷湖北路提刑，成都府路運判，知遂寧、泉州，改江東運判。淳熙十五年卒，年六十六。有《東野居士集》八十九卷。見楊萬里《朝議大夫直徽猷閣江東運判徐公墓誌銘》（《誠齋集》卷一二五）。

跋周德友所藏養直帖

李將軍之霸陵，見訶於醉尉；陳拾遺居射洪，畢命於暴宰。吏之能辱人也如此。澹臺子羽不至言游之室，閔仲叔以口腹累安邑，委而去之，士之重所也就也如此。後湖蘇公隱丹徒，五召不起，其于世何如也。周公德友親主縣簿，願從之游，文書往來，委曲如瑣。求之古人，未見一二也。見松而知栢，問蘭而識蕙，臭味不殊耳。僕從德友丈游尚未疑，觀後湖之所稱道，令人意傾也。紹興庚辰人日，建安徐詡書。《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三。（吳洪澤校點）

李 擴

李擴，隆興初爲御前忠勇軍都統制。

乞賜支降錢三萬貫奏

隆興元年六月

契堪忠勇軍已蒙支降到一萬兩，緣本軍創置之初，緩急應付，委是急闕，乞賜支降錢三萬貫。

《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六九（第二冊第一七二九頁）。（向以鮮校點）

趙文恪

趙文恪，孝宗初爲左文林郎、常州軍事判官。

祭大慧禪師文

惟師道尊一代，提法之宗。拔邪歸正，佛者知從。教闡宇內，罔不師崇。名起如日，破驚愚蒙。實大聲闕，達天之聰。大慧錫號，允諧僉同。百世之下，聞者嚮風。文恪久奉周旋，辱不鄙庸，知愛特至，洞察心胸。師去莫留，我念無窮。言雖在耳，曷瞻其容。宦縛于遠，修祭阻躬，覺靈不泯，領此素衷。尚享！《大慧禪師語錄》，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一冊。（尹波校點）

游桂

游桂，字元發，號畏齋，廣安（今四川廣安）人。隆興元年進士，歷三郡學官，改秩爲制置司機宜以

沒。有《畏齋經學》十二卷，《畏齋集》二十二卷。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三，《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嘉慶《四川通志》卷一四七。

楊祖識諡議

故知遂寧府潼川楊公卒，蜀之士君子，相交弔哭皆失聲，門人相與私諡曰「樂行先生」。先生之道，齋心服形，修之杳冥，發於言動，施之家以及於居官爲政，皆本乎齋心之學。自其先世，率以文行相承，抱負奇崛，恬默守道。祖回光先生，父靖安先生，蓋三世至樂行，優游饜飫，玉潤金聲，德氣所鍾，動中武象。其爲人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不怙上以陵下，不由下以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其事親冠帶而養，居家治官喜怒不形於色，教其子以其平居。不以言素高於文棄之，而專篤於行；通達於天下之故，而泯然常若不足以發。年已七十，纔得一見人主，雍容沖洽，有大臣之言。老爲童顏，居若處子，望其容貌，使人之意消。樂行云者，取孔子、孟子之言名之也。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所謂樂者此也。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行者此也。先生位不副其德，然樂乎其所自樂，行乎其所得行，稱斯諡矣。桂誠不敏，無以議先生，然竊以爲先生之樂行，其發見於英華者，似曾子曰：「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是言也，先生有焉。先生諱祖識，世孫其字也。桂以講生出先生之門，敢以斯議，合門人爲謚如右。銘謚皆刻之碑，傳於世。《全蜀藝文志》卷四八下。又見雍正《四川通志》卷四五，光緒《廣安州志》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思洛亭記

合州環江，邑居湫隘，附城少北，有巖石修林之蔽，李君師杜於是得小山焉，踵之岑蔚，結居其上，即其旁之谷以爲圃。從外望之，見其岑蔚而已。入門而左，得小軒，東向臨谷，下見亭沼花木之麗。谷不至甚窳，而山亦不高。中谷爲亭，由亭而上，其花接山，少折而西且南，以達於屋背。由亭而下，因其積卑爲芰荷之沼，以合於下田，而名其亭以「思洛」。師杜故中原冠族，丞相張文正公，其祖母家也，畀以賜園，甲於洛下。宣和初，取爲離宮，號景華苑，既而歸之，則中原陸沉矣。師杜既不能忘洛，而猶思故園，則因斯亭以致思，而屬余爲之記。且夫洛人之閱於洛多矣，天地之間，惟洛至和之區，其花善變而多奇，同本異族，各自名家，遇逢意好之偏，品題升降，傾奪不一，如此類者，不可勝數。而園館臺池之列於洛下者，觀其時門戶迭爲甲乙。若夫遊觀之際，王侯戚里，裘馬供帳之光麗，而先賢名德之後，橐裝槃篚，矜其儉素而靜嘉。以至時好之異宜，歌舞之變態，播之上都，行於四方，大率由茲而出，此其升降盛衰賢否得失交有觀焉。而太平京華之盛，爲何如也。雖

然，予聞之《說苑》，平遠者爲莽蒼，詰曲者爲蔽虧。夫景華既不得有，而於今之圃，崎嶇多趣，十畝之間，內外映帶，有不盡之意，茲則失平遠而爲蔽虧者也。夫萬物之理，固有推移而不可以勝窮。《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師杜之爲人賢而達，其亦姑安乎此也。嘉慶《四川通志》卷五〇。又見民國《合川縣志》卷七八，《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以上尹波校點）

何 倬

何倬，隆興初爲右承直郎、監編估打套局門。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七〇。

陳乞編估打套局賞典奏

隆興元年十月

元降指揮，雜賣務雜賣場門請給人從，依左藏庫監門官；編估打套局門請給人從，依雜賣務雜賣場監門官。獨有賞典未曾陳乞，亦乞依左藏庫門體例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七之七〇（第三冊第二九七一頁）。（刁忠民校點）

王端朝

王端朝（一一二三——一一六六），字季高（或作羔），澶淵（今河北濮陽）人，南渡後寓溧陽。少以博洽聞，從胡銓學，年十八舉建康解試第一，入太學。紹興二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錄、秘書省正字、江東帥司機宜，除宗正丞、提舉兩浙市舶，知永州。乾道二年卒，年四十四。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一八一，《南宋館閣錄》卷八，《景定建康志》卷四九，《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三下。

賀王右丞啓

伏審登進儒宗，參陪政路。重熙累洽，允惟一德之相求；聚精會神，盛矣千齡之罕遇。綸言誕布，輿論祇推〔二〕。恭惟某官問學際天，謀猷映世。緱山仙系，轉鶴警之風流；淮水家聲，擅烏衣之人物。鳳閣將荷於西省，鑾坡視草於北扉，直將追三代之文章，豈復論兩京之制誥？至若進聯四近，入贊萬微，朝廷渴見於規摹，縉紳想聞其風采，某早嘗傾慕，晚獲披承。風雨斯調，企仰泰階之明潤；棟梁已就，願承厦屋之帡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三。又見《八代四六全書》卷九。

〔二〕推：《八代四六全書》作「歡」。

賀馬守啓

伏以千里廣輪，久徯惟良之任；一時賢哲，驟膺陟拜之榮。渙宸命以維新，釋民情之所望。恭惟某官性函方重，鑑裁清淳，謀謨治世之南車，聞望士林之北斗。經綸有蘊，素推江左之才；轉變不窮，孰論吳中之敵。負殊倫之踐操，未盡展于猷爲；方宵旰之憂民，寄龜章而作守。滿城和氣，皆袁扇之披揚；闔境歡聲，賴范襦之衣被。即還巨用，豈久外更？某竊伏輝華，喜旋里燕。必恭之禮，未容望履以修誠；來暮之歌，徒獲與民而同頌。《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二。

上韓樞密小簡

申問起居，粗如常禮。庚伏炎歊，恭惟琳館晏閑；神右勲業，鈞候動止萬福。某竊祿祠館，杜門窮巷。末由瞻望履舄，遡風馳情，不勝拳拳，謹勒參候。

自錫邑津亭請違，倏焉秋矣。疎遠疵賤，亡路擁篲，以待門墻。即日不審鈞用何似。暑氣正酷，敢冀調護茵鼎，保合太和，以篤相公盛大之慶，以副海宇之望。

竊以樞密端明聲名風采，實魏王是似。至於奮然不顧，遠使強虜，其爲忠義，近時士夫所未有。

也。扶顛持危，正賴柱石。今乃解樞筦之重，從祠觀之秩。然鋒車之召，其在旦暮乎。願戒舍人束裝以待。某胸中索然無毫髮可爲時用者，獨樞密存錄獎拔，蓋三十年矣。而某頑鄙，倍費鑪錘之力，樞密刻意存就，久而益切。顧惟此恩，何以報虺珠龜印，冀之異時而已。僭越，死罪。《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七。

重修正顯廟記〔二〕

溧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府君祠也。君諱季康，唐元和間人，爲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於溧水。雖歸葬下邳，然溧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即縣治爲祠，水旱疾癘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天子省方東南，屢幸建康，光暉所炤，百里而近，神之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實宰溧水，有祈必獲，以聞於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功受帝命書，後進封廣惠侯，緄章信珪，列於五等。神既嘉享，民皆具依，桑蠶不訐，歲得大稔，鰥寡有養，奸宄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祠。邑人錢雱、朱抃等以廟宇朽敝，徧走大家，傍及喜捨，寸積銖累，日盈月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峙。丹青繪事，興衛悉備，炳煥光彩，標冠一時最，屋五十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饒歌鼓

吹，旌纛節斧，森乎其前。驅仙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嘗以謂幽顯一涂，神人同道，生而廉正，沒則必仙，否亦爲神，積功儲行，列于上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叔，其家法可知也。以丞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丞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築溧源，起居飲食皆神之庇。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何辭？詞曰：

於惟府君，唐之良吏。有德於民，宜百世紀。偉哉廟貌，在城之東。萬石之虛，千柱之宮。羽衛森嚴，丹青顯設。緄衣驚冕，玉戚金節。侯之泣止，風雲肅然。顧我溧民，拜祝惟虔。侯之謦止，笳鼓爭進。顧我溧民，塵拳斯盡。侯既醉止，氣斯大和。年豐俗樂，民飽而歌。侯既歸止，里閭咸仰。尸而祝之，家有遺像。少傅之叔，丞相之父。中興天子，典冊斯舉。在唐有聞，在宋有光。佑我溧民，億歲無疆。

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魚立石。刊者潘壽隆。《金石萃編》卷一四九。又見光緒《溧水縣志》卷一七，《江寧金石記》卷五。（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題下原署：「左承議郎、提舉兩浙路市舶王端朝詞并書。」

全宋文卷四八九七

王存之

王存之，歸安（今浙江湖州）人，紹興十二年進士。紹興三十年除知昌國縣事。見《寶慶四明志》卷二〇，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五。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隆興元年二月二日

孔氏之忠恕，老氏之清淨，釋氏之慈悲，教異心一，未可差殊觀也。心本一心，法無別法，今天下建孔子廟、老子宫、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以元聖素王之道，爲萬世衣冠禮樂之主，雖自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以示尊師重道。老子宫次之，至於釋氏殿宇，不問通邑大都，雖遐陬僻左，海濱山嶠，皆建以修香火。其取甚廉，其成甚速，其宏麗雄壯，金碧映照，備極工巧甚侈。天下多得而議之，以謂瞿曇本以寂滅爲樂，枯槁爲心，而其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之，是識其二五而不知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儒之所常見，而不少思耳。昔召伯聽

訟，明於南國，其後人不忍伐甘棠焉。甘棠凡木也，因止召伯憩於其下，至於民之子孫見其木如見召公，思之至也。夫思之既至，欽心乃生，欽心既生，雖雄以土木，繪以丹青，朝夕想像之。如佛在世，爲惡者自悔，爲善者自勉，於財不慳而樂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道願得而精進，則心可以敵生死。是殿之設，豈小補哉？隆教院在縣之東偏，居山陬中，去海甚邇。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爲生，瀕海者以漁鹽爲生，其中捕網海物，殘殺甚夥，鯢汙之氣溢於市井，涎殼之積厚於丘山。又其狃於習氣，動以劫殺爲心，不聞夫子之忠恕，不見老子之清淨，不識釋氏之慈悲。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有宮以安道流，此寺又建，寺以教民爲善，使之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爲君子，亦有漸矣。雖然，此特建立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遊，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即以草一根植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灑灑，地在何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問，帝釋又多了一草。隆教老人請以前休末後句示諸山，謹記。隆興元年二月初二日，左儒林郎、知昌國縣事王存之撰。《四明文獻考》第一一八頁，明抄本。又見《四明圖經》卷一〇。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隆興元年三月二日

古之聖人出應人間世，焦心勞思，歷險艱，冒苦辛，開導山川，教之稼穡，俾烝民粒食，萬世永賴，禹稷之功大矣哉！周衰，井田法壞，其民逐什一而不務本，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又

四民之中變而爲六。世之詆釋氏者，必曰蠶食於吾農而病之。若其徒有能不憚勞勤，竭力耕墾以食其衆，其亦合聖人之意，可書也已。謹按《禹貢》，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賦輕而穫微。今之所謂鹹田近似矣。明之昌國，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漁鹽之利，其地瘠鹵，不宜於耕，故民多貧，民無常產。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貧，分利之一以歸於釋氏，則愈貧矣。縣內有普慈禪院，依山瞰海，實東晉韶禪師道場，緇徒過海禮寶遊陀九峰萬壽必駐錫焉。大觀中請海塗一段，地名富都鄉白泉澳，歲得穀千斛。自後荒蕪不治，以故常住空闕，每有食不足之歎。一日，有頭陀宗新等七人，開發道心，身任勞役，復治其田，凡歷三年而後成。於是建石硯三間，圩岸二百丈，畚鍤耰鋤之具畢備。歲大無水旱，得穀可以資其衆，與夫無所用心於終日者有間矣。是役也，起於庚辰十月，成於壬午九月。雖然，既耕而食矣，異時衲子雲集，量彼來處，一意辦道以踵其業，豈不休哉！予嘗早暮食時自爲之觀，先觀後食，其言雖鄙，推而廣之，聖人處心不過如此。其祝曰：「一粒入口，百度過手。當念飢者，不敢輕授。」鐘鳴板舉之時，普請衆僧作如是觀，謹記。隆興元年三月三日，左儒林郎、知縣事王存之撰。《四明文獻考》第一二三頁。又見《四明圖經》卷

一〇，光緒《定海廳志》卷二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宇文价

宇文价，字子英，成都（今四川成都）人。隆興元年進士。淳熙三年三月由徽猷閣學士除寶文閣學士，令再知興元府。五年十月除秘書郎，六年四月爲著作佐郎，八年任起居舍人，十年爲給事中，十二年任兵部尚書，十三年兼侍講，十五年兼權禮部尚書兼吏部尚書，五月除徽猷閣學士知紹興府。紹熙二年知襄陽。事見《南宋館閣續錄》卷八，《宋史》卷三八五，《宋會要輯稿》禮一一之九，儀制七之三二、崇儒七之一二、七之一四，職官一四之一四，一八之四二、六〇之三八，《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楊萬里等直秘閣告詞

淳熙九年八月五日

敕朝請郎、直秘閣、新福建路運副陳孺等：朕以閩廣之間，盜賊相翔，肆命執拘，以肅姦慝。爾等備禦惟謹，節制有方，坐令徒黨之禽夷，旋致民萌之安集。式推殊渥，以懋厥功。或陞寓直之華，或畀增秩之寵。往祇休命，益旣乃心。可依前件。《誠齋集》卷一三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周必大封滎陽郡公加食邑四百户制

淳熙九年九月丁亥

敕：朕由祖宗之舊章，分文武之二柄。雖廟堂無甲兵之問，每思遠以憂深；而夙夜惟有密之基，宜責專而任重。疇咨近弼，晉長洪樞。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一司敕令、滎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周某，學造精微，氣全剛大，自登名于賢級，遂接武于清班。問古今則富于崔、高，掌詔誥則求之元、白。極禮樂文章之選，罄論思獻納之忠。獨步鑾坡，久陪經幄。言天下事足以任股肱之寄，從吾子游足以成羽翼之功。爰澤師虞，陟參機政。講求時病，屢試囊中之方；通達事情，不拘紙上之語。載嘉丕績，無愧昔人。厚重如勃而文有餘，明斷如瑜而才則過。是用畀以本兵之柄，俾收蓋世之勳。肆予之垂拱仰成，賴爾之謀猷入告。噫！制挺撻秦楚，特兵家一勝之常；廣廈論唐虞，有廟算萬全之策。往祇明訓，同底丕平。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進封滎陽郡開國公、食邑四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如故。周必大《文忠集》卷首。

周必大加食邑五百户制

淳熙九年十一月

敕：朕祇率舊章，薦修大饗。合法天地，備殫夤畏之誠；並侑祖宗，式昭功德之報。克贊鉅典，

實賴元樞。逮茲踐事之初，宜錫均釐之慶。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周某，才高識遠，德厚器宏，外無浮實之名，內有顧言之行。久參機政，嘉旦夕承弼之勳；晉陟本兵，基夙夜宥密之命。屬明禋之載講，陪使列以先期。六服群辟，咸視於羽儀；千乘萬騎，兼資于督護。侍冕旒而展采，踐籩豆以薦馨。禮三獻而肸蠁通，樂六變而風馬降。永孚神貺，備著賢勞。肆增衍于井封，仍陪敦于圭食，以昭眷渥，以侈邦彝。噫！國之大事在祀戎，已顯肅雝之助；治之二柄惟文武，更資道德之威。益單厥心，並受其福。可特授依前通奉大夫、知樞密院事、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封如故。周必大《文忠集》卷首。

崔敦詩致仕告詞

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持橐甘泉，方極清華之選；挂冠神武，忽騰休退之章。曾雅志之莫回，宜贊書之寵錫。具官崔敦詩才猷敏瞻，問學淵源。入踐班聯，早膺識擢。三館兩學，久陪英俊之遊；西掖北門，獨擅詞章之嫩。有資獻納，遽爽節宣。正當強仕之年，欲致爲臣而去。肆稽彝典，寵陟文階，勉加調攝之功，益介康寧之福。《崔舍人玉堂類稿》附錄。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謝除知遂寧府表

高官厚祿，無補論思，重鎮隆名，尚令叨竊。特煥宸奎之賜，俾爲晝綉之榮。眷遇非常，糜捐莫報。臣中謝。伏念臣賦才謏薄，爲學空疎，起自冷官，濫陪朝著。圓壇前導，清問下及於姓名；選德對揚，玉音有取於人物。由茲親擢，疊冒恩除，曾未數年，徧登兩省。內省空飡之愧，日懷負乘之憂。至於長戎部而侍經帷，以儀曹而兼鹵簿。惟蘇軾還朝之日，盡歷厥官；而小臣去國之時，并盡其職。自知非據，理合投閑。載惟從欲之仁，俾遂丐歸之志。矧茲武位，望重潛藩，甲兵兼總於五州，節鎮素雄於方面。昔三年學，嘗分教於諸生；今一星終，復提封於千里。風俗孰知其易治，士民亦得以相安。雖自爲謀，莫過於此。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己納言，合四海以爲家，視群臣而若子。知臣未諳於民事，第有空言；察臣素短於吏能，責其來效。臣敢不祇奉丁寧之訓，具宣寬大之恩？備數西清，實近天威之咫尺；究心職事，敢忘聖語之褒嘉！

《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上。又見

乞禁蜀地預借之弊奏

淳熙九年六月

蜀中四路猶有預借之弊，乞行約束，自今若知縣罷任，批書亦乞保明，批不曾預借一項。《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三（第七冊第六四〇七頁）。

乞依故事令守臣任半年具民間利病五事上聞奏

淳熙十年六月十五日

去年十二月臣僚劄子，具載太上皇帝紹興之初嘗下詔守臣，令到任半年以上，具民間利病五事聞奏。乾道修令，著爲定制，而近年以來故事頗廢，乞明降詔旨，再行播告。《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三二（第二冊第一九六五頁）。

乞諸路添差任滿有殘疾之人願就本任及附近州軍養老者逐路漕司

審驗申明給帖奏

淳熙十二年八月

諸路添差任滿情願養老者，多是委有殘疾，行履艱難，扶病遠來。在道數月，方得到承旨司審

驗，送部陳乞。若是撥往他州，則又回歸前任去處，般移老幼，多致失所，間有未霑寸祿而斃於道路者。《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四之一三（第三冊第二六九四頁）。

襄陽諸軍遷轉速予保明狀

淳熙十三年七月十九日

本部所管諸軍下班副尉遷轉有四資格，有八資格，有十資格，各自不同，或五年，或十年，或十五年，方許轉行一資或兩資。從軍之人，既無戰功，止是坐守歲月，以待遷轉，而軍中胥吏沮抑，不即保明，致年限過滿。近慶壽特恩，應下班副尉各與理當三年磨勘。本部自承赦文，節次行下諸軍，催促帳狀，赴部給據，已給過一萬四千七百餘人，惟襄陽、金州、興元、興州等處未見申到。竊慮諸軍承行人吏準前邀阻稽緩，乞下諸軍主將，各限一月保明申部，以憑給帖遷補，使內外諸軍即霑恩賞。《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四之一四（第三冊第二六九四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諸軍恩賞應劄下主將限季保明狀

淳熙十四年三月十八日

諸軍副尉磨勘，惟三衙軍將不住陳乞，在外諸軍，多不具申。近據荆鄂都統司具到五百人，皆是補授二十餘年，方與保明。內有差充將佐，在職日久，亦不給過差帖印歷。本部已據數給付外，照應

近者諸軍所得慶壽理年恩賞，須是起理實歷，將來方可對使。乞令樞密院遍行劄下，委主將根刷未受差帖印歷人，依紹興十年四月指揮，限一季盡數保明申部，出給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四之一五（第三冊第二六九五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論唐輅議廟號繆妄劄子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伏準十一月二十八日敕，提轄樞貨務唐輅奏疏以太上廟號當稱祖，有司淺識，唱爲浮言，疑惑上下，欲乞聖斷速定別祖之廟，令禮部太常寺看詳聞奏。臣等看詳唐輅所上書，無慮數千言，大率謂祖宗本無先後之序，祖亦有輕於宗者。其說繆妄，實戾經旨，請析言之。輅首以七義爲祖宗之辯，曰：「禘，曰郊，曰祖，曰宗，曰昭，曰穆，曰禰。夫在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載於禮經，其義甚明。今輅乃合禘、郊、祖、宗、昭、穆、禰錯雜而言之。且禘、郊、祖、宗者，配祭之名也；昭穆者，廟中之序也；祖禰者，親親之殺也。義各不同，初非廟制，全失經旨，其謬妄一也。輅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光武之稱祖，別子爲祖者也；明帝之爲宗，繼別爲宗者也。太上宜爲別祖如光武。夫《記》之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蓋謂諸侯之兄弟與異姓卿大夫之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此所謂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百世不遷，則爲大宗；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小宗。小宗自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

者，有繼禰者，與大宗而五。先王以此分支屬之遠近，定服紀之隆殺，以爲諸侯卿大夫宗法。而今乃取以爲天子之廟制，是全不識經旨，其爲謬妄二也。輅謂功德有大小，祖宗有輕重，祖不必先於宗，宗不必後於祖。有德則雖在祖先之位，猶當爲宗，凡三代始有天下之君，禹、湯、武皆爲宗是也；有武定之功，則雖在繼嗣之列，亦得爲祖，商之祖甲、祖乙是也。殊不知禹、湯、武以創業而宗之者，夏祖顓帝，商祖契，周祖文王故也。禹、湯、武不敢加其先，則祖甲、祖乙其敢加於湯乎！《書》稱祖乙圯於耿，輅何以見其爲有武定之功乎？蓋商以辛壬、癸甲爲號，祖甲、祖乙猶別其爲小辛、小乙，凡自皆生存之號，而祖以始爲義，而若以祖甲、祖乙爲稱祖，則祖辛、祖丁、祖庚亦將爲祖乎？其臣有如祖尹、祖己，亦可取以爲義乎？其謬妄三也。輅謂禹、湯、武有功而不得爲祖，祖嫌於別，而祀有所專；太甲、祖乙有德而不爲宗，宗嫌於祔，而世有所別。而又謂別祖輕於太宗，故禹、湯、武寧爲宗而不爲祖；別宗輕於祖，故太甲稱祖，而太戊、武丁稱宗。又曰別祖非祖之正也，別宗非宗之正也，其說尤爲悖戾。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祖甲之爲大宗不待辯也，謂別祖非祖之正而輕於太宗，今乃欲以別祖之號而加太上，而謂之尊太上，可乎？考之《禮經》，即無別宗之位名，其謬妄四也。輅謂中興之君曰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今廟號不侔於光武，而下同於晉元、唐肅。夫光武之所稱世祖，臣等前所上議辯之詳矣。中興之功，莫高於商宗，輅不曰比迹商宗，而曰下同晉、唐，又引秦皇、李斯爲比，非所宜言，其謬妄五也。竊以太上受天明命，紹復大業，接中原之正統，膺徽宗之付託，故親製徽宗挽章，有「間使衣裳信，親毫付託隆」，其昭昭如此。今輅欲捨中原之統而別爲

祖，不入太廟而別爲廟，其謬妄六也。夫宗廟之制，國家大事，漢法擅議者有刑，所以嚴宗廟、重祖考，示萬世子孫不敢輕變也。仰惟大行太上皇帝盛德大業，卓冠百王，陛下孝思罔極，尊崇之禮，不敢自專，付之有司，參以衆論，集議於都省。上而宰執，次而侍從、兩省、臺諫，下而卿監、郎官，萬口一詞，皆以稱爲然，合議而上，克當聖心，方將涓日告于郊邱。輅一介小臣，非所當預，乃敢肆爲譸張誕幻之辭，搖撼正議，力詆列辟，旁若無人，按之漢之法，何所逃罪！顧乃以有司唱爲浮議，上不本典禮，中不考功德，下不合公言，不知輅之說以何者爲典禮，何者爲公言？又不知所謂浮議者，孰唱之也？至於聖神武文所至，以備堯之四德，亦以爲非，自謂有奇論，欲乞宣問其意，止欲迎合附會，以僥倖萬一，愚弄朝廷，無所忌憚。其妄言病語，顛倒錯謬，何足與辨是非！既詔臣等看詳，難以默默。《中興禮書續編》卷四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正旦客使宜從權受賀狀

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歷考祖宗以來，雖居喪制，未有不引見人使，亦無不受禮物之文。前者諸臣豈不知不當受，而所以不免從權者，以爲既已通好，不當無事而使之疑也。今歲賀會慶聖節人使，陛下方當哀疚之中，卻之使去，中外感歎聖德，雖狼子野心，亦知委順。今正旦人使亦既許御素幄引見，受其書矣，所有禮物，恐無不受之禮。況元旦朝會俱罷，初無賀儀幣物，所以將書，亦非慶典。前者聖節之使，專以陛

下誕辰，卻之可也，正旦爲兩國通好，萬一使客必欲加禮而去，則徒爲紛紜，亦恐無辭以卻其物〔二〕。在禮有反經以從權，正爲是也，竊以爲當受。謹詳議以聞。

〔貼黃〕臣等所議，若聖斷以爲然，即乞下館伴使，更不必宣諭却其禮物，庶幾不致臨時往復，以全國體。《中興禮書》卷二二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二〕卻：原作「欲」，據《宋代蜀文輯存》改。

論皇堂內宜製槨以奉梓宮狀

淳熙十五年正月十七日

臣等聞在禮天子棺四重，水兕革棺一，槨棺一，梓棺二。又有棺凡五重焉。仰惟大行太上皇帝梓宮雖曰權窆會稽，以俟異日遷奉，其實與大葬無殊。今山陵以攢爲名，視祖宗舊典已是節省，聞皇堂之內，止作石藏奉安梓宮，不復槨椁。檢照紹興十二年迎護徽宗皇帝梓宮，令禮儀使製造椁用沙板。將來大行太上皇帝梓宮發引，欲乞依典禮，令應副事務官相度梓宮高闊長短，先期計置，俟皇堂時前安設於皇堂內，以俟進梓宮。其天盤囊網，俟進梓宮於椁內畢，仍於椁上安設，庶合典禮，有以仰副陛下謹終嚴奉之意。不勝幸甚。《中興禮書續編》卷三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太上皇發引議定事項狀

淳熙十五年二月一日

今參酌祖宗山陵典禮，議定皇太后奉辭去處。今具下項：一、發引日，于皇帝行啓奠禮前，先奏請皇太后服衰服，詣大行太上皇帝梓宮前舉哭，行燒香奉寧之禮訖，權退。有司設啓奠禮饌畢，次奉請皇帝服衰服，詣梓宮前行啓奠之禮訖，百僚立班行禮畢，皇帝權歸幄。百僚退，先赴城外，以俟奉辭靈駕。次有司徹啓奠禮饌，侍中跪請靈駕進發。輦官捧擎梓宮稍前，又請靈駕少駐，奏請皇太后就德壽殿梓宮前行奉辭燒香之禮畢，退。有司設祖奠禮饌畢，奏請皇帝詣梓宮前舉器行祖奠之禮，皇太子、宰執、總護使、皇親南班官、行事官陪位。俟行禮畢，有司徹祖奠禮饌，奉梓宮降德壽宮殿，升龍輜訖，皇帝舉哭從行，皇太子、總護使、皇親南班官并舉哭陪從。出德壽殿，至宮門，皇帝權歸幄，輦官挽士奉梓宮升大輦。次有司設哀冊及遣奠禮饌畢，奏請皇帝詣大昇輦前，舉哭行遣奠、請哀冊之禮。一、所有梓宮降德壽殿、升龍輜、出殿門曲尺頭，東至宮門外，大昇輦經由去處，恐有妨礙，乞依紹興元年及二十九年禮例，令都大主管所行下主管一行事務，勒喪事作頭預期相示，將妨礙處行下脩內司同臨安府脩治施行。《中興禮書續編》卷六一。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集議高宗廟號狀

淳熙十五年二月四日

準正月二十九日省劄，勘會近尚書省集議到請上太行太上皇帝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緣唐有高宗，令侍從、臺諫、兩省官禮議定聞奏。臣等竊謂有創業之君，有中興之君。創業之君謂之太祖，或謂之高祖。中興之君謂之高宗，自有商始，亦其功德最高，故號曰「高」。後雖有竊其名而冒居之者，其實不副。如梁朱溫之類，亦號太祖，而盛明之世，惟尊創業之君，初不以朱梁而避其號也。自唐高祖而下則有太宗，太宗之下，特以次序謂之高宗，然非則功德之實，故萬世之後不以爲是。仰惟大行太上皇帝中興之烈，享國之長，與商高宗若合符節，而揖遜之盛，卓冠千古，號爲高宗，天下公論咸以爲當，詎可以唐朝之主嘗冒此名而避之哉！國朝太祖，不以朱梁之故而易創業之不號，正此意也。今若嫌與唐同，欲易其字，臣等考之於古，凡有可以推者，反覆尋究，皆不及此。惟有聖字可以形容，適同契丹隆緒之號，却恐難用。其外則有光字，按《堯典》曰「光宅天下」、「光被四表」，皆所以述堯之德。而其在《謚法》：「能紹前業曰光，格于上下曰光。」漢光武中興，蓋取諸此，其《本紀》注亦引《謚法》以爲證。臣等集議，俱以高宗、光字爲宜，更合取自聖裁。伏候敕旨。

〔貼黃〕臣等竊見議者欲以堯宗爲號，照得《謚法》雖有堯字，皆後人採取傳會之說，考之歷代，

未有以古帝爲廟號者。兼北虜有名宗堯，與契丹僞號聖宗事體相類，斷不可用，伏乞睿照。《中興禮書續編》卷四九。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太上皇發引人從依例支破狀〔二〕 淳熙十五年三月七日

準差充大行太上皇帝梓宮發引前路充攝行事，欲乞依紹興二十九年禮例，各廳見破人從等合行將帶前去，內書表司、廳子親隨各日支食錢二百文，親事官、茶酒司、厨子、兵士各日支食錢二百文、米二升半，欲乞支給二十日，仍各借請一月，候回日依條剋除。及殿前司各差破乘騎鞍馬一匹，控馬人全事畢，發遣其控馬人兵日支食錢，欲乞依兵士例支破，并令糧料院出給券歷，批勘於左藏庫支給，所有米并草料於紹興府諸頓支請施行。《中興禮書續編》卷六三。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二〕此奏與太常少卿尤袤合上。

梓宮啓奠百僚免立班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一日

檢照國朝永熙陵至道八年八月三十日禮儀使言：「未發引前，皇帝行啓奠之禮，百官立班。今緣

其日申時發引，群臣赴內廷立班不及，又內中難以止宿，望令除啓奠行禮公卿宿於內中，餘官并止赴乾元門前幕次，至時候謁靈駕。」從之。勘會今來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梓宮發引，已降指揮，用三月十八日丑時八刻後艮時依儀行啓奠禮，文武百僚立班訖，先赴城外奉辭。照得今來發引係用艮時，又在申時之時，又緣大昇輦、龍輜車並在德壽宮前排設，委是窄隘壅遏，今欲乞依前項國朝典故，除啓奠行奠，皇太子、太傅、宰執、總護使、皇親、行事侍中以下前導等官下，餘文武百僚並免啓奠立班，徑赴城外，以俟奉辭靈駕。《中興禮書續編》卷六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梓宮發引導引宜肅靜狀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勘會今來聖神武文憲孝皇帝梓宮發引，沿路至攢宮導引前連後次，執擎儀物禁衛等，臣取索合排辦去處編排次□圖本外，乞行下應合屬去處，至日導引，不得攙先喧鬧。《中興禮書續編》卷六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

從祀高宗廟庭省劄

淳熙十五年三月十七日

大中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講、兼權禮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宇文价，翰林學士、正奉大夫、知制

誥兼侍講、兼修國史洪邁，通奉大夫、權刑部尚書兼侍講、兼太子詹事葛邲，中奉大夫、權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韓彥質，降授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葉翥，中奉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劉決瑞，朝請大夫、試給事中兼修玉牒官王信，大中大夫、中書舍人兼詳定一司敕令所陳居仁，中大夫、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李巘，朝散郎、試右諫議大夫謝諤，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吳琚，朝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章森，中奉大夫、權尚書兵部侍郎林栗，朝散大夫、守起居舍人兼太子侍講鄭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等詳議高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祔廟配享功臣者。恭惟高宗聖神文武憲孝皇帝天錫勇智，紹開中興。撥亂之勳，同符於藝祖；揖遜之德，光媲於唐堯。一時將相名臣，著在彝鼎，宜列侍太室，序於大烝，丕昭雋聲，式協舊典。伏見故宰臣太師、秦國公、謚忠穆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義舉，取日虞淵，訖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厥功茂焉。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智慮湛明，學識醇固，北邊受敵，力贊親征。國本未正，建萬世之長策，望實高劭，斯民具瞻。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勇橫秋，建炎勤王，投袂奮發，連營淮、楚，虎視無前，名聞羌夷〔一〕，至今落膽。太師、循王、謚忠烈張俊，策翊霸府，披荆棘以立朝廷，禦侮鄞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旂常，而秉心忠勤，始終一節。四人皆有名績〔二〕，見稱於世，宜如明詔，伏請並配享高宗廟庭。謹議。《忠穆集》卷八。又見《中興禮書續編》卷一

三，《宋會要輯稿》禮一一之九（第一冊第五五九頁）。

〔二〕羌夷：原作「諸軍」，據《中興禮書續編》改。

〔三〕續：原作「節」，據《宋會要輯稿》改。

虞主還宮增添細仗作狀

淳熙十五年四月二日

照會先於三月十七日準已降指揮，將來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虞祭畢，迎奉神主祔廟，依典故合用細仗二百人，自德壽宮引至太廟。本部除已行下所屬據數差撥外，臣照對每次郊祀明堂大禮，排設儀仗凡五六千人，及逐年人使到闕，設黃麾角仗亦一千餘人，皆隨事之輕重而增損其數。今迎奉聖神武文憲孝皇帝虞主還德壽宮并將來神主祔廟，事體至重，今欲參照典禮，增添細仗作五百人，於四月初六日及四月二十日兩次排設導引，庶幾儀衛稍稱，仰稱崇奉之意。《中興禮書續編》卷六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五。（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四八九八

李流謙一

李流謙（一一二三——一一七六）字無雙，號澹齋，綿竹（今四川省綿竹）人，良臣子。以文學知名，尤酷嗜詩，盡取唐以來名輩之作，采其句之傑偉者，類而集之，名《詩林摘奇》。以蔭補將仕郎，調成都府靈泉縣尉、雅州教授。虞允文宣撫四川，置之幕下，頗有贊畫。改奉議郎，通判潼川府。淳熙三年卒，年五十四。見《澹齋集》附錄《李澹齋行狀》。

流謙有《澹齋集》八十一卷，明尚存，至清散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中輯得十八卷，其中含文十卷。本書所收流謙文即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爲底本，參校清抄本，復輯得佚文十二篇，合編爲十卷。

龍居山人墨戲賦

龍居之山有隱君子，能人能天，內外進矣。嘗戲謂予：「宇宙在其手，萬化生乎身，謂予不信，可以小試。」於是莞爾奮興，矍然振袂，起策老筥，如身使臂，臂使指，疾徐曲折，惟意之止。予從

旁縱觀，竊味餘載。蓋其來莫禦也，如川源之東赴，如風雨之卒至；其運而不留也，如走圓於峻坂，如決水於平地；其致一而不失也，如狗樓之蜩，津人之舟，郢人之斤，后羿之矢；其出奇而莫測，如拔幟而趙窮，如削木而龐殪。俄而渾沌破碎，衆彙錯起，燕都楚壤，越邑吳市，山川卉木之變幻，人鬼獸禽之譎詭。外而蠻貊介鱗氈毳鑄鼎之所象，汗簡之所志，紺素之所傳，墟塚之所瘞，千態萬狀，可愕可喜。空底裏以陳露，竄神姦而無所。予亦變色而作，失聲而喟：「藝之精也，一至於此！子于何學而造斯妙？敢問所以。」隱居君子投筆而對：「是心非手，是道非技。吾之始爲此也，嘗觀之古人矣。敗縑埃漫，破壁苔漬，陀子道子，顧陸而次，奇踪秘蹟，過目不記。久之意若不厭，求履于迹，豈其得履？則聞之師曰：逐末者去本遠，信耳者與目異，萬生擾擾，不一其類。洪纖巨細，稟自然之形；流轉飛動，具不說之理。彼刻楮者，已落第二。故幹也所師，帝閑萬騎；真龍拏空，葉公失氣。見似之者而喜，對面千里。乃觀之天地之間，物物而察，道實甚邇。宛然胸中者，皆彼成象；流出筆端者，乃其全體。運生機於目前，發妙意於象外。然意終未厭，此則物耳。有物物者，緘鐺秘嚴，莫覘其際。于是使離朱索之而伎窮，契詬求之而心醉，乃三日齋而鉏其驕色，五日戒而培其淫志。觀之我心，一塵不翳。炯八窗之內徹，紛萬象之我備。獨操其鑰，乾闥坤閉。其動而愈出，如繭吐緒；酌而不竭，如海出水。吾何爲哉？應之而已。方是時也，終日捉筆，我不自知，觀者何議！」予驚曰：「有是哉！子之妙也。予不知其他，獨於文也而嘗從事。徒怪夫六經以來，衆伎紛蟻，世紀幾傳，作者幾輩，雲章星藻，其來亶亶。孟醇莊放，雄嚴荀肆，屈、賈之幽妍，遷、向之博偉，韓豪

柳勁，異味合美，豈夫與子同一經緯？」隱君子笑曰：「觀解牛者得養生，見行水者知用智。事固有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子何知之晚而問之不惠？夫子之妙，我之妙也，我之妙，造化之妙也。復奚辨於彼此，子其然乎？不然，倘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則俟帝鴻氏起而問之。」《澹齋集》卷一。

天申節賀表 一

曰天下君，曠代聞於間出；惟仁者壽，至理期於必然。遙伸拜首之祈，式表同心之戴。中賀。恭惟增光祖烈，博愛生民，著三紀之勤勞，興九葉之系緒。推成功而與子，畢協謳歌；體妙道以法天，獨高淵默。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而氣和。自膺億萬之年，寧俟再三之禱。某身縻遠徼，目接休辰。渺渺彤庭，莫睹漢觴之舉；綿綿蒼籙，獨祈周曆之延。《澹齋集》卷九。

天申節賀表 二

有王者興，至五百歲；以天下養，何千萬年。惟生商之瑞，自天申之凡。戴舜之人，與我共此，三呼耳屬，八表心傾。中賀。恭惟誕受珍符，丕昭純烈。履艱難而歷三紀，功光祖宗；合南北以爲一家，仁及草木。靡蹈過中之悔，莫窺藏用之神。方將游四海而御飛龍，如天不息；故能舉一朝而棄敝

屣，視堯愈光。知進退唯聖人，得名壽必大德。屬流虹之盛節，激舞獸之忤悰。率土莫非臣，豈但華封之私祝；昊天有成命，固非神筴之能探。臣迹遠隆墀，職縻遐服。遙瞻閭闔，阻趨九陛之深嚴；近拜冕旒，莫綴千官之雜遝。《澹齋集》卷九。

天申節賀表 三

有王者興，統實接於千歲；以天下養，夢將應於九齡。八極心傾，三呼耳屬。恭惟動天唯德，守位以仁。坐臻無象之太平，光膺有僕之景命。推成功而不處，永我慶支；體妙道以獨高，超然塵表。德澤深而福備，神慮澹而氣和。殆將與造物者游，豈止於後天而老。臣拘維遐徼，邈遠隆墀。近拜冕旒，阻薦露囊之瑞；遙瞻閭闔，輒陳金鑑之辭。《澹齋集》卷九。

天申節賀表 四

天開鳴社之祥，實興寶運；地震呼嵩之響，俱祝皇齡。幅員所同，宗祏有永。恭惟聖若稽古，大唯則天。再光赤伏之符，方衍蒼姬之籙。功成不處，將與夫造物者游；德盛愈新，豈止於後天而老。當執衡之令月，值繞電之休辰。文軌一家，戴父堯而子舜；雷霆萬喙，祈壽嶽而福川。臣假守窮邊，

預聞歡頌。稱觴莫遂，但輸獸舞之勤；望闕徒勞，孰借鳧飛之便！《澹齋集》卷九。

會慶節賀表 一

惟天祐於一德，方茂慶支；夢帝與我九齡，益隆景命。適當盈數之月，恭致後天之祈。聲極嵩呼，志深葵向。恭惟皇帝陛下，愛兼南北，孝通神明。有道之長，開八荒之壽域；無爲而治，得萬國之懽心。丕承奕葉之燕謀，將接千歲之聖統。正歸馬放牛之際，運撫泰寧；值流虹繞電之期，祥臻震夙。宜延洪於寶曆，仍均福於函黎。孰不來享而來王，舉知善頌而善禱。其謬將遠使，阻綴周行。俯陳金鑑之辭，昭臨莫及；仰薦露囊之瑞，舞蹈惟勤。《澹齋集》卷九。

會慶節賀表 二

蘿圖方永，宜聖哲之挺生；穀旦親逢，統邇遐而胥悅。合懽謠而雷動，願睿算之川增。中賀。恭惟守位以仁，動天惟德。受堯天下而不泰，卜周曆數而過期。鳳集麟游，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睹乎聖人。以安四海之勤勞，必享五帝之壽考。況當良月，允煥休辰。俯察仰觀，自協天人之助；下動上應，何煩祠祝之求。臣假守窮邊，遙瞻瑞闕。奔趨莫及，阻陪神嶽之呼；舞蹈不知，敬上

南山之詠。《澹齋集》卷九。

會慶節賀表 三

誕開流渚之祥，惠此中國；虔致呼嵩之禱，格于皇天。海宇一心，聖人萬壽。恭惟握符接統，推澤撫民。物臻時序之和，德致日新之盛。幽靈錫羨，福蓋本於自求；遐邇宅心，思無有於不服。休辰適值，懽頌翕歸。齊四大以居尊，仰參天地；與九齡而協夢，永主神人。臣假守窮邊，阻趨華闕。稱觴漢殿，莫筵迹於簪纓；注目堯雲，徒傾誠於葵藿。《澹齋集》卷九。

賀改元表

訖精裡而肆眚，施及無垠；更美號以紀年，義符不息。郵傳至止，觀聽竦然。竊以元者氣之始，哲王所以奉天；名者實之賓，聖人所以彰德。白麟寶鼎，庸昭迭至之祥；甘露黃龍，載表中興之盛，事標曩牒，禮協熙朝。恭惟寅畏昊穹，祇嚴慈訓。爰因大亨，既流春澤之濃；併易嘉名，實體乾行之健。凡同文軌，俱極懽謠。某假守偏州，預覩曠舉。綿綿蒼籙，獨深詠於過期；渺渺彤庭，第阻陪於率舞。《澹齋集》卷九。

謝宣賜曆日表

太歲在酉，前民事以授時；衆星拱辰，環侯郡而奉命。聿新觀聽，同囿文明。中謝。恭惟道體泰亨，德符乾健。臨御九載，適進業之日登；敬休萬年，宜與天而齊壽。周畿所隸，夏正是遵。臣濫守霞城，欽承日曆。定時紀閏，式沾堯治之雍熙；治郡養民，願布漢恩之寬大。《澹齋集》卷九。

賀冬至表 一

陽剛得位，爻方慶於大來；聖哲乘時，德亦同於廣運。歡均率土，福集清躬。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與天後先，視帝陟降。盡徹群陰之蔽，廣開衆正之門。君子在朝，士有光亨之吉；庶民蒙祉，物無疵癘之傷。坐觀玉燭之調，安享袞衣之治。臣分符有守，戀闕無階。激灑獸尊，徒切涎流之望；翩翻鳬舄，第勞占視之勤。《澹齋集》卷九。

賀冬至表 二

黃鍾應律，欣迎化日之長；紫極垂衣，共慶縟儀之舉。式均景祐，溥覆函生。恭惟皇帝陛下，體道變通，法天旋斡。對四時而錫福，綿億載以擁休。氣肇一陽，翕致睨消之喜；心傾萬國，益堅葵向之誠。臣佐職塞垣，馳神禁掖。千官雜沓，阻奉萬年之觴；雙闕岩堯，但極雙鳧之躍。《澹齋集》卷九。

謝賜茶藥表

溫檢式頒，德意溥博。寶奩載錫，品物光華。雖登受以爲榮，顧冒居而曷稱！伏念臣守邊何補，考績愈疏。屢干從欲之仁，將遂投閒之計。低回未果，黽勉獨慚。豈圖蓂爾之軀，上軫惻然之念。寵分靈劑，遠及荒陬。炫私室以輝騰，拊危衷而愧發。此蓋伏遇乾健下濟，泰亨大來。申恩推造化之慈，加賜重臣工之勸。永惟銜荷，徒極糜捐。衰茶可扶，或未愆於膂力；勤勞是効，敢有愛於微生？

《澹齋集》卷九。

雅安榜州學文

雅於西南未爲下州，蘇氏三先生大名蓋宇宙，而皆濫觴於此。或者乃貌之，甚者以爲鮮士，學校之官可廢。噫，雅何以得此聲於搢紳大夫士哉？僕來備員，雖固陋，頗願爲邦人湔此羞。且學宮亢壯甲兩蜀，士游其間，講習磨礱，亦天下之至樂。比觀堂試程文有足嘉者，特几案之功疎、師友之博約未至爾。繼自今願與諸君進於是，日新又新，異時人物粲然，一變而與通都大邑等，使貌之者內慚，曰衆不可蓋，則諸君所以起蔡蒙之頹當在此。僕以教名官，而實諸生也。諸君有善願受教，愚幸一得，亦無隱乎爾。況賢使君在，垂意學校，諸君之藝能不患不達，曷爲而不勉？若夫舍是不爲，而但倡爲不根之論講，無益之是非，則所謂不心競而力爭，雖有銳意於學，然不知求見聞以自廣，亦恐有孤陋之嘲。至於惰游不勤，徒數晨昏之過以待哺，使人指學舍爲鋪飲之地，則諸公必不其然，然亦非僕之所望云。《澹齋集》卷一八。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一

竊謂功罪不別，賞罰不立，雖堯舜不能以一日治。夫人之所共畏而不可強驅之前者，死也。然用

兵則驅之死而人不敢畏者，以其所畏有甚于死，而死之中有不死者存，而求不死者，適所以速死，則其於死，蓋亦有欣然就之者矣。何故？今使士卒操戈而前，兩陳之相向，擊刺之相及，蓋萬死而一生，人孰不畏之？然吾嚴立法制而明告之曰：「退必死，進必賞。」彼苟進焉，吾亟第其功，不崇朝而賞之；其退也，不離跬步則誅矣。彼其心必曰：「吾之進固有死，然盡力而戰，往往不死，不死則歸而受賞；不然，一反顧白刃在後，身首離矣。」夫如是，人孰不求進未必死且有賞，而甘就夫退而必死者哉！古之人百戰百勝，用此道也。今日用兵之弊，正在夫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夫進未必賞，前有死道，吾何苦犯之？退未必死，後有生路，吾何爲不就之？夫使士卒而知進未必賞，退未必死，則雖太公、穰苴復生，不知所以爲計。雖然，士卒畏死，吾不勝其治也，責在將帥。今將帥亦知退不必死矣，將帥之愛身尤甚于士卒，故將帥而知不必死，士卒不可使矣，不亡何待？宋文帝七年，與魏戰，竺靈秀以棄城伏誅，二十六年垣謙之以軍敗伏誅。南北之際不足言矣，而猶有此焉。近時周世宗親征，何徽、樊愛能引兵先遁〔二〕，即收斬之，其後將帥亡有不用命者，而平三關、取江北諸州，功冠一時，實本於二將之誅。然則今日之事，愚謂先功罪之辨，必賞刑之用，而功罪之辨論，賞刑之所加，仍自將帥始。持之不移，斷以必行。苟使將帥用命，則士卒用命，士卒用命，則前無堅城，進無強敵，何攻而不拔，何戰而不克哉！《澹齋集》卷九。

〔二〕何徽、樊愛能：原作「樊徽、何愛能」，據《舊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本紀》一改。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二

竊謂天下未定，國之命寄於兵，兵之命寄於將，故將之任於今爲最重。然運丈八之矛，操倍尋之戟，挽累石之弓，遇城必拔，遇敵必摧，將也。然今不患無是將，患未見一禮義之將爾。夫禮義之將，必深明上下之分，熟計逆順之宜，通知古今，服習法度，知有君不知其身，知有國不知有家，謙恭而不矜，廉儉而有守，仁足以撫士卒，義足以服強暴，量足以容賢豪而不忌，器足以任勳名而不驕，有功即以讓其偏裨，得財即以散其部曲。夫如是，假其英名，資其威望，猶足以怖強敵、折悍寇，而況托之征討，委以克復，則何攻而不取，何戰而不服哉！荀子論將曰：「天下之將通神明。」少陵曰：「安得廉耻將。」夫將而至於通神明，可謂難矣。若少陵之所謂廉耻，則愚言近之。昔孫權教呂蒙以讀書，謂非必區區於章句之間，欲其通古今、明大義、知尊君親上而已。晉文之圖霸也，先定襄王以示民義，伐原以示民信，其後用之，卒無敵於諸侯。夫士卒爾而猶使知信義而後用，將帥而使不知禮義，可乎？今似不然矣。謂之才者，姑曰撫劍疾視，彼烏敢當而已。謂之賢者，姑曰循循謹守，不敢跋扈而已。一時之所謂賢與才者，已萬不及古，況復不賢與才者，又當如何哉？嗟夫！以此爲將，何以服士卒？以此使士卒，何以責之北首而死敵？察厥本原，豈不自知禮義？始唐李光弼、郭子儀俱事安思順，不相能，至不共盤飧。及祿山之變，光弼頓首請死，子儀下堂握手，丁寧寬譬，以

國難主遷，勸令東伐，曰：「此豈念恩怨時乎？」李光顏伐蔡，韓弘疾其功，求所以撓之，乃飾美姝以獻。光顏集將士，流涕謝而遣之。裴晉公之入蔡也，李愬謂此方之人久廢名分，乃以節度使身屬囊韃，講郊迓之禮，晉公止之，不可，其意欲以風變惡俗。嗟夫，使當今有李、郭之仇，往往因事報之矣；有美姝之獻，往往悅而受之矣；以節度之貴重雄嚴，未必肯俯首道周以展尺寸之敬矣。故唐雖多亂而隨亂即平者，以將帥得人，而將帥得人者，以知禮義故耳。雖然，今天下之大，豈無一人知禮義如三將者？恐求之未至，任之未專耳。欲望博加搜訪，苟得其人，益勉以古人之事，使各相策勵，以共奮于功名之會，而毋自後于昔人，不亦善乎？《澹齋集》卷九。

上張魏公論時事劄子 三

嘗謂用兵在知攻守，而知攻守在將帥，聽其攻守在朝廷。人之言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攻守何必朝廷之聽，而朝廷亦何必預其事？是不然。將而才，專之可也，朝廷無問焉可也。若雖才矣，而猶有所未至，爲將者何可不聽？爲朝廷者何可不問？然吾于此有說焉。將爲之，朝廷議之。將之所爲是，朝廷聽之；否則禁之勿爲，是一說也。然將之言，朝廷未必盡察之，則當反覆詰之，詰之而盡其是非。其說果非也，決去之，萬有一是，猶將試焉。漢趙充國伐先零，請先事屯田，朝廷迂其計，璽書詰難，至于數四，充國亦堅持前議，屹然不變，朝廷卒從之，而充國亦卒有功。向使朝廷第守已

行之詔，不復更加詰難，充國亦畏威迫勢，輕奪己見以逢迎上旨，則功之成否，吾未知之。日者吳璘之取德順，議者不一其談。或以爲竭有用之力，事無庸之地；或以謂實扼襟要，得之可以進取。朝廷未嘗遣一介究問本末，徒以人言，萬里遙度，亟詔班師，大軍未旋，而兵烽復滿于四郊。向所得諸郡隨而淪陷，兩京五路，恢復愈遠，至今人以爲失策。某書生也，未能斷其是否，然區區之愚，私謂當璘之舉也，朝廷當先賜詔書，使條上攻取之宜。若曰德順之爲軍，其地形爲何如，我在敵，其利害爲何如，得之果足以制敵，失之果足以爲患，然後下其說，集廷臣博議。其說是，聽之使攻；其說非，明告而止之。或璘之說是，廷臣之見未盡，又使反覆其言，必使詞盡理殫而後已。夫如是，則或攻或棄，必有成謀而無輕舉妄止之失。今則不然，璘之欲攻德順也，朝廷不知其說；朝廷詔之班師也，璘不知自守其說。一人焉曰德順之師可罷，朝廷即罷之。萬一德順不可取，又一人焉妄曰可取，則朝廷亦輕信而取之矣。夫軍之一進一退，皆有大害：一者老師費財，二者可進而退，可退而進，俱失機會。今璘舉兵，頓之堅城之下，亦既經時。四川之財，殫于供輸，戰士之力，憊於攻鬪。一旦不問可否，不究是非，猝舉而棄之，墮垂成之功，貽未艾之悔，朝廷不知其議，將帥又不能自守其說，以數萬性命若一置棋之易，是安得不失策？雖然，此已事不足追論，然方用兵之際，攻取之機，其來不一，或後有如是之比者，似不可仍蹈前轍。欲望朝廷用趙充國故事，凡有攻取，先使邊城條上，朝廷熟議而後從之，庶乎毋悔。或曰：攻取之機，有一日數至者，一一必先使邊人條上，朝廷平章而後行，得無重失機會？曰：是不然。夫攻取之形勢，其利害有在目前者，有係根本要切者。若目前利害

可進即進，可退即退，隨宜應酬，將帥專之，不從中御可也。若其係根本要切，如趙充國之取先零，璘之取德順，則可不熟計深慮而後爲之乎？《澹齋集》卷九。

論廟事劄子

竊惟七曲之神，有大造於蜀，蜀人事之舊矣。而比年以來，所在郡邑，侈大祠房，崇飾像設，視前益嚴。獨吾邑苟便荒陋，未遑改築，靈風蕭然，神不來舍。日者鄉人合議，願效力焉。既以告執事，執事俯己從衆，亦幸開可，而某妄有言焉。蓋舉大事必有異論，止異論必有老成。今茲之役，革數十年之卑陋，亢大而高明之，土木工徒，費餘萬計，化誘勸導，震搖一邑，可謂大事矣。邑之人戴神之德之功以安樂其生，孰敢不從？然某之私意，尚慮其間有吝財嗇力者，憚而不欲爲；好勝護前者，忌而不肯爲；善惑易搖者，疑而不敢爲。合是三者，黨伍相朋，浮動相扇，將沮敗吾事。故曰：舉大事必有異論。雖然，天下之事則有天下之老，一國之事則有一國之老，一鄉之事則有一鄉之老。顧今爵齒俱尊，邑人視儀而聽唱者，孰如執事，執事有意而廟成矣。何則？執事能損半鎰則吝才嗇力者將傾家以施；執事慨然舉是役以爲己任，則好勝護前者將拱手而聽；執事抵龜而決，持必不移，則善惑易搖者秉心以服從。故曰：廟之成否在執事，不在邑人，是之謂止異論必有老成。某鄉曲晚輩，開口妄議則有罪。然自惟其財之不足而不敢憚也，知從衆人之所共欲而不敢忌也，知是役之舉實當人

心而不敢疑也。且又以老成爲可託，順風請焉以來求主盟，則妄議之罪可赦也。日者屢有異夢，非神以可託而告之也，以其知老成之可托如執事者，而使之言也。某不言爲負神，神將降大戾於厥躬，不可悔。《澹齋集》卷九。

與汪制置劄子

某才智淺短，暗於事機，加以耆衰，迷謬滋甚。屢蒙台慈貶損，俯加譴采，而芻牧之見，終無以自效，殊深愧赧。然某蜀人也，於蜀之利害粗所諳委，欲殫陳悉數，恐祇益爲煩而瀆台聽，姑掇其最大者一二，伏幸台坐試一察焉。其一，朝廷和好既成，此實如天之福，然愚意以爲使天下知和好之成，必使之知和好之利而後可。何謂使之知和好之利？休息其力，此和好之利也。何謂休息其力？稍撤邊屯，移之近地，使就食其粟而省漕運之費，此休息其力之法也。然此事可否在主帥，而欲主帥聽從在台坐。儻蒙台坐軫納溝之念，俯爲蜀百萬生齒，不惜一紙於吳公，事必濟矣。萬一於吳未可輕言，妄意因其入覲，或通此意於廟堂，若自以上意喻之，計無不從。果從，則蜀民真受和好之利，盡出台坐矣。其二，蜀之爲國無旱乾水溢之憂者，以堤堰爲命爾。故蜀人視堤堰脩壞以爲豐歉之候。去年一不治，農時而水不至，蜀人大恐，有司治官吏之罪，方行整葺，而水已大漲，施功無所，幾有荒饑之厄，其爲利害蓋如此。某之愚，欲望台慈特賜拯念，脩治時精擇幹吏，使以時興工，毋忽其事，

庶幾工役堅緻，無後時之悔，則屢豐年矣。其三，紙幣之行于蜀舊矣，雖有聖智莫能改，然其貴賤低昂亦有可論，似非塵陌之人所能爲。蓋某嘗聞蜀故老之練達者矣，以爲欲其價常贏而無虧損之患，唯使常用于官而不滯于私則可矣。何則？以一說觀之：每州之春引直必虧，至筭茶之出，官司催驅之時，則例增，何也？當是時盡用于官而不滯于私故爾。故老練達者之言以爲此乃流通紙幣之妙。爲今之計，但常求所以用于官而不滯于私，則無虧損之患矣。區區三說，實愚陋之見，置之明鑑之下，妍蚩洞然，所以不避斧鉞，冒昧陳述，誠以台坐憂念蜀人之至，求治之勤，而下問之切，是以敢私布之。《澹齋集》卷九。

全宋文卷四八九九

李流謙 二

上樊運使書

古道不振久矣。平時號耐久朋，盃酒接慇懃，詡詡言笑相徵逐，出肺肝，指天日，誓不相負，一旦反眼不相識，爭小利害甚於寇讎。況其人身沒已久，歲月荒遠，墓木幾中梁柱，金蘭情義，宜愈益渙離，豈復一掛胸臆？乃欲望庇護其後人，起之於堙阨而援之於衰寒，使有不孤之嘆，不亦難哉？雖然，古道非亡也，人自不由也。居今世而以是自任，則古道固宛然也，豈得以凡常齷齪之見，遂誣一世之士！恭惟台坐於先君子，真耐久朋也。其同僚其交承世尚有之，而近時同僚至于反目，交承至於攘臂，豈必端以是爲契好哉？所貴於兩公者，蓋精神心術之冥符，而操踐趣向之相似，雖別體異軀，不啻一人；殊宗各姓，殆如一家。宜其投分之深，締交之篤，不但汲汲於生前，而尤切切於身後，用能回古道於萬鈞挽一髮之時，使頑薄之夫，爲之興起。噫嘻，不亦盛哉！是以勾龍某先君之子壻也，

而台坐愛之如其子壻。舍弟某既辱驅使，又辱論薦，凡所以借之齒牙、傅之羽翼者，無所不用。某之拜台坐於金堂也，已二十年前，而台座每見待遇尤寵。某之注此闕也，以爲淹遠則爲嘆，其求之官也則極力推挽，使亟就賤次。懇惻之愛，愈於父兄；稠疊之惠，暖於布帛。仰惟台坐一世偉人，凡擁帚門闌，置身爐錘，無非名流。而某親戚兄弟，顧何脩而聯裾，屬袂以得此？此無他，以先君子故爾。非以先君子故，以古道所存故爾。然則某今也有區區至情，不於執事焉布之，尚何之哉？某前任某官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爲六，則有磨勘之望，此一段恩施，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一道吏屬之賢與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然獨持向者之說，妄僥冀焉。台坐果若有意，此已爲犯不韙之罪，竊非分之寵矣，尚復何求？然猶未免於無厭之請。此蓋當在誅絕之域者，姑冒昧言之，而聽可否焉。蓋台坐以父師臨之，而獨可不一輸其子弟之情乎？某今年某月日已得三考，初意止俟一考，至明年作四考，以年勞關陞，不敢多妨賢路而竊公器。適篋中偶存何舍人一削，而張使君既許以改官狀收錄，又憐其坎軻流落，欲其亟遂寸進，乃復先以職狀畀之。今關陞文字遂僥倖有其二，若遽舍之，必俟一年後年勞之語，似深可惜。於是始萌妄意，欲更得垂成一削，就今年三考先圖關陞。旁徨四顧，無所依投，唯有歸赴門下，可冀萬一。伏望台慈赦其狂謬，未賜誅責，以兩削棄去爲可惜，而不以後日再求出門下爲無厭，以一職令狀先次陶鎔，使早獲放散，然後重以京削成就，使關陞磨勘二者盡出乾坤之造，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所效報亦不敢自同於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冰鑑之明，物無遁照，其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群吏比肩並髀、趨走奉事之際，

某之驚鈍尚何所言！獨以論契好而求薦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焉，近於不知足。然希闊之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晡，操刀必割，此爲投機者言也。某方負門戶之託，急百指之養，有未能遠引高舉者，故敢援此說以獻。《澹齋集》卷一〇。

上張雅州書

嘗謂天下幸會有如是哉，生乎其鄉，沐浴濡潤，則有粉社之好。先世於其一門群從號平生交，芝蘭臭味，異根同氣，則有久要之義。兄弟出仕，弟之爲尉則在寮末，兄之備數泮宮則爲吏屬，借庇託蔭，俱得以斗升活其孥。累積是數者，求之於古，竊其一猶足以藉手，而況併有而兼得之？西方之人以爲緣法，而智者以爲機會，不肖者以爲忝冒。噫！某何脩而得之？其必有相之者矣。然則使其或有哀懇，不於門下焉布之，尚將奚之？某前任靈泉尉兩考，今任展就四考，通前爲六，則有磨勘之望。此一段恩遇，固已專歸之台坐矣，而台坐視諸僚之賢與能雖非某所敢望，不應後之而先某，然獨持向者之說，或庶幾台坐一動心焉。此已犯不韙之罪矣，然又有無厭之請焉。某初止欲更一考，用年勞關陞，而篋中偶存何舍人一削，樊使者亦許陶鎔。輒萌妄意，欲先望台坐以職令狀收錄，使足有三，早諧寸進，然後徐以京削成就之。使首尾二年兩拜丘山之賜，而關陞磨勘，盡出門下，比他僚屬受恩者若差異，則某求所效報亦不敢自同他人而已。恭惟盛德大雅，曠然有容，而冰鑑之明，物無遁照，其

於某察之深、知之熟，蓋不在與群吏比肩並髀、趨走奉事之際，某之駑鈍尚何所言？夫論契好以求見近於私，一之謂甚而欲再焉，近於不知足，然希闊之逢、特達之舉，昔人難之。日中必晡，操刀必割，此爲投機者言也。某方游乎人間世，敢援此說以獻。《澹齋集》卷一〇。

與鄭擇可辨屬字書

某愚陋不學，掌教大邦，日從瑰偉傑特之士游，雖未熟接語言，然觀其文詞，覘其狀貌，蓋平生歷游名勝之場，耳目所未聞見者，固已心服而意降。又蒙時出規誨，箴其不逮，尤所嘆佩。如日者「屬」字之誤，遽欲指摘，以爲諱字。久謬積訛，一朝泮解，此則哲父察兄教其子弟者，顧某何以得此，宜亟奉教無異詞矣。然頑鄙終有不自釋者，蓋非好勝求以蓋其失，亦問以辨之之義。是以前日嘗援引律文并考證經史音義以丐指南矣，退而思之，疑卒不解。蓋自有文章以來，未有若東坡先生者也，其人非特雄於翰墨，忠義之節、勁果之氣，橫絕古今。觀其立朝尊君親上之心根于天性，然獨在神廟、哲考時，其所爲文章喜使此字。蓋是時固諱之久矣，而公獨不避。且以燕閒之作，歌詩記引，或在所略猶可也，乃今皆用之君上，施之朝廷，垂之典策者，此何理哉？將盡數之不能悉，試舉其概。其作《趙清獻神道碑》云「州郡以酒食相饋餉，破家相屬也」。《溫公碑》云「官其親屬十人」。《范蜀公碑》云「令宗室屬疏者補外官」。又云「時公已屬疾」。夫二三公皆元老大臣，其碑之成必經

乙夜之覽而後著之金石，公以肆然落筆，何哉？又其自《上皇帝書》云「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又云「廣置官屬」，又云「賈誼請爲屬國」。元豐中《乞療病囚狀》云「若無親屬，雖有而在遠」，元祐中《繳楚建中詞頭》云「近者起文彥博，天下屬目」，又《奏巡捕鄭永崇狀》云「並來簾前告屬」，又《述災沴及脩河事》云「舉酒以屬群臣」，又《論周種擅議宗廟事》云「無非天下公議所屬」。且自敵以下，名人之先，爲之子孫者猶且不堪公以人臣納忠于君，垂紳搢笏，成誦於冕旒之前，乃斥其祖考之諱，至于六七而不少忌，此則甚矣，然又有甚焉。其在詞林，作《溫公祭文》云：「社稷之衛，中外所屬。」又《賜韓絳詔》云：「卿德望之重，中外所屬。」又《賜大遼人使口宣》云：「屬此方春之旦。」又《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云：「屬任之意。」又《賜皇叔生日口宣》云：「卿屬尊望重。」又《奉安神宗御容導引詞》云：「腸斷屬車音。」夫制詞乃王言，詞臣特代之耳，如上所云，乃是天子自稱其祖考之諱。夫以祖考所諱而號令天下，于理順乎？且東坡先生非不學者也，非不辨字之音義者也，非素悖慢犯上者也。今若此，愚誠不知其說，豈其偶失於此，當時淹該博辨者所不敢正，留以待後之若足下者乎？此未敢以爲然也。然東坡不見正於當時之淹該博辨者，傳幾百年而得足下，雖東坡先生亦曠然發蒙，而況僕乎？願卒聞金玉之音，以幸誨我。不宣。《澹齋集》卷一〇。

上王直閣書

紹興歲戊午，先君爲尚書郎，嘗獲拜台坐於臨安，退而誦其文，歌舞其德於搢紳士大夫，以爲一時之榮遇。又退而手書其姓氏於牘，詔子若孫謹誌之勿忘。曰：「後將大庇汝曹。」迄今歲己卯，凡二十二寒暑矣。先君不幸既即世，而台坐凌厲華貫，超躡顯美，未即相天子澤天下，乃垂翼于蜀，而某始獲以疵賤不肖之軀，唐突化爐。因記異時之言，嘆曰：「先君其神乎！」夫誦其文、歌舞其德以爲榮遇固也，至於書姓字詔子孫使勿忘，意者其已知台坐今茲之來蜀，而某獲在下風也歟？然則某今之得見，固非苟然者。雖然，此猶私也。某嘗讀《易》至《比》之上六，《蒙》之六四，《觀》之六二，未嘗不廢卷而嘆，以謂士求表植於世，而其才其行不足以自達，則必求一代巨公，委身扳附，冀有以發，然後晦斯光，室斯通，無慚於小人之歸。不然，日月在前，自蔽其目，咸韶在御，自覆其耳，則愚益愚、庸益庸，終於偕犬豕之黷而俱叢枿之腐，顧不重可惜哉！是以《比》之時，皆以比輔爲吉後夫凶，而上六獨後焉，故有無首之戒。《蒙》之時，皆以闇期明、柔期剛，而六四獨遠之，故有困蒙之吝。《觀》之時，盛德顯臨，衆目睽睽，而六二寡所鑑見，僅同管窺，故有女貞之醜。豈非介於賢而不知事，鄰於德而不知擇，故聖人憫焉，因六畫以顯義而指其所之乎？恭惟某官德盛業備，是固《易》之「大人」。蓋嘗妄論之：其宗主一時人物而爲群衆之所爭附，則固《易》之《比》，其剖

扶晦昧而爲暗者之所扣擊，則固《易》之《蒙》，其光赫盛大而爲卑陋淺狹者之所僣屬，則固《易》之《觀》。使某於此不早求自託焉，則無首之戒、困蒙之吝、闕觀之醜，將萃於厥躬而貽無窮之悔矣。是以既援其私，而又取《易》之說以獻，庶幾台坐或有取焉，而不敢必也。所業若干篇，謹以代贄。先世業是，子孫不敢不勉。誅之貸之，俯以竢命。《澹齋集》卷一〇。

上王提刑書

嘗謂天以永祚遐福畀其國，使億萬斯年無有終極，固其君積仁累德，大簡帝心，以有是熾昌厯艾之報，亦其臣左右介助，先後弼贊，遂濟登茲。故其君既享有是報，則福之所被，臣亦復預享之，宜其子若孫蕃衍盛大，條森葉布，與國同休。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最號顯門。晉享國二百年，唐享國三百年，而三家文獻相承，簪冕相屬，世居盛位而執要權，與兩國廟社幾爲終始。其間異才輩出，又皆軒磊超拔，雋功殊庸，震赫一代，若不專以閥閱裔胄取重於時，尤斯人喜稱而樂道之者。本朝以揖遜撫運，仙源廣深，聖子神孫，堯仁舜慈，一治所範，熾昌厯艾之福如川方至，視晉唐幅員狹陋、圖歷褊促，直漏刻頃。故當時朝廷之上，碩儒魁士，巨公耆老，類能以格天事業，蓋代勲績，出佐盛明。既自躬襲休榮，備受祉福，而叢慶所覃，蟠固宏厚，又間鍾奇產，代爲世瑞，至于今突然而愈光。若宣徽王公固其卓越著見，書在盟府，炳如日星者。蓋公自是絳闕真品，丹臺仙吏，跣足人世，

殆若戲然。故能以卅歲決科，遂冠天下，盡歷顯美，安處崇華。方承平盛際，真主在上，四海一家，中國一人，禮制樂調，內恬外肅，而公以棟幹大臣，股肱哲輔，如山如嶽，如虎如龍，天下之所注想，四方之所偃服，譬之河出崑崙，橫貫地軸，浸天沃日，其來無際。是宜派流之長，萬里一道，滔滔汨汨，至于海而未已。顧晉王氏、謝氏、唐蕭氏，殆蹄涔淺澀，溝澮猝暴，立涸可涇，何足多談？故愚嘗謂天之昌宋若無終極，則其昌王氏亦何有終極乎？恭惟某官，宣徽公之令孫，而當世之傑士也。學博而精，道峻而容。英果之識，足以決疑滯；穎利之才，足以剴叢劇。固自濡染不凡，賦稟特異，如渥注馬，墮地必千里；如丹穴鳳，振羽必五色。伏自剖符名邦，政績彰徹，聲搖烏臺，聯封合章，引致華近，雖未即召除，已屬宸眷，寓直寶閣，按刑劇部。竊惟攬轡以來，振起惰偷，興殘補漏，勤民勸國之念，如切膚肌。條教風飛，禁令霜肅，郡縣奉行，疾於郵傳。村落林野，稚耄鼓舞，如對公面，如接公語。飽食酣卧，無有一吏傍門喘咳。茲又輕觸畏景，肅驅輶駕，親按列城，玉節所臨，當暑森竪。噫嘻，凡人具是賢智美善，雖出小家寒鄉，猶使人抵掌矜詫，不能已已，而況濟以大老故家之盛，則其頌詠夸述，是豈單詞所能彷彿？某妄男子，始以世蔭得官，夤緣鎖試，遂竊名第。方拏舟南下，賤闕偶及，饑來驅之，徑就寸廩，踈庸謬愚，亦幸書考，邑荒職冗，如在深甯，仰睇崇臺，何啻霄極。春初蒙大帥號召，以職事留府城。是時適值台坐擁節入境，某尾吏屬，一再瞻奉，固用欣快。今又以弩矢在車塵之間，其於覲德差近熒躔。因伏念國家之永祚遐福未艾若此，而台坐實與之俱，又其賢智美善如上所云，某之獲在吏屬，與夫數覲顏色，非幸而何？是用忘其固陋，輒持是

說，并以斐文若干爲獻，庶幾台慈或鑑其愚而與之進。《澹齋集》卷一〇。

上宰相書

嘗謂天地之大海爲大。若爲乎其大也？我知之矣。蓋不在於彌亘六合，并包宇宙，上浸乾緯，下溉坤軸，淵乎其深，浩乎其長，乃在乎受衆水而容之。雖勺潤涓流，微波線溜，凡行乎地中者，往焉而海納之如納大川。是以水得其赴，各安其所歸，無泛逆淫潰之災。方其赴海水而已矣，及其至海，無復水名，窮天際地，惟一海爾。海之爲海，是則爲大。若夫河之貫中國，江之發岷陬，濟控山東，淮奄吳甸，其蟠據之廣，九州而四分之，非不曰巨浸也。然河有河而已，不得而有江也；江有江而已，不得而有河也。曰濟曰淮，亦莫不然。蓋其受氣於天地，其分量固有底止。源脉既殊，派流亦別，故可以大一方，不可以大天下。況海之大，又容是大者，則豈可同日語哉？故爲水計者當之海不當之是四者，非於是四者有不服之心，蓋苟非其類，則有時而不我容，誠不若是大者之不以類而必能容我者。某不肖，蓋水之勺潤涓流、微波線溜者也。澤物無斗升之功，負舟無針芥之力，然獨知以海爲歸久矣。今雖遠焉，萬折必東之心未嘗一息而已也，試畢其說。某之先人登政和五年第，其試南省也，傅崧卿爲之冠，先人在十人之列，程文例進呈，獨先人之文徽廟親洒宸翰褒之，儒林以爲寵。其後爲館職、爲尚書郎，蓋紹興七年也。晚作簡二冊以終，而遺澤及其不肖之嗣。初，某之未命也，先

人責以不復世科，屬續言益苦。某不能力，竟負先訓。最後兄弟受身後之澤，然日夜感勵，抱此巨恨，思有以自贖。已而夤緣鎖試，偶登科目，若粗酬九地之望者，家貧急祿，不果祇奉大對例恩。天恩賜以名第，初任備員成都之靈泉尉。今年二月書兩考，薦者僅如格，更一考，可關陞，而代者亟來，即日解去，將再赴外銓。望一闕方在天上，而口腹之養，旦暮爲急。因伏念先人以儒起家，而不肖嗣勉讀其書，亦僥倖復收舊物。乃今一飽不繼，將有溝中之虞，蓋水之失其性而泛逆奔潰者。是雖極甚么陋，然在大者，固將有所不忍棄也。是以某寧不之江、之河、之濟、之淮而惟海之赴。方其赴之之難也，雖衆浪激之而不亂，大山大石觸之而不沮，蛟鰐魚龍震搖之而不駭，必求達於所至而後已，實以海之大有以容我，非若江、若河、若濟、若淮擇水而後受也。恭惟某官盛德大業，元勳偉烈，其所以吞吐一世，灌注千古，無適而不爲海。其間明珠之璀璨，大貝之錯落，珊瑚火齊之珍奇，固其文章之足貴也。洪濤巨浪之噴激，懸流湍瀨之騰涌，固其威望之足聳也。千斛之舸，萬斛之舟，如浮一葉，固其氣量之足載也。霞裾雲旗之往來，靈宮仙島之出沒，固其高嚴秘邃之足慕也。適丁休明，遂建上宰，凡所施設，人莫知其涯涘以蠡測之。但見夫加之以隆名大位而夷然不欣，猶納之以萬川而不溢也。凌之以彊兵大敵而鼎然不動，猶洩之以尾閭而不減也。鯤鵬之大，既安於飛躍；蝦蟹之細，亦樂於游泳。此某所以不辭萬折險艱辛苦而必赴之。伏惟鈞慈重察其懇迫之誠，推夫納大川者納之而不棄，容蝦蟹者容之而不拒，則某歸赴之心，粗若小慰。某今所合入闕云云，苟於是數者妄意或畀其稍近之次，使竊一飽之計，則某又若鸕鼠之飲於河，滿腹而止，豈復有所缺望哉！《澹齋集》卷一

〇。

上張建康書

嘗謂人情之去就離合，未嘗不在於榮瘁廢興之際，而慨然可以感念，亦未嘗不在於存沒死生之間。蓋當塗巨公，方其操利達之柄，制富貴之命，吁呵生風雷，叱咤移海嶽。當是時，凡具血氣心識，苟思有以致其身，求遂其尺寸之望，孰不知填然躍而趨之？一旦時有消息，運有泰否，車音在其耳，而所謂伺候門牆者遠矣，頌詠功德者往往變爲讒且謗矣，指日誓天願以身殉者反眼不相識矣。此非他，勢使然也。獨有人焉，秉志益堅，信道益篤，不以榮瘁興廢易其守。曰：吾主若人，若人榮瘁即吾之榮瘁，若人興廢即吾之興廢也，吾曷爲而輕於去就哉？嗟乎！是人也，雖不逮古人，實今之古人，固疾風之草、歲寒之松矣。俄而所主者復進而在上，瘁而榮矣，廢而興矣，而是人乃不幸湫先朝露，埋骨朽壤，不得復依休光潤澤以伸其積年之憤，視墜簪破履，反得再登君子之堂，則其慨然可感念，豈不動仁人長者之心乎？某不佞，試畢其說。先君工部，以鄉曲之舊，辱鈞坐不世知遇，自登法從，薦以自代。夫薦之代己，此豈細事？在他人以爲文具，而鈞坐實出推賢揚善之本心。已而出使川陝，又置之賓幕，其還朝則載之俱，當國則召而用。凡所以培植長養、灌溉成就者，不啻父兄之於子弟。古人所謂知己，所謂恩遇，豈能過此？在先君當如何報？不幸薄佑數奇，上累生成。栖託未幾，

鈞坐適去國，于時先君之身雖留于朝，而心實惟鈞坐之從。鈞坐之去未久也，趙丞相屢遣人致意願見。先君曰：「吾主張公，公去席未寒，吾以么麼進取，輒望之而游他門，可乎？」卒不往。趙相爲人言：「吾知某甚賢而文，特未嘗過我，亦大佳。」意若慊公之不來也。已而栢臺以爲言，班列以爲言，先君迹睽以危，乃力丐補外，除漕東梓。時呂本中舍人當制，意有所不快，曰：「是雖優於儒學，財計非長，宜試以郡。」廟堂遣人調護，欲易以憲，呂又不可，乃授小壘以歸。其後蜀士有薦先君於秦氏者，秦曰：「此豈非某氏客邪？」卒不報。秦用人最爲不次，於其同年之好尤篤，持節把麾者猶其粗也，獨先君當其時，閒廢以老。然先君每欣然不以芥蒂，嘗曰：「張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天下實父母之，雖公欲自逸，天下其庸釋焉？彼鬼蜮不量，豈能久蔽日月，旦夕行相矣。吾未死，尚及以晚景累公，藉不幸而死，吾有子可持門戶。公苟念我不忘，必惠吾子，吾豈可進退出處以辱公？」已而先君不幸果死，迨今十年，鈞坐始以天下不能庸釋之故，再登用，將入相天子，盡鈞陶天下之士。某因伏念去就離合於榮瘁廢興之際，先君若無負，而其存沒死生可感可念者，妄意鈞坐或以動心。先君素不治產，薄田之入，不足以餬口。兄弟三人，奉家法惟謹，今尚同居，解官合食，即有不足之嘆。兄長某某官，非久替罷。舍弟某某官，尚待遠次。某備員某官，再書考，薦者幸如格，更一考可以關陞，而代者迫之去。銓部難得闕，求一苟祿地，未知所向，唯廟堂特達陶鑄一闕，乃可贖食而療饑。地寒人微，無以自謀。伏自惟念，非鈞坐惠顧，求疇昔錄先君去就離合之際，不苟於門下若此，而其存沒死生誠若可念，特以丘山大惠重卹其不肖之孤，假一字之寵於廟堂，庶幾得合入一近闕

以濟旦暮之急，則某迫切之懇，尚何所赴？雖然，此救焚溺之計也。至於願展薄伎，仰備使令，則日夕企望鈞坐歸踐豕司，當亟叩黃閣以干識察。凡先君之所以欲報鈞坐而未果者，將盡效焉，蠅蠓之軀，不敢愛也。所業一篇，非所以學，姑藉手以干是正。脚色闕目，併塵小史之聽，伏幸采覽。《澹

齋集》卷一〇。

全宋文卷四九〇〇

李流謙 三

上汪制置書

嘗謂霍去病號漢名將，其捕虜斬級，功冠一時，然史臣稱其「亦有天幸」。竊試言之，天幸云者，其亦有賴而後濟者哉？夫天下事功奇偉卓絕，固屬之才與能，而使之成就建立，非天幸誠有所不濟。故李廣之才氣自號無雙，而流落不逢，結髮戰匈奴至於白首，封侯賜爵反出妄校尉下。想其當時，視去病輩特乳臭兒，曾何足睥睨？彼其區區際遇，當專閫之寄，所向輒克，因之叨竊茅土，冒昧寵榮，非天幸而何？史臣之言，誠不爲過。由是論之，有天幸如去病，猶足以顯於世，無之如李廣，遂至以譴死。然則天幸之於人，信乎其有濟也哉！某不肖，以世蔭得官，雖甚愚極陋，自期無奮拔，然所謂天幸亦若竊有其粗。請姑言焉，以幸執事者之一聽。竊惟先君往者任於朝，四海九州之廣，俊傑茂異之衆，而獨獲與台坐周旋，其款道德，躬奉謦咳，非但途見猝遇者。退而夸之黨類，告之子孫，不一

而足。逾二十年，而某乃得以屬吏趨走於節鉞之下，此一天幸。台坐大雅博厚，又重念疇昔眷眷簪履以及其後之人。某之爲吏，才智淺拙，術略迂踈，無一長可贖百譴，而台坐洪度包荒，至仁藏疾，略而不問，使尚得偷竊斗升活其孥累而不以罪去，此二天幸。恭惟台坐以冠天下之文章，曠百世之人物，未即登丞弼，相天子，黜陟天下士，輒從禁嚴，外託藩翰。凡爲蜀郡邑何啻千百，其有一藝一庸，挈持抱負以上干化治者，亦豈能以縷數？而某獨有此二天幸，乃不能踴躍以前，求刀圭靈劑化此凡骨，不幾於得徑寸之璧、夜光之珠而輕擲之歟？是用忘其僭冒不韙之罪，輒以蹇剝之蹤赴訴門下。某前任某官，通今任考第，妄意可以僥倖所謂磨勘者。然負丞大府凡二年，其獲親奉使令於前實不能數月，而攝三邑乃居其強半。用是求委不肖之軀於造化之爐者常後衆人，而曰二天幸者，未果敬拜實惠。今茲解去賤職，將遂歸耕田畝矣，獨先君門戶之寄，一念未能忘。向來漕使樊公、任公嘗賜收錄，而邇者大參虞公不以無似，亦汙薦墨矣。況平時依之於天、庇之於父母，又操二天幸如台坐，可不汲汲焉百拜以請哉？重惟先君棄世幾十五年，兄弟三人埋伏選詞，迄未有一人少遂尺寸之進者，悼念先烈，幾於委地，故每食未嘗能飽而寐未嘗交睫也。伏自台坐入蜀，凡向之獲交於中都者蓋嘗數其後之不振，固未若某兄弟之甚，誠亦台坐之所宜動心。今者某獨幸考第粗足，而薦削亦有垂成之望，倘台坐一引手援之，則豈惟某祇拜大賜，泉下之靈重鼓舞丘山之惠矣。《澹齋集》卷一〇。

上沈荊南書

某蜀人也，仕不出州縣，聞東南有王城，天子聖神文武，如古軒羲，宰相百執事皆天下選，心頗慕焉，於是買舟而下。既至，閱都邑之浩穰，睇宮闕之華壯，睹宗廟百官之富，與夫禮樂文物之盛，心愈加慕。又思一簞迹其間，而當國者不以其愚不肖，使備數宮庠，地寒而清，實與人稱。且一歲，飽食安坐，無所效其技，加以多病，思念欲歸，廟堂知其終無用，亦遂許之。某退而伏念，士幼而學，學而成，孰不願身極榮，名極彰？然屏荒區、伏遐裔，則求知難，進爲不易。某幸身居中都，耳目所接，不相則卿，少噓呵之，伸臂可萬里，而乃汲汲於去，何哉？蓋某能薄不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能強人知。至臨安時小史進曰：「月當一見宰執。」應之曰：「唯唯。」又進曰：「月當一見侍從臺諫。」應之曰：「唯唯。」而時見時不見也，非某敢有所慢，蓋前三說實使之。以是王公貴人亦昧昧相視，面顏不熟於其目，姓名不經於其口。已而補外得請，乃有謬稱之于中書王舍人者。舍人欲觀其文，某匿不敢進。或曰：「往仕于此，夸矜見所長，則爲自媒干進，于今庸何傷？」於是始勉強書其不腆之作一二以贄，而舍人變色獎嘆，以爲近古作者，且宛轉於廟堂使之留，而某則已束擔於行人，第一往見，謝其汲引獎藉之意而已。恭惟某官勲業在朝廷，名聲在天下。方於禁林、於樞筦，某固嘗尾朝士間伏賓墀，然朋輩列坐，不出俄頃，語不過寒燠，相公亦泛接而茫視之，初不孰

何。非相公不知某，蓋某未嘗求相公之知也。今者舟楫西遡，再獲望榮戟。相公政成暇豫，無前日機務之煩；賓客造請，無前日紛至沓來之擾。其於某也即之爲甚近，察之爲稍詳。而某方歸守遠次，將抵家繙故書、理舊學，時從田夫野老游，無復垂涎於榮途華貫，則亦無自媒之嫌、干進之醜。是以輒書其進退出處，妄意相公之知。雖然，某今尚何事於知？抑有以也。去歲梁丞相罷相，爰立之拜，舉朝皆屬相公，以爲相公肯與士類爲地。未幾，相公超然遠引，出爲天子扞遠藩，舉朝則大失望。雖然，事固有義，我欲相易，使人欲我之相難。相公從容次輔，初無一毫不滿之意，而公論則爾，端揆之拜，殆有所不免，相公歸歟！爐錘在手，呼吸變化，士類所係。相公視寒曹冗局，有能薄不足使人知，智短不能求人知，性僻不欲強人知，或有如某者，相公其肯鉤索之於隱微，拔取之於荒陋而進之否乎？夫如某者而被相公之知，則加于某一等與百十等者，莫不被相公之知。然後相公用如某者，姑以長恬退、抑浮競，而用加於某者，取其學術智略以自輔，則將見竭滄溟之波、殫南山之竹，不足以書相公蓋代之殊庸，經世之偉略也。某亦欲以斐作仰玷匠目，而逆旅不能具筆墨。雖然，觀此書亦足以略知其人矣。《澹齋集》卷一一。

上曾丞相書

某蜀鄙人也，行年五十有餘，亦未嘗出蜀門。屬神聖臨御，俊哲盈廷，百度修明，政法具舉，太

平氣象，恢恢復見今日。於是聚糧買舟，犯蛟鰐濤波之險，冒昧一來，夤緣忝幸，偶獲備數官庠，以教育宗英爲職。職閒無事，因得竊斗升，以其暇時自學其學，今且一年四閱月矣。家在蜀一陬，道遠貨單，不能挈致，孑然逆旅，一影自隨，而又賦授孱怯，多病蚤衰，託身於僮奴，寄命於藥石，凡資生之具，無一而給。鄉音家信，動輒經年，矯首天末，何啻一萍之在江海！且賤室素嬰疾疢，子舍又復稀少，萬里邈絕，兩地憂懸，故自書考即欲叩廟堂丐一外闕。屬郊裡倥傯，不敢有言。今紫壇慶成，大賚四海，而某亦得以霈恩追爵先世。既自以身綴朝行，而又澤流泉壤，揆其素分，易滿易足。唯是顧瞻松檟，夢想田園，晝不能置之匕筯，夕不能忘之枕席。恭遇大丞相以大老聞孫，當代碩德，適鼎鉉正虛，遂膺爰立，萬喙一語，以爲是魯公復出。伏自秉鈞以來，其所施設，嚴重周密，有典有則，無一不愜當人意。凡百執事，孰不貪庇德宇，競浴恩波，以幸尺寸之進？而某獨以私計迫遽如上所云，雖欲逡巡門牆之下，躑躅隸圉之間，蓋有所不可。是以輒冒嚴誅，仰致私請。恭惟大丞相納溝之念深，播物之仁廣，如一元之氣，散布天地，若大若小，無有不遂其宜而得所欲。倘遂蒙推其及夫莖芥昆蟲之微者而及之，哀其天涯之流落，憫其仕路之遭迴，又以其冒險遠，不欲使之徒歸，且嘗簞朝，紳觀國光，歲稍久畀以便近一闕，使竊寵光以歸，某之拜墳墓則草木有光輝，見親舊則僮僕有得色。自惟雖疲懦，然先世作吏，家法具在，亦能勉竭不逮，牧養細民，以毋負造化生成之賜。某又重念近世士風不競，俗尚益卑，凡仕之急於進者，例假恬退以爲名，故凡索去者皆是欲留而號爲不求者，蓋深欲以不求求之，故在上者亦厭其言忽其請。某今區區之懇，實出肺肝，無隻辭半語敢誣鈞

聽，實幸大丞相察之念之。某欲面致曲折，已納呼召劄子，旬日未獲瞻望，是以輒具短牋求通於記府，仍具脚色及闕次一本仰溷。《澹齋集》卷一一。

上王制置書

竊謂斯文神物也，然自中智以下，恃而取敗者有之，故或指爲一伎。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蓋自書契以來，聖君哲輔，建立設施，其微至于具道德之要眇，其博至于應事物之繁沓，用而爲謀謨策略，陳而爲典章品式，著而爲勳庸德業，與夫高人貞士、淑女令婦、峭節偉行，可以軌世範俗，巖巖若玉雪者，非有文焉傳而述之，彰其幽隱而侈其煒奕，使千百世之下，焯然如觀目前，則視無知之氓，飽腹暖軀，衝衝而活，泯泯而滅，則何以異耶？又況一人之尊、九州四海之廣、群吏百僚之衆、蠻夷荒服之遠，敷號布令，以誓以戒，以訓以告，而無以達其欲言之意，宣暢其彰善癉惡、惠利養生之心，則上下漠然猶禽犢之相視。嗟乎文乎，未可以一伎名之。堯舜三代之治，至今赫然，《詩》與《書》之力也。渾沌既殞，道之微指不可見，伏羲氏以象畫之，世未盡知也。文王、周公以辭，孔子以彖、象，又以《文言》，又以《大傳》，人始得因其言以索其意，而道託以不泯。夫以文文治可也，以文文道，道之奧亦固藉於文乎？而數聖人必用之，則文之不可已固若此。自漢、唐以來，非復古之所謂文，然當時之人亦必用以濟於事。唐德宗涇卒之變，狼狽跳奔，藩侯環守而不赴，將帥

恬視而不驚。當此時人情渙離，國勢彫削，天下若無唐矣。及奉天一詔，武夫悍卒爲之流涕。彼亦舍宗廟社稷之奉，去宮闕陛衛之尊，蹈兵戈戰伐之危，歷奔迸凌逼之辱，未嘗一悟，及讀于公異露布「鍾簾不移，廟貌如故」，則泫然泣下。李德裕相武宗，平澤潞功第一，至謂無官可酬，一時錫賚之渥，除拜之寵，貴震天下。然德裕不以自矜，讀封敖之詞「言皆予同，謀不他惑」，則喜形於色，親解玉帶遺之。韓退之《平淮西碑》，推原破賊之本旨，識憲祖任人之意，專美裴度。他將負戰伐，譁然不服，雖扑其石，然度之功竟由碑以顯。夫奉天之詔，不烈於李晟諸將之兵；建中之幽辱，不減於異露布之悲楚；澤潞之功，無封生之詞固自若；淮西之碑，不出退之，亦必傳於世。然數君子皆汲汲於是，若真不可少者，豈其發明事情，披剝物理，足以動悟觀聽，震輝古今，其用果於是急乎！然則名之伎，亦云過矣。雖然，致斯言也，亦有由矣。淺夫獍子，內無所持，攷漁書傳，竊其糟粕，如閨窗弱女，粘綴繒翠，聯續繡組，璀璨目睫，而誑欺童兒，因偃然自以爲文，忘其據坎之陋，肆行無忌，以之矜己，以之敖物，甚至誣天而瀆神，干紀而亂法，而人始不堪之，乃深排痛擊，曰文皆如是。嗚呼，疾其人併及其文，人則罪矣，而文何罪，又況其文非吾之所謂文哉？使是文也而出於君子，文其可廢乎？恭惟某人以高文擢上第，如董如晁，繼而代王言，司帝制，渾渾噩噩，有三代之風，而如常如楊者，殆未足數。雖其自得於聖賢閭域之妙，天人精稔之微，以之位兩儀育萬物者，固不在是。然妄論之，閣下試于廷而後如董如晁者，始足暴其學於多士；用於王言帝制而後渾渾噩噩，所以追三代者，流布散傳於天下。是文章於閣下不爲無助。文固助閣下矣，然閣下以篤實之資，高明博偉之學，

器量如海嶽，聲名如日月，大夫士因閣下之文愈重其人，而文亦愈貴於世，則閣下之助文章亦不少矣。雖然，閣下既以文自顯矣，今以牧伯之重，卧護諸將，金城一面，又且旦夕進而坐廟堂，握魁柄，澤及天下，然則於文也，其可少乎？愚謂使閣下勲業炳煥，聞望流溢，騰光流響於鼎彝竹帛之間，其爲牧伯也不愧古之方、召，其爲宰相也不下古之夔、高，自非能言之士，有筆有舌，大書而侈傳之，恐亦洩汨于時。故愚謂閣下既以文自顯於今，又當以天下之人之文而顯於後也。某之先人以文名於蜀，而行實稱之，故教其子孫以文亦必以行。某不肖，竊襲箕裘，於綴緝之工未也，特不敢用是廢其行已。孝友于家，退讓于鄉，誠信于朋友，仕而勉于職業，勤于事上，庶幾操履之實，毋愧其先，爲斯文羞，使詆之者號曰一伎。異時獲廁夫道古今、譽盛德、入耳而不煩者之列，尚足與四方英俊馳騁於門下，豈勝幸甚！《澹齋集》卷一一。

上何少卿書

竊謂賞罰國家之大柄，清議聖人之微權，二者均所以砥礪一世而驅之善也。然而賞罰出於朝廷，清議出於天下，故世之論者曰賞罰重而不知清議實重。何則？賞罰用於治，不用於亂。朝廷清明，百度時若，賢不肖履位而各得，而後善者可賞，惡者可罰。季末衰昏，淑慝背舛，顏逐而躋升，孔削而跖尊。刀鋸陳前，威不懾姦；玉帛陳前，寵不榮德。則賞罰設矣，勸沮之實烏乎在？是其用顧有時而

窮。清議則異是也。慕孔、顏而耻跖、躋，人之本心也。劫之而私沮，誘之而暫勸，情牽性亡。清議者，能以本心還鼓舞之，於其所甚慕激而進焉，於其所深恥決而去焉，使其趨避之至情油然而生，而不出於強勉。故人之本心不忘，則天下之清議不廢。是以清議於世，無時而不用。用於爲治，賞罰之助也；用於衰亂，賞罰之代也。堯、舜在上，禹、皋陶在下，其賞也曰凱曰元，孰知爲天下之善，則我之清議命之曰善而使賞之。其罰也曰鯀曰兜，孰知爲天下之惡，則我之清議命之曰惡而使罰之。清議不興，善惡不明，善惡不明，則堯舜不能以賞罰，豈非所以爲治之助歟？春秋不淑，國威外陵，王柄下遷，出天子者移強侯，出強侯者移陪隸，賞罰則不用矣。然夫子以三代遺法起而治之，隻辭銖輕，有鉞有袞。方其榮草野泥塗之賤，弁冕車服也；辱弁冕車服之貴，草野泥塗也。榮辱出於口，而賞罰及天下。故雖未聞有寸挺之傷、尺繒之惠，然而扶奄奄之衰王，挫頽頽之悍藩，褫沾沾之諛魂，碎矯矯之強魄，使賞罰移於王，不移於周，移於禮義，不移於強暴，豈非在衰世則爲賞罰之代邪？由是觀之，清議視賞罰果重，不爲過矣。雖然，清議則重矣，爲賞罰之助，愚所願也，爲賞罰之代，非愚所願也。清議代賞罰，夫子則可。夫子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榮非私欣，辱非私愠，而又忠恕之心加焉。以下議上而上下之分不替，以賤繩貴而貴賤之級不踰。若東漢之鈎黨噓枯吹生之論，僅類聖人，然自賢之心勝，疾邪之憤深，私立號名，妄相刻畫，布衣而訐萬乘則疑於僭，草茅而詆公卿則失之狂。其剛風勁氣，足以激雄心、動義槩，賞罰託以僅存，運祚因而少安，然而過亢之危行，苟難之苦節，適足以嬰姦鈇、搏逆鼎，卒於俱亡而已。是則清議之末流，不足貴也。方今聖天子在上，內而

宰相群執事，外而州牧邦伯，如耳目股肱之輔元首，位置俱宜而致用俱適，凡所動作無不諧當人意。拔一士人曰賢，黜一吏人曰不肖，則賞罰之公若無藉於清議，然清議猶不可廢，則亦曰助之云耳。林野有淹滯之能，壑谷有超異之哲，一言助而賞之，可乎？州閭有淫比之氓，序塾有汙僻之子，一言助而罰之，可乎？然私聞之，職賞罰者必以位，任清議者必以德。位可強有，德不可勉能，則清議之責，又似難於賞罰。自非一代偉人，挾天下之重望，負高世之絕識，使有口者贊，有心者服，其孰當之？恭惟某官實大丞相無盡翁之外孫，學術是似，文章是似，氣節是似，謀謨是似，坐廟堂，佐天子，操賞罰之柄以正天下，其誰不以無盡翁期之？乃今從外藩，賓諸侯，衆不謂宜。然以其所謂天下之重望、高世之絕識，發爲清議，如星煌煌，如鳳儀儀，使有一去取，言未脫口，愚恐填然躍而趨者衆矣。非獨人趨之也，操賞罰於上者，亦將視其所予而賞之加，察其所棄而罰之及。是閣下雖未及操今日之柄，而主今日之清議，則亦是賞罰天下者也。然則有志於斯道者，其可不亟歸誠焉，以丐一言之識拔，況某故人子而容獨後哉？是用從臾以前，此生之榮辱，將決之閣下，而班三事位九列，不足進矣。詩文若干首，姑以代贄，顧未足以自見，恐閣下欲第其殿最而後爲之去取，則亦庶幾焉。《澹

上張和公書

嘗謂師聖賢於其所聞，不若師之於其所見；得聖賢於言議之域，不若得之於其所行。蓋妙道神德，藏其倪於至微，括其精於至幽，雖聖賢身以河漢之辯，善譬巧說，不能自發其難見之情、不可測知之狀，而況託之筆舌，寓之傳聞，吾獨烏乎造其極而窮其涯，以爲自得不疑之學，篤信於心而安行於其躬？必也身出乎其時，目睹乎其人，察其自然而觀其所止，視其偶然而循其所如。因步趨也，可以見道德之全體；因謦咳也，可以窺仁義之至情。於是焉會以凝然之神，通以寂然之感，則唇未鼓而意領，席未遷而解顏。雕龍千詞，不及曾生一唯之要；充宇萬軸，不及子祀一笑之微。嗚呼神乎，吾於聖賢，其可不師之，於其所見而求之於其所行乎？昔南榮趺見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榮趺懼而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也。」榮趺俯而慚、仰而嘆。夫老子之所謂偕來者，誠指何人也。榮趺始而昧然，終而昭然，則知其爲偕來者，亦果何人也，卒之師弟子欣然心相印許。夫子講道於洙泗，從之遊者三千，唯回也獨見之爲甚察，得之爲甚真，蓋其求之也，常在於聲音目睫之間，動容周旋之際，而初不在于屑屑語言之粗，區區義理之微也。子嘗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回乃喟然而嘆，以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敬齊衰、敬冕衣裳、敬瞽者，何預於夫子之聖與回之所學，而回於此乃矍然自以爲有得而不能已，

至發於心聲，形於嘆頌，豈非以其誠一之性、忠厚之心，合內外而無間，居造次而弗失，所以爲聖實寓焉，而彼誠於是而得之歟？不然，使二人於當時非出於其所親見與得之於其所自行，則第求之《道德》五千遺言，何有於老子？求之六經十餘萬言，何有於夫子哉！是故若孔、老可謂善教，若榮越、若回可謂善學者矣。然則當今之世，有斯人爲榮越、爲回，可不急見而疾師之乎？恭惟學爲帝師，智爲帝謨，見於開濟之勳，經綸之業者，特太倉一稊而太山一木耳。至於承列聖之道統，振千載之絕學，中和之功，皇極之用，位天地而育萬物者，蓋未可以筆舌授而傳聞得也。而某也幸爲里人，且先世蒙知遇，門闌有持帚之地，使其在遠，猶當裹糧疾趨，自比隸圉，以幸朝夕乎其前，而況萬里來歸，岌嶮岱華，突然臨前，粲煥星斗，炯然在目，則求師之於其所見與夫得之於其所行，顧不在茲？是以輒借前說以進。恭惟鈞慈倘遂哀其愚有志，使得執鞭弭奉盤匱以步趨末節，謦咳微音，略警誨之，用開其愚，進其學，斥其偕來之累，則某喟然之音，不在俯慚仰嘆而後作也。詩文一篇，姑用代贊而已，而所以學不在焉，惟鈞慈進退之。《澹齋集》卷一一。

全宋文卷四九〇一

李流謙 四

謝類省奏名啓

易地以嫌，固浪戰者；揭名而殿，蓋危得之。深惟平平之人，宜在下下之列。自揆過矣，敢云缺然。竊以科目而論人材，已愧築巖釣渭之舉；文章而用場屋，更慚經天緯地之功。然天下不皆英才，故哲王爲此中制。比詞聯韻，亦知小技之易工；析句分章，豈必耆儒而後可。在豪傑屈首而就，於兒童執筆而能。自昔以來，號多士之盛選；由此而出，半一時之偉人。故凡有志於飛騰，孰謂能逃於籠絡。雖聖天子亦矜署刺之浮榮，若才相公竟抱題名之遺恨。况欲紹弓裘之習，宜自勤螢雪之功。念世賞之蕃醴，豈妨自致；顧儒科之清切，亦許同升。宜有異能，允符清舉，况試分於別所，率人號爲畏途。城小而堅，士倍於鬪。水澄而游魚可數，鑑靜而秋毫易分。負笈引歸，滔滔者皆是也；援戈角逐，戛戛乎其難哉。欲邀一戰之勳，宜有萬人之敵。如某者，襟靈不爽，性識甚凡，雖立志之似高，

顧爲力之弗逮。佩觿從傳，已妄意於古人；束髮趨庭，亦剽聞於緒論。謂六經道之大統，而三代文之正宗，此有志焉，是爲學者。愚而自信，不知適楚而南轅；戰則屢奔，始悟干齊而操瑟。叢誚罵之四至，積悔慚而再思。惟先世之起諸生，以高文而擢上第。嘗經乙夜之覽，獨蒙宸畫之褒。使之無傳，命曰不肖。而況舉遺書而親授，勤勤肯播之功；責舊物之必歸，切切蓋棺之語。遂易絃於危柱，旋更轍於通達。步趨於有司繩尺之間，模倣乎時流方策之作。調柔舌本，約束毫端。僅居莊嶽之數年，粗能齊語；不見阿蒙之三日，非復吳人。旅韋帶以偕來，挾鉛刀而一割。筆頭快意，但知三峽之倒流；紙尾綴名，不覺五窮之在側。本期一得，寧有二言。謂雋功之收豈足夸，而先志之酬爲可喜。秦彊周弱，初無蠻觸之爭；王後盧前，僅有唯阿之辨。靜言僥冒，抑有夤緣。此蓋恭遇某官，道極高明，器懷博大，間千百年而獨出，指九萬里以橫飛。奉對大庭，並龍頭而高舉；垂紳法從，參豹尾以雄騫。勤方召於塞垣，輟嚴徐於詞掖。軫白駒在谷之念，推緇衣好善之心。梯磴險途，羽翮病翼。度木而遺長短，恐棄真材；相馬而略驪黃，欲收駿骨。致令么瑣，亦在甄鎔。某敢不益勵壯圖，願卒前業。剗箋訓之腐說，歸求本心；掃綴緝之虛辭，專究實用。幸棘闈之遂遠，欣墨飲之可逃。隨意嘯歌，縱口議論。出入三百首，豈復十二言之拘；馳騁數千言，不須五百字之限。放蒼虬於學海，馳健鶻於義天。始欣學術之自由，更覺語言之有味。雖云薄藝，猶能詠歌於聖時；縱是虛名，亦足報償於國士。

雅州到任謝宰執啓

投犁作吏，自知不堪；剖竹爲州，俄出非望。揣私心而若此，稽公論而謂何！冒昧承恩，悚慚就列。伏念某平平學術，譏譏藝能。分甘州縣之勞，孰借雲霄之便？進循階序，已貽刺於取禾；超躡等夷，更召尤於褫帶。始由銅墨，無補黔黎。當從襍被之行，忽冒題輿之選。霜侵鬢側，已驚三徑之荒；綬見腰間，又竊一麾之寵。雖造物未容其廢棄，而揆才恐速於顛隳。況郡接於荒邊，且民貧於瘠壤。責輸弱戶，懼常拙於催科；仰給旁州，憂每深於匱乏。苟非仰託丘山之庇，何以少施犬馬之勞？靖求所安，敬循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文高經緯，道妙彌綸。出佐帝王之真，自有宰相之體。四夷鎮服，迄收銷偃之雋功；多士朋來，猶躬吐握之盛德。旁收父俊，下逮菲葑。欲共舞於泰寧，乃不遺於瑣尾。致茲孱懦，亦預使令。某敢不鞭策疲駑，支扶荒憊？二千石共理之嘆，非曰能之；十萬戶蒙福之稱，不敢後也。《澹齋集》卷一二。

謝監司雅安教官到任啓

枵腹衡門，已嘗嘆飯不足；抗顏師席，敢自謂旁無人？爲貧而來，何挾以教！竊謂學校，在今日

固號闊疏；置之邊城，於吏員誠爲冗散。然餽羊本以存禮，而鄉飲亦足知軍。方時右文，執經及介胄之士；在昔柔遠，入學有氈裘之徒。惟政刑法制，固已從宜以施；若禮樂詩書，夫豈因陋而廢？况雅安古郡，近蜀名都，士靡乏茂才，地未爲絕徼，設一官責之講論，舉千里興於藝文。在大農耗圭黍之儲，於吾道增丘山之重。稱是選者，必其人哉。如某初無他長，謬有奇志，指功名可立而待，謂科舉不選而能。蚤日趨庭，嘗云孺子可教；連年飲墨，敢謂有司不明？竟從鑠闥，始叨末第。顧遲莫侵尋老矣，念松楸付託泫然。落寞渭南，再歲服弓刀之賤；遲回泮水，四年甘藜藿之貧。俄報更書，亟祇賤次。拜衣冠而興嘆，莫測聖涯；瞻俎豆以深思，粗窺禮意。方幸侏儒之飽，已慚弟子之嘲。期效所長，洒掃應對足矣；必求其實，析疑答問難哉。唯能託蘇刺史之天，乃可免鄭廣文之罵。此蓋伏遇某官裔出魁紀，神交昌黎，學術蓋有自來，述作知其少匹。分殘膏賸馥以乞後輩，使枯樗散櫟皆預斯文。至汲引之於久閒，如念骨肉；仍教誨之而不倦，真是父師。崇篤曷加，報稱無所。某敢不一割代用，十駕就途？使方中矩而圓中規，不敢任此；有青於藍而寒於水，方且願之。庶收教學之功，少答提撕之賜。《澹齋集》卷一二。

靈泉謝到任啓

婆娑黃卷，自笑書痴；偃僂青衫，初投吏網。雖揆才而惕若，獲事大以欣然。可以無饑，云胡不

喜？竊以德充乎己，乃可出以爲人；道濟平時，故能推而及物。儻製錦之未學，雖挈餅而不能。故夫子深說於漆雕，而尹何切譏於子產。慨古義之塵掃，引澆風而蔓滋。士鮮自量，人多無恥。用人之國而嘗試，往往敗亡；捨己之田而弗芸，紛紛喪失。宜事功之弗偉，嘆人物之益卑。居務退藏，仕戒輕就。若俛慚一尉，實尾百僚。粟方飽於侏儒，職僅聯於游徼。亦有賢者，不屑居之。南昌溧陽，蓋當時高尚之士；渭南朝邑，亦後日經綸之人。豈以妄庸，獲茲忝幸！如某者粗知向學，絕不趨時，無壞襪一線之長，非青錢萬中之選。早承家訓，稍諳稼穡之艱難；初入世途，頗熟人情之真僞。幸遺恩之偶及，愧上第之未收。年長益侵，貧迫不赦。勉就外臺之銓擇，得從蜀邑之走趨。抱耒而耕，甘遲回於遠次；彈冠而出，忽徼倖於昌期。猝遽交辰，凌兢就職。炯炯日星之側，行偕末光；巍巍岱華之旁，切依重鎮。始求寡過，敢辱深知！外省登名，幸少舒其偃蹇；窮途得祿，更省慰於啼號。此蓋伏遇某官詩禮聞家，簪紳奕世。長才穎利，人爭仰於吏師；婉畫從容，望蓋高於賓幕。尚抑鵬飛之勇奮，姑從驥足之小馳。曲加海嶽之慈，罔間纖毫之善。致令凡瑣，得預使令。某敢不視國如家，以政爲學？一身冰潔，常操弗及之心；四境風清，全倚不言之化。《澹齋集》卷一二。

上王總領啓

伏審班清華於少列，卓出異恩；佐調度於大農，盡專外計。引嫌亟避，申命弗移。載聆演綍之

音，益鼓抃鰲之躍。竊以更治以考，由漢已然；歷試而升，雖舜猶爾。必暴之於人而共服，乃縻之以爵而無嫌。自公始來，凡歲幾易。巴、夔、梓、益，轍迹之所盡經；樵、牧、漕、刑，使華之所徧照。朝論熟矣，上心慨然。入當輔予，已畀賜環之命；慮不忘遠，復勤扼節之留。蓋鄰邦方戒於不虞，而徼塞正期於有備。煌煌禁橐，固資袞職之忠；岌岌邊防，亦重宵衣之卹。唯金穀豈煩於儒者，然鹽鐵嘗兼於冢司。以此占朝廷之心，知其兆丞弼之拜。依仁既久，爲幸可知。某官聰明疏通，辨智宏達。有陳元龍之豪氣，負盛孝章之重名。以廉能之節濯衆汙，以通變之才應群劇。舉目意了，着手神融。豈徒用於理財，皆曰可以相國。岐山斜谷之運，當不廢於笑談；蓬萊方丈之游，宜即生於羽翼。某幸儒科之世襲，愧學殖之天荒。方剡章盡及於群髦，而賤職未書於新考。彈冠徒切，吹律尚遲。因桃李散植之時，例加披拂；若犬馬未先之日，願效馳驅。輒介捧觴之詞，併伸搖尾之祝。《澹

齋集》卷一二。

上韓總領啓

光奉渙恩，榮膺晉錫。仍移中臺之郎選，獨專外府之計司。邸音風馳，懽頌雲合。矧庇身於支郡，宜展慶於記曹。恭惟都大總領郎中，才稟天資，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小，知同識於宏纖。凡所至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未盡。蕃宣騰最，君相之所深知；樵牧書功，轉輸之所同利。亟須顯

擢，盡究偉能。方窮邊萬虎兕之屯，藉全蜀千舟車之運。難於擇代，幸茲得人。當觀流地之錢，豈廢發硎之刃。即迎溫詔，歸踐清班。某假手無功，素飧有覩。掃門未卜，莫窺數仞之墻；賀厦徒勤，敢致一行之敬。《澹齋集》卷一二。

上汪總領啓

榮奉宸恩，寵新使節。總賦輸於全蜀，佐調度於大農。用當其人，選協於衆。恭惟總領郎中識通萬變，智周百爲。梓杞斯明堂之材，璠璣乃清廟之器。久儲群望，聿簡上心。尚煩四牡之馳驅，蓋奉九重之眷委。惟理財正名曰義，故任官必惟其賢。畀付匪輕，柬求益遴。輟崇嚴於巨鎮，專會計於外臺。是將足國以裕民，務當裒多而益寡。邊方未撤，困飛輓之久勞；鄰好既通，幸誅求之稍緩。大蘇疲俗，上倚仁人。顧士安巧制於低昂，念管子能權於輕重。此吾民所深望者，在君子固優爲之。宜一札之初頒，舉四川之交慶。某備員僚末，屬耳郵音。雖勉力於催科，不敢輒忘於撫字。願究心于約束，亦期無負於使令。實深下吏之懽，肯後衆人之賀？《澹齋集》卷一二。

上王總卿啓

伏以別德城隅，鬱犬馬戀軒之恨；遡風天末，渺川河赴海之心。雖緘滕莫寫其精微，然情素或披於彷彿。少回熒照，俯洞寸丹。某官岱華自高，球琳不琢，絕一世之才而持之以道，貫千古之學而通之以權。覺實先民，器不留物。道機冥運，莫鬼神之旁窺；智刃略施，忽電雹之交下。此整頓乾坤人爾，豈歛散金穀者乎。然蕭何漕關中而位冠元台，寇恂輸河內而功參佐命。稽《洪範》之八政，以食爲先；考《周官》之一書，理財居半。視今尤急，舍我曷居。蓋國論稍新於前聞，而敵情益險於難測。謂宜厚敖倉之蓄，可但信平涼之盟？惟公之謀，必有以察微；則事之至，固可以應猝。相天子在此行矣，視廷臣何以過之。某始由世賞而竊世科，已在諸生之末；初班吏版而託吏屬，又居列邑之中。方剡章徧及於群英，顧書考獨賒於數月。似蒙記卹，亦許甄收。謹數日而得得來，且順風而拳拳請。念連帥誤加於論薦，指盛門尤切於歸依。大府崇嚴，拜孤函而汗浹；修途隔邈，遣一介以神馳。唯憐其輕千里之誠，少慰其成九仞之志。南風斯競，大火正中。祈安舍於道和，益仰崇於宸渥。彌深頌祝，莫既編摩。《澹齋集》卷一一。

上楊總卿啓

論一時人物之英，獨勤慕用；假半席儒宮之地，偶托帡幪。方當大幕府之開，尚稽下執事之慶。懼貽誅於後至，輒修敬於下塵。某官皎皎高姿，翹翹峻宇。川流海注，嬉笑怒罵成文；麟游鳳儀，動容周旋中禮。步武昔參於霞袂，姓名嘗列於瑤鑄。著崑崙薄蓬萊，不遇故去；弭靈旂回絳節，自當復來。方天子坐明堂，以大臣制國用。尤注意於外計府，故選才於近侍臣。式光九列之除，爰重四蜀之寄。念遠俗積貧而久困，瘡痍莫瘳；在仁人孰計而深圖，毫髮不擾。益完邦本，彌結眷知。蕭何之轉關中，竟躋上宰；寇恂之輸河內，當冠元侯。惟公以之，在此行矣。某以牝學據有若之坐，無經笥解孝先之嘲。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無官長罵，飯不足而奚嗟！屬炎候之方隆，祈生經之益戢。

《澹齋集》卷一一。

上查總卿啓

省躬無似，宜自置於散閒；事賢有時，顧奚論於蚤晚。物蒙收於已屏，途罷哭於將窮。蓋教督於始者，將以成就其終；而鞭策於前者，亦以警勵其後。感服洪施，激昂懦衷。恭惟某官智光眇綿，才

絕等比。文章孤出，淵源家世之深；議論橫吞，土苴古人之奧。天祿分杖頭之照，淮西磨楯鼻之煤。倦承明直而輟獻可替否之猷，屈外計府而用損上益下之義。百姓足君孰不足，大夫賢人皆曰賢。最聞益高，驛召將邇。識其大者，將用於經綸開濟之中；眇乎小哉，豈止此歛散幹旋之際。遇踴躍之金，雖以不祥棄；待輪囷之木，或以無用收。致令瑣屑，終累坏冶。某賦姿不武，行世多奇。已再而衰，實難堪於俎豆；然少也賤，正當任之斗筲。匿垢含汙，倚海山之藏；息黥補劓，干造化之仁。不鳴之鴈，念何逃於釜鬲；半焦之桐，尚冀加於宮徵。敢不勉駑馬十駕之力，庶幾及跛鱉千里之功。少酬深知，亦慰晚節。《澹齋集》卷一一。

迎靈泉楊知縣啓

榮膺臺檄，屈就雷封。儒者臨民，必惇鰥之有託；善類爲長，宜牴拙之可逃。肅迓前旌，敬紓賤臆。某官學無枝葉，行有宮庭。典刑猶及於老成，樞楷共宗於宿德。早飛英於太學，莫齒何蕃；嘗分校於外庠，皆服孔子。當以經術入侍，乃從簿書滯留。武城割雞，蓋充其學道之志；中牟馴雉，亦推乎愛己之仁。眷此邑之蕭條，本厥田而荒瘠。市亡列貨，里乏强家。撫摩使之各安，談笑可以坐治。即騰美最，行拜寵除。某以晚生綴下寮，尚餘年託巨蔭。鞭其駑惰，或少助於催科；及此宴閒，願相從於講學。《澹齋集》卷一一。

上漢州張知郡啓

瞻烏所止，吾誰適歸；令龜而從，利有攸往。蓋讀書十年，不如詣習主簿；而封侯萬戶，但願識韓荊州。來何遲哉，見已晚矣。恭惟賦剛健之性，有文明之才。身傳正宗，力起絕學。功剖造化之窟，誠窮精稷之淵。羲圖禹疇，提挈宇宙；元著虛畫，包括古今。方止圓行，知象生數而數生理；旁探順考，謂人從地而地從天。兼用不用之精微，得玄又玄之奧妙。變通在我，何須六位之推遷；應酬如神，惟自一圖之指畫。此足投九師於荒裔，固宜號三聖之元勳。既成己以自多，必爲人而愈有。始遯世而無悶，合乾之潛；終與時而偕行，法艮之止。輒嘯歌於三逕，寄遊戲於一麾。屬當傾否之辰，正賴康屯之業。豈但得其言也，殆將舉而措之。三年之克鬼方，式資遠略；七日而得婦弗，行歸侵疆。某於蒙貽遠實之嗟，在比有後夫之悔。念鶴峰之昔至，曾龍坂之誤登。不辱韓莊之麾，許在籍湜之列。接膝親授，恍吞三畫於夢中；倒囊畢傳，笑得一編於地上。慨園跳於日月，悵茅塞於心胸。幸今爲一廛之氓，無勞負千里之笈。如臨父母，敢忘君子之愛人；不出戶庭，斯豈長者之絕子。載加熏沐，亟遂趨承。自知爲無妄之人，輒期敬不速之客。賜之便坐，匪一肉卮酒之求；指以正途，欲吟風弄月而返。《澹齋集》卷一二。

上雅州程知郡啓

肅奉明綸，榮分左竹。專地千里，其志可行；貽福萬家，所及亦博。方委躬於下吏，敢修敬於記曹。恭惟一代豪英，兩蜀閥閱。驤首八極，洗凡馬而盡空；游刃三軍，視全牛而不見。雖名世之才間出，亦盛德之後不同。自應快鵬鶚於雲間，久已困麒麟於地上。雙旌雲卷，夙聞露綬之驚呼；千騎飈馳，薦著褰帷之風采。惟雅徼郡，在昔要州。夷蜚憑凌，地望雄於蜀鎮；蔡蒙聯亘，山名紀於夏書。儻付長才，便爲樂土。況弟兄聲績之相望，盛集一門；宜江山氣象之更新，歡騰五邑。但可掃棠陰而坐嘯，不妨遲芝檢之特招。即躋顯嚴，益究施設。某久深慕藹，殊幸依劉。無經笥解孝先之嘲，以牋學據有若之坐。免官長罵，飯不足而奚嗟；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澹齋集》卷一一。

上虞參政啓 一

抗一節以立朝，精忠貫日；鼓片帆而去國，偉節摩天。仰咨徒御之勤，恭致記曹之問。瀆尊是懼，頌德惟勤。某官識洞天人，學兼流略。應千齡而間出，蓋一世以橫飛。以趨庭之訓，自致雲霄；用學古之功，發爲事業。長江妙畫，遂標望於官聯；廣廷正言，亦增重於國體。方九重之眷甚渥，而

三徑之念已深。翩然來歸，籍甚深望。拜松檟而自愧，撫猿鶴而自欣。雖晉公安綠野之游，冲襟淡泊；顧安石注蒼生之望，輿論播騰。即諧鈞軸之持，永茂旂常之鏤。某謏才亡取，先盟未寒。仰北斗泰山之高，慕用已久；快白日青天之睹，拘縻未皇。敢因筆舌之微，敬寫肝膺之悉。朱明肇啓，品彙咸彰。願益毖於真倪，尚翕求於多祉。《澹齋集》卷一二。

上虞參政啓 二

辭榮丞弼，忘重圭疊衮之尊；訪道仙真，適閒館珍臺之樂。人有周公居東之憤，孰知孟子去齊之心。屬當稅駕之初，敢怠操觚之敬？竊以合不合，大臣視之而進退；用不用，天下因之而重輕。有挾超世之資，實當經國之任。閭閻正論，烈烈精忠，中興以來未聞，群公於此何議！泰山喬嶽，本自不搖；白玉美球，亦復何玷。徒起不容之歎，獨高易退之風。唯陳平念之深，何孔戣去之果。神龍改窟，驟驚河海之空；寶鼎藏川，忽失廟祧之鎮。因奮髯而三歎，聊引吭而自鳴。某官道德生知，忠義性稟，以簪紱繼世而自奮於科目，以學術起身而獨擅於功名。賈誼少年，已達國體；柳渾儒者，乃知戎情。端欲致中行之筭，蚤能辯平涼之詐。卒驗靈龜之照，仍收汗馬之功。自古得獸，不並於指蹤；於今運籌，仍兼於決勝。憑江一戰，關運祚之興亡；折敵片言，繫國勢之強弱。此王導、謝安不足者，於晉公、汾陽則近之。持此以博謗讒，明哲不爾；卷之而就閒燕，聖賢亦然。顧夫子反魯，豈不

樂哉；特樂毅離燕，有可慮者。終遂鈞衡之拜，永光彝鼎之書。某夙有先盟，嘗辱化治。持鉛槧頌淮西之績，深愧短才；操杖屨從綠野之遊，又拘賤次。仰企龍門之峻，少伸燕厦之勤。《澹齋集》卷一二。

上晁待制啓

演綽大庭，升華次對。仍即帥壇之拜，式光外闔之除。已建高牙，凜威名於草木；凡依巨樾，溢瀡頌於緘滕。恭惟秀稟江山，器函鼎鼎。胸中萬卷，直謂之行秘書；筆底千鈞，何啻於脫吏腕！薦膺宸眷，超歷華途。烏府擊姦，聳直聲於白簡；鳳池接武，騰美譽於紫荷。重屈鎮於藩垣，旋俯司於權牧。方廟堂之謀帥，欲制敵衝；在禁掖以得人，宜專戎索。長城有託，絕徼無虞。緩帶輕裘，燕寢適凝香之興；珥貂鳴玉，詔泥速飛傳之招。即諧端揆之登，益究經綸之業。某嘗塵下列，獲覩末光，逖遠鳳星，日寄修門之望；更同燕雀，遙欣大厦之成。《澹齋集》卷一二。

上運使鄭察院啓

光奉細書，寵畀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斯；用一時之偉人，實選於衆。熒躔戾止，懽頌翕然。敬修下吏之恭，輒致記曹之問。恭惟球琳不琢，岱華自高。貫千古之學，而通之以權；絕一世之

才，而持之以道。器不留物，覺實先民。烏府騰聲，儉人折其牙角；龍墀接武，多士企其光塵。佇九轉以丹成，薄三山而風引。雖有孤於外官之歎，豈無惠此遠人之心！顧窮邊萬虎兇之屯，賴計府千舟車之衆。必國與民之兼裕，惟義理財之可爲。熟復訓詞，仰窺臨遣之意；哀矜疲俗，豈專飛輓之功！即疇顯庸，益隆異眷。受釐宣室，遄聞久不見賈之思；弄印廣朝，當有無以易堯之召。某以牝學據有若之坐，無經笥解孝先之嘲。託刺史天，我獨有而自喜；逃官長罵，飯不足以奚嗟！式陳賀厦之牋，併致掃門之願。《澹齋集》卷一二。

上王都大啓 一

伏審光奉渥恩，寵更瑞節。盡歷使事，試愈久而愈新；少留福星，澤益遠而益博。稍紆榮躅，粗慰公言。竊以易其有無，意本通於邊備；專其樵牧，任尤劇於漕刑。地盡隴岷，利兼崑侖。摘煙擷露，姑損場圃之棄餘；追電奔風，盡致厩閑之神駿。裕吾國計，空彼寇資。蓋百年成法之具存，必一代偉公之可付。恩光星煥，歡頌風傳。某官學造道微，智周物表。本中庸而立德，體常變以應時。聲貨不搖，初莫窺於畦畛；肺肝洞徹，能立應於事機。已騰飛輓之殊庸，仍著平反之美績。召參未果，借寇挽留。新芸閣之寵名，畀茗臺之重寄。蒙山春草，定知氣味之不凡；冀北地靈，益信骨毛之特異。恐未移於桑蔭，行促報於芝封。某蹇鈍半生，槁零末路。備缺員於大府，愧游刃於短材。甘苦自

分，已遂陳根之棄；驚駿易辨，甘從下駟之收。亟諧望履之榮，冒致捧觴之慶。《澹齋集》卷一一。

上王都大啓 二

伏以宸渥便蕃，從天而下。使華烜赫，易地則然。已蒙豹霧之沾，願致龍門之賀。某官濬源顯胄，挺異名家。智自徹於微彰，用必歸於愷悌。泛綠素高於蓮幕，握蘭獨粲於星躔。自太守爲三公，未諧召拜；由大州刺一道，尚屈輸將。仍按祥刑，薦騰嘉績。仁固寬於三宥，獄迄亡於一人。江漢東流，志已宗於溟渤；岷峨西望，恨猶寄於《周南》。惟摘山市駿之成規，蓋足國裕民之良法。春雷隱地，萬芽俱出於生成；血汗騰風，千尾悉歸於控御。即奏功於中宸，行正位於台符。某才無逾人，職惟詰盜。青衫掩骭，敢興微賤之嗟？白日在天，將快清明之睹。《澹齋集》卷一一。

上王都大啓 三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深沃簪纓之望，重增原隰之華。先聲所臨，懽頌惟一。恭惟都大名德之後，間氣所生。振挺挺之祖風，屹堂堂之國器。蚤推材譔，固已空於馬群；盡試劇繁，初無傷於牛刃。功高藩翰，威愴邊陲。君宰深知，誠出選掄之遴；權牧重寄，遂膺臨遣之光。使兩者交利於華

戎，在一人實寬於憂顧。著在盟府，未忘先正之元勛；召還禁途，當有後命之殊渥。某凋年爲郡，綿力罔功。仰託二天，尚沾濡於霧雨；遙覩數仞，空馳想於門牆。《澹齋集》卷一三。

全宋文卷四九〇二

李流謙 五

上張都大啓

竊睇飛塵，占一節之戾止；徧敷和氣，被列城而燠然。敬修下吏之共，輒貢記曹之問。某官文參盤詰，學究本原，才細大而具宜，器方圓而俱適。矯矯經綸之業，素蓄胸中；廓廓功名之途，如居掌上。自清衷之妙簡，宜要路之躡登。旋寄平反，已著空囷之譽；亟司樞牧，定高制敵之謀。方欣幕府之開，遙想使華之盛。山川改觀，簪紱歸心。墨突未黔，恐已勞於夢想；枚輪促駕，行即踐於禁嚴。某流落偏州，婆娑晚景。借九江之餘潤，或起焦枯；安一枝之窮巢，幸逃顛覆。《澹齋集》卷一三。

上新漕何舍人啓

剖竹方州，已登巍最；乘輶劇部，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命，已沸謠謠。恭惟天韻粹深，風華秀發。侈盛名於白日，振逸響於紫霞。簪筆螭坳，仰乾行之正健；演綸鳳閣，助雲漢之昭回。丹九轉以將成，風一帆而輒引。東方千騎，凌雲之游亦佳；滄海六鰲，登瀛之侶故在。堅鯁小却，飛傳亟留。顧窮邊萬虎兕之屯，賴外府千舟車之運。必國與民之兼裕，唯義理財之可爲。召嚴助於會稽，反相如於蜀道。可立待耳，姑少安之。寧有一時之老成，久去天子之左右？某不敏於伎，但痴於書。迫以道窮，始俛從於門庇；鎖其廳去，亦謬綴於儒科。雖從別所之奏名，實自廣場之借潤。窮鄉牢落，竊五斗而雜鷗鷺；瑞節輝煌，託二天而窺星鳳。莫罄染毫之祝，即諧負弩之趨。《澹齋集》卷一三。

賀夔路費小漕啓

瑞節南來，服訓詞之深厚；星輶夙駕，侈原隰之光華。威聳百城，聲騰萬喙。出值昌明，亟赴雲龍之會；居懷康濟，尚淹霧豹之藏。惟朝家用人無中外之殊，則君子行道豈彼此之間？解符握節，猶

嘆序遷。攬轡問途，疑未意愜。顧巴夔之僻處，介吳蜀以中居。上不下遺，澤欲兼被。示以照臨之廣，如皦日之及覆盆；畀之慈惠之賢，若膏雨之先槁木。恐桑蔭之未徙，傒芝檢之速頒。竚躋禁塗，永庇善類。某久深蟻慕，偶遂鱗攀。眷弟兄同出於恩闕，每多善禱；況賓旅雜稱於壽罍，敢緩嚴趨？

《澹齋集》卷一三。

與綿州楊左司啓

承明倦直，輟鳴玉之清班；便郡榮歸，當分符之寵寄。教條始布，懽頌載馳。某官人物粹融，文章奇古。朱霞白鶴，自超出于風埃；元酒太羹，亦雅施于廊廟。肅趨嚴召，薦歷華資。九轉將成，俄失聲于墮竈；三山在近，徒興歎于引帆。未捐去國之思，不失爲州之樂。入劍南第一郡，宿號名邦；上越王最高樓，不妨勝賞。姑少安于螭屈，仍即遂于鵬拏。某疇昔講聞，夢寐懷想。墜函封之嘉貺，重服謙勤；伸舞詠之私悰，獨慚簡緩。《澹齋集》卷一三。

謝陳僕射啓

衰蹤答颯，甘自屏於林丘；大治恢宏，猶俯收於樗櫟。春回寒谷，潤借涸泉。輒敷栗栗之誠，仰

瀆巍巍之鑑。伏念某岷峨末學，庠序陳人，夙無經世之才，粗有愛身之志。早年螢雪，竊科第於諸生；晚歲風埃，疲精神於俗吏。但拘縻於薄廩，寧裨益於盛時。念牛刀之非才，厭從縣道；望驥足之少展，坐困外銓。方亟懇於羈窮，遽辱知於特達。榮加別乘，仍冒據於要藩；寵拜除書，頓光華於暮景。闔百口而感抃，罄一心以依歸。豈亡宿緣，實倚大造。此蓋伏遇孔、顏學術，伊、傅事功，藏諸用以難名，選于衆而不及。南征北伐，方傳恢復之茂勳；上際下蟠，仍侈經綸之偉績。任重而心益小，體隆而德愈謙。網羅天下之英，亦及葑菲；開拓至公之路，不棄履簪。致茲瑣微，得預陶冶。某敢不守歲寒之松柏，保餘暖於桑榆。豈有風月平分之心，但堅惇鰥共撫之意。染毫而賦，俱爲頌德之言；蓋棺以前，皆是報恩之日。《澹齋集》卷一三。

賀李制置還任啓

光奉制書，寵還舊鎮。茂隆宸眷，進升延閣之華；允賴壯猷，全付坤維之重。廷臣無出其右，國
人宜皆曰賢。除音外騰，士論交慶。恭惟器資博厚，局宇靖深。知中庸之可能，得皇極之有守。春融
曠度，推長者於婁公；玉潔清規，服盛德於楊綰。恪持一節，光贊三朝。抗疏龍墀，聳危言於汲直；
演綸鳳閣，追古制於商盤。尚煩姬旦之居東，蓋藉召公之分陝。屬干戈之載戢，當障塞之小康。移師
閩於便藩，少緩遠輸之役；歸餘財於內府，式嚴經制之規。更張深協於事宜，委付實當於人傑。庸昭

偉績，重穆師言。恐桑蔭之未移，已芝封之趣下。某荷餘波之久借，喜成命之初頒。伏讀詔書，念天子未忘於劍外；遙瞻幕府，祝我公無滯於周南。遲劍佩之亟旋，嚴橐鞬而前趲。《澹齋集》卷一三。

與姚縣丞啓

涓吉戒途，貶尊貳令。聽車音於日日，何來之遲；問姓字於人人，爭睹之快。既竊爲僚之幸，敢稽贊善之勤？恭惟號名家駒，爲治世鳳，粲筆端之藻火，爛胸次之虹霓。襲簪笏於顯門，初無侈習；振衣冠於宦海，蔚有俊稱。尚遲視草之行，謾起哦松之興。邑真蕞爾，縣異壯哉。亂峰環遶於官居，叢柱支撐於民屋。僅一聚落，豈宜君子而居之；有二大人，或恐賢者之樂此。某頃嘗窺於半面，茲遂託於下塵。居切連牆，方密資於河潤；分深傾蓋，當永結於歲寒。《澹齋集》卷一三。

與宋司理啓

巾車仕路，早服於風聲；聯袂官曹，更資於河潤。遽辱飛牋之貺，居多溢美之慚。恭惟才識疏通，機鋒穎利。本持心於忠厚，仍抗節於廉隅。獄自以不冤，當侈于公之修德；民可使無訟，必須季路之片言。行踐華途，亟諧僉議。某荒疏末學，落莫冷曹。以半生願見之心，頗深慰愜；有數年相從

之樂，未易索言。《澹齋集》卷一三。

上查運使啓

古人之貴知己，必求其心；君子之重與人，必以其類。蓋目皮之見，寧關於肺腑；而蕭艾之臭，自別於蘭薰。此吾黨相值之適難，故斯道欲行之匪易。嘗攷之于千載，或得之於一朝。伏念某人品猥凡，性靈昧陋，先公老於兩蜀，遺文散在四方。星斗有光，箕裘弗嗣。蓋輪扁不能喻其子，而趙括徒能讀其書。姑竊場屋之餘，粗酬科舉之責。軍興選壯而不爲用，家貧仰食而無以歸。渭南再歲之淒涼，泮水一官之落莫。用作舟楫，誰其濟之；必爲鎡鋸，疇或冀此。然當途過聽而強飾混沌，方下考僅書而遽加輓推。獨龍門之摩天，鰈鰕尚隔；恐藥籠之餘地，溲渤兼收。知駸蔑者，雖無俟多言；經平子者，始足以增重。輒采王公借譽之意，庶幾君子成人之心。某官岱華自高，球琳不琢。千簪笏之雜沓，獨著修名；一水鏡之清明，莫窺絕識。於學術得其大者，故人物覩而知之。捉扇折巾，遂成風俗，倒屣割炙，便生聲光。此可決終身之依歸，亦將卜群公之鑑拔。薦舉之法弊矣，仰公爲多；勸懲之道在茲，非愚敢請。《澹齋集》卷一三。

上樊運使啓

萬里造朝，已錫賜環之渥；十行制詔，遽增攬轡之華。蓋漕關中者，深倚鄼侯；故對宣室者，少淹賈傅。郵音插羽，懽頌殷雷。恭惟誠明白將，剛大不撓。學貫羣倫而弗雜，才該衆務而具宜。四把州麾，流落有如此者；一瞻黼坐，掀翔若在茲乎。將鼓楫於三峽之濤，乃出綸於一封之傳。蓋上方臨控於江南北，而中實憂顧於蜀東西。贊我廟謨，固資碩畫；足予邊餉，尤寬遠憂。爰改命於輸將，誠掛心於屯壘。時丁艱棘，固亡輕外之嗟；才任安危，當有康屯之業。使萬旅不朽服以抗敵，則兩禁將虛席以待公。某先世獲耐久之朋，小人逢易事之長，不敢恃二天而自惰，固將鞭十駕以求知。負弩道周，即遂迎塵之拜；染牋記府，徒深背汗之驚。《澹齋集》卷一三。

上查運使啓 一

榮奉細書，寵更華節。眷四蜀之劇部，莫最於斯；用一時之偉人，實選於衆。郵音戾止，懽頌翕然。某官材具恢宏，氣韻超拔。過人學術，自饒山海之儲；妙世語言，創見波瀾之溢。夙膺簡識，亟遂飛騫。班十八人，咸起登瀛之嘆；草三千牘，嘗輸悟主之忠。更高戎帳之籌，重屈計臺之遣。尚稽

巨用，少虛巖石之瞻；欲惠遠人，就徙福星之照。惟在彼以無惡，此綽然而有餘。共觀足國之規，行
僊富民之拜。某婆娑荒郡，偃服下風。眷發的之初筵，未知措手；獲事賢之始願，真足慰心。正炎候
之方隆，祈天倪之珍護。永惟頌祝，莫罄編摩。《澹齋集》卷一三。

上查運使啓 二

南服乘輶，已登顯最；西岷易節，就錫寵除。雖有孤於外官之嗟，豈無惠此遠人之意。初傳成
命，已沸懽謠。恭惟天韻粹深，風華秀發。文章家固有法，材器世謂無雙。瀛洲十八人，蚤嘗推於特
選；方朔三千牘，蓋自結於殊知。佐晉公之幕于淮西，理寇恂之財於河內。行道以擇地爲隘，用人欲
盡材爲難。書命勸讀，顧不宜哉；飛芻轉粟，尚或淹此。然外臺之寄實耳目，於人物之任猶權衡。宜
占一藝，名寸長者所赴歸；則躡兩宮，登三事焉當僊祝。某鑱其廳而竊第，用於世而鮮能。泮林冰
寒，慚據有若之坐；燕谷春近，幸庇蘇公之天。睹方快於鳳凰，賀敢遲於燕雀？《澹齋集》卷一三。

上李運使啓

光奉宸綸，寵新使節。號部刺史，顧委寄之非輕；匪時顯人，在選掄而易稱！屬居臨按，彌激懽

欣。恭惟運使才稟天姿，慶鍾名閥。器兼包於大小，智洞貫於洪纖。凡所至赫赫而有聲，顧其長鬱鬱而未盡。剖符騰最，君相之所深知；乘輶觀風，搢紳之所屬協。斂散均而國賦羨，銓擇謹而官曹清。六轡載馳，豈久淹於一使；十行遄至，當亟覲於九重。某竊食儒宮，棲身雲蔭。厦成而燕雀賀，聊展私情；藥就而雞犬升，敢有他望？《澹齋集》卷一三。

謝樊運使啓

鱣廬冰冷，抱蠹簡以長謠；鶚剡春華，偕槁株而倏奮。本包荒之道廣，覺冒寵之心危。竊以求知之法，實貴自修；薦士之方，亦期熟察。循諸己而不足，則求之爲妄；考諸人而無驗，則薦者若輕。必上下兩盡而毋慚，則賓主俱賢而可紀。如某退藏疑怯，專直近愚。妄勤慕古之心，苦乏趨時之用。結髮而戰多士，鐵硯欲銷；低頭而縛微官，荷衣可笑。深懼世科之弗嗣，重虞家學之無傳。眊勉背城，賁緣拾芥。再歲渭南之落莫，一官泮水之淒涼。方無以解館下諸生之嘲，顧何以辱當途大人之舉。屬三書考，妄有一言。雖通籍之薦，已願委身於後來；而循次之遷，亟用拜恩於俄頃。豈期特達，遽許甄收。敬窺金玉之章，倍光土木之質。蓋百代先盟，固仰崇篤；而四海知己，誠嘆闊疏。感徒切於鏤膺，溫豈殊於挾纊？此蓋伏遇器博而粹，道峻而通。推心待物而皆有容，引舊援窮而無不至。渭涇相絕，固莫混於一流；棖棟不侔，亦各安於廣厦。唯其若天地之大，是以無蟲魚之遺。敢不

益謹踐修，愈勤職業？得隴望蜀，尚希予取而予求；欲魚兼熊，是謂不奪而不饜。輒致凌兢之謝，併敷冒昧之辭。《澹齋集》卷一三。

別院監試費運使啓

某官學造箕疇，妙探義畫。蘊鉤深致遠之識，稟開物成務之姿。剖刺史符，式重分憂之寄；持使者節，始爲持橐之階。適當論士之秋，分握衡文之柄。責大指而衆聞自息，推赤心而群疑卒亡。封殖陳荄，周旋誤墨。策名而降杜牧，殆非本懷；逢人而說項斯，具有正眼。《澹齋集》卷一三。

賀瀘南樊安撫啓

光奉宸恩，榮膺闕寄。彈壓一面，坐懷氎毳之徒；鼓舞三軍，欣得詩書之帥。矧叨殊獎，倍激懽忱。某官《易》之丈人，《詩》之元老。素絲一節，持身毋愧於輿評；皓首兩朝，被遇皆由於特選。華召促還而嘗易退，使輶再駕而將亟歸。雖行藏舉法於聖賢，顧柄用方隆於君宰。少遲夫子之反魯，幸其肯留；載煩武侯之渡瀘，資以卧護。實重長城之托，遂蠲遠障之憂。貔虎成群，一言而衣挾纊；櫜鞬擁道，三令而戟生風。恐桑蔭之未移，又芝封之遄至。某以故人子，在門生中，目盛舉以傾心，

緝愉辭而贊喜。父友無幾，願公享椿松之年；弟兄不孤，終此無葛練之感。《澹齋集》卷一三。

上王運副啓

六轡載馳，心每懷於靡及；七旬遄返，歎寧有於獨賢。仰咨徒御之勞，恭致記曹之問。竊以裂海內而爲諸道，是分聖天子之憂；寄使者以總列城，蓋有古牧伯之重。通下情之所不達，導上意之所欲爲。儻非蹇蹇匪躬之人，寧有孜孜奉國之念？故志澄清者歎深於攬轡，而疾強禦者憤激於埋輪。近世過于納汙，當途重於發伏。不知莠蕃而苗瘠，深虞梟集而鳳衰。欲收整頓乾坤之功，必賴撼搖山嶽之手。況三令五申而後出，固非不教之誅；雖小懲大戒而何傷，卒付有容之德。載觀施設，益重歎咨。恭惟性賦偉明，德全正大，道趨時而善應，智周物以不遺。更練政經，小者大者之皆可；淹該治體，左之右之而具宜。上方均內外之重輕，公亦兼朝野之責任。轍環三蜀，身歷諸臺。撫摩調護之方，舉諸人欲；補救彌縫之術，動中事幾。滌宿蠹以蔓除，窮弊端而禽獮。猶以耳聞之詳，不如目見，口教之切，未若躬行。擁一節以于征，勞四體而弗卹。家風宛在，阪九折而猶驅；私計未遑，門三過而不入。剽聞舉摘，畢協群僉。風振墮嫵，施砭以起衰疾；斧摧貪猾，搏虎以救乳兒。解印綬者魂去體而未歸，奉約束者芒在背而尚悚。凋氓吐氣，遠俗興謠。更因廉按之餘，不廢登臨之樂。雲橫大面，霞佩從群仙之游；月照峨眉，寶乘登諸佛之地。絢麗詞於琬琰，寄逸想於浩茫。是豈俗吏之能爲？蓋自

長才之整暇。屬言旋於大府，方小稅於輶車。壺漿紛載道之迎，弩矢盛前驅之列。某偶沈巖邑，遙跂星光。恐叛官離次之誅，莫遂驅庭之願；惟慕義向風之切，第輸染牘之勤。《澹齋集》卷一三。

上何少卿啓

雍容半面，夙欽道德之儀刑；彷彿一斑，粗覘文章之毫末。蓋相知已兆於相識，而所見實先於所聞。輒倚夤緣，敬紓悃悞。某官幼傳外家學，不讀非聖書。浩蕩心胸，探子虛雲夢之八九；縱橫筆墨，掩翰林風月之三千。識真主於淵潛之初，是誠稀遇；折姦臣於鼎沸之日，寧憚左遷。晚起瘴鄉，屈參軍事。偉冲懷之自若，奈僉論之謂何。且一府之寄似少進焉，惟九重之知當不止此。恐坐席之未煖，報鋒車之促還。垂庇斯文，陶成善類。某迂愚可笑，樸遯無奇。竊念先君，與交德友。竦凌雲之傑作，固自服膺；喜流沫之侈言，殆不容口。竊侍閒宴，每聆品題。俗駕飄零，不親炙者歲將幾稔；心旌搖蕩，苦遐思者日無息時。天遣公來，事適我願。望龍門而切近，得遂致恭；撫蝸室以遲回，又慚居後。念求學有加於往教，在不肖當謹於事賢。是用亟懷刺字以趨，塵致閭人之請。一拜一起，顧登堂久已虛心；三沐三熏，欲承教可以藉手。勉傳家之基緒，輒妄意於語言。冒貢師墻，仰塵匠目。愧小子斐然之作，不知所裁；推先生何甚之心，諒予其進。願卒留而受業，敢遽覬於知音。《澹齋集》

卷一三。

納誌銘石本上何少卿啓

豐碑立玉，日星大墓之前；妙語鏘金，韶濩萬人之口。冒投副墨，妄冀榮觀。恭惟某官，造詣本原，鉤探微隱。得斯文正法眼藏，以吾道直指人心。博厚難窮，端是斗山之卓爾；清明易識，要知天日之皎然。折巾成風，捉扇移俗。宜隻詞之可否，爲四海之重輕。况蒙紀其先人，可以列於佳傳，數之兩蜀，得者幾人？必期高揭而久傳，要在大書而深刻。窮山伐石，坐漲潦以踰期；異土徵工，亦淹遲而隔歲。迨茲終役，粗足慰心。緹襲效勤，將塵下執事之聽；瓜桃講報，唯有先大夫之文。蓋贈言者，有金玉之珍；而居山者，無魚鱉之獻。欲躬陳於几席，亦久戒於車徒。忙迫槐花，方逐原夫之輩；中輟行李，阻躋君子之堂。恪致斐牋，肅馳賤介。具宣曲折，九頓首以遣之；幸寬譴訶，一解顏而領此。《澹齋集》卷一三。

賀張都督啓 代

顯膺詔冊，榮陟樞庭。尺籍伍符，全付本兵之柄；高牙大纛，仍專督府之權。喜動三軍，威騰四塞。恭惟智勇天稟，道德生知。蘊命世之大才，包濟時之偉略。不擇夷險，忠義貫於神明；屢攘姦

凶，勲勞著於社稷。自爲民望，人詠公歸。方彊敵未戮於藁街，而諸將尚屯於細柳。實倚大臣之重，坐當一面之雄。然勢均力敵，則無以使人；必爵崇位尊，乃足以服衆。況以魁名之舊，固殊將鉞之常。宜渙號於嚴宸，特晉升於宥密。悉歸督護，分握機鈐。兼安危注意之榮，藉精神折衝之美。三令而旌旗變色，一言而貔虎歸心。如蒼生何，公豈留情於物表；果吾父也，敵當迎拜於馬前。佇邊烽之促消，企鈞衡之亟拜。某忝聞異數，倍激懽悰。方削平禍難之秋，正收召豪英之日。謏才何取，莫裨破敵之功；薄伎可陳，願上平淮之雅。《澹齋集》卷一三。

賀王樞密啓 一

明詔誕敷，真儒登用。貳樞筦弼諧之寄，適甲兵休偃之時。宗祏鞏安，蠻荒靖謐。某官學博而粹，道簡而文。負晁、董之科名，蘊夔、龍之事業。金湯一面，策嘗驗於籌邊；冠冕百工，勲未參於調鼎。惟黼宸眷甘盤之舊，故衮衣速姬旦之歸。光踐顯巖，亟躋宥密。已清氛祲，不忘戎器之除；端倚精神，坐見遐衝之折。彌增茂績，益叶僉謀。即聞夢卜之諧，遂正鈞衡之拜。某順風久矣，聞命躍然。匪私慶於門墻，實交忻於中外。白頭遠宦，悵莫跪於賀觴；黃閣深知，尚辱收於墜履。《澹齋集》卷一三。

賀王樞密啓 二

進膺綸制，入贊鴻樞。載光耆德之求，式重本兵之柄。帝心特簡，公論翕歸。某官器質雄渾，學術淵懿。允矣大臣之望，卓哉名世之儒。妙天下之語言，幾冠多士；安國家之策略，迴出古人。更踐華途，召還外服。咸篋具瞻之拜，乃從均佚之求。帝學光明，恩正隆於師傅；樞庭嚴峻，任實亞於丞疑。適當鄰好之修，遂絕邊烽之警。偃兵耀德，佐聖治於文明；除器謹防，敷先幾於武備。益疇丕績，進陟上台。終大濟於含生，始深愜於輿望。某舊趨榮戟，嘗拜履簪。未能報國士之知，欲進得賢臣之頌。田園晚計，將申丐老之章；爐錘新功，尚在鑄人之域。《澹齋集》卷一三。

代賀葉樞密啓

誕告大庭，延登邇輔。當親決萬機之際，正賴贊襄；雖載戢五兵之時，猶須控御。必兼資文武之二者，宜獨任安危於一身。廟社得人，黔黎蒙福。竊以參預機衡之峻，實亞上台；攬持威柄之雄，式嚴宥密。允惟大柄，爰付通材。惟發謀決策，深協於皇謨；故禦侮折衝，能張於神武。邊鄙靖謐，朝廷清明。迄收調燮之功，兼著威懷之德。輿論畢與，僉謀悉諧。求之禁近之賢，誠堪倚注；行乎置郵

之速，共極懽呼。某官植立不凡，蘊蓄特異。淵源學術，自得於聖賢之不傳；敏妙才猷，旁通乎事倫而莫測。膺兩朝隆渥之眷，冠百代超軼之才。徧歷顯途，愈增華問。適袞鉉之虛席，又疑丞之曠官。四海具瞻，一人熟察。姑正貳公之位，浸爲元宰之階。惟國論既定於蒼龜，更憑訂議；顧邦基永堅於磐石，端藉扶持。行光彝鼎之鑱，益侈衣裳之治。某夙陪駕列，敬仰鳳姿。豈期流落之餘，獲見登庸之盛。桑榆已晚，固絕望於覆盆；爐錘方新，尚俯收於躍冶。《澹齋集》卷一三。

謝賜出身啓

託身門庇，每虞不學之嘲；踵武世科，粗慰肯堂之志。雖阻槐楓之對，均叨雨露之恩。愧無以堪，悸不能定。念某束髮求試，竽瑟不投；卷舌就閑，鳩鵬自判。驚流年之苒苒，悼初志之悠悠。浩歎修名，既從遺澤。仍決背城之戰，偶諧拾芥之求。莫遂造朝，躬奉大庭之間；例蒙賜第，亦同進士之科。被命春榮，省己夕惕。必有爲之地者，可不知所謝乎？恭惟專主文盟，樂成士類。冽寒泉於智井，亦收短綆之□；發新蕘於槁株，倍費春風之力。致令公瑣〔一〕，亦預甄收。某敢不勉讀未見之書，力爲有用之學。遠者大者，尚庶幾君子之歸；左之右之，要未免達人之笑。道光《綿竹縣志》卷三八，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二〕令：原作「今」，據文意改。又「公瑣」，似當作「冗瑣」。

謝張雅州啓

橫經左職，恐招非子坐之譏；練日就途，久扼膏吾車之意。迫以門戶之託，兼之斗升之謀。攝衣載馳，順風以請。伏念某本延于賞，旋鑠其廳。尉掾酸寒，兩書下考。丘園閑散，四閱流年。或人譏其迂疏，識者賞其靜退。皆無其實，敢冒此名。蓋嘗讀聖賢之書，粗能知義命之分。惟遺不怨，而阨不憫；故坎則止，而流則行。眷惟蔡山，近綴夷落。書卷可把，豈問荒區；吏責不干，便名樂土。況爲予小子之地，尚存先大夫之祠。想見邦人，嘆綠髮郎君之浸老；敢期士子，喜絳帳先生之肯來。靜求所安，敢忘其自。茲蓋伏遇知能閎達，器局靖深。真一時之吏師，有前輩之風味。技輕肯綮，仕阨飛鷺。暫稽兩禁之除，猶畀一麾之寄。黃堂坐嘯，已歌召伯之棠；東閣優賢，仍采風人之菲。致茲晚輩，亦託下僚。某夙駕柴車，遙瞻華戟。秋鳴社燕，恐難久於依棲；斷木頑金，猶願從於鎔削。謗生平地，不知其由；明燭中天，卒正其罪。暢狐妖之一掃，欣鳳德之未褻。御佩何言，循省益愧。伏念某粗爲脩飾，宜寡悔尤。緣疾惡之性，本與生俱；致誣善之詞，忽出意表。亡而爲有，此物奚爲至哉？受之不辭，是孰不可忍也。輒干吏訊，欲究毀來。誣金竟明，吠雪頓息。尚免市朝之肆，其如有容；竊規忠恕之心，必使無訟。此蓋伏遇知人于素，聽獄以情。蕩滓穢於太清，洗疵瑕於白璧。取讒

而投有北，不亦快哉；伐國而問仁人，從今晚矣。某敢不愈勤持守，毋召怨嫌？彼固不量，欲蚍蜉而撼大樹；此宜自反，懲沸羹而吹冷蠶。《永樂大典》卷一〇五三九。

全宋文卷四九〇三

李流謙 六

送李仲明司戶序

紹興辛酉，我家君以尚書郎出守簡池，而君之墳墓在焉。今君官于漢，予則竊一廛于封內而爲氓。契好舊矣，況姓則同，術業則又同，而予之妻黨又有姻于君者，其相與之厚，豈必其親父子兄弟耶？舜有傲弟，周公有狠兄，堯有悖子，所謂親父子兄弟者，果何如耶？韓文公叙送何堅，謂韓何同姓爲近，且爲故人，同業復同道，予之視君，將堅云乎哉？君官滿受代去矣，韓之餞堅文非所及也，慕其意云耳。往在簡，君嘗以諸生謁入，袖文卷贄我家君，予時竊寓目焉。其文嚴勁簡古，非若近時舉子陳腐冗陋，姑以決得失於有司者。予固已驚嘆，曰：是將砥柱斯文，一第陋哉。未幾，果以里選冠逢掖，相繼上第，晝錦而西矣。予曰：我言小驗，尚非所以期君者。自君來漢清謹潔廉，持身益恪，涖官益肅。毫末設施，如牛山之木，寸萌拔地，已有撓雲撐空之勢。蓋聞之途人，有點胥以事持

君，君實不知，胥將訴于府，先出記示君恐之，冀祈其意，後得以肆。君震怒叱出，即駕詣府，白其姦，府亦怒，致胥于辟。同僚駭曰：「仁者之勇如是乎！且謹厚小心者，所以大吾氣也。又當途有重親至府者，官約迓之。君曰：『我王官也，有守相而已，斂板卑趨吾不嫌，他非所敬也。』」卒不出。嗟乎，君姿和易，與人交簡穆粹溫，春風熙融，襲人襟袖，其遇事輒發，雷雹俱下，不以物挫乃如此，豈非賢哉！予前日特以文期君爾，今又將期以事業。蓋推其束制狡童，不震不搖，則異時不畏彊禦者也；推其睥睨勢要，介挺自立，則異時不枉名義者也。富貴鼎來，君又何辭哉！予媚于簡，歲歸婦家，至必先謁君，把盞賦詩，宴笑諧謔，惟君之從，相得懽甚。自君來漢，予至簡，無復前日之懽矣。然漢吾邦也，距予所居邑不百里，置吏踵相躡，所欲言者數得以尺紙相聞，間至郡必得見，則君在漢猶在簡也。今君去我而歸矣，道里遠矣，音問不時得矣。然予自是歸簡，則前日之懽可再，是君在簡猶在漢也。故君雖有簡、漢去來之倦，予初不失相從之樂，則今日之別，不足惜也。雖然，是可期者也。風雲勃興，鵬搏鯤躍，指南溟而上，九萬里而一息。予方宛轉汙池，友蛭螾而侶魚鰕，當是時也，見君其何期！退之《留孟東野詩》曰：「吾願身爲雲，東野化爲龍，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離別無由逢。」退之之意，予之意也，敢酌酒敬誦，以爲君別。《澹齋集》卷一四。

送張珍父序

蜀士之不登于朝也久矣。或曰：朝廷薄蜀士。嘻，是何言歟！予見朝廷之厚蜀士，未見其薄也。往者有布衣持一紙書投北闕下，即日官之。有庶僚單舸遊京師，未期年，躡登華貫。當是時，蜀人夸焉，三吳之人慕焉，而薄于何有？然自是則若稍稀矣，累十年除書不至劍外，搢紳大夫士視官中都者，雖騶役之賤，不得一與之齒，宜無怪其疑以爲薄而不知有故焉。抑未之思，則疑以爲薄者，猶妄也。夫銳用之于前日，而驟黜之于積年，造物之意，獨安出哉？予恐其于吾人，必有不言之誨，使退求焉而默識之，顧其初心，則未嘗一日忘蜀也。奈何不是思，而反疑以爲薄哉？今吾子以妙齡掇巍科，名撼一時，于吾人久廢積窮之中，獨見召擢，聲光煒煜，閭里赫然，人皆曰：是將再起蜀士。夫豈知造物以其不言之誨，陰試吾人，于茲久矣。意其間必有翻然自厲，異前之爲者，曰我終棄之，是棄蜀也，則遂選擇其尤穎異者以觀焉，而吾子實當之。然則是行也，子之責深矣。予見蜀士之賢否占于子，其積年不振之辱伸于子，而其用舍進退決于子，子其有以處此耶？靖重篤實，勿競勿搖，泰山而維焉，則前日不言之誨，子爲得之，造物將進子無已也。自是彬然而立于朝者，皆蜀士也。昔嫫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微，人或笑之。今予也，不惟其身之饑寒之虞，而區區焉私爲蜀士之慮，其可笑也夫！其亦友朋之義，所當告也夫！

送游公玉序

吾黨之合，何爲其合也？善相推，所以相勸也，未至而相告，欲其進而至于是也，非是則不合矣。游君公玉，予同年友也，捷敏有異材，能詞章，皆出人數等，又矯矯自持，將赫然一世者。來官吾鄉，予始識之，而定交焉。公玉于予，亦傾倒展盡。然予與之處，知其善，心輒慕之，說于人吃吃，不離口，不自嫌其諂也。及其自托于不能，咨所未至，亦殫言無隱，不自疑其訐也。故公玉以予稱其善則親之，以予告其所未至則敬之，是以待予也亦然。仕再周歲，又攝邑三閱月，予不一毫干之，非懼其却我也，懼其責我曰：「爾何等告我而私溷我，則平日與我言諤諤者，信乎哉？」故予與公玉交，自謂無愧。公玉今解去，予戚戚于懷，蓋公玉之義，予稱之常不足，而告所未至僅千百而一焉。故公玉可無予，若予則一善不聞，而其不肖非常有若公玉者旦旦其側，一一而磨切之，則恐放而底于戾，是以其去則重惜之。雖然，公玉臺閣人，詎肯爲予留哉！別樽既酌，姑書其所以與公玉合而惜其去者，爲送行序。振古義而篤交道，將不在是夫？《澹齋集》卷一四。

送汪制置序

善言天者，高耶大耶？曰固也，必知其所以高且大，而非高且大，則知天矣。何哉？公是也。惟天爲公，惟公能高且大，位兩儀、行四時、運日星、驅雷霆、融河川、結山岳、鼓飛潛，皆公也。不公，天自爲一物，其高自高，大自大，夫孰高孰大之？老聃氏，荒唐人也。其言得罪于吾道，然有曰：「公乃王，王乃天。」其言非得罪于吾道，愚謂自古知天惟此一人。今夫奄九有而有之，天也；代行其事于下者，亦天也。天之天，不可不公；人之天，其可不公乎？人之天，不可不公，代行其事者不公，其可乎？主上剛健睿明，無一而不如天，其于公也，非以爲公而爲之也，由而行之也。故自臨蒞以來，薄海內外跂行喙息，無不蒙被上恩。及於東西，曰我天也；及于南北，曰我天也。天無東西南北，而東西南北各一天，非天也，公也。噫，人之天如天之天，斯人何其幸耶！獨代其事者，吾私有疑也。中原壤土，未反於職方氏，前日一家，今二焉。主上不忍一矢相遺，推至仁兼愛之，不以淪汙陷逆棄也，蓋其公又非特施于吾域中也。夫其公非特施于吾域中，而于吾域中乃自爲疏親，決不爾也。然吾蜀猶有少舛望不滿其大者，某不知也。如銓選擬官，必優內地，磨勘限員，亦狹川人，推此類言之，大抵皆若有輕重于其間，果何也？此非天也，代行其事者過也。故天亦厭之，邇臣朝聞而夕更焉，俄而鼎席虛，先生召也。先生行矣，天之公待先生而成也。先生至公人也，某何以知之？知

之蜀也。先生鎮吾蜀四年，蜀之民困于虛額，不得休息，而不能自言，先生爲言而蠲除之。蜀士有寸長銖能，閉蟄蟠鬱，不能自伸于上，先生爲薦引而推用之。是先生愛蜀之民，猶愛先生之鄉之民；待蜀之士，猶待先生之鄉之士也。非至公，其孰能之？然則今日之行，非但人之天知之，天之天實知之，其欲使夫代行其事者，恐先生不得免矣。是公也，將見又推之天下，而爲天者益高益大矣。故于其南也，輒書以爲序。《澹齋集》卷一四。

送虞宣樞序

南北果可合乎？難言也。主上睿明天縱，神武震疊，呼吸指顧，山夷嶽翻，曷爲而不可？然徵以往事，揆之天理，妄有見焉。方金人大舉，萬艘憑江，投鞭斷流，意無堅陣。當是時，北幾合乎南，相公白羽一揮，邊塵立淨，而南復南。其後用師符離，督以元老，靈壁、虹縣之捷，聲動河南。當是時，南幾合乎北。浮言沮搖，廟謀疑奪，卒無成功，而北復北。由是觀之，以南北爲不可合，殆非耶？以爲可合，愚亦未見其易，故曰難言。雖然，在時亦在人，孰愈？曰俱。天不欲生靈久遭塗炭，故生相公，使及是時，適與之遇而拯救之，此人與時偕。符離之舉，則天未定焉爾，宜小緩而速，故無攸利。然而使北不得以合南，乃天之本意，使南未得以合于北，則非天之本意。蓋若小稽期運，留此全勳以待相公，相公入相，南北合矣。愚又聞之，不亟不徐，相時而動。度我之可舉，與彼之可以

舉，則幾矣。苟以爲中原之地，將有負之而趨，宜不終朝而急圖之，則愚不敢知。內修政事，外固邊圉，此古盧、扁之方，願相公一誦之，可乎？《澹齋集》卷一四。

送何少卿序

某不肖，異時侍庭闈，先君曰孺子可教，賜之詩：「士苦無名字，吾兒早振聲。交游資直諒，議論斥縱橫。一第真拈取，群經素講明。勿貽麟楨誚，千古愧公卿。」已而棄諸孤，則又書小紙付之曰：「某若登第，當以遺澤畀叔之子某。」手澤刻之石，至今爛然，而某姿駑命剝，戰輒衄，竟隳先誨，負此以苟生，赧如也。日者數數進見，自惟無以代奉雉之贄，則書其平日不腆之作，塵汙函丈。幸而先生一見，亦以爲可教，借龍門一尺地，使得廁隸圉于前，溲渤賤凡，遂登藥籠。且又惜其與碌碌者比，每見輒以科第相淬勗，盛意愷惻，見于顏面。惟是破帆逆風，倍費挽曳；蹇蹄蹶石，不任箠策。因私念憂之，而欲以世所甚榮者成其名，父子至情則然，秦人則無與也。而先生期待若與先君同一肺肝，豈非錄其纖能而忘其陋，視之固猶子歟？嗟夫！某得此于門下，不知所以報矣。先生小休武信，武信非先生居也，衮舄奕奕，纛節煌煌，先生歸矣，而某妄有言焉。昔者，先君之勉以科第也，且戒之曰：「汝以孝弟忠信爲學問，則不予羞，以根本淵源爲文章，則不予羞。能之科第將踵門求汝，汝且以爲浼。不然，汝浼科第，雖得之不榮。」某百拜服其言，私識其意，曰：先訓有大焉者

乎！比者先生面誨，亦曰：「子文不陳腐，然非科第無以發身。」豈先生所期固亦有先君之所謂大者，而特欲以科第發之歟？某當敬受教。自今愈益求勉于場屋之文，庶幾萬一獲竊千佛一號，然後退而盡力其大者，以毋忝先君、毋羞先生。夫先君父也，先生師也，人而不惟其父、其師之從，將誰從？岷峨之靈，實證茲言。故于先生之東也，謹書以請達于馬首。《澹齋集》卷一四。

送兄長之官洋川叙

先君三男子，皆奉家法惟謹，而性小異。伯氏靜重簡默，埋鏹不彰，讀書千卷，如未嘗挾策者，落紙數十百言，如未嘗執簡者，人視之昧然，或疑其晦。季氏明決敏銳，遇事輒了，先君才之，每稱其雖細故薄物，著手諧人意，然姿峭潔，皎皎自護，忿奸嫉邪，不能蓋一疵，人視之狷然，或疑其亢。獨予淺孱浮露，不能如伯氏；懦柔疑畏，不能如季氏。而人不譽不毀之，居以是媿，夕惕晨省，有以自厲。故嘗用伯氏之靜重簡默以養其德，以季氏之明決敏銳以佐其智。弟兄之間，相爲師友，庶乎其寡過。季氏先吾二人而仕，予與伯氏同時調官，予尉靈泉，伯氏出關千五百里，主洋之興道簿。將行，予不勝離群之悲，而歎師友之遠。因言曰：靜重簡默，盛德也。然有而不示，昔人已謂焚梓毀璞，伯氏其剖光發翳少自見，可乎？明決敏銳而又峭潔，端士也。然警愚明污，或至不容，季氏其刳方就圓少自同，可乎？夫子不肖，知以伯、季自厲矣。斯言也，伯、季其亦領之否？其然耶，譽將盡

赴之，誰其疑？豈但若予者，不譽不毀于世而已也！于伯氏之行，故書。《澹齋集》卷一四。

送馮提刑赴召序

紹興八年，敵來議和。上皇厭兵，意向之，而大臣力主其議，異說者不罪則逐。當是時，冠劍塞庭，迎風靡然，無一妄咳者。獨公起下國，以孤臣昌言黼座之前，謂敵不可信，和必不久，徒屈帝尊、削國威，非策之便。質難究詰，凜凜如兵在頸，不小挫，陛衛震焉。已而和議成，不言兵者幾二十年，天下若向安，皆曰和是，于公言益疑之，甚者詆之。未幾，敵果無故棄盟，首建兵端，上皇始思公言，促召公，天下亦始大服。是時，敵釁方萌，昧者習久安，苟幸無事，猶冀敵意之還也。公亟上牋，以敵爲必來，兵爲必不可不用。且言：「國家謙損過中，浸成卑弱，弱形著見，故彊敵生心，今當赫然發憤，移蹕建康，示天下有爲以著其彊形。」嗟乎！此探端揣本之言，賈少傅、陸宣公議論學術者也。其後邊患復發，卒如公言。某嘗論天下事不難于知之，而難于知其微；不難于知其微，而難于言之而必用。夫歷世之治忽衆矣，然方其根蘖，未嘗不有其形，亦未嘗無一人焉。先事而言，幸而用，故治安；不幸忽焉，而敗亡顛隲至矣。當公初召對，其言亟用，則必不與敵和，不與敵和則無前日卑損凌蔑之辱。以賂戎之力足以養兵，以事戎之勤足以治國，天下庶可爲也。當公再上牋，使其言又亟用，及敵未噬，使者驕悖于庭，斬其首懸諸國門，正敵罪，明告而顯絕之，然後圖回吾所以備

禦控捍之術，則敵氣必挫，國威必少張。失是不爲，流禍至于今日，國家幾于寒而索裘，公徒有曲突徙薪之歎也。雖然，病者之求醫，必于其嘗驗者，蓋知之察而信之篤也。公醫驗矣，宜病者之亟求。是役也，公不得辭矣。某故人子，可無一言？自昔國于江東者，莫弱于晉，而尤甚于孝武。是時苻秦舉天下之大而有其八，既取蜀，又取襄、漢，晉僅有江表一丸土，然淮肥之戰，秦以回山倒海之力，而困于白面少年數人，秦卒以亡而晉存，何哉？有謝安、桓冲爲之臣也。夫安、冲之賢，非特晉人倚之，秦之大舉也，其心膺帷幄之臣，亦未嘗不變色以爲言。夫有臣焉，而使國人倚之，而使敵人變色以爲言，則無怪乎晉之失蜀失襄漢，而能以一丸之土，久立而不亡也。厥今形勢，大抵晉若也。然蜀我有，襄漢亦我有，比晉有餘矣。然自用兵再踰寒暑，尺地寸疆，既得復失，敵縱橫自如無少憚畏，譬之兩力相角，弱者先仆，而吾貲力易殫，策畫未定，反有可虞之形。凡此，豈吾之所恃與敵人之所畏，未有若謝安、桓冲者乎？夫安、冲固一時偉人，然予竊料之，使當往者議和之初，及日者之將叛，其絕識懸鑑，未必能如公之逆知其微，瑰言宏論，切中事機，彼所以成名者，特用耳。今公亦用也，吾人所恃，敵人所畏，不在是乎？安、冲何足道？夫醫一也，善診者不必善用藥；人才一也，善談者不必善集事。馬謖與孔明論兵，孔明心服之，用之街亭，衄焉。夫孔明之心服，必其說之過人也，而成敗乃爾，則謖善診而不善于用藥也。惟盧、扁能具是二者。故公前日之言，其于醫蓋診者。今用藥焉，刀圭未下，咽病隨去矣。天下之盧、扁，非公尚誰屬之！《澹齋集》卷一四。

送虞參政序

邊患烈矣，自南渡以來，聖君賢相惴惴然日惟攘却控禦之備，而卒不果一犁其庭，控其縱橫之勢，以大慰我祖宗之靈，以快我臣民之憤，以發舒我中原之氣，故戰不足而和，和不成而戰。其戰也無定畫，其和也無堅盟，是以敵人視我如玩嬰雛，無一毫忌憚。此無他，咎在謀議者不足以深識敵情而徒爲膚理之見，跳踉突蕩，弄兵以挑，我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既久，兵連禍結，我力既耗，敵意亦怠，則又不得已而與之和。和與戰常若循環，而天下卒無一定之期。嗟夫，爲天下國家者，豈果無長策遠計以至是哉！于此有說焉。必有超世蓋代者，其風聲威望素足以震驚荒遐，而又高識獨照，有以深探敵情，而內強吾國，苟得斯人濟斯事，戰可也，和亦可也。其戰，敵人以爲威；其和，敵人以爲德。吾嘗操此二柄以爲制敵之術，而不使敵反操以制我，若是焉，天下事大定矣，尚安有前日紛紛擾擾之患哉？恭惟某官以道德忠義結主知，而以恢復功業爲己任。方其使敵，則逆知其詐于未敗盟之前；迨夫臨敵，則迎挫其銳于方張不制之際。大功數十，焯焯暴著。國家倚爲長城重鎮者，入贊機務，將正鼎席，乃推遠榮名，退安閒寂，偃然若不嬰于物者。冲懷雅尚，固以激懦而興頑。然子房赤松之遊，在秦、項已平之後；而裴相國綠野之放，乃穆、敬不用之時。今敵詐可虞，是秦、項猶在也；宸眷方渥，是堯、舜親逢也。此而遽欲追赤松之遠遊，而蹈綠野之高致，其如蒼生何？其如社稷

何？此尺一之詔所以亟下，而舍人裝不得頃暫留也。某故人子，再世竊濡潤于仙舸之南也，不能鼓槳柁以相行役，獨知和、戰之說如前，而知今日一大事，非鈞坐有不足辦者，敬書以爲序。《澹齋集》卷一四。

分陝志總序

歲在戊子，大丞相仁壽虞公以宥密宣威井絡之區，故大丞相魏忠獻張公之猶子利州路提點刑獄某告公曰：「叔父往當屯難之初，總諸使保釐陝蜀，有大勳勞于時，歲月荒老，其事滅没不著，志士爲之盡然。今公以偉烈殊庸，實踵英躅，名德後先，煒煜相望，願哀其遺績，庶有紀焉，以詔後之人。」公曰「是吾志也」，亟命其屬李某，使爲之。某既受命，即退而諏諸耆舊，訪之老校退卒，皆僅有存者，而莫能端倪。又求之于腐簡破牘，晝窗夕燈，繙繹究索，卒不見畦畛。蓋戎幕屢遷，年所多歷，脫亡淪散，文缺不具，或一歲粗存數月，或一事僅涉梗概，既不可以日月繫次，又不可以本末首尾相發明，含毫吁嘻，亡所措手。私所震惕，大懼無以塞責。于是隨搜閱所獲一二掇拾，凡切軍民大計，關邦國至謀，悉以類從，別爲十門，門各叙其大凡，爲二十卷。起建炎三年夏六月，終紹興三年夏四月。取公制詞有曰「分陝宣威，方重專征之寄」，又曰「周東征而宅洛，蓋資分陝之雄」，名之《分陝志》。雖紀載芒略，論述蕪鄙，未足以鋪張揚厲萬一，然異時或有見聞之博，或逢編簡之遺，增闕補

殘，往往可爲全書。因妄論之：自海東之窺覷中原，凡吾號天下勁兵處，憑固負阻，鬼不得窺，而長戟臨之，四面瓦解。當是時，敵之橫行吾國中，如游其園觀林囿；掠吾城邑，如探囊物，振槁枿而仆敗屋。獨至于蜀，殫其彊悍之力，磨牙搖螫，期于必取，然終不能以一毫得志，卒之摧衄挫敗，覆軍殺將而去。蜀之爲蜀，鼎然不動，而三吳近甸，禁籟不驚，亦倚我上流之重，疇庸第勞，顧將誰屬？不有我忠獻公，久矣其不國矣。某嘗夷攷其粗，大抵公忠義根于天性，智鑑絕于人群，視敵之不殄除，兩宮之不旋，翠華之不復，輿地之不歸，如饑不食，渴不飲，親戚骨肉之陷乎水火而不救。是以雖一身孤危，隔絕萬里之外，而雄心義概，愈久愈確。觀其勇于敵愾，力于衛上，明于料敵，果于制勝，善于任使，勤于聽納，寬于撫士卒，仁于愛百姓，至控扼險阻，綏集流散，招徠叛亡，獎激忠義，隄制邊陲，整治器械，經理財賦，地非一所，事非一日，治非一人，而公精神之所旋斡，心慮之所周營，朝飧失箸，夜寐推枕，蓋無不用其至。雖深略秘畫，長籌遠算，所以克復神州，再造王家，不容覘而竊議，獨措之事爲，其勤過于周公蓋如此。使當時少假漏畧，必如公志，則枹罕醢木，燔老上之庭，返故都之駕，唾手爲之矣。方公以便旨行事，事有因時制宜者，公初不以爲成制。譬之芻犬既陳，樵蘇隨之。然今姑存不去，亦欲著公所以用蜀有不得已。昔文中子稱諸葛孔明曰：「使亮而無死，禮樂其興乎？」夫孔明于蜀，其身未嘗一日不在兵間，其設施未嘗一日不在軍旅，文中子何用知其興禮樂？蓋以蜀觀孔明則不然，以孔明觀孔明則然也。吾嘗論公亦云。嗟乎，當孔明時，荊州入于吳，其後渭南之屯，亦落落不合，然司馬仲達觀其營壘，嘆其奇才，至今論三代之佐必歸之。夫知論

孔明則知論天下士矣。某之先君子，實出忠獻之門，而某鉛槧伎薄，猥辱相國虞公之所委屬。仰惟公護蜀之功，與忠獻匹休，今又以格天事業，光明一時，誦古今譽盛德者，雜然陳前，乃推美于前哲大老，不忍其故實刊落，將有以發揮表揭之，而付之蕞爾生，顧某何敢以不腆辭！是用薰沐纂次，且再拜而爲之序。

《使事經始》。公建炎三年四月，以復辟元勳，自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川陝宣撫處置使，其冬至陝。初，公被旨以便宜行事，事皆專決不中御，其撫臨既廣，而權寄優重，又今昔所無。蓋其金石一心，精貫日月，上無嫌猜，下絕謗疑，故能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展盡忠力，幾成克復之勳。然當大將鼓旗初建，必有恢拓宏遠之規模，鼓舞震驚之號令，書之策牘，以備采擇，而脫略散遺，不具彷彿。今姑得其入疆之始所行下諸路約束，錄之爲《使事經始》，仍以臨遣詔書冠其首，其詳則見之逐門。

《督勵勤王》。《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當敵人方張不制，噬嚙四出，天子爲之奔幸，于吳于越。而清蹕所至，敵則隨之，戈鋌之氣，烽燧之煙，幾於憑陵翠華，熏逼黃屋，而犬鼠蜂蟻，投隙窺便，又乘之而奮。當是時，九廟之辱，萬乘之危，殆一髮如也。公擁重兵，邈在萬里之外，警堠一聞，背不帖席，慷慨憤發，糾督戎旅，即日于邁，先聲颺馳，敵爲奪氣。蓋其以身殉國，不偕敵存，素志然也。《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之謂歟！今錄其事，爲《督勵勤王》。

《振舉軍政》。陝西諸路號勁兵處，其騎射驍捷，擊刺犀銳，實冠天下。自公仗鉞專征，盡獲諸

將，前茅始憩，一號令之，旌旗變色。于是紀律之不張，法制之不嚴，器械之蠹敝不飾，事藝之閱習不精，諸屯虛額之不充，疲癯懦怯之未汰，公皆篤意繕治，勵精謹敕，責訓練則程式可稽，課勤惰則賞刑必行。又遴擇將帥，屬之兵權，授以成算。如吳玠等雄鷲沉毅，忠義體國，策略兼人，名萬人敵，皆公首自甄識，拔之裨伍，以卒成大功。其間伉戇難制，或委甲棄軍，亦隨以剪馘，不復顧惜。拊摩士卒，不啻子姓，藥傷補敗，第功次勞，常若不及。故能以一隅全力抗堂堂大國，此則公馭軍拊衆之大略也。初川路禁軍無將領統隸，公始創爲四將，俾之專意練習。又山前所屯多爲西兵，邊遽俄至則盡甲而出，故自利以南，蕩無藩籬。公命于成都、潼川等戍守東兵及廂軍遞鋪并弓兵，料簡少壯，分屯結隊，以嚴備禦。既又招填弓箭手，復其征徭，賦其土田，授其鞍馬，又增置諸縣弓卒，又勸募土丁鄉豪，使自爲戰。其他名額，有號「勇毅」、有號「赤心」、「雪恨」、「報讎子」，悉團結有法，廩給有程。至于不吝金帛，市馬西陲以足戰騎，皆公用力于戎旅。其概可得而紀者，因總之爲《振舉軍政》。

《講析貨源》。公初爲茶鹽榷酤法，其奏札云：「臣到興元，取會四川見管金帛錢物，除建炎三年上供并應副陝西、河東衣賜物帛，見行拘催，其已前年分積下錢物，緣建炎元年朝廷催促諸路併綱起發赴永興軍、鳳翔府下卸，準備緩急支用。去春金人殘破，盡數失陷。後來收簇到錢，王瓚駐軍興元，半年之間，支過一百二十餘萬；成都帥臣盧法原差楊可弼充都統制，五月之間，支過八十餘萬；可弼乞罷，續差利路鈐轄李君陳代之，四月之間，支過五十餘萬；自建炎三年節次承朝廷指揮，支撥

應副陝西諸路糴米等，計川錢一百三十餘萬；及陝西節制軍馬王庶、曲端、王似共取撥過四百餘萬。因此儲積無幾。今屯兵十萬，日費浩瀚，道路阻遠，東南財賦既不可調運，解池未復，商賈不通，臣見行措置茶鹽榷酤，講究利源，爲經久之計。」公之奏牘如此。其後臣僚札子亦云：「川陝初用兵時，調度費出悉仰公帑，是時所用者，州縣之綱運、常平之儲積，而總領財賦司又爲酒法、鹽法、增錢引之法佐之，取給于此而已，不及于民也。其後費用稍廣，總司之法、綱運之物，歲入如舊，始不得已而取于民。于是有對糴以稅米輕重爲率，有激賞絹以和買多寡爲率，有折納和買布以市值爲率，有增敷役緡以加倍爲率。」某嘗竊觀一劄，因以考向之征輸賦徭，凡所增名色，誠非得已，蓋邊屯如雲，張頤仰哺，一夫不飽，狼拏蛟搏，變且不測，如之何而坐視？然當是時，百姓知官用其力，還以衛之，亦樂輸亡少靳。又公建置約束，初不以爲永制，形之剡章，著之號令，人戶知之。蓋其本志，將期混一之後，盡取而復除之，惜乎其不遂也。今取自公以來，凡經理財賦等類錄之，以爲《講析貨源》。若糴買運漕，事實繁勞，不可不著，而間于科調，有所蠲放，以示寬恤，亦公護念吾民之至者，並附于篇。

《控禦阻隘》。敵自入吾中國，其順利駛捷之勢，不啻高屋之建瓴水。凡形勝地，若太行之險、濁河之悍，平時有國者恃以爲固，一旦半夜失之，如寐如醉，天下由是土分瓦解矣。嗟乎，斯亦可謂一時之彊也！及其垂頭秦、雍，睥睨梁、益，雍容嘻笑，意謂功在晷刻。然盡智殫力，玩歲淹辰，終不能盡如其志，雖初志僅伸，亦繼以撓敗。夫何故？蓋以精神折其衝，以策略制其命，而又下收芻

蕘，善任帥牧。凡敵密謀秘計，意所從入，皆先機臨控，盡得其要，如室鼠之穴，塞蟻之封，使不得肆。是以雖縱橫衝突，左瞰右睨，卒亡所措而遁。《傳》曰：「聖人有金城。」夫金城豈地形之謂哉？若公者，其足以當之矣。今姑錄當時所以扞蔽蜀門者，爲《控禦阻隘》。

《課誘耕墾》。食足則兵彊，穀粟富則食足。然穀粟非天雨而鬼輸之也，由乎土之滋殖而已。曠土未盡闢，則瘠庾無見糧，取之它境，費倍而力艱，然豈無術以濟此乎？籍不耕之田而課之耕，盡地利之入，佐飛輓之乏，遠邇不病，公私俱給，此匪策之上耶？關外之地，自經敵人蹂踐，居者渙離，千里膏沃，鞠爲莽榛，師屯十萬，仰食三川。漕舟相銜，填溢江流，蜀固不勝其困矣。公憫然念之，垂意穡事，將有以少紓其力。于是選信使、擇才吏而分屬之，優假耕夫，貸其種糧，資以牛具，且揭賞格以督守令，薄斂入以裕貧民。未幾，人爭慕向，執耒耜者雲集于南畝，荒疇廢壤，盡入墾鉏。向之蒿藜之場，彌望皆黍稷矣。噫，公于兵食可謂知所先務，顧獨無紀，可乎？今錄之爲《課誘耕墾》。

《獎激忠義》。死，人之所難，死于國有義且有名爲尤難。當敵燄熏灼，金石爲摧，孰有以甚愛不貲之軀而橫當之？志士仁人，執志堅，擇善明，遇所不幸，不暇有所回恤，視破頭顱、抉支體，殆飲食談笑事。然非在上者別異而甄明之，則傑魄壯魂，終亦埃滅漸盡，顧何以慰已往而勸方來？故公于死事尤懇懇致其情，既已顯寵其身矣，又廩其家、錄其孤，歲時奠祭其墓，大者則廟貌而奉嘗之。猶未厭也，又命幕府哀其功狀，列其姓氏而登載之。時我先君起部實秉筆，初得九人，記而刊之石矣，又以效忠者衆，前刻未盡，嗣爲集記。其所以昭著武功，揭示英節，與夫推明公無德不酬之意，

粲然備具。今錄其事爲《獎激忠義》，且列兩記于前云。

《招納畔渙》。梟狐不祥，喜乘暝昏；蜂蠆有毒，忽出懷袖。自昔運丁否剥，釁生仇鄰，干戈相尋，四海橫潰，坤維乾紐，解弛決裂，則必有叢凶嘯妖，投間竊起，或睢盱藪澤，或倔強城池，因之騷動一方，魚肉赤子。又叛隸亡將，去順効逆，助桀吠堯，迷不知復。其間雖有專地中立，陰拱坐觀，然未深明去就，尚睨皇化，于時將震以威、角以力，豈惟重傷，且自新路絕，盍若推赤心、布大信，與之更始，恩柔惠來，指以新路，材者緣以自助，下者使復齒于平人！涵育之仁，孰大于此？此公所以於盜賊亡畔，專意綏集，初不以殺戮爲事，用是道也。今錄爲《招納畔渙》。若西南裔夷，時方艱虞，往往或肆猖獗，于防制之道，尤宜汲汲，今亦附篇末。

《紀載雋功》。自昔成事濟功，決于一勝。楚以鉅鹿，漢以昆陽，吳以赤壁，晉以淝水。或用霸諸侯，或既興墜緒，或因之鼎立，或不遂衰亡。和尚原蜀之喉衿，蓋吾恃以爲險，資之立國。方敵銳意深入，雷轟電驅，勢不留行，而公委任名將，逡巡却之，尸其渠首，殲其朋類，暴骸積甲，幾若丘山。蓋自其內侮以來，摧折破敗，未有若此之甚。發舒義士之憤，摧敗強敵之氣，鏗錙偉績，震耀一時，梁、益奠枕餘四十年，皆公之力。故制勝克敵，他尚多有，而係蜀存亡，實在茲舉。當時幕府有《原上紀功碑》，又朝廷加公亞保及吳玠策勳贊書具在，今皆列于篇，蓋以侈公休烈，使蜀人知今日生養食息之恩，爰自公始，不其偉歟！

《割隸郡邑》。天下郡邑，建置有成法，封域有常守，掌在職方，莫或易之。屬當紛攘，地形之

所臨制，軍師之所出入，昔非扼塞者，今往往爲重鎮要區，列成分屯，有不可以仍舊，要當因時度宜，割部屬以便控禦。故有升小爲大，易彼隸此，大抵率從權制，非刻舟膠柱者可與共議。因錄之爲《割隸郡邑》。《澹齋集》卷一四。

全宋文卷四九〇四

李流謙 七

靈異集序

紹興庚辰，安靜觀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令望，謂邑尉廣漢李某曰：「真人之奇靈卓異衆矣，惜不盡傳。況今親逢休明，孝通隱邈，肇新祠宮，而連帥王公又肅于承詔，不閱歲役遂奏功，實一時傑特事，獨此未滿意，子盍併書之？吾將刻石爲耐久計。」某曰：「唯唯。」因退而考圖記，削其陋，諏耄艾，訂其實，得若干事，再拜以授令。令爲橫碑十許，即日戒工鑱而陷之壁，仍以《唐史》真人隱逸傳冠焉，虛其餘俟來者。某因妄論之，曰：真人在時，却竇長史之餽，而瞪視高長史，疑厭世若溷然，所立高矣。至其隱去，扶危藥傷，卹窘奔乏，汲汲乃如此，則又若未忘物者。蓋至人妙士，其所自持，固邈乎霞外，一塵不得嬰。若其以有生爲一體，俛而同其憂患，則純念冥感，赴于不約者，彼亦終欲寂然而不可。雖然，謂其真在是則猶攬劍光而執月也。令于新宮號盡力，力且及此，政亦綽綽

矣。故某不敢以固陋辭，且序而題其首。《澹齋集》卷一四。

雍資州送行詩序

雍侯堅孺雅恬于進，其有寵召也，辭甚苦，終不獲命，始勉而南。既至，對便朝，開陳治道，皆古義，而實切時用，上偉之，將留焉。明日即上章丐還，廟堂持不可，侯懇益力。大丞相誠之至以侯心熏憂患，果于白去，上乃聽，以資中付之。于是蜀之仕于中都者，勇侯之退而榮其歸也，合飲以餞之，以「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分韻賦詩。張某君玉、陳某光祖、黃某仲甄、胡某巨卿、范某西叔、王某君弼、楊某似清，堅孺亦自占韻以示無言不酬之意，張某季長以告不預集而願有賦，合某爲十。適章某德茂至自蜀，坐客也，別出一章附于軸，而屬某書其首。子謂侯于進退出處耀矣，薦不入官，非君相遺，侯自伸其初志，然亦足以砭世之俚俛于衢路而不知止者。故諸作雖奇藻遞發，大音各奏，大抵皆述此意。顧某菲陋，亦竄其間，而又引焉。頑石在上，巨鼃當有不靈之嘆，奈何！《澹齋

集》卷一四。

書馬輔蟠舟賦後

右馬輔德駿《蟠舟賦》，其文要眇幽奇，如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栖陸之瑋寶。卒然見者，神眩精搖而不能名，然心識其非世俗之常玩。予始得而讀之，如墜洞穴，冥行深入，逶迤翳晦，不見徑蹊。欲前而若阻之，欲旋而若挽之，逮窮其力而徹焉，則豁然琳琅之都，而璇玉之館也。噫，斯可謂天下之奇文！因之以窺其胸懷本趣，則德駿固亦天下之奇士。余嘗告之：文至於蛻其骨畢矣，然蛻而不留，孑立孤峙，矯乎而莫與鄰，則人有自崖之嘆。或者却轡反轅，紆光遺采，使人得彷彿君於羅縠之間而可乎？德駿曰：予猶未免遇靈物瑋寶而不能名，墮洞穴而不得出者。遂相與一笑。《澹齋集》卷一八。

得通鑑一綱目一發明管見各一歡忤而書

文章雖有義理，苟無綱紀條貫，終不免錯雜龐亂，讀之使人厭倦茫昧，卒不見夫正道大路之歸向，京師都會之止泊。何謂綱紀條貫？《易》、《詩》、《書》、《春秋》是也。失聖經不刊之旨，錯雜龐亂者，自司馬遷始。後世踵訛習陋，莫之能改。司馬溫公復《春秋》編年之法，井井貫貫，正群史之

綱紀，削群史之冗長，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不重出，不互見，不參不紊，提綱挈領，而衆目襟幅，昭布森列。一代之始終治亂安危，一君之得失美惡，群臣之邪正是非，民俗風化之醇疵厚薄，卷帙既終，不必互相參考，歷歷有章。《麟經》之後，無出此書之右者。朱晦翁藉菑畬之成功，已精而求其益精，大綱而細目之，直示褒貶，議論醇粹，實事增廣，浮辭淨盡，謹嚴簡潔。求其義則善無妄與，惡無濫誅，閱其文則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又《通鑑》之冰清也歟？河北以不得是書爲恨，今歲併得二本，自茲秋涼，當與《通鑑》對讀，玩味二先生去取不同之旨。又得《綱目發明》、《讀史管見》以殿後，雖駑鈍不前，不能如密國公之二十五通，亦當三數而止。《澹齋集》卷一八。

名蒲二子說

蒲伯永以其二子來乞名，名之曰好仁，字以安之；曰好德，字以舉之。夫出於中心之所願，欲之爲好，然好有美惡，鷄鳴同起而善與利不同，故在所擇。仁人之安宅，未有舍其室廬，傍徨轉徙而得存其身者，故知安於仁則能好仁。德足乎己，無待於外，俯而取之，其輜如毛，故知舉是德則能好德。咨爾安之，謹厚持心，推以及物，毋專己以自豐，則近乎仁。咨爾舉之，果行率理，動應規繩，日進於君子之域，則近乎德。夫如是，仁之報爲壽，德之報爲福，二子其尚勉之。《澹齋集》卷一八。

易經解

坤

「六二直方」，止「地道光也」。天下有正性者有正用。坤初微而著，微可忽也，著可懼也。聖人切近，戒之曰「霜冰」。霜固所以爲冰，而知霜者有時而忽冰也。三位下而亢，曰「含章」，曰「或從王事」。聽而不遂，應而能終者也。四括其囊，否隔之際，咎譽皆悔，利在結密；或不密焉，不咎則譽。以乾之陽，至是或躍。或者疑也，而況坤乎？謂之多懼，蓋懼此也。五高而偏，仰則廢分，俯則失機，履中而時措之，是以元吉。文王有庇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凡處危嫌之地，此其法也。六窮而搏，陰不陰陽不陽矣。故此五者有正性，未必有正用，唯二具焉。是以五爻，皆宗本之辭。總曰「直方大」，舉其正性而言之也。象曰：「其動也直以方。」舉正用而言之也。蓋直其靜，方其動。故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夫觀物之凡不遡其源，所見皆非其正也。觀坤者曰「柔順」，固也。然不知厚而載，動而剛，豈「柔順」能之。必有根極之者，「直方大」是也。直則不邪，方則不易。不邪則正，不易則固。正固則大，而後柔順之施，爲天下之正用。不然，直陰幽懦弱，便佞側媚爾，豈坤也哉？或曰坤體不自立，烏乎直？不自持，烏乎方？曰：坤非直於坤也，直於乾也。非方於

坤也，方於乾也。乾作而坤作焉，乾止而坤止焉。吾知乾而已。方其與彼，俱作俱止。物莫得而遏之，則安得而不直，亦安得而不方？不視其或作或止，若紛然其繁也。而不知其一本於乾，則亦何所習而利哉？謂之無不利，蓋無私意加乎其間。動適乎理，而物各得其宜也。然則地道之光，於是乎在。是以六三得之，能含其章，而有有終之譽。六四得之，能括其囊，而無失身之悔。六五得之，黃中通理，而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美。初昧焉，而不善之積，不能以自知。上窮焉，至於交戈而俱斃。然則六二也，其不謂坤之正性正用，得乎哉？

賁

「賁亨，小利有攸往」，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地之物，未嘗不成於兩。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文則有質。一不獨立，待兩而行。兩雖別也，一則主之。所以爲兩，動於情也。主之於一，復於性也。今夫賁之爲卦，山上火下。以火燭山，物物陳露。文所由生，是兩月之相爲用也。然火爲能燭山，則所燭能燭後也。所燭先也，先者定矣，屹不移矣。後者憧憧，徒往來矣。故賁之主在艮，其兩在離。離反其光，艮固自知，艮在焉。離則失照，觀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夫剛未嘗往也，文來柔之，來者有缺，然不足屈而下之意。然剛拒而不接，則惡於不和，而無以致亨。於是特分焉，上而文分者有裕，然有餘施，而與之之意。故柔文剛也，足以亨剛文柔也。「小利有攸往」，小謂柔也。謂柔得所附，而不能有攸往也。由是觀之，剛本無文柔之心，亦無有心求

柔之文已也。柔自託焉，而剛亦因以致用。故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彼之說固一曲，然亦誠獨見乎此也。至子夏論《詩》，則曰「繪事後素」，其亦知繪素之俱，而繪必後於素乎？然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則曰「天文也」。人文以止，則曰「人文也」。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也？蓋天其質也，剛也。日月辰緯之錯行，四時六氣之推遷，柔也，所以文之也。錯行者，明晦之不同。推遷者，寒暑之自異。而爲天者，常穹然臨之，聽其自爾，而莫之或爲；故觀之者特曰察時變，而不曰天變，蓋變在時，而不在天。此蓋柔來分剛之說也。至於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是矣。夫林然而生，孰非人也？方其萃聚之衆，則若不可齊。趣操之異，若不可合。然爲君臣，則志同也。爲父子，則情親也。爲夫婦，則好合也。爲長幼，則悌順也。是皆權然相通，粲然相接，繁縟而可觀，其文明蓋如此。雖文明矣，然志同者，有分也。情親者，有等也。好合者，有別也。悌順者，有倫也。則其止又如此。聖人於是因其文明也，發揮之以飾其外；因其止也，維綱之以制其內。機緘默運，使由而不知，不曰化成之乎？雖然，二者固並行而不悖，然文明必曰以止何哉？蓋文明固待止而後能託以顯也。若止則疑無待於文明，姑亦勉而應焉。此又柔來文剛之說也。夫以天文人文觀者各異，至於以剛爲本，而柔從之，則一而已。吾於是論天下之文，必先乎天下之質。不幸而過，寧質無文。故《艮》至於上九，猶曰「敦艮」而離之過，則有焚如死如之凶。不然，夫子何以筮而得此，愀然而悲？而莊周氏悼戰國之敝，亦有滅質之嘆。董仲舒察武帝之浮虛，亦有損周用夏之對。卦之上六曰「白賁」，而大傳曰：「賁，無色。」古之聖賢，其皆如此乎？《永樂大

典》卷一三八七六。

孟子解 一

戰國之際，欲毀鄉校者有之，欲毀明堂者有之。蓋先王道德法度之遺意，至是決裂殆盡。然仁人君子，未嘗一日不致意於其間。故子產於鄉校之毀，則亟排之；孟子於明堂之毀，則力止之。雖然，無明堂不害其有王政。然宣王所以欲毀之者，不惟不知明堂爲何等物，蓋初不知王政爲何等事。故孟子因是以啓迪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非焉。夫子存羊，蓋所以存禮。今孟子欲存明堂，其亦所以存王政也與？《永樂大典》卷六五五八。

孟子解 二

孟子意不在明堂，而在王政。特因明堂以激之，而王果問焉。於是以治岐之事告之。蓋治岐亦文王初爲諸侯事也。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不征，澤不禁，罪不孥，以至鰥寡孤獨，皆發政之所先。此實王政之大者，而皆於明堂出之。則明堂安可毀？不然，如後世徒以彌文之飾，指複廟重屋八窗四達爲之，則毀不毀何與乎王政？《永樂大典》卷六五五八。

孟子解 三

宣王未安於王政之言，於是託以有疾，而有好貨好色之事。孟子又引太王、公劉以爲言。太王好色，而無怨女、無曠夫。公劉好貨，而有積倉、有裹糧。夫使人人好色如太王，好貨如公劉，則人唯恐王之不好也。此與前好勇之義同。王嘗問卿，孟子以正對，王勃然變乎色。今此則若隨其意而詭說之，何哉？蓋言不剴切，無以激其意。不順適，無以寓其諷。雖若不同，其所以引君於道，則一而已。《永樂大典》卷六五五八。

孟子解 四

洪水溺人，非禹溺之也，而禹以爲由己溺之；人不粒食，非稷飢之也，而稷以爲由己飢之；一夫不獲，非伊尹推而納之溝中也，而尹以爲時予之辜。是三聖人者，豈固敝敝然樂於勞瘁，而從事於務哉？蓋以爲治其職，則當致其憂；居其位，則當任其責。非惟在上者當然，在下者之所以望我，亦若是也。今齊王於妻子失其託，則知以責其友；不能治士，則知以責士師；至四境不治，則顧而言他。彼其心，豈不知此實己之責哉？而獨恥於自反，及謬爲不省以絕其說，使孟子不得終進其治國之道，

然則宣王不足與有爲，亦可悲矣。《永樂大典》卷六五五九。

孟子解 五

治一國者，有一國之望；治天下者，有天下之望。所謂望者，非一朝一夕之爲也。道德積於身，勲烈著於時，聞譽赫於人之耳目。君人者倚之，百姓與之，宗廟保之，夫是之謂世臣。凡此者，舉一國聽之，則一國重；舉天下聽之，則天下重。昔周之畢公，身事文武以及成康，而書稱其弼亮四世，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蓋爲世臣者固如此。今齊王無親信之臣，而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其於任用之際，亦苟而已矣，則烏知所謂世臣哉？方且指喬木以求故國，豈不重貽孟子之笑哉？《永樂大典》卷六五五九。

孟子解 六

用人，大事也；殺人，亦大事也：皆不可以己之私意爲之。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吾方察焉，見其可用可去，而後從之。不然，未敢必於用於去也。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可殺，吾亦察焉，見其可殺而後殺之。不然，未敢果於殺也。夫何故衆以爲賢，是衆人用之，而吾何預於用

之哉？衆以爲可殺，是衆人殺之，而吾何預於殺之哉？夫然用者常當，殺者無悔。雖然以謂可用可殺固在彼；而聽其言而察，察其言而用則在我。專於彼則惑，專於我則蔽。故《洪範》謂有大疑，先於謀及乃心，而次及庶人卿士，及龜筮。暨其俱從也，而後謂之大同。亦與此同意。《永樂大典》卷六五五九。

孟子解 七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至「未聞弑君也」。君臣之分，何啻天淵之嚴。齒馬蹙芻，皆誅毋赦。桀紂之事，豈所宜言，孟子言之不疑。蓋天下歸往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之一夫。謂之王，則齒馬蹙芻猶所不可。謂之一夫，則孟子之言，蓋不爲過。秦二世、隋煬帝，尤其甚者。《永樂大典》卷六五五九。

孟子解 八

「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齊與燕異乎？燕不及齊，則齊可取，何謂其異也？德不及則異，政不及則異，然宣王問孟子猶有有取勿取之疑。則齊於燕，蓋未有德與政之異。孟子於是告以文

武之事，以爲取之而燕民悅，則當法武王取之；取之而不悅，則當法文王。舍是二者，就使力能取之，民本避水火耳，而去燕得齊，則是無適而不遇水火。故曰：「亦運而已矣。」《永樂大典》卷六五五九。

全宋文卷四九〇五

李流謙 八

重修法明寺記

僞孟帝蜀，有隱者自號醋頭，手携一檠，所至輒呼曰：「不得登，登便倒。」未幾，知祥死，人識其語。嗟乎，五季昏悖，狐孽鼠妖，乘夜嘯舞，而當時狙亂怵逆，視爲尋常。至人側之，微諷隱言，將已之而不可。今預知明慧普通大師，醋頭是也。師先識知來事不一書，獨其抑僞叛、斥狂僭，有裨於世教，予喜之。漢州雒縣，自唐有寺曰法明，而治新之，或傳自師始。有舍利塔，有塶洞以掩四衆之骨，皆其手迹。歲久，寺頽剥，破殿赤立，世尊塵埃，龍象爲泣。前什邡南陽院住持僧慧覺始服儒衣冠，慨然願祝髮於其地而興起之。初，亦落落不合，去之，數年而歸，卒如其志。盡撤蠱弊，飾像設，若門若廡，若堂室庖廩，凡爲精廬者畢具，名葺之，實無異更造。又築祠，奉醋頭以志其本。市經之爲四大部者龕藏之，戒其徒無輒毀易。環植竹柏數百根，根誦貝葉數過，曰：「將以祝吾

君如是之壽，後當無敢斬伐者。」覺囊不貯一錢，而平生喜佛事，故所歷塔廟無蠹壞椽，此爲尤盡，弟子純一、純韞實左右之。既成，求予記。予熟知醋頭之異，而不知嘗居是寺，每嘆物之隱于荒昧固難知。覺學道精進，其所證解非鼓三尺如蛙黽者，而恬陋安寂，俗眼白之。以予不知醋頭，則亦未必知覺，姑爲記葺寺本末，使來者有考焉。《澹齋集》卷一五。

星燈記

乾道三年十有二月，淮安郡守廣漢張公洸與邦人修黃籙大醮于州治。越三日，有星現于九真位前琉璃燈上，初若散微，漸如編珠，芒采流煥，脉理貫錯，疑有躔度，倏觀或無，諦視愈明，缸涸燼零，燦爛如故，已事乃隱，在壇墻者莫不畢睹。道人劉浩曰：「吾見之三夕矣，平生爲人作醮，至此才四爾。」噫嘻異哉！夫天遠人者也，以誠求之，其近乃在目睫。《傳》曰「惟德動天」，信乎其能動也！蓋公之爲是醮，本以溉濯斯人之殃戾，而道迎其祉貺，初無私己之祝。既捐俸帑，裨衆施以辦具，且跪起薦獻，亡毫髮不自盡。凡百執事，謹於法象，亦奔走罄竭，罔有遺敬。以是精意潛孚，玄鑑昭答，有此希闊祥異之應，是豈苟然？公命史爲圖，而某職在文字，謂安可無記，輒稽首爲之記。

龍角山福志寺修造記

僕爲邑人將十年矣，而未嘗知有龍角者。一日山之福志院僧義祖持謁入跪而言曰：「山距邑二十餘里，地綴大蓬，蓋古藍若也。頽弊不葺，積有年所。殿寮荒壓，像設翳昧，山神地靈，面目沮慘，緇徒野陋，巢栖穴藏，苟安昕夕。吾師悟詮自惟先業全付，傳次在予，儻不事事恐遂壞，遺羞亡窮，曉夜惴畏，規追誅責。乃發大誓願，開誘檀施，捐金輸粟，益以己資，空篋倒囊，毛髮不靳，鳩工合材，一大治之。亦既卒事，願丐君文，揭示不朽。」僕初不孰何，義祖唯唯而已。明日以狀來，條言之。蓋院之中佛殿，建於元符四年之丙子。山故饒蟹，群嬉旅游，咀嚙壤土，水隨入之，腐木墊基，殿因以壞。悟詮白發其端，群喙趣和，即日徙高燥地，壘石其址，以屏以捍，本根屹然，堅壯厚實。已乃澡丹堊之漫漶者，更棖棟之罅脫者。創塑十六大阿羅漢于其中，而重飾釋迦、迦葉、阿難之像。既又撤廊西之破屋，因其地爲經閣，而維之以四廡。創始於某年甲子月，積歲累至某年甲子，遂落成。於是院一新矣，形勢鬱盤，氣象萃合，游者改觀，居者移氣。如婁人子忽衣寶衣，乘輕車，從豪奴黠童疾馳於通道大都，神觀舒閒，光彩赫奕。追思向來憔悴饑窘無聊之狀，不復夢見。然猶重慮其傳之不久也，將有後虞，乃自課秘言《金剛》、《圓覺》以千萬計，將丐庇於龍天神鬼，期有以覆護而鎮撫之。噫嘻！詮之有功於是院，顧不偉哉！原詮之苦心焦思，不憚營丐，服勞於己而遺人以安，此

固當書。然僕猶不是與也，蓋新舊起廢，亦浮屠氏之所當爲，而又裨以衆施，相以群力，詮若無難者。獨嘉其不苟近利而惟他日之憂，沈思遠計，至乞靈于象教以妥安後之人，則其用心豈偶然者！蓋推而大之，則從上諸聖所以斬絕彼我，普度一切，均是心而已矣。可書之，實不在是邪？爲之記，以表休蹟，尚何辭！《澹齋集》卷一五。

綿竹縣圃清映亭記

物生皆兩之，其合也則以類。照異而體不隔，情違而理宜符，非瞰乎眇綿，立乎域外，疇覺哉？月行天、水行地，異且違也，合爲一清同一清爾。而人不得以矚其際，是非有以使之類也。並衣冠而處，士爾士爾唯合焉。引而森布班列之，雖別容表、差伎能、殊性質，然輝聯彩錯，人望之自一色，亦類也。綿竹縣圃多閒田，令君錢太虛不以植禾稻、藝葩卉，乃鑿池築亭，以當水月之會。長林屏其前，迴闊超曠，日入雲破，暝色徐展，推璇魄而貯之，涵液沈漬，神與形融，殆不可以聲偶。有會于予之說，於是令君取退之《月池》詩二字，題其顏曰「清映」，呼客觴焉，而問言于子李子。子李子盡酌而對曰：嘻，有味哉！退之之言，令君知之矣。其詩曰：「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此蓋因物會心以發異境之自然，借才託論，以表善類之相得，使人知自澡濯，吸澄爽以盪埃胸，攬晃耀以破幽昧，久而不得自翳。一旦爲喜事者所謀，綺縠之妙辭，金玉之美質，鵷趨鸞翔，參光而互瑩，不亦

有國者之華乎？不然，是名也，喻耶實耶？竟何所指也？太虛名某，金淵人，同年進士，爲政有經緯，人咸宜之，且惜其將去。予每過之，與之臨流徙倚，自鑑其衰陋槁孱，泚然不能爲容，而太虛又在旁爲誦，覺我形穢之語，未嘗不莞爾而一笑。《澹齋集》卷一五。

節齋記

節齋者，縣治之燕齋，邑大夫青城楊公命其僚廣漢李某爲之名也。曰節者何？齋之前有竹數百竿，蕭森玉立，蔭映齋几，名所從也。竹爲德不一，而獨節云，又何也？竹之德，無美於節也。寒暑之運烈矣，物皆聽焉，而彼曾不與之變，非節之可美者乎？予請言節。《易》坎上兌下爲節，坎險也，兌說也，非險不節，非說以濟險，節則病焉。人之情善放而易搖，樂於理外而拘于律中，可欲誘之，淫潰四出，則蕩而莫之檢，非有法制程量，嶄然臨之，如絕壑峻淵，巖巖在目，則不能節。故凡坎之險，所以節也。然徒險而已，勢薄則悖，情迫則劫，非有以通之，泮渙夷緩，戢其所已甚而矜其所或有，第措之于法制程量之間，則禽攫獸搏，節所爲病，故兌之說又所以通之，而節於是得其正。觀之植物，松柏之不易寒暑，竹畏友也。然形之礪砢盤錯，往往愆繩墨而缺斧斤，不爲榱棟之用，坎之節而已。惟竹也逕尺而節，節有常處，積其節而後摩天。又中虛而圓，色粹而潔，有應而不留、介而能通之狀。故人視其翹然自拔者可敬，而娟然爽媚者可愛，固坎兌之節也。因以名之竹，其爲予強名

之。楊公岷下夙儒，令靈泉也，條教簡嚴，其要在於區別臧鄙，裁正是否，一髮而不可溷以私，若坎之險，而其實慈恕惠和，春融日溫，賓賢子民，人父師之，有兌之說，視竹之節穎能不泚矣。然則予謂竹當強有是名，公獨能強辭是名哉？昔之嗜竹者，指王子猷。子猷縱誕，爲名教之蝨，晉人蓋以是覆其國，不知節者也。乃曰「不可一日無此君」，予恐竹視之則曰「不可一日有此君」也。若曰「不可無，必節者而後可也」。予嘗暇日手携韋編於竹之前，清風徐來，天然而笑，竹與君皆若爲予首肯。公名某，字某。《澹齋集》卷一五。

題待鶴亭記

靈泉故瘠儉，舉一邑無觀遊之地，獨妙通祠側有蘭若曰興福，其外憑高爲亭，下臨綠野，市井廬落，雲煙草樹，田疇溝塍，參錯蔽虧，畢陳乎其前，一睇千里，來登者神豁氣夷，心目俱爽，最爲邑名勝處。昔人榜之「望錦」，以錦官城可跂而望也。蘭若久荒圯，梟狐窟巢，如逃屋亡家。一僧衰癯無徒屬，色頗淒涼，故亭與之偕廢。椽脫棟搖，壁壞甃裂，瓢囊之瘠，往往舍焉。環其地柏數十株，老蔭壽幹，亭以爲勝者，亦半戕於斧斤。紹興壬午歲元日，邑令楊公過焉。顧瞻久之，曰：「是去真栖不一弓地，汙穢乃爾，其何以安？」歸語邑尉李某，相視一嘆。明日，與福僧來言曰：「智海老不能，有是亭久矣，考之舊刻，亭之建不知何時。崇寧改元歲在壬午，宰王君者以葺祠之餘材新之，今歲

復壬午，意者冥數之符，亭當惟祠之歸，願併其地使黃冠掌焉，智海本心也。」公曰：「可哉，吾何敢專？」適某詣府，遂具其事，俾白大尹王公，亦欣然可。乃呼道士王行真付之，且屬以興修之役。公首捐俸粟倡其僚，各輸斗石食衆工，凡邑子及客子之樂施者，聽而不強。又親爲指畫，自真人殿左廡破壁爲門，伐翳夷阻，架溪而梁之，累石而上，凡一百二十有二級，以達于亭，即亭之舊而加葺焉。支補其壓漏，濯洗其漫漶垢污，而徙所謂茅茨者于其後，於是氣象騫奮超拔異疇昔。自廡望之，橫橋如畫，石磴如梯，空亭縹渺山顛如飛來，隆岡起伏，爲之扶衛，草木朋附，若奔若迎，殆與真祠素爲一者。祠初無客館，客至無所舍，至是始有託足休駕之地，皆滿意焉。屬役於四月而斷手於七月，公休事輒來督視，不啻治己之林囿臺池者。未訖役，某授代去，既數月，公書來曰：「亭成矣，子實贊我，可無一言紀歲月？」某曰：亭之成，實公意所屬。徒以老仙蜀人之所尊事，而是祠也，臺家之所更建，汲汲夤奉，根極於至誠，故視唾其地如唾其面，精念冥感，至使閭黎自託於不能，願以是歸之黃冠。大尹王公躬承密旨，既克新華棟，凡便於祠者亡不允可，是以斯役不勞而濟，此皆可書。「望錦」舊榜於祠，不類也，易之曰「待鶴」。昔仙人丁令威、蘇耽皆仙去，化鶴以歸。舊傳殿廷之柏，故有鶴來，安知非老仙而莫識也。於斯亭也，願與諸君待之。公名先進，字用之，永康之青城人，古君子而今循吏云。《澹齋集》卷一五。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三九下，民國《簡陽縣志》卷五。

尉廳二齋記

尉廳之兩隅，便齋各一：名其左曰友仙，謂梅子真也；右曰自警，先君所著書目也。尉居於官邸，去里正徼吏僅一髮。自子真爲之，來者例以仙名，果仙者而爲尉哉！蓋古之士遁世而不得去，直若寄焉，則擇其甚卑極陋者而居之，不願顯也。予觀子真當王氏用事，京兆章以直觸誅，一時士暗如寒蟬，子真獨憤忤斥言不少避，亦偉矣！視班槐棘者亡如也，顧肯居此，無意哉？其後莽盜國，子真又去爲市門卒。夫尉卑矣，足自晦矣，然且去之而甘於隸圉，豈其視尉猶顯，不若卒之賤，愈足以放意肆志於網羅之外乎？然則有道之士，其不喜華寵類此。尉以仙名，必斯人而後可。予既冒其官，非若子真不逢而晦，徒以丁時休明，無一能自薦，當投之冗散而來此爾。尚友千載，或庶幾乎其人，友仙之名蓋如此。先君姿質峻厲，視履不善，如踐蛇豕而食蠱鳩。嘗以所自得與平時之所躬行著爲書，名之曰《自警》，實大警我後人。予兄弟惕惕奉承，常恐少失墜，坐譴泉戶。況今輩武吏職警察，因念鼠盜狗偷乘夜不祥，苟偵邏不密，雖三戶睫不得交。然專倚以治，晨伺夕掩，力則不勝；就盡得而彌之，論殺丹渭水，秦氏無炊火焉。唯端己斂軀，一以是書自警，德型而恥格，意誠而物化，彼亦人耳，當不待警而懲。故凡自警者，蓋將以警盜也。予公退坐兩齋，其在友仙，思子真雲霞之姿，雖屈首風埃，而邁往不群之氣，決不可一毫挫，則亦遂忘其身之賤微，且飄然有鞭笞鸞鳳之興；在自警，

陳書於前，嚅味義訓，披窮格言，思先君繩步尺趨，言言玉屑者，退而視其身，不逮遠甚，則竟日不得寧。然則兩齋之益予，豈但盤盂几杖之比哉？若其爲屋，則其官其邑之陋，不足書、書其所以名者。《澹齋集》卷一五。

容庵記

吾弟無害以容名庵，乞予記久矣，而未暇。因其之官少城也，乃書所以爲容者而告之。凡天下之能容，必其廣者大者。天地之容，萬物生焉；山海之容，百貨聚焉。蝸廬蟻宮，蟪蛄之巢，容而已矣。夫人不能皆我也，吾與之同處乎宇宙之間，曰必我則爾容，是使之南走越、北走胡而後可也。然吾豈能使之南走越、北走胡，則彼衆而我獨，吾且不容于彼，果能裂冠毀裳，去而之山林河海，不與之共斯世猶可也，而又不能，則是日夜焉常與仇敵處，劍鳩接其前而不悟，豈不危哉！雖然，使真能裂冠毀裳，去之山林河海矣，然一瓢振耳，狷者忿焉，則山林河海猶未免有爲吾仇敵者。蓋惟一不容，是以無適而容也。於此說焉，視吾身則若不可自容，視物皆容之則幾矣，何謂也？嘗試思之，吾雖賢，世固又有甚賢者，吾不能至彼之甚賢，則猶不爲所容，吾何以自容？不自容，其德進矣，至于人無大故皆賢也，何容之難哉？嗟夫，以是而航諸海，濟矣。吾弟聰察諒直，奉家法謹甚，特于烏鵲之辨未忘也，乃今有慕於容之說。噫嘻，吾之言亦略盡矣。成都大都

會，臺府皆貴人，而同僚又一時賢雋，所接士與民比他爲夥，容之所施用，尤其地哉。勉之行矣，以規不以頌，手足之義也。既用是別，且爲記。《澹齋集》卷一五。

哦松亭記

姚宣孺來丞靈泉，治其屋西之小亭。亭面長松，暝翠曉清，矜嫇千態，近接几席間，有可娛者，名之曰「哦松」，取韓昌黎《藍田丞廳壁記》「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曰吾不必植松而山在焉，屬予記之。予讀《記》，丞位偪而高，例以嫌不可否事，涉筆謹署，非但今也，古矣。每妄言之，人必自惟其才力之不足賴而後始能安于無事，苟有銖兩之智焉，皆翹然不肯自愚。故凡爲丞而畏偪逃嫌，知署而不知可否，庸則然也；若才者則必其韻寄蕭爽，趣尚楚潔，不屑於一丞之爲，乃然爾。觀斯立種學績文，退之稱其所蓄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則豈庸而默者？乃能恬視鳬驚吏之平睨，以紙尾一過目若驅童兒聽部署，絕不經懷，方退哦兩松之間，其人蓋可知矣。想其吟諷之時，松風颼颼，笙竽滿耳，落子在地，可嗅可飡，意從天來，句與神會，必振冠奮袖，大樂于斯，視簿書埃氛，皂胥垢濁，觸面逆鼻，唯恐其不亟去，尚何可不可之問哉？故予謂退之之記，非以著丞之當然，特表崔君之高云爾。不然，長貳固共事也，而何偪何嫌哉？宣孺名家子，好學工文辭，下筆雅峭，有中原氣味，于事物亦無所不通。其來爲丞也，適令敏明，又邑小不足治。宣孺既舉其職，曰如是足矣，吾可例崔君偷

一餉之樂矣，于是名亭以寄意焉。予曰：今人古人，其何以相遠哉！崔君之高，退之能記之矣；宣孺之高，予獨不能記乎？他日宣孺坐於亭，予幅巾過焉。宣孺方撫松徘徊，掉頭長哦，其聲若出金石。顧謂予曰：吾方有公事，子姑去，奈何！宣孺曰：吾不以待子。遂相與一大笑。宣孺名藩，平陽人。

《澹齋集》卷一五。

默庵記

天彭駱庭幹以書屬予爲《默庵記》，予復書曰：庵以默名而求記之，庵中之人可謂默乎？而予又縱言其間，果可以爲《默庵記》乎？雖然，嘗試妄記之。夫默，語之對也。語有當愆，則彼此譁然，故人指默爲勝。然不知巧詆奇譖者以爲外鉗中非，情實險幽，則其召災速殃，尤慘於唇頰，故謂默爲勝語而足以自完猶未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默乎其庶矣乎。蓋嘗觀之，乾覆坤持，日星散照，山川流止，風雷飛動，草木孕長，羽鱗潛舞。謂其言耶，則固寂然；謂其默也，則貌象闡發，揭揭於外，不得以自翳。然人終不以非言蔽其用，亦不默議其隱，豈非不言之信存乎德行者在耶？今庭幹之默也，姑務求勝捷捷者，而約吭袖手於沈冥之域乎！予恐巧詆奇譖者或倚之。不然，必勵於躬，著其踐修，使爲德行者可望而知，則雖終日言而人卒不得以言以默而求於庭幹。庭幹予姻家，予知之深矣。其孝友篤實，信於一國，而學問光華，又嘗推上，則固如予言，予也。

尚何以告之？爲是姑以贊也。若夫極默之義而至于非德行之所能見，則庭幹且不自知，況予乎？《澹齋集》卷一五。

重修尉廨南康祠記

尉廨之南康祠不治久矣，頽壁蠹椽，厄以風雨，像設黯晦，香火衰寒，過者弗莊，非神則然也，所宅之地然也。尉之居如蟻垤、如蝸廬，吏卒如凍蠅。尉窘悴清苦如寒蟬，而神下臨之，其祠之陋與廢而莫之葺，理固也。予之來更二十晦朔，慨然欲葺之而不果，今僅如志。然既盡用其力，亦姑補其缺壞與被飾其舊，而不能大有所更革。又自秋徂冬，凡數閱月始訖役，其難若此。嗟乎，亦可憐矣。既已事，酌酒而告之曰：督姦詰盜尉職也，神不恥而宅於是，亦其職也。尉職明，神職幽。然尉不若神之靈，明不若幽之察，則神舉職爲易，尉實賴焉。苟疆隅妥清，凶梗遏伏，尉安于明，則神安于幽矣。夫如是，神之祠一日不葺，尉何面目視神？謹用書之壁以告神，且以告方來之尉，俾曰若予之謬，猶知倚神而葺是祠，其不謬於予者，祠必可保其勿壞。《澹齋集》卷一五。又見《成都文類》卷三三。

全宋文卷四九〇六

李流謙 九

重修安國寺記

安國寺，昔號大恩，不知興建歲月，嘉祐八年賜今名。天聖中，爲禪坊，雲頂山僧元釗始居之，六傳復爲律。歲久屋壞，予少時過焉，閭然悄愴，疑有鬼物，輒怖而出。僧道安何氏，五代住持元喆之孫也，慨然願葺之。空十年之蓄，益之檀施，而東林院僧某亦悉力來助，合爲若干錢，於是盡撤蠹大新之。佛故有殿，稍加治焉，自門廡堂室及最後大殿則更建，材粗堅可抵當百十寒暑。我先君起部與邑人繪八菩薩像于殿之壁，士人王訾筆也。殿有轉輪藏，丹碧黯晦，予兄弟出泉濯洗之，而屬道安之徒任其完補其經。役始於紹興歲丁卯，而成於己卯。道安求予記，許之有年矣而未暇，請滋勤。其言曰：「葺爾刹何記也？然獨唯荒圯，至吾而極，苟不力則禾黍矣，用是蚤夜孜孜，嗇衣撙食，銖毛掇收，亦幸施者和附趣贊乃克濟，豈我能以之哉？或者一念至到有導焉者爾，吾恐後人不知爲之之艱

而傲居之，輕漏忽傾，不一引手，則吾志弗嗣，記之期以勸也。」噫嘻，安可謂用力勤而爲慮遠矣。因告之曰：「衰興有定緣，而方來之賢否不可期。賢耶適其興，無記可也；不賢且與衰會，記其能已之乎？」安曰：「是則然矣，而傳後之意，不得不然也。強書之，安知其不由是勉於賢，而是刹之興，將無有終窮乎？」予曰：「可。」遂書之。《澹齋集》卷一六。

瓦屋山瑞像記

瓦屋山在西南絕徼，去郡城三百餘里，與峨眉相望，蓋蜀之絕境也。五月初一日，僕自雅安携家來游，凡兩日，至開善寺，又兩日，始達峰頂。時隆暑，意佛光乘日必大現。至之日即雨，翌日又雨，連晝夜不止。四巖冥冥，瘴霧如翳。初六日早大風從西來，雨復隨之。僕私念聖賢隱顯變化，初不可約，欲指期見之，亦大癡矣，將遂作禮而去。日午雨忽止，起盱巖際，稍稍開霽，頑陰若霧，若有物推而納之澗下。日光雲氣，上下相激射，天宇融怡，一塵不興。主巖僧道緣曰：「佛見矣，然猶遲以晚也。」僕喜甚，正襟危坐以俟。日昃未，僧率大衆登佛閣，炷香諷唄以請。久之，雲蔽復開，日出沒不常，衆頗憂之。少頃，有圓光隱巖腹，五色璀璨，衆方驚視，俄隱去。既又復見，比前益大，其圍丈餘，色愈光潔。自是凡十三見，見輒異狀，有爛銀色者，有金色者，有火光飛馳其上者。僧指曰：「銀色普賢也，金色文殊也，火光辟支迦也。予逼檻注視，其銀色中髣髴若有菩薩像。又白毫

二旁出貫天，與日不相亂。文殊之現亦如之，獨辟支光上火焰蓬勃，繚遶而上，尤分曉可辨。於是觀者睹所未嘗，皆彈指贊歎，聲震山谷。初僧之延降諸佛也，皆單名特請，輒隨所稱呼而應，一一不紊，率自爲圓相，不復相襲，僧言所未有此尤異者。予聞瓦屋之名舊矣，其所傳種種變見，大抵荒茫曼靡，不可攷信，每疑其徒誇誕增飾，耀流俗以求尊其教。乃今幸親見之，變化恍惚，不可名狀，靈異如此，始知諸佛慈悲，願力神通，妙不可思。惟且重悔其狹劣淺陋，聞見不博，拘攣常智而果於自信，果於誣理也，因遂書其所見以示後之人。若夫斯文之傳，世之未見者，復有如僕之初，置疑其間，出私意而輕議之，安知不復爲異時之悔乎？《澹齋集》卷一六。

王正卿楞嚴譯經像記

天台智者大師聞西竺異比丘言，龍勝菩薩嘗於灌頂部誦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流布五天，皆諸經未聞之義。唯心法之大旨，五天世主持護秘嚴，不妄付授。智者日夜西向禱，願亟傳中土，開瑩晦蒙，然終其身不及見。唐神龍初，中天竺沙門般刺蜜諦、烏菴國沙門彌伽釋迦始以經至廣州，時房相國融以事謫居，二僧乃參譯，屬以筆使授，微詞密義，煥徹彰明。東坡嘗稱之曰：「釋迦以文教，其傳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大乘諸經至此經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信哉言乎，學佛者不可不知也。龍居王正卿得筆墨三昧，嘗爲安國寺僧道安爲此像于寺之壁，極一時之妙。人物簡古，

竹石秀潤。其執簡作談者，有默然意傳之狀；援毫諦聽者，有渙然冰釋之容。與僧之譯、房之文，是三和合。道安求予記之，予曰：「正卿之爲是也，戲耶？實耶？無乃使人由是以造無所還地耶？」安曰：「殆其然哉。」予曰：「我聞慶喜墮陷，咎在心目，又將以境示人，得無有不著便者？且圓通會中，佛以熏天熾燎，烹鑄聖凡，而諸大弟子及大菩薩皆以悟妙聞踴躍呈露，一經文殊毒眼，千尺懸崖墮魂殞魄。況今欲以名貌模寫，繫隙中塵，捕日中影，使有二文殊，奈何！且祇洹精舍，龍梵環擁，緇素紛集。當是時天花風飄，法鼓霆擊，而我佛舌傾江、口布穀，初無一字而說彼經。彼二上人萬里西來，指鹿爲馬，瞎却正眼，對面越燕，而房與正卿赴響奔聲，爲蛇綴足，明將死水浸殺活人，曷若去畫？」安曰：「子知經之經而不知非經之經，宜其以畫爲畫而不知非畫之畫也。如子所言，祇洹精舍，佛初不說，則今壁間之像寂然寥然，月白風清，實熾然說。由此證入，則七佛祖師雪戟霜戈，一時俱卸，黃面老子金關鐵鑰，信手打開。」予曰：「善哉師言，我爲露布，有來問云何護圓通，請以是對。」師曰：「可哉。」因書以爲記。《澹齋集》卷一六。

祥符寺千佛記

歲在庚午，大中祥符寺傳法院僧法海將造千佛像，乞言于予。嘗告之曰：「我有一佛，真金色相，非丹非素，妙圓明心，非琢非凋，巍巍堂堂。四衆跪遶，盡大千界，舉恒沙數，悉同茲像。衆生

流浪，埃蝕垢蒙，對面不覲。吾將表而出之，香檀肖容，金碧借飾，自一至千，羅布森列，能從我者洗目刮眚，咸得快睹。因像生敬，因敬生悟，各還其家，求見真佛，問與此像，爲同爲別。劫火洞然，請丹霞老師一判此案。」海得吾語，遂書以乞檀施，且自捐巾鉢，罄竭奔走。爲之凡累年，至紹興丁丑，像始成。伎精工專，好相完足，觀者贊嘆。寺舊有普賢閣，恢大傑壯，即龕像置其中，易其榜曰「千佛」，人以爲稱。海請記之，予曰：「向之言尚非記乎？而又何求？」獨師積時營圖之勤，與像成之歲月，則不可不紀，因書以遺之，使歸而刻焉。嗟乎，海用是可與像俱不朽矣。《澹齋集》卷一六。

性空寺畫阿羅漢記

漢州什邡之外戍曰吉陽，寺曰性空，僧曰了悟，嘗合衆施即寺之大殿，命武信李逸爲十六羅漢像。逸真畫史也，有名字於蜀，筆墨絕不凡。其爲此像益工，蓋斥去丹鉛金碧之飾，而獨以冲澹簡古爲勝，奇姿異質，生氣凜然，水石峭潔，草樹靜深，燕坐經行，如在天台竹林間也。既成，來觀者燎香頓顙，却立瞻視，失喜而嘔噎，逸亦顧而嘆曰：「吾平生未嘗有也。」久之里人楊宏病瀕死，家人環泣，計莫之出。宏神爽昧昧，忽見阿羅漢像十六見于前，命禱于寺，俄而獲愈。又任師古大疫，醫巫束手，謝不能。夜夢老僧入寺，啜茶於堂上，且以《心經》授之，覺而大汗，病旋脫去。明日至寺

謝焉，見降龍尊者，蓋夢中人也。悚然感嘆，由是里人夸誦侈說，爭事之唯謹。嗟乎異哉，夫逸之畫畫耳，非阿羅漢之慈力，固無以彰其神，無以致殊驗於二子，然則阿羅漢也、逸也、二子也，其緣之冥契，數之嘿符，蓋所謂啐啄同時者非耶？噫，其自今使聞二子之事者知敬阿羅漢，敬阿羅漢者知敬逸之畫，億萬斯年無有窮已，則悟之爲功可量也哉！因其求記，筆以遺之。《澹齋集》卷一六。

十六羅漢畫像贊

一尊者須眉雪垂，持杖而坐，一髻童執經倚石睡，其一以撻刺其鼻。

霜眉雪顙，扶杖諦視。髻童捉經，倚石鼾睡，或觸其鼻，戲發其嚏。夢本自覺，經亦無字。

一尊者持貝葉作說法，手前有篆盤，一胡人捧香，二蠻奴從跪至地，一擎手作禮。

貝葉未展，篆縷未焚。已說法竟，孰聽孰聞。老胡捧香，兩奴殷懃。各爲佛事，或跏或擎。

一尊者左手執經卷，右手爬癢，小童碾茶，一僧拂茶具。

兩臂不用，一機自奔。爬者非癢，執者非經。童僧薦茗，器潔泉清。借甘露爽，濯海鮑腥。

一尊者前有蛟吐珠，童承之以盤。

有虬特角，吐珠陸離。婉彼奇女，以盤承之。我寶無量，獻此何爲。汝用自照，蠲忿反慈。

一尊者憑几，前三鶴，其雛盤旋于下。

隱几嗒然，三鶴振羽。雛者墮地，能和其父。有曲無名，我歌汝舞。勿乘衛軒，甲者嗔汝。

一尊者小童自巖間架竹引水灌蓮沼，有僧持琉璃小瓶，有龍在焉。

水性滿空，不擇所赴。架筠導之，下溉蓮浦。琉璃貯龍，其細如縷。大則垂天，小固如許。

一尊者前有龍，一鬼波間捧書。

萬里一跬，千家一鉢。莫驚者龍，香供夙設。擘波跪函，有足其捷。汝未反命，我饌已徹。

一尊者前有國王發櫝中舍利，以杖挑之，爛然有光，尊者與其徒皆作禮。

五色有爛，三昧所熏。秘櫝孰啓，天球并珍。委最後屬，住未滅身。曷不肅雍，其人其人。

一尊者瞑坐喬木庵中，上有應供化身，持鉢飛錫，前有僧擊磬。

雲錫飛游，龕木燕暝。爲二爲一，罔兩問影。真有心哉，闍黎擊磬。汝未見我，孰起此定。

一尊者有二王孫，一捧笑渠人立以獻，一跪而納履。

王孫可憎，或出非類。擷花人立，納履胡跪？飛空挽葛，同一遊戲。反彼初念，毛革立蛻。

一尊者抱膝坐山數峰，水出其下，一童一僧皆以手障面如怖狀，豈水有怪乎？

翠巘岌嶮，清波渺瀰。抱膝危坐，旋盤不移。彼怖者何，匪蛟匪螭。汝師在此，可摩可騎。

一尊者支頤坐，前有盤盛果。

拄頤汎觀，如器聚蚓。自止自作，孰非正性。異果貯盤，浮華淨盡。如我所證，不復凋殞。

一尊者捧手爐，前有淨瓶出雲氣，中有數峰。

巔岬維山，曖曖維雲。幻耶實耶，出此淨瓶。日晷既空，河山不存。尊者執爐，居士證明。

一尊者前有一虎。

我自怡怡，汝何耽耽。豚犢滿前，莫戢其貪。我有鐵牛，八珍肥甘。搖牙無所，弭耳應慚。

一尊者前有鹿面之，尊者若爲之說法。

溪流泠泠，豐草滿野。饑齧渴飲，中有般若。皆吾佛子，具大悲者。舉指爲說，語絕意謝。

一尊者有狻猊二：大者扳其左膝，小者繞其右，尊者一一視之。

兩猊鬚髯，維壯維稚。繞床齧膝，左撫右視。方其吼時，却走彪兕。玩吾股掌，直家狗耳。《澹

齋集》卷一六。

無爲長老月公塔銘

臨濟之傳至五祖演公，如河出崑崙，放乎中國，沃日蕩空，其浸益大。有大弟子曰圓悟勤，道愈光顯，能師天人。其所證可，皆龍象傑特，若佛性泰、大慧杲_(一一)，固已焯焯表著，而平日執巾盂、操杖錫_(一二)，旦暮乎其側，微言密旨，得于耳目之所染濡，去而聞于時者尚多有之。今無爲山無爲禪院主持僧道月者，蓋其一也。方勤坐昭覺道場，自卿公穹嚴無不折勢貌尊事，而衲子得一容足地，略覘顏色，亦自謂祇林鷲峰，親授記莂。師是時已爲其侍者，則亦固可見矣。師甘氏，漢州德陽人。父槐，老書生，終右修職郎，廣安軍錄事參軍。師少有奇志，樂空寂，不喜服儒衣。年十三，依縣之東

山龍居院僧自樂祝髮。既授具戒，往見正法明，咨決大事，明器之，與語未契。適圓悟歸自東吳，遂往從焉。其始至也，自以未越戶限，已豁然省，圓悟印之，自是以心法相付。未幾，圓悟即世，師卷包南下，盡行諸方，遇名德老衲，皆刮眚相視，曰：「是法窟中來龍種鳳雛也。」師不自厭，更從其掊擊，而其豁然者，卒無以異也。久之西還，掛錫昭覺。太師蕭公振命主保福，地雜賈區煩穢中，師居之如在山林。越五年，謝去，再住長松，未閱朔，會有無爲之招。無爲爲剎望西南，人爭得之，席一夕虛，凡青赤之服者輒涎流波道，師獨以太師王公剛中迫出之。予時尉靈泉，得檄日一再，皆督予禮遣之者。時師方領徒丐食旁縣，故逗留不樂去。山中之逆者至，彷徨近境，彌旬無所歸。予譬曉諄數，乃強行。居七年而寺赫然其最，巨麗瓌壯，若客閣、阿羅漢閣尤雄一山。師則曰：「彼豈我事哉！使吾師慧命不斷如系，吾當任斯責，彼豈吾事哉！」乾道三年春得脾疾，七月六日忽索筆書四句偈，端坐而化，壽六十五，臘四十七。茶毗得舍利數十，分其骨一葬冠黿山下，一葬龍居之受業院。度弟子法然等凡十六人。師儒家子，喜讀書，有俠氣，遇急難勇往不顧，黨類道未振，孳孳掖起之。間出一二偈章，清圓可愛。大丞相魏國張公數貽書獎嘆，且常祝其爲山中留也。性剛不可屈，在保福時，有連牆拓其巢，幾侵寺之半，人謂是額額不可與校，師毅然升堂，鳴鼓數之即去。茶使許公尹攝府事，聞之，亟追還，歸以地，而謫侵者。後數年，邑之吏假牛車于寺，寺厭苦却之，吏恚咎主寺僧，師曰：「彼何罪？逐我可哉！」遂徑去，不復返，帥王公愈高之，故長松、無爲皆公特招。師住山有方略，而禁戒嚴峭，人心服之。丈室所須，皆取諸楮中，一錢不以累常住。夜漏盡三鼓猶履聲蹻

然，燎香行道未休，故其徒相視亦不敢惰以嬉。自號栗蓬庵主，蓋誌其所得云。予於師里人，丁丑秋始識之於保福，師傾蓋相契，往往語以佛法大意。有貴公解《金剛經》，嘗舉而問之，師笑曰：「是鉗鎚不妙，吾恐使人之不能脫然也。」予始試吏，年壯褊心，遇觸輒不堪。師曰：「子有朗徹靈明者，待之有餘矣。」予每愧嘆其言。既葬，法然師行五百里，持甘君鎮所次狀來請銘曰：「師之遺意。」予不敢辭，因按狀併以所親聞見者足之，而爲之銘。銘曰：

闍黎三昧何者是，栗棘全吞不遺滓。堂堂大用誰抵當，水爲逆流山卓峙。住山非住去非去，老木十圍蝸甲蛻。魔强法羸臂相軫，翳途衝衝顙應泚。轉陶家輪幻佛界，有妙莊嚴尚其細。不知其人視其師，演公之孫勤之子。《澹齋集》卷一六。

〔一〕杲：原作「果」，按文意此指大慧禪師釋宗杲，杲嘗問道於昭覺克勤。徑改。

〔二〕錫：原作「屨」，四庫本有注云「一作錫」，按作「錫」於義爲勝，據改。

雅安報恩寺井銘

雅安環報恩，北落皆無水，人飲諸江，病遠汲。長老法輝指寺之庚曰：「是有美泉。」鑿之而信，因甃爲巨井，甃沸澄冽，亢燎自如。於是綆缶係道，遠近給足。郡文學掾廣漢李流謙爲作銘。銘曰：

五大物，功周施。坎心亨，兆其倪。利生人，配重離。環精廬，壞瘠衰。焦釜甗，勤蠶胝。坤含珍，龜吐之。鑿鮮原，出澄漪。甃堅深，隳無時。往艱汲，人其咨。取諸鄰，孰不怡。漑濯滌，焦燔炊。求口實，當觀頤。來維新，注益滋。願進德，比于斯。《澹齋集》卷一六。

全宋文卷四九〇七

李流謙 一〇

宋運使墓誌銘

先是起部嘗書故中散大夫宋公墓，言公天賦剛直，自初筮仕，氣象已不可撓折。論事權貴前，慷慨奮厲。及析郡符、持使節，威令必行，彈治擊搏，當之輒潰。官吏無貴賤，凡在百執事之列，與夫奔走往來，操朱墨以需指顧者，率望風披靡，剪落牙距，誓滌清濁穢，束身三尺中。於是豪右屏氣，侵漁道絕，而閭閻細民，始獲以有生爲樂，至今人猶能誦之。後二十有六年，公之子朝請郎致仕諱誨字彥伯，以疾不起，遺言戒毋爲墓道之詞。諸子震悼不忍，以謂匿美善以自翳，盛德也；論撰之使後有考，人子之事也，於義皆適。遂援先製，以其婿從事郎、四川制置司準備差使李君嘉謀所次來乞銘，予不敢辭。宋氏封於周，三十六傳爲楚所滅，及偃王失邦，子孫因國爲氏。自漢而上，居西河，更魏、晉始居廣平，隋、唐間又散居京兆。其後獨廣平、京兆爲顯姓。公世居京兆，九世祖玘爲壁州

牙推，生某，仕唐爲僖宗諫官，以直觸閹寺，出爲綿州團練副使，因家焉。某生某，徙居成都，仕蜀爲太子舍人。生某，爲壁州推官。生某，號無爲先生。先生生士修，太常博士致仕，贈左正議大夫，即公之高祖。曾祖諱球，登慶曆進士第，以左朝議大夫致仕，贈通議大夫。祖諱光，朝請大夫致仕，贈特進。考諱昌宗，右中散大夫，華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贈宣奉大夫，即吾先君所書墓者也。母陳氏，繼文氏、李氏，皆碩人。宋氏自得姓，蟬聯數百年，蒔祥播慶，久益昌衍。公幼爽悟，彊于學，年十三侍宣奉官京師，任膳服牋記如成人。宣奉性方嚴，持衆如官府，歲時朝服坐堂上，家人斂躬側行羅拜就列無咳者。子孫吏而歸，必先課以績業，如素所教敕，即賜食遣之，否則頓顙謝退而跼蹐不自容，故孝謹之風，蜀人慕之。公以欽宗覃恩補將仕郎，主眉之彭山簿，用賞循從政郎，辟瀘州錄事參軍，又辟知永康之青城、郫之酒人。一年諸臺交剡，知嘉州峨眉縣，權眉州福化酒稅，改宣教郎，知綿州羅江縣。未赴，丁宣奉憂。除喪，再辟青城，擬丞邛之依政，遷通直郎。丁李夫人憂，免喪，知劍州普安縣，轉奉議郎，賜五品服，除成都府路鈐轄司幹辦公事。用上即位恩轉承議郎，磨勘轉朝奉郎，通判劍州。未赴，改知隆州。未滿，除嘉州。踰年擢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遂致其仕。以諸子升朝恩封朝請郎。又六年而終，享年八十。公之爲青城也，邑瀕大江，隄遏控扞，率遵用呂汲公故事，工堅而役均，吏不能爲奸。學圯於水，兩丁釋奠寓他舍，公喟然撤廢寺亟新之，堂宇齋廬，皆宏肆華整，由是邑始有學。知峨眉，虛恨蠻求互市，邊吏不能禁。公曰：「是其責也，彼自反不足，故必內怯。蠻窺其私，遂乘之，因以虛聲搖州縣而肆其侮。」即采問

嘗爲其所畏者擢任之，蠻讐不敢動。後易其人，竟失邊和，群哨攻掠不可制。憲臺不知所出，乃與約，盡還所擄則遺以鹺茗繒綵。已而歸不能二三，歲乃傍前言責償。時公知嘉州，截然不與，蠻亦不敢復請。在福化，水夜暴至，民倉皇升屋乞命，屋且壞。公集近岸船，多出泉帛，約載十人者與若干，所全活無數。知隆州，雍國虞公自政府就第，公事之以禮，不爲謬諂曲敬，虞公面嘆其有守。鹽井耗涸，民負課破家，霈恩許蠲弛爲錢二千九百萬，計司難之。公抗論益堅，轉運使直之，遽命以本司鹽代起一歲。公復具奏，始得免。歲戊子蜀荒，民聚而剽，勢張甚，公戮魁酋而寬其餘。或勸盡殲之，公曰：「彼饑求食爾，獨忍乎哉！」在東蜀，治益進，譽處益休，大抵身爲律度，人自法象之，不敢爲非以負公。摩撫疴瘵，撿覈幣庾，準程巖巖，吏拱手受成，無一錢橫出納。燕饋無名以例來，盡謝不受，又惡其著也，則私緘鐫之，去而後返之，其不近名如此。棄仇錄瑕，有古君子長者之風。初在瀘，大吏以旨意喻獄，公不從，思有以中傷之。會囚逸，遂按罷之，蹭蹬十餘年，委分不校。後其孫適隸屬部，公聞其才而薦之。事繼母以孝聞，援給親黨，舉產以繼絕家，恩惠隆洽。娶宇文氏，封安人，淑配也，先公二十六年卒。男五人：長述，朝奉大夫，知雅州；次适，宣教郎，亦先公卒；次迨，今爲奉議郎，僉書榮州判官廳公事；次運，登進士第，今爲奉議郎，知蜀州江源縣；次遇，未仕而卒。諸子天姿雅馴，而又積染名義，所臨率有顯稱，甚似其祖若父。予往在宣幕，屬當受訟詞，有兵訴非罪編竄，謂雅州君嘗讞復之而不得行，爲白虞公。公曰：「即如是，經宋君又何疑？」遽命釋兵。其執正不詭，既去，使人引以自白而得脫罪，豈非賢哉！榮州嘗與薦爲雒縣，予傍邑子，稔其

政如父兄。而江源令君子同年生，又嘗爲寮，篤學而贍於文，在嚴道每適田野問尹，說者常在口。鄴江政尤美，要途巨人，未識面爭羅致，或迎剡薦函。此皆予親見聞者。女三人：長適某人，次適狀公之行者。孫男七人，挺、掞、抃、搢、捷、拂、撝。抃、捷以雅州及公告老恩補官，曾孫男祖禹以雅州郊霈補官。公之卒以淳熙二年某月日，以明年某月日葬某縣某鄉宣奉公塋之側。竊嘗論事唯卓然有所見，而後能執之固，行之果，不以世之訾譽得失爲軒輊。歷觀公平生操踐，與推之政治，見之家庭，無一不盡義而中禮，便法而當情。人視以爲不可及，而公非有意爲之，曰：「吾見若爾，不知其他。」是以華皓一槩，絕無毀憎，誠孚而類應，德熟而寵來。其爲州、爲部刺史，不由拔引，皆聲最流聞，臺家所授，凡除書下，人懽呼抃躍，市酒肉以相慶，如得父母。故除漕訓詞有「豈弟兩邦之政，循良一時之稱」，蓋實錄云。銘曰：

宋封於周，後氏以國。遥遥百年，代襲冕笏。始無異蹊，邁種曰德。木老則壯，披華食實。允顯維公，柔惠且直。明義秉法，有斧有鉞。剛吾四支，豈不在骨。恂恂近儒，亢亢近激。不激不懦，公執其極。意承有耀，下逮燕翼。我無傑詞，侈此偉特。尚耆其傳，以赧回慝。《澹齋集》

朝奉大夫知嘉州孫公墓誌銘

公諱觀國，字賓老，姓孫氏，綿之羅江人，後徙彰明。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公貴，贈朝散大夫。大夫公篤義好學，傾意士黨，昏暮叩門，無不得所欲，聲搖一鄉。公幼機悟，未冠入太學，從臨邛趙雍學《易》，遂同薦。已而再薦再黜，志愈勵，盡置家事，囊書舍佛屋。會復詞賦，爲之如素習，因以冠能書試外省。馮給事檄識其文，擢殊等，解褐爲彭州司理參軍。兵夜直，其婦死于家，兵就鞫，慘楚將誣服。公疑訪於外，乃得婦姦，嘗與夫反目，知爲自戕，兵始得脫。有與娼狎，而或約同死。娼斃，其人不殊，輿至獄，慚不能白。一日牽其衣，見字股間，具道所以爲者，讞答之。其平反多類此。除遂寧府教授，改秦州。丁母憂，服除，調文州曲水令。將武人喜漁奪，牛羊視人，公不爲撓，除彭州教授。公在彭固喜以文字指授諸生，其再至也，尤勸趨之。守相相閱，陰掩伺，公揭試題「聖人爲腹不爲目」以諷。丁大夫公憂，免喪，利州提點刑獄路彬辟其屬。未幾路召還，太尉楊政挽留之。楊豪健貴嚴，獨於公盡禮，以爲至誠不欺，可託腹心者，軍政聽而後行。公隨事規糾，一軍肅然。知眉州丹稜縣，以治稱。知除州慶符，未赴，路公登法從首薦之，除簡州。其詞云：「學有根源，行無缺玷。」人謂惟公足以當之。簡素無事，公亦以無事治之，葺貢闈，新城譙，皆舉其未舉者，待游士最有恩意。解組造朝，對便殿，首論「藝祖皇帝受天眷命，混一區宇，廟謀宸算，雖發自淵

衷，而當時腹心大臣相與從容謀議，挺身任責，洞然不疑者，惟趙普一人。今日之勢，正如二人對奕，技等則相持，一勝則一負。要在當局者知己知彼，算無遺策，乃可保其必勝。而今不足者，正在謀臣。」上矍然是之。語聞，在事者不悅，人爲寒毛。久之，除隆州。陛辭，或曰少卑之，公慨然列前奏，且曰：「陛下比以冬雷黜鼎輔，中外既已震懾英斷，願及今圖任真相以慰人望。」上愈開納，而人亦始服公論事有體。隆壤瘠而民貧，士衆而多顯家，公撫民以不擾，接士以無倦，而待顯家以不諂。知嘉州病已侵，然猶自力於治，竟不起。將絕書遺戒，一筆不亂，實乾道某年某月日也。享年若干，積官至朝奉大夫。其轉朝奉郎也，以上即位恩，母楊氏贈宜人。娶景氏，封安人。四男子：廷玉，登進士第，終從事郎、眉州防禦判官；振玉，嘗名賢書，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朝玉，業進士；鳴玉，先公卒。三女：適士人王遠之、王瑒、儒林郎成都府教授劉燾。孫男女若干人。振玉等以是年十二月葬公於魏城縣某鄉藏玉谷。公爲人有常德，練世故，達人情，寬裕而善持，深博而有謀。凡經所裁訂，重輕亟徐，皆應衡石。尤篤於孝愛，大夫公舉晚息嘗恐不以子數，公識其意，親撫抱，且名之繫譜牒，大夫公見而悅甚。教弟康國，亦得舉。宗人有爭耕犁者，買而分遺之，皆愧悔。族若鄉之婚葬及窮無歸，必公之赴，公亦任之，如疾痛疴癢在己，不家有亡之卹也。少學於魏城閭公實，閭死，公市田以葬，手植松檟，歲時奠祭，而字其孤。平居寡言笑，對客危坐終日，往往無一語，至辨析是否，論人物賢鄙，湜湜不苟。學子所在如市，公子弟誨接之，占一善口之不置，或畔繩檢，亦顯刺盡言，故其門多成立者。政平易，然必己出，糲姦鉏惡，有仁者之勇。秦丞相檜當國，公投之書，

言當時征歛之弊曰：「昔者以法取，次猶以術取，今幾於白取矣。」又曰：「惡吏侵掠細民，禁之誠善矣，然使出緡曰免行，則是職之官吏，取之公上，此何理哉！」秦不爲忤，更畀以美闕。性疾妖幻，有神降其土，自託於金仙氏，作文字倣浮屠所行道場軌儀法，愚人趣和之，日夜列薰炬，撞鐘伐鼓如狂。公亟以告郡君火其書，笞逐其徒。晚與其子居綿竹，邑人無貴賤與均禮，窮閭小家，停車候門，必得見乃去，人推其盛德。及其死，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自號齷翁。文集七十卷，《游吳錄》二十卷，《龍川筆錄》十卷，藏于家。其文不事斲削而自合，尤喜詩，而亦工於詩。予嘗論世之爲士者，類藩飾表襮，釣浮譽而掠世資；爲吏者又爭以敏銳刻給相高，取速功疾驗以梯顯美。公獨退然不競，爲所當爲，求不愧不作而已。然居鄉名長者，在官名循吏，德禮足以馴強暴，惠利足以及孤惻。三佩刺史之章，諸子楚楚惟肖。年逾耆艾，沒而祭于社，不知爲士爲吏者當如是耶，或彼之可慕也！公之葬，振玉以彭州教授陳大臨彥博所次行實來乞銘，曰乃翁屬續時語也。予母外家公之族，而先君子平生待公如師友，彥博與予又少從公游，故以是屬。彥博紀叙有法，予姑爲之銘。銘曰：

晰晰其中，不媒以形也。言言其立，不賈以名也。德足儀其家也，政足善其民也。尚論之《中庸》之君子，《易》之丈人也。闕斯銘，夸薄者勗，沈厚者進，俗之崇也。《澹齋集》卷一七。

又見民國《簡陽縣志》卷二〇。

德興縣尉曾修職墓誌銘〔一〕

〔一〕原文提及「家弟鎬」、「里中老」、「蘭溪曾積臣」，按李流謙無弟名鎬，且流謙爲蜀人，蘭溪屬吉州，不得稱曾氏爲「里中老」，此文非流謙所作無疑。又考吉人胡銓有從弟名鎬，且此文載其所著《澹庵集》卷二五，故此刪文存目。

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劍之浦城人。其系自唐拾遺居射洪，其徙浦城自七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童時父死，毀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勵刻意劬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新學黜《春秋》，史君獨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三年，兵起，方調歛粹興，居者麕驚，爭逃去，或怵與俱。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會邑部夫願護以行，令曰：「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遣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逋徙者還，盡墟其家，始服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教。君爲人孝敬醇潔，以不逮事父，事母篤至。垂髫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圃，書未嘗去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兄難事，事之得其

心。女弟幼孤，撫育嫁遣，恩甚篤，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之，截嶮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輿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爲狂。家近水竹，嘗欲並溪縛屋，多釀以待客，而貧不果，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于家，享年若干。娶鄭氏，再胥氏。四男子：栗、槩、紹、棐。栗、槩有學行，而槩對集英有鯁言，擢上第，授蓬州教官以歸。女長亡，次嫁某人，季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錄》三卷，《兩漢史評》二十卷，藏于家。栗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舉君之喪葬于邑之某里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于予。予於君季父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爲之銘。銘曰：

質以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仇之。亦既晦之，而後烜之，固及其定耶，嘻！《澹齋集》卷一七。又見《永樂大典》卷三二四九。

仲結章君墓銘

章仲結，予三十年故人，與之游如踐芳蓀之畦，香菲菲來襲人；如酌醇醪，竟日陶然而不知醉。至其陳義秉法，壘壁孤峭，則亦一矢不可犯。故予愛之重之，自其云亡，思之過時而悲。將葬，其子噪先期來問銘，予執書以泣曰：「子宜請，我宜銘。」君諱綬，仲結字也。其先出齊太公，封于鄆，

去邑爲氏，家于閩。有令梓潼者，徙綿之神泉，又徙漢之綿竹。曾大父諱彙，學行高，尤邃于《易》，與楊元素、宇文公南友善。一試禮部不第，退而結廬紫微山下，號知退處士。部使者以遺民上，就加將仕郎，守本州助教。大父諱某，父諱隲，特試策第一，賜進士第，終左奉議郎。君蚤慧，事繼母孝，侍奉議公官閬中，太守梁激山東名儒，見其詩大嗟賞，目爲千里駒。查匪躬不妄可人，自童時亦喜稱君，於是始以詩名。紹興初復詩賦，學於胡敢義夫，義夫蓋學於李褒聖予，於是又以賦名。試石室數右諸生，歲丁卯遂以冠州里之士。然君于書無所不讀，他文章醇深婉約，有作者風，不但衣逢掖從有司，以一藝稱。性介靖，於物無忤，而亦不爲媚承。大門顯家，未嘗有履迹，親朋在仕，不通一字，或病其狷弗卹也。誨誘後生，多所就。家有亡不問而獨淫於書，每相過談燕彌日，鑿鑿皆文義。始吾先君子晚而家紫巖，士湊問學，其傑然尤異，先君許以斯文僅數人，君在其間。然再薦，遂死。君雖不以自懟，亦可哀矣。丁亥閏七月，旦起盥濯如平時，衣冠將出，坐小憩，忽鼻息殷床，家人怪之。亟扶入，視之蛻矣。嗟乎，恬于化君固有道者，彼毫末得失尚得窺其藩乎？享年若干。娶楊氏，同邑人，千牛衛大將軍楊公羽權七世孫，有賢行。姑趙姿嚴，事之歡，治家可法象，使其夫不奪于學而諸子有立，其力也。後君一年亦卒。生四男子：璫、璫、琛、琬。璫嘗冠能書。二女，嫁進士某某。孫若干人。其葬以某年月日，其地在某鄉秦仲山，楊夫人祔焉。詩文五十卷，藏於家。銘曰：

紫微鉤深，如玉如金。及孫而興，不迄于登。豐于能，藹于稱，報于茲耶視瞢瞢；厚而憑，

積而升，不其遠之在繩繩。《澹齋集》卷一七。

費府君墓誌銘

君姓費氏，系出大費，世江夏人。其先有諱能者，仕至御史中丞。廷暉者，至監察御史，徙蜀，居邛之沙渠。曾祖某，祖某，父某，俱業儒。母鮮于氏，故通議大夫鵬之女。君諱某，字某。生而爽悟，年十四試鄉校，以《易》冠諸生。既登賢書，同族兄歸州使君某游太學，歸州粹於《易》，與君語勝處，輒相拊掌。故相范公宗尹、諫大夫宋公某、某官熊公彥詩、編修趙公雍皆名輩，待君加等。君慷慨有奇志，喜商榷古今，論議宏博，嘗奏疏言利病幾數萬言，不報。未幾中國有邊患，又上牋陳十事，其後朝廷所更革多合其說。遇楊君希仲于途，識其不凡，希仲竟爲類聞舉首。居京師時客于參政陸公佃，胡公世將帥蜀，問人，陸以君對，抵蜀首致之。有宗室子憲學，令安人以師友遇君，君爲鳩纂歷代百官遺事以補職林，成書百餘卷。喜赴人之急，有冒齟禁者袖金乞援，君盡力營解，擲其金。四試禮部，退而歎曰：「讀書徒爲利祿計耶？」作詩以見志：「清風明月如相許，共老沙湍一釣竿。」乃並溪築亭，榜之「江月」，蓋將老焉。紹興丁卯某月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詹氏，生五男子，皆學者。女嫁某某，生孫男若干人。其葬也，以紹興某年月日某甲子，其地在某鄉祖塋之次。既葬，諸孤求予爲墓中之文。予宗盟也，知君，哀其學成而窮，卒以布衣死，慨然而爲之銘。銘曰：世不學之鄙，學成而躋，寧躋勿恚，既羸其志。江空月明，鷗鶴夜驚。尚其來游，蕭然幅

巾。《澹齋集》卷一七。

祭陳左相文

自赤伏中天，克奠龜鼎。主如宣光，實哲實聖。誰其翊之，寇、鄧、魏、邴。殊庸顯勳，相望挺挺。有奕其光，莫媿厥盛。惟公具道全粹，成德備順。浩爲河江，屹爲嶽鎮。遺大投艱，躬履獨任。旁觀慄慄，談笑以定。孰如我公，掩遠絕近。敵疆而驕，勦棄乃命。大舉入邊，有盟不信。投鞭斷流，氣無堅陳。公震疊之，不缺一刃。倒戈內潰，彪兇股振。瑤圖蔓延，父堯子舜。握璽授受，穹旋壤運。實大典禮，孰替其朕。扶日在天，公目不瞬。皇德感神，敵悔禍釁。我有人焉，弭凶斂橫。奉盤乞盟，若兵在頸。毒霧妖氛，一洒淨盡。公尸其成，四方日靖。惟此駿功，叢委疊併。有萬筆舌，曷窮嘆詠。匪國方昌，匪命方永。公盍爲生，帝心予忖。謂耆其年，山立朝廷。身爲律度，以繩以準。神物不戒，禍出漏頃。方對楓宸，俄委夕槿。怛焉帝衷，有涕屢殞。頽山壓梁，匪公不幸。公實仙去，上下倒景。維邦及民，罹此凶閔。某白頭湮埋，簿書衮衮。坏蟻穴蚓，孰汲孰引。公有大造，起仆擢僨。遂攀尋丈，僅自尺寸。知我者鮑，恩等天性。未效銖報，遽承諱問。莫撫其疾，莫視其殯。慚負已知，胸填悲憤。一觴往奠，縻此符印。萬里神徂，或遇溟滓。薄辭告哀，尚其鑑聽。《澹

祭二叔父文

嗚呼痛哉，吾門鮮佑，積罹凶殃，伯姊及姑，連歲殞亡。淚未洗睫，痛猶割腸。叔又繼之，根株益僵。四海甚廣，生物茫茫。非我骨肉，胡越相望。自先君子，跨箕高翔。諸孤惇然，叔爲巨防。祝以耆艾，白髮高堂。猶父之存，奉几薦觴。雖此莫諧，何辜彼蒼。唯叔平生，願實謹詳。不諂不曲，不迎不將。裕亦弗泰，窘亦弗傷。唯有直心，金渾玉剛。言行於家，德齒於鄉。以敬以宗，愧者汗芒。薄疾何厲，投隙披猖。數殫不支，非汝之強。訃來及門，驚疑欲狂。審知不誣，腎胃如戕。反袂以思，年非不長。愛之欲生，雖壽猶殤。一官繫匏，去留徬徨。有解紱者，適還梓桑。天固遣之，往奠厥喪。一慟幾絕，孰收其滂。尚其享之，肴馨酒香。《澹齋集》卷一八。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〇。

祭十姑文

吾父兄弟三人，季爲吾姑。姑剛嚴不可犯，誠敬不欺，先君友之，意篤情純。吾家先世不年，至叔祖佛性禪師始七十有五，先君七十有二，而姑齊之，不可言短矣。萬化俱盡，達者以爲常，而某有不能置者。姑嫁吾舅，舅家燠。姑方壯時，動作舉如意。及舅不幸，生事稍落，姑已不賴，猶二子之

足恃也。歲戊寅，其季子死，一女嫁沈氏，沈亦死，姑撫亡子之子，而念亡壻之女，悲憂亡聊。某兄弟過其家，輒苦口寬譬，姑若少寬。未幾，兄弟俱官於外，某在洋川，某在靈泉，某在臨邛，相距各數百里。姑病不得問，死不得哭弔，銜痛負卹，殞裂而已。嗚呼，所爲不能置者，其不在茲歟？雖然，一觴之奠，將致其不能置者，而姑尚能享之否？搏膺一慟，淚血俱殞。《澹齋集》卷一八。

諸廟祈晴文 一

百穀之成，秋陽實堅之，連月灌注，糜腐林畝。念何以卒此歲，舍神不告，則將何施？敬趨祠房，盡出苦辭。惟神排蕩雨風，披摯氛翳，賜以十日之晴。農事畢矣，則神之賜，敢或忘之？《澹齋集》卷一八。

諸廟祈晴文 二

天作霖雨，彌旬月不已。其大害稼賊苗，將有卒歲之憂；次則斷道漲江，爲商旅之病。官吏惶懼，靡所寧止。太守在此有日，政之弗善，有以干戾和氣，神當譴之，而毋以此災加之民也。願錄苦言，亟斂翳氛。推日轂於天衢，四野赫然，勿使嘆后土何時而乾，實繫神賜。再拜齋房，敬以爲禱。

《澹齋集》卷一八。

迎白龍文 一

龍之靈著於邑久矣，旱傷稼，龍所當恤。若無聞知，使一端可舒，吏豈能廢其職？躋危歷險以來，惟龍所經，原野如灼，怨嗟如啼。吏不敢瀆以詞，惟視其如灼如啼，則不可不旋踵而救之矣。

《澹齋集》卷一八。

送白龍文 二

龍之來距邑三里許，風興雲湧，衆駭曰：是即雨矣！至邑而漠然，駭者以疑。後數日忽於西南，突霧排煙，爪鬣可辨。邑人聚觀，群呼合噪。是夕大雨，翌日又雨，農告沾餘，而疑者復大喜。嗟乎，龍之神豈故爲是，使人或駭或疑或喜哉！潛躍以時，彼固不苟然也。雖然，其德不可不報，而靈不可不著也，於其歸敢書以告。《澹齋集》卷一八。

春祀文 一

春陽嘉亨，歲事伊始，躬率佐屬，敬修菲奠於邑之神。惟神歆其不腆之酌，而畀以惟新之祉。閭里和樂，獄訟消息，實繫神休。吏亡以報，唯奉法循理是効，庶幾乎神茹之而不吐。《澹齋集》卷一八。

春祀文 二

春氣發生，東作茲始，凡我封內，悉賴神休。豆觴不腆，實舉彝章。薦以潔蠲，神其勿吐。《澹

齋集》卷一八。

春祀文 三

東作之始，萬彙亨奮，敬修祀事於境內之神。惟神歆此微享，報我以福，室家寧止，田野康樂，亡有災戾。神食於民，豈有窮已！祝以誠告，尚其鑑之。《澹齋集》卷一八。

春祀文 四

禮嚴四時之祭，而春爲首。神以庇民之德，著在祀典。適茲仲月，萬物發生，躬詣祠房，式修菲奠。惟神鑑我忱悃，屏妖黜兇，使此邦之人，毋有禍災，則神永有斯享。《澹齋集》卷一八。（以上向以鮮校點）

全宋文卷四九〇八

程大昌一

程大昌（一一二三——一一九五），字泰之，徽州休寧（今安徽休寧）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主吳縣簿，歷太學正、秘書省正字。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除浙東提刑。召爲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除權刑部侍郎，兼給事中，累遷權吏部尚書。出知泉州，移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慶元元年十一月卒，年七十三，謚文簡。著有文集、《易老通言》等，今存《易原》八卷，《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雍錄》十卷，《考古編》十卷，《考古續編》十卷，《演繁露》十六卷，《續演繁露》六卷，《文簡公詞》一卷等。見周必大《程公神道碑》（《周文忠公集》卷六三），《宋史》卷四三三本傳。

子奇賦 并序

武皇臨御久，商度天下利害，比舊較審。田千秋論事合意，超拜丞相，相例當得封，遂不本

土壤，別制美名以佳之，號曰富民，示將究地利而補兵耗也。千秋知指，下公車，募能爲種植言者悉上相府，以待平奏，前後十百輩，獨子奇、公實可取。一二子酬難，且有辭義，千秋總而奏之，武皇嘉納，益詔趙過爲搜粟都尉，期以究極富庶也。績既效用，民益痊復。

子奇曰：「麗土合滋，條枝葳蕤，何世何地，而獨無斯？有丹者桂，有白者榆。月窟星躔，扶疏陸離。本不根著，顧能倒垂？柳宿經秋而不零，扶桑偕日而升輝，赤松霏雨以自潤，瑞雲布葉以昭奇。夫能運大鈞而出此巧，乃可蓋一世而爲師。」公實曰：「神卉不土而生，仙裔不培而孳。子特人爾，力將安施？」子奇曰：「天載幽渺，毋容明推，請援地產，以售吾學。珊瑚之枝，璠璣之璞，瑟瑟其堅凝，明與物各。然而珊瑚緩收則榦爛，玉璞嫩采則力弱，既可分乎老少，理何殊乎種穫？芝有田而可鋤，蓂受月而應朔。石秀而筍身森聳，乳滴而鵝翎圓薄。是皆載稗說而有狀，著竹書而不削，其理甚神，子獨無覺？」公實曰：「黃金珠玉，以幣而貴，設遇饑凍，不可食衣。前齊相而後漢文，皆嘗悼敝而深喟。況一日再食，幾人幾喙？三年一葉，何由家至？雖驚大言，恐微實致。」子奇曰：「凡道上形，凡藝下成，吾惟擇術之已卑，故欲抗辭而自宏。子既致詰，今當有明。虞伯益之所掌，郭橐駝之所營，皆嘗推極其妙，而遂奉之以行。或奉護於已茂，或發達乎初萌，與物爲春，與春爲青。上而明堂之浮空，小而茅舍之埋楹，非我族類，豈其能成？況又別創新機，追模聖能，合異類爲一類，符桑槐之寄生。故且可蒔梨，橘可稼橙，碧桃綻紅桃之頂，姚花仍魏花之莖，或時同本而駢末，遂能半白而半赭。是皆超陰陽之爐鞴，幹造化於刀砒，遂使有生無知之植物，能偕應肖祝之螟

蛉。吾如有列於上林，罄司苑囿之工程，分名品之柯藥，爲他木之孩嬰，則何用開西域而求萄榴之種，責南海而貢蕉荔之名，豈無所云補而浪饗美稱？」公實曰：「物不貴異，以適用爲大。用之所及，以該衆爲夥。南箕哆口而不簸，雪花六出而不果，其觀固美，其用則那。繫吾生涯，始時甚脞，及其成功，良不微麼。麥則壟布，稻惟水播，黍苗芄芄於膏雨，粟穎蒼蒼於雷火。原阪則旆旆荏菹，疆場則綿綿瓜蒌。菰有米而香軟，芋如鴟而蹲坐。方其初布窠叢，未傳粒穎，與庶草以何別，無殊尤而可課。然而極宇宙之所抵，亘滄溟之所裹，此草有實，人頤乃朵，其積不豐，人腹不果。今且使子國多玉木而青葱，埒布水精之磊珂，珠簾可以燭夜，象牀可以華卧；而雲漢忽愆於解澤，田苗不堪乎馬莖，鳧茨已竭，木酪徒剉，糴已關而停炊，困無斃而閤磨。則咽李僅收乎螯餘，被錦不充乎鵠餓。是故三登所指，九歌所賀，凡指民天，不兼貝貨。神農惟是，援農以識德；后稷因之，借稷以名我。此上古之光烈，照來今而駸礪。謂他技之能參，雖童蒙而知叵。」子奇於是理屈口呿，敞罔慘挫，顧而他言，不遑否可。《新安文獻志》卷四八。

周必大辭免兼太子詹事不允詔

淳熙二年

敕某：省所奏辭免兼太子詹事恩命事，具悉。朕簡宮僚，非正人不與。卿踐履端尹，乃衆論所宜。攬觀推遜之言，具劄卑牧之意。李勣之屈資受委，曰求舊則有之；綺里之偉冠從游，亦博致爲貴。

矣。其務究思於輔翼，是云有益於元良。豈必辭榮，始名美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文忠集》卷一二三，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周必大除兵部侍郎制

淳熙二年閏九月

敕：國家之設武部，職固簡於《周官》；論思之屬從臣，任特隆於漢制。惟兼需於猷告，是每嘆於才難。朝請郎、充敷文閣待制、侍講、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袋周必大，事幾先見其微，議論不負所學。粵從閒館，召賓西清。資爾文以黼黻予言，藉爾識以訐謨古義。間者五兵之虛位，嘗令三組以交垂。迨此暇時，具尺籍伍符而不調；乃能極意，於夕修晝訪而有明。即不當積日以爲功，亦何待爲真於滿歲。其祇新渥，以究遠謨。教民而可以即戎，固無忘於率典；敬王則不陳非道，其益務於篤心。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傳增湘校訂《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周必大轉朝奉大夫制

淳熙二年十二月

敕：周人序群吏之勞，以八柄而馭貴；虞氏雖九官之列，猶三考而陟明。庸昭考核之公，不以崇

卑而間。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忠多裨益，朕所深知。祿位每加，身愈恭而退遜；閱閱所積，吏以時而舉颺。肆循品秩之常，爰行褒進之律。是云信賞，豈用賢而日月爲功；顧猶歷階，示惟君之名器不假。儻更論思而有補，會令言利以相當。其究爾庸，以若茲訓。可特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周必大封管城縣開國男制

淳熙三年三月

敕：朕惟歲曆相推，有運無積，慈極在上，常壽且康。八千爲春，平格之休滋至；五十而慕，燕寧之日方長。若時邇聯，宜同茲慶。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必大，靜淵以敏，直亮而文。爲言語侍從之臣，豐於裨益；凡君臣父子之懿，多所發揮。比從簪筆之班，誕揚奉冊之意。覽而心善，知深中於情宜；古謂色難，喜獨臻於順適。以比周行之衆，當膺大賚之施。其啓封列爵之初，仍錫壤井腴之富。益茂輸於忠藎，用上答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乞令使臣出官附吏部銓試奏

乾道四年正月

使臣出官，內有不能拍試弓馬人，令附武學私試，即與見今文臣銓試一同。緣上件人附試武學，正與習七書義士人同場，雖不住嚴密關防，其附試使臣往往妄有生疑。緣每年春季常有銓試，欲乞朝廷附吏部銓試，庶幾杜絕疑議爲便。《宋會要輯稿》選舉二六之四（第五冊第四六五一頁）。

乞今後具宗枝圖須經勘驗奏

乾道四年三月

檢準紹聖二年正月四日已降指揮節文，禮部據太常寺狀，諸處官司定奪服紀等，自有頒降敕令格式、五服敕等遵守。如別曹寺監處關到部，即從本部詳審，下太常寺定奪回報，合入禮部太常寺令。勘會今來每遇承準吏部等處連到戚里之家供寫宗枝圖本，行下太常寺，依紹興喪葬格，契勘服屬回報。緣太常寺即無所掌戚里及臣僚之家宗枝名諱圖籍，亦別無勘驗去處。竊見近來陳乞之人連到宗枝圖本，節略隱漏不全，及供寫宗派名諱異同，難以據憑定奪服紀。今相度欲乞今後如有具宗枝圖到部，即吏部等處，先驗逐官三代同，方召保官結朝典狀委保，是與不是所供宗派下，方許經由禮部行下太常寺，定奪服紀施行。《中興禮書》卷三〇〇。

乞限一月內令蓋堯臣等各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奏

乾道五年

都省下靈臺郎充曆算官蓋堯臣、皇甫繼明、宋允恭等言：「厥今更造《乾道新曆》，朝廷累委官定驗，得見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協躔次，惟九道太陰間有未密。搜訪能曆之人補治新曆，半年未有應詔者，獨荆大聲別演一法，與劉孝榮《乾道曆》定驗正月內九道太陰行度。今來二法皆未能密於天道，《乾道》太陰一法與諸曆比較，皆未盡善。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內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願委官與孝榮、大聲驗之。如或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經法，請得與定驗官更集孝榮、大聲等同赴臺，推步明年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點定月分定驗，從其善者用之。」大昌等從大聲、孝榮所供正月內太陰九道宿度，已赴太史局測驗上中旬畢，及取大聲、孝榮、堯臣等三家所供正月下旬太陰宿度，參照覽視，測驗疏密，堯臣、繼明、允恭請具今年太陰九道宿度。欲依逐人所請，限一月各具今年太陰九道變黃道正對赤道其宿某度，依經具稿，送御史臺測驗官不時視驗，然後見其疏密。《宋史》卷八二。

乞令有材幹選人與京官通行選差審問重勘公事奏 乾道六年二月

自今審問重勘公事，於選人致仕已及一考以上，內有暗曉刑獄及有材幹之人，與京官通行選差。
《宋會要輯稿》刑法三之八五（第七冊第六六二〇頁）。

乞嚴禁私置牢獄奏 乾道八年二月

竊見豪民私置牢獄，前後詔旨禁戢，非不嚴備。訪聞近日形勢之家，仍前私置手鎖枷杖之屬，殘害善良，恣爲不法，欲乞申嚴禁約。《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九（第七冊第六五七五頁）。

論隔等注授奏 淳熙三年

舊制，選人改秩後兩任關升通判，通判兩任關升知州，知州兩任即理提刑資序。除授之際，則又有別以知縣資序隔兩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發遣」，以通判資序隔一等而作州者，謂之「權知」，上而提刑、轉運亦然。隔等而授，是擇材能也；結銜有差，是參用資格也。今得材能、資格俱應選者爲

上，其次，則擇第二任知縣以上有課績者許作郡，初任通判以上許作監司，第二任通判以上許作職司，庶幾人法並用。《宋史》卷一五八。

乞自今銓量小使臣須當面驗試奏

淳熙五年十二月

在法，小使臣授縣令、縣尉及監鎮，元兼煙火公事，須經銓量乃注。而從來銓量，止是審驗癯老疾病，未必能通文義。乞自今銓量，並令當面讀律，或擇易曉一二句問之，須通方許擬差，庶幾銓量不爲虛文。《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八九（第四冊第三五〇〇頁）。

論大小使臣注闕許留一月之弊奏

淳熙六年正月

在法，大小使臣注應銓量差遣人，許留一月外，方令他人改射，緣此有三弊。凡注闕三員外，不許別換。今既占定此闕，妄請病假，旋詢好弱，虛一月又却別授，是爲暗壞不許改換之法，一弊也。其人身實在遠，憑人代射，旋來赴銓，尚無大害。如不及赴，遂成虛占一月，方礙在部，二弊也。假如甲乙丙三人皆該此闕，甲不願射，而丙實欲之，丙知次恩例皆在乙下，遂已賂甲，令且占下，旋以病狀拖過月日。乙不知其爲倖也，遇闕即已別授。甲方退出，則丙遂得之，三弊也。《宋會要輯稿》職

官八之四〇（第三冊第二五七七頁）。

乞該銓量人實病十日外許他人射注奏

淳熙六年正月

乞將已射闕該銓量人，如實病不能赴銓，且於闕榜之側，注說係某人射下，見病候銓量。不以是何假故，通過十日許他人射注。《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四〇（第三冊第二五七七頁）。

乞爲民代輸白科奏

淳熙八年

本州歲爲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苦民特甚。蓋科取一害，先期預借一害，不給鈔或勒重納又一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文獻通考》卷五。

乞宣取魏徵諫錄奏

淳熙十三年六月

竊見講殿進讀《陸贄奏議》，兩日而徹一卷，異代諫語，亦蒙采錄，古無前比，愚臣願有獻。唐人以諫名世者，贄外更有魏徵，率皆主本仁義而能發達事情。贄之所事者德宗，故其仁義爲空言；徵

之所事者太宗，故其仁義爲實效。贅語如醫家之脉書，閣於不試，則無效可攷；徵書如良醫診療皆效，則其方藥悉可循用也。乞宣取《魏徵諫錄》，接續覽觀，則失德宗之所從失〔一〕，與夫太宗之所從得，皆昭昭如白黑矣。《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一七（第三冊第二二九七頁）。

〔一〕則失：疑爲「則夫」之誤。

應詔言事奏

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

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謂不平也。《宋史》卷四三三。又見弘治《休寧志》卷八。

論貸死當白人主奏

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宋史》卷四三三。

乞留三衙勿遣奏

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陣，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即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宋史》卷四三三。

進東宮易老通言劄子

夫老子之可重者何也？秉執樞要，而能以道御物，是其長也。貴無賤有而罕言世故者，亦非其或短于此也。故師老子而得者爲漢文帝，蓋其爲治，大抵清心寡欲而淵默朴厚，以涵養天下，其非不事

事之謂也。則漢以大治而基業綿固者，得其要，用其長故也。至于西晉，則聞其言常以無爲爲治本，而不知無爲者如何其無爲也。意謂解縱法度，拱手無營，可以坐治。無何，紀綱大壞，而天下因以大亂。故王通論之曰：「清虛長而晉室亂。」非老子之罪也，蓋不得其要而昧其所長也。區區之意，深望殿下采其秉要之理，而以西漢爲法，鑑其談治之略，而以西晉不事事爲戒。則老子之精言妙道，皆在殿下運用之中矣。《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三三。

潛藩盛德錄

儒者之於求道，自有六經，宜若無藉於老、莊矣。然老、莊之書，言微趣深，助發道祕，尤爲精要。苟能博取，當大有補。特不可如晉人談虛，直謂棄捐禮樂刑政，而天下可以自治焉耳。天下嘗有無薪而能自起火焰者邪？又曰，今道士修老子教者，舍道本不言，而及方藥祈禳等事，其謬失本意，又益太遠。惟唐人白居易詩語能明其確，曰：「何況玄元皇帝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玄元皇帝即老子也。道家以老子爲教祖，而八十一章，自清淨寡欲之外，別無一語他及，如何鑿空妄去，有藥有仙及祈禳勝厭等事邪？恭蒙聖諭，以某言爲是，且明誦白詩上語全文，益深嘉居易之談老子，能得要妙也。《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三三。

賀參政啓

誕頒帝制，進秉幾廷。據漢太尉之官，超唐參政之列。氣識實儲於上輔，謀猷宜處於大臣。精神折千里之衝，聳聞風采；文武爲萬邦之憲，咸賴老成。幃幄得人，簪紳交慶。共惟某官真材嶽降，厚德天成。道傳孔伋之中庸，氣養孟軻之剛大。行藏不失其守，進退靡愆乎時。頃被眷知，擢居政地。已積具瞻之望，忽高勇退之風。雖裴公欲遂綠野之遊，而謝安終爲蒼生而起。矧屬艱難之際，尤嚴宥密之司。果協旁求，遂膺圖任。星瞻太白，正資前箸之籌；樞運斗宮，爰贊定功之武。三軍五兵，德之末也，非以煩公；一日萬幾，人其代之，實資佐聖。某竦聞渙號，信激懼悚。元首明而股肱良，幸觀勲業；大厦成而燕雀賀，幸竊帡幪。欣頌交深，敷宣罔既。《聖宋千家名賢表啓》卷七。

與丞相子申之書

淳熙十四年五月

大昌嘗在史館，獲知先丞相靖康規模，常竊自歎，以爲淮蔡用數州陸梁，而主議者猶如許其難。靖康變故，先丞相乃敢身任。功之不成，天也。若此志之忠且勇，豈可掩蓋也哉！所贊誠出夙見，非敢溢美，伏幸台察。淳熙丁未五月日，敷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軍府事程大昌劄子。《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全宋文卷四九〇九

程大昌 二

元和郡縣圖志後序

淳熙二年五月

右《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唐宰相李吉甫所上也。吉甫病古今地理家著錄不得其要，獨取蕭何收秦圖書而究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爲準則，則不待詳閱其書，而其體要卓然可紀也已。吉甫再相，蓋元和六年，此志自載其所嘗建白者二事，改復天德舊城，則在八年，更置宥州於經略軍，則在九年，其年十月吉甫遂薨於位，則是書又其當國日久，乃始纂述。此於唐家郡縣疆境，方面險要，必皆熟按當時圖籍言之，最爲可據。又其言曰：「志凡四十七鎮，鎮皆有圖冠其篇首，故以圖志名之。」圖今亡矣，獨志存焉耳。憲宗經略諸鎮，吉甫實贊成之，其於河北、淮西，悉嘗圖上地形，憲宗得以坐覽要害，而隄定策畫者，圖之助多也，惜乎其不存。志傳寫久有闕逸，又訛誤，不敢強補，謹書其有益者以示可傳而已。淳熙二年五月一日，秘書少監臣大昌叙。《元和郡縣圖志》附錄，一九八三年中華書

局出版。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二九。

元和郡縣圖志跋

張幾仲帥襄陽，且行，謂予曰：「以余之好異書，知世間有甚欲之而無其力者矣。之鎮苟暇，期取古書有益者刻木而布傳之，庶其費寡而人可得，是亦一爲政也。祕藏多書，盍選擇見授。」予思之，有《元和郡縣圖志》者，其所記地理，多唐家制度，本朝疆理天下，率多本唐，則是書之備稽究特與今宜。予嘗即蓬山藏本之末，叙列其所以可傳者矣，苟欲該惠夫人，則莫此爲要，遂錄寄之，以遂其雅好。幾仲名子顏，今以敷文閣待制在鎮。淳熙二年至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元和郡縣圖志》附錄。又見《甬宋樓藏書志》卷二九。

禹貢論序

淳熙四年六月

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於素，

知所指而措之罄，無不宜也。今具載之《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爲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采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之輿圖地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繆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績，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有國者之采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輒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悟古說，則盡屏訓傳，獨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校。暨其通之一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脉，綿綿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一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首不知止，亦冀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爾。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寵褒之，且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據證之，用功甚大。」嘉賞至於再三，俾之來上。臣恭稟睿訓，豈敢以淺陋爲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獻。夫其淺聞而博考，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窺啓之見，以

敷露於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君上，非臣之敢爲若言也。禹也，《書叙》載其經啓功用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效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縷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爲之圖，以表著之。苟蒙采擇，庶幾便於省覽。淳熙四年六月，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謹叙。《程尚書禹貢論》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一四，《宋元學案補遺》卷二。

禹貢後論序

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爲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未嘗得寧也。汴渠規模，不出于禹，而轉輸之利，愈于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乎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創笞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蓋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爲稽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稽用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爲《禹貢後論》。比因奏對，忝蒙睿旨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爲辭，謹此錄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臣程大昌謹序。《程尚書禹貢後論》卷首，通志堂經解本。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臣既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列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并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真者。說既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稽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正其誤。舊說既竟，乃出臣愚見，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既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穿貫遠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名稱，亦貴會歸於一。異時苟有詳於稽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稽之典籍，可考而知也。圖以色別，青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當考古，苟言之未當，而啓他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國家稽據，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程尚書禹貢山川地理圖》卷首，通志堂經解本。又見《皕宋樓藏書續志》卷一。

秘書省書繁露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盃》、《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盃》、《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戟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盃》、《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形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二。又見嘉靖《河間府志》卷二八。

演繁露序

淳熙七年正月

《大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雉、騶、鵠、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迹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常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稗說諧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縑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皆關涉治道，而會心賢己，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貿易，益可赧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演繁露》卷首，

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南宋文錄》卷一五，《詒宋樓藏書志》卷五六，《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一八。

考古編序

淳熙八年七月

予賦性樸拙，琴弈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全真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爲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君賢臣，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高義，略無遺譏矣。予方奉教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考，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忻然自幸，如處暗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于創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無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則貴乎至當不易也。又曰：「溫故而知新。」則又貴乎浚井得泉也。而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者哉？求閑苟遂，益取平日所擬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佚，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叙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綴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南安靜堂。《考古編》卷首，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八。

詩論序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止循傳習之舊說，無乃舍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聖人，而不敢於違背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爲作也。《詩論》卷首，學海類編本。又見《考古編》卷一，《經義考》卷一〇六，《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一四一。

北邊備對序

紹熙二年八月

淳熙二年，臣大昌備數講官，因講《禹貢》，壽皇問曰：「卿言中國山川悉矣，北虜地理，亦能詳知之否？」大昌對曰：「虜無文史，間有可傳者，多勿詳實。臣安敢強以不知爲知也？」後暨紹熙，大昌連得奉祠，家居無爲，常愧前此淺學，無以酬塞顧問，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條列而推言之，則虜事雖不盡知，而亦可云涉獵矣。初時奉訓指問者，惟北狄，故專主北以言，不容雜舉他虜也。紹熙辛亥八月，新安程大昌叙。《說郭》卷五二，商務印書館本。

會里宗譜序

程得姓以國，休父則其始著者也。《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程，國也；伯，爵也。休父食采於程，其爵伯也。《國語》曰：「重黎氏世叙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然則司馬氏者，程之別也。而程者，重黎之別也。司馬以官氏，而程以國姓，古制然也。由漢以後，應劭始曰：「休父封於程國。」孫愐亦曰：「休父封程，後遂爲氏。」信如二子之言，則啓封於程者，休父也。程之地在長安北三十五里，於漢爲安陵，蓋隸右扶風也。《帝王世紀》曰：「文王居程，徙都豐。」孟子云：「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說者謂郢即程也。《後漢郡國志》：「河南有上程聚。」劉昭曰：「古程國也。關中更有程地，故加此爲上程。比如已有新鄭，又有南鄭，已有內黃，又有外黃也。」後世姓各望郡，則以其時所寓之郡爲定，故程姓既望廣平，又望安定，則非所封之地矣。廣平也者，於戰國爲趙，在今爲洺州也。趙有社稷臣曰嬰，嘗冒必死，立奇節，以存君孤。本朝元豐間，追錄其忠，而訪得其墓在絳州太平縣之趙村，遂封誠信侯，列祀典而廟享之。絳與洺近，則吾姓之望廣平者，其殆誠信侯之族派與？晉有侍御史衛，不以人主意撓其法守，是爲廣平曲周人。曲周，趙地也。名振父子相繼有功於隋、唐間，亦洺州平恩人也。此自可明程姓之爲嬰族也已。自餘程姓著史者，如邈，如不識，皆無邑里。如鄭、曾、昱、秉、駿、異、知節、務

挺、千里、日華，皆未嘗逾江而南。則吾宗之來此者，其東晉元譚公乎？梁有開府儀同三司靈洗，效節於梁而著功於陳，謚忠壯公，傳在《南史》，曰新安海寧人也。海寧即今邑，東南偏可五十里，有溪潭號相公湖，湖之湄有村曰黃墩，墩有故屋址曰相公宅，亦曰相公廟。址之旁有墓，墓有石柱，出地可高尺許，其圍七八寸，有刻飾，無款識，土人名其地爲相公墓也。凡相公云者，謂忠壯也，以其嘗爲儀同三司也。黃墩今隸歙縣，海寧與歙屢分屢合，史謂忠壯海寧人也者，殆其時黃墩版籍正隸海寧也。大昌家海寧之會里，東距黃墩不滿一舍。凡程姓自黃墩而他徙者，皆扳忠壯公以名其所自出。而大昌祖居最邇，世傳以爲忠壯之族，則不敢不據矣。而其傳云忠壯之裔者，初無的證，不敢主信也。且以一事驗之，黃墩惟其嘗有顯者如忠壯父子也，則程其姓而曰出於黃墩，尚有依并。至江、浙士大夫非程氏族姓，而自言系出黃墩者甚多，大抵州州有之。由其族派四出者而想其未徙之初，必也居舍井邑略可敵一壯縣，乃與前所聞相當。大昌自少及長，因嘗往來其地，以所見揆所聞，乃大不然。路旁居室僅可一二十家，稍北有草市，薨棟差多，亦不能與之兼倍。餘盡稻田蔬圃，而又兩山夾亘，不至恢廣。若謂嘗有數十百家居之，則其地決不能容也。古今雖殊，而度土論居，其方廣可算也。且銅雀臺之廢，距今已近千載，而魏世陶瓦尚未爲土。若此地誠嘗居數十百家，其瓴甓之類，何以全無一存也？是故大昌疑舊傳之溢於實也。夫惟嘗有此疑，凡遇人輒以舉問，積久有老人言曰：「黃巢亂天下，所過殺戮無噍類，宣、歙十五州亦殘破焉。獨以黃者己姓也，故凡姓氏州里山川，但嘗係黃爲名，輒斂兵不犯。此時衣冠有避地於此而得全其族者，亂定他徙，不敢忘本，則曰吾之系實

出黃墩也。」以是知他姓之望黃墩者，皆其暫寓，而非土著也。予得此說，而質諸史，知其可據可信也。蓋巢素尊讖，當其入關，凡人自名爲孺者，巢黨皆不殺。又嘗離合廣明字畫，謂去丑口著黃者，實爲代唐之讖。其信讖可以類推矣。所謂諱黃不犯者，其說不爲無本矣。是知巢之爲亂，上距梁、陳且四百年；則他族之自黃墩而徙者，皆其暫寓，而不得命爲黃墩人也。獨忠壯世居其地，遠在梁、陳之前，而程姓之著海寧爲最久，故大昌之於世系，信其所出之爲黃墩也。夫自疑其疑，乃所以信其信也。先君正議嘗嘆世系至重而紀錄不具，因廣求宗譜，命大昌緝之。大昌試加考閱，見其叙載官名世次，全然謬戾。如仕在周世，而有侯於廣平者；官乎三代以前，遂有職爲刺史者。此豈可信也邪？大昌因此立爲之說曰：姓有譜，爲奠世系，辯昭穆，使人知祖姓之所自來耳，非以夸衒閥閱也。自魏、晉而下，用人門取士，士志於得，不耻不韙，凡古昔同姓而嘗有聞者，皆叙載以爲己祖。匹夫贅頌行券，無以效佞，則又取所佞之人與古同姓者，借以爲辭，而受此之語者，亦自忻愜慰滿。嗚呼！舉世習焉而不察，則已矣。世系，至重也；引他人爲祖，至逆也。張湯之與留侯，皆生而都，馮商嘗謂二人同祖。以班固親在漢世，亦自無據以詰其誤，特曰司馬遷不言，故缺而不著焉耳。古人於他人世系尚審重如此，今人乃從千百世後，輒用無所考承之同姓，安然命之曰是真吾祖也，其陋惡可勝諱邪？用是以權輕重，大昌寧缺其疑，而不敢從信也。雖然，世系不可以無載，今日以前失載者缺也，已缺無如之何也。若從其信者而載之，往者不可補，而來者尚可稽也。故大昌著譜，近自五世祖始，上此輒不敢書，以明今譜之可信也。凡子若孫，尚其毋忘所欲傳著者，勉之哉！《程典》卷三〇，明刊本。

去能論

能莫大於無能，而有能爲下；名莫大於不可名，而可名爲小。夫有形於專，專故偏而易見；無泯於兼，兼故莫得窺其全。孰知偏全之分，而擅不可名之能者，其知宰相之體乎？天子之臣，一職一事，等而上之，各有所職，而惟宰相無職。天下之才，明可折獄，文可典禮，武且仁者可爲司寇、司馬，而不聞長於某者可爲宰相。惟其無職，故無所不職；惟其無長，故無所不長。此其能高視天下而獨制其表也歟？今夫元氣之散也，得其溫且燠者，物資以生；得其清且肅者，物資以成。信有能矣，方其含四氣於未形，而求生且成，其可能乎？能生是春而已，誰與啓秋？能成是秋而已，誰與發春？惟其自處於不生成之外，則生生而不自生，成成而不自成也。是無能之能，而非有能之能也，知此可以論大能矣。《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夫惟其無技也，故凡有技者惟我容，亦惟我用。若彼以其技，而吾亦以其技，則我與彼同物於物，而曾不能以相高，其能裁品長短而運用之歟？故用技者之不可有技也，非禁其有也，亦不容有也。昔者房、杜之佐唐也，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英、衛善用兵，而房、杜濟以文。夫自迹觀之，房、杜其亦無能矣。君定亂而我不著功，人善諫而我不著直，人善用兵而我不能武，合是數者，皆無有也。而公議賢之，何賢乎？賢其不專而兼，不偏而全，得體故

也。使房、杜亦計其功，則濟武之文，孰與經之？使房、杜自行其直，則王、魏之直，必不能相遜下也。惟其自處於無能，故能自泯於無迹。所謂輔相彌縫藏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乃其房、杜之大者歟？《古文集成》卷三四。又見《文章類選》卷一一，《新安文獻志》卷二七，《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二四，《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備官論

一代之興，必則其治之煩簡，以定建官之制，多寡一定，後世因焉。人與員不容不相當也，人多於員則爲冗，人不充位則爲闕。冗非也，闕亦非也，惟其稱焉可也。唐虞之建官以百，周人益之爲三百六十，其多寡固有定制矣。以其員之百，而受之以三百六十，則人無所容，及其員之既爲三百六十，而止以百人處之，則事無所屬。故冗之與闕，其失均也。《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之爲言，闕也。一日二日而其幾萬者，天以委君，而君以付人者也。一官曠則一事隳，曠者多則隳者不容言也。故上而朝廷之官，總治之大者，列爲九官。是九官者，如人之有耳目也、口手也，相須致用而後成其爲人也。世豈有視而不聽，言而不作者哉？是故貴其備也。九官之設，自百揆之外，治禮者不預於典樂，而作虞者不兼於納言，人各有官，官各有掌，無相參也。有夷無夔，韶音必虧；有益無龍，民言不通。九官之官也，孰可曠哉。嘻！以舜爲君，而禹相

之，官之定員猶不可闕，而謂後世可闕歟？謂其可闕，則併省其員以貽方來可也。省之不可，而直闕焉，吾恐天工之無代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維仲山甫，愛莫助之。」聞以多士爲夸矣，未聞以寡士爲美也；聞以無助爲歎矣，未聞以多助爲累也。且天下之事，又有大不可者，人之智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敕詔不相背戾。若官闕事叢，直以人兼焉，彼智力竭則苟而已。嗚呼！其何便焉。孔子曰：「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夫官者政之所托也，官廢而不修，則政墜而無托。故官之廢者，尚當修之，以行其政。豈有有官而無人，坐視曠闕而不爲之慮哉？《古文集成》卷三四。

全宋文卷四九一〇

程大昌 三

厚俗論

自有天地以來，俗幾變矣。結繩之世，民以恬淡相忘，故其俗樸；可封之世，民以輯睦相親，故其俗和。至叔世則乖矣，以利害相讎而已，故其民可誅。相親之不能，反乎相忘，勢也。勢，聖人無如之何也。直以和凝樸，使不流於乖則已矣。相親之變而爲讎，政也身先而民隨焉，不可禁也，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使聖人能復太古之相忘，吾知聖人有所必爲；使叔世能樂其民之相讎，吾意夏商亦自不棄。吾獨怪夫商君之治秦也，民故相親，而立法以携之；俗未相讎，而設法以鬪之；勢可爲而不爲，反推而納之至乖至戾之地。吁，可駭也，鞅之立法也！設什五以相師，而專以告姦爲賞罰；有兩男者必出分，而不分者倍其賦。是驅民爲告訐而禁民爲孝弟。嗚呼！孝弟，親睦之所由生也，而禁之，則民若何而可親？告訐，怨讎之所從起也，而導之，則民若何而不讎？故鞅之法行，而秦民無

歡心矣。怡愉之樂不暢於閨門，窺伺之惡交作於鄰里，使之無熙熙自遂之適，而常有惴惴意外之憂。鞅固前知其然，而爲之不恤也。趙廣漢之治潁川，惡其俗之相黨，設鉅筭以招訐，俗行詭譎，以啓怨讎，務使其民不爲朋而已，而不知告訐之禍，慘於民俗之相黨也。行之未幾，潁川家家作仇，特未相兵耳。倘微韓延壽開禮遜之端，黃霸闡循良之政，則廣漢刻薄所致，安知潁川之不秦也！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樸，行之以質直重厚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諛語無親者，人人自重，耻言人過。大漢之人，蕩然與太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惟民生厚者，不銷鑠也。封德彝曰：「三代以來，驕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古文集成》卷三五。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七，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一，《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存法論

法之設以寓公，亦以杜私也。然則孰爲重？曰杜私重。孰明之？以迹明之也。著圓於規，托方於矩，以爲方圓之則，而格夫不方圓者，豈爲能方圓者設哉？是故法之設，以迹繩私也。至私行乎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則蕩然無所限制，故聖人設法，以爲寓公之具。寓公之有具，則戾公者有形矣。情然邪，而法亦然，則固得見其公矣。法然邪，而迹不然，則童子亦得議其私也。夫惟迹暴於

外，而人皆有所執著，以爲參按之形，則縱私者，其亦有所礙矣。是設法者之意，而行私者之所深忌也。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讎而爲此？直惡夫行私而有迹爾。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與法揆，則有指籍以責私者。故子產詰晉曰：「先王之制，大國不過一圻，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凡此皆衆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毀者也。古語有之：「不知其形，視其影。」苟未知夫人公私之分，於法之存亡觀之，亦足以察矣。曹參之相漢，忘天下之凋瘵，而放心乎荒酣，似不足恤民也。而天下歌之，政以其不失畫一之法也。畫一之法，非唐虞成周之法也。天下何樂而歌之？聞之曰：「給長短者不操尺，譎輕重者不持衡。」何之？畫一至公寓焉。參也委其可以行私之勢，而一切付之定法之無心，非天下之至公，能乎哉？是故非守法之足尚，而至公之爲可貴也。不然，參當坐因循之罪，奚以功冠漢哉？《古文集成》卷三七。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二七，《南宋文錄錄》卷一七。

一令論

國有定法，則吏有定守，民有定嚮。若二三焉，則惑矣。前法既淆於後令，而舊習固搖於新制，吏民將安所取中乎？遵前則戾乎後，棄舊則不安乎新，擾擾焉適從之無所。故君子當其二三，則求有

以一之。一之者，非一諸我也，一諸所安而已。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其品章條目，上下循焉，耳目熟焉，所謂安也。歷世滋久，必有講明世變而創爲新議者焉，聽其言亦切於事，揆諸世亦未戾於民，從其一旦之宜，推而行之，於是有與成法相悖者。今日之言如此，明日之言如彼，積彼此之異，而法不勝其二三，天下始皇惑無準矣。吾將剗去一切權宜之議，盡復前朝世守之法，則是二三而一之，復以所安者遺焉，吏守民嚮，皆有定而無惑矣，無亦便而易治歟？昔日蕭何削秦之苛而爲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參之清淨，鎮之以孝文之玄默，無增損也。孝武親崇給捷之士，講故改制，務以生事相高。張湯、杜周因得舞其智巧焉，敢爲紛更而憚其言曰：「三尺律令安在哉？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宜世是爲，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蓋歧中又有歧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數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爲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即畫一以來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爲吏若民，宜何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而遵高也，所以定法而一制也。元帝嘗有所關說，而宣帝不肯，以爲漢家自有制度，不宜純用周政。其知所以而一焉，或者相之言有以啓迪之歟？雖然，天下之事，不見其害，不知其利。令之布也，知行其意之所可，而防其二三，則一君之身，有自相踳駁者矣。蕭瑀爲內史，高祖嘗以不即宣敕責之，瑀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太宗嘗敕選人詐冒者死，未幾有犯者，上欲殺之。戴胄處法當流，曰：「敕者，出於臨事之喜怒；法者，

國家布大信於天下。」卒得不殺。夫後與前不相應，敕與法不相當，此法令所從二三，而天下之所爲疑悞者也。高祖、太宗曾不知覺，而待蕭、戴之正救焉。使微二子，則唐令惟新，自相二三矣。是故天下不可無正救之臣也。《古文集成》卷三七。

謹始論

政之所始，其重乎！天下於此占終焉。始善耶，民意其必終於善，而否則民不復以善期之矣。故是非之被民也，於此時爲著；而喜怨之入民也，於此時爲堅。君子畏之，非畏一時之喜怨也，畏其譏議既定，他日有不可回奪者也。夫人惟未習乎我也，而虚心兩擇焉。其喜怨無成心也，故喜可致，而怨可使不萌。若兩擇之初，不應所徯，而以私邪疑焉，則疑者爲主，而信心難入矣。噫！疑心勝而施設無是矣。齊宣愛穀黼而易牛，與成湯之祝網奚擇焉？一以爲好生，一以爲貪得。自古及今，以疑信爲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鈇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墻壞失財，則鄰父勸築，反疑於盜，尚有真是非也哉！是以魯人不敢踐柳下惠之陳迹，而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蓋不容以未信而處可疑之地也。嗚呼悲夫！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惡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形也。彼天下操疑似不信之心，以觀無形可指之事，雖堯、禹臨之，不能無扞格也。然則奈

何？傳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誠能謹千里於毫釐，而立信以素，則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向之所可畏者，乃吾之所可恃焉者也。夫人移其疑是爲非之心，而信吾之所措，則有所建立，其能搖之使疑乎？夫以謹始之暫，而結終身不移之信，出治之道，無要於此。《古文集成》卷三七。

貴助論

獨力所勝，不如兼力之輕；獨智所謀，不如兼智之明。有助之勝乎孤立也固矣，而天下之論者曰：「才兼人者，不資助也。」嗚呼！天施地生，日月遞明，陰陽錯行，猶不能無待以獨成，而人獨能天地、日月、陰陽之所不能者歟？召公之求去也，周公作《書》留之，其言曰：「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末在位，誕無我責。」吉甫之誦山甫也，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愛莫助之。」周公、吉甫，才絕人矣，猶以召公諉責之爲憂，而補衮無助之爲嘆，曷嘗以智力有餘而了然無所事助歟？政使無所事助，而猶得助焉，不害乎分己責以自逸也。而況幾微之兆，藏於眇忽，千里之謬，差於毫釐，固有不得師心而自是者歟？征苗之役，舜命禹而行之，蓋未有不以兵而爲能柔遠也。逮伯益陳德以贊，而禹始班師，兩階之舞，七旬之格，非益莫致。誠使才如大禹，猶資益焉，而謂人可無助歟？漢、唐以來，世有相，而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擅聲稱於千百年間，未必世世無與

匹，或者獨智獨力之所就，不如兼智兼力之宏大也。夫惟有規而有隨焉，則美成於久矣；有寬而有嚴焉，則治不偏矣。以至謀斷之相因，正變之相資，率皆習彼此以成能焉。故其能爲全能，而功爲全功，非獨力之可跂也。雖然，勢得相兼者，數公之幸也。致其兼而使肯相兼者，亦數公之善處也。房玄齡之建謀也，曰：「非如晦莫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是如晦初未嘗斷，而玄齡亦無資斷也。然必歸重於如晦者，若己不能決而求決焉，所以和其助也。曹參之對惠帝，亦自以爲不及蕭何，故事無所變更，此其肯爲之助也歟？故夫才大則難明，勢敵則易忌，挾難明之才而資以易忌之勢，則勢可兼而不肯兼，固有不平於其心也。作史者不稱數公之才，而俱以同心美之，其知本哉，其知本哉！《古文集成》卷四二。

用望論

用人望以順衆嚮也。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國嚮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嚮之矣。衆固嚮之，我獨置之，是爲拂衆。拂衆者，衆亦拂我也。我之所用，衆不謂是；我之所措，衆莫肯孚。其拂衆邪，適以自拂也。且其嚮是人也，以謂是惟無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福民也。吾其拂之，彼謂我遏膏澤，使不流也。雲行於天，雷震於地，未遽雨也，而槁民有生意焉，意期之，故心嚮之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也，則功未效而形成已著於事先矣。舜之用賢也，元凱先焉。爲元凱者，非不能施功，而水土

自平也，不用力而五教自叙也。選用之初，天下固許舜以爲功者，何也？是十六人者，世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久矣。堯未及用，則天下鬱鬱，如有負焉。舜申其鬱鬱，則天下欣欣，如有獲焉。是元凱雖未功，而天下固必其功矣。舜非能悅天下也，而能不拂乎天下也。是謂以民治民，以天下治天下，因其嚮而答之之謂也。且夫衆望所屬，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又有能子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至於景星之睹，龍門之登，鳳鳴朝陽之賀，心順嚮之，往往以其人之用舍卜天下之幸不幸，豈可拂其嚮而無所答邪？是故以己用人，庸有不宜；而因衆用望者，無適而不宜也。衆望在循吏，則龔、黃用矣；衆望在名節，則嚴、周聘矣；衆望以舊士爲重，則紀、顧之徒擢於晉；衆望以文儒爲重，則瀛洲之選重於唐。彼以所欲嚮之，我以所嚮用之，縱橫曲折，豈有時而不宜哉！故周人典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還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采擇。其亦求順衆嚮而宜天下者矣。《古文集成》卷四二。

劉項論

惟天下之至柔爲難屈，而甚剛者易挫也。柔則隨，隨則物或嬰之而能堪；剛則抗，抗而過，將摧折不自支矣。今夫水天下之至柔，而火至剛也。水避礙委曲，至無力也；然可激可搏，可瀦可泄，而不能使其不爲水也。火之炎也，迫而近之，立焦以爛，烈矣；而或撲焉，或沃焉，不復成其爲火。何

也？隨者可徐以全，而抗者決不兩大也。若羽者，其能抗而不能隨者歟？方其時利勢得，見驕轅門，以受膝行莫敢仰視之諸侯，其剛遂矣。一旦勢孤援寡，或者以吾兵吾將圍合而見圍，顧視天地之大，意氣之盛，纍然一圍之中，羽生平未嘗此也。楚歌未動，羽固疑帳下盡敵國矣。夜半夢覺之交，忽以楚歌乘之，遽至於悲傷感慨，泣數行下，略無矜昔英氣者，其所立固不可與踐此境也。潰圍南奔，猶屈強江淮間，而重遇戲給，以陷大澤，是挫中遇挫也。彼嘗以匹夫手裂天下，付授諸侯王，人人拱手退聽，莫敢竊議；而奔亡之餘，田父得以戲誑，納諸大澤，此固足以剄羽矣，而況迫於方來未既之追騎乎！故亭長之船可渡也，江淮之地可樂也，寧死不去。猛虎之落檻穽，無樂乎生也。若夫高帝亦嘗有此剛哉？約可背，羹可分，鴻門可逃，成臯可跳，而挫不衰者，取天下之大計也。所謂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是也。羽烏知詘之爲信乎？《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七。

通州三賢堂記

三代以後，取士之法，大抵略於行而詳於言。至唐極矣，而猶許其兼采譽望，雖詢聽不無失實，亦時時以請屬撓法。而陸贄、梁肅、王起輩，凡所選薦，後皆行副其言，不愧古昔，以是知法無偏，有人焉與之通之，則皆適於全也。予同年進士蔣元肅，知足以周於事，材足以達其學，淳熙十年知通州，歲當大比，而考閱無所。旋葺他屋以試，喟然歎曰：「此豈禮士防微之道與？」於是先之以富

庶，申之以教養。既克登濟，則斥贏財，相爽塏，爲屋踰百楹，以待異時大比之用。走書告予，具道所以，且曰：「吾此營建，有外乎試而創意者焉？或能與試法相扶翊也。此邦之彥，有張次山者，守道不曲徇，用包孝肅薦爲邑宰，擢京西轉運判官，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則其賢不問可知矣。徽廟初政，諫官陳瑩中、任德翁因排擊權臣，洊遭陷責隸是州，風跡猶凜凜也。夫陳、任天下敬仰，而張君在通，亦陳、任也。揚子雲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則夫專以學聞者，非子雲所上也。此三人者之於學，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古謂有道有德，生則可師，歿則可祭者，正其人與。於是即試堂西偏，別建祠宇，肖三像而敬禮之，書其扁曰三賢。豈見者有慨於其心邪？士之以學發身者，所至而是。通之人其出而仕也，與他方之人來而寓者，不知幾何其輩。而三人者獨見禮異，則實將執德抑言而與士立則也。夫行遠莫若文，幸焉識之，覲此意長白也。」予曰：善哉！公之立樞也。鄉舉里選，後世不復可行，而有司鑑裁不及行實，法則紛然，無可救者。出乎試事，而於進士選中，表三賢踐履，以風厲之，是用鄉舉里選之實，而責夫人於發科決策之後也。科第始自漢世，而聖門亦有之，高下常相形焉。公孫弘、董仲舒俱以大儒爲賢科舉首，而萬世公論不以漢相加諸江都之相之上者，天爵固高於人爵也。通之秀民，其勉之哉！元肅名雝，莆田人。《新安文獻志》卷一二。又見萬曆

《通州志》卷五，康熙《通州志》卷一三，乾隆《通州志》卷一九。

三先生祠堂記

奉議郎、知鹽官縣魏伯恂書來言曰：「伯恂效邑，亦既旬歲，奉法宣恩，士民不距而聽，此其善意，殆可引之近道。肆葺學宇，以示之方，又擇儒先之在此土而望實素孚者，潔祠奉之，冀其即信生慕，則勸率易入也。故禮部侍郎張公子韶行其學，而縉紳推敬，固其人矣。有施德操彥執者，學有本末，主孟氏以排釋氏曰：『絕人倫，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此其勝處，概之以道，尚自倒易後先，況又飾荒幻報應，誑愚取資，則又爲世蠹。』因著爲之論，以曉未悟。其學若此，亦可彊立不惑者已。又楊璇子平者，安貧樂道，不妄取予，且謹獨之操，閭室猶康莊也。此二人者，身塞而譽不宏，然一邑人鄉之，殆欲與侍郎張公等。伯恂既即縣學東序闢堂肖像，列三君子而祀之，敬乞言以道所志也。」予曰：「大司樂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之瞽宗。夫非爲此貌敬也，不忘其敬而宗之，而表之，而禮之，所以永其儀型也。子於此舉，其已古矣。而尚賢立則，施置又可大也。一鄉一國以爲善士者，夫既還以厲之；合天下以爲善士者，亦又於鄉國責難焉，則夫私淑諸人者厚矣。凡爾邑子弟其共勉之。此三君子者，當其游鄉校，習藝業，是亦此邦諸生爾。今見貴重如此，正惟學焉而能行，故其聲迹隨所遇豐狹，皆可聽聞大道滿天下，誰者不可與能？亦加之意而已矣。」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八，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四一，《海昌備志》卷九，民

國《杭州府志》卷一五。

澹臺祠友教堂記

豫章總持寺之東，有澹臺子羽墓，本圖經所傳爲信也。司馬遷記子羽從弟子三百人，南遊至江。班固又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豫章在春秋爲楚，則子羽宜有墓。然京相璠記子羽泰山南武城縣人也，有塚。《水經》陳留裘氏鄉，又有子羽塚。是一子羽也，而稽之圖記，其墓三出矣。酈氏雖知泰山、陳留必有一誤，顧不敢堅決以爲孰是，則《豫章圖經》其得獨爲信哉？且子羽名施後世，自子游之宰武城始，以予所聞，世蓋有四武城也。左馮翊、清河、定襄皆以名縣，而清河特曰東武城者，以其與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嘗宰者，則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北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創加也。《論語》無此也。《子羽傳》正次曾子，遷務省之，故叙其邑里，止曰武城。至京氏則指其墓在南武城縣，明其爲魯也。夫子嘗欲適趙，及河而返，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韓愈亦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是秦、趙之地，皆未始經行也。《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是絃歌云者，於南武城乎聞之，豈其秦、趙與？東武城有絃歌臺，遷志遂定著以爲子游所宰之邑，則誤矣。夫聖賢遺跡衆矣，詢考二事，其真僞固已相半，其可勝辨哉！雖然，予於其僞也，而有喜焉。受之鹿臺，魑之石椁，徧四海無複出者。荆山、歷山、

首陽則不一其地，後世去古聖賢絕遠，既無所事畏，亦無所有諛，而爭獵以自夸耀，于是有一事而彼此互相同者，此其意豈不甚可喜也哉。嗚呼！其可以使人慕尚如此，無乃聖賢之澤久而不泯也與，其亦民之秉彝者無古今，故好是懿德也與？則其僞也，乃其所以爲可尚也。況今之疑，未必非昔之信者與。淳熙元年，予將江西漕，過子羽墓，嘆曰：楚在春秋，士能讀《墳》、《典》、《丘》、《索》，已博矣。其後屈、宋遂爲儒宗，非友教遺澤與？其尊嚮固宜，遂築堂祠之，命曰友教云。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五三，乾隆《南昌府志》卷一七，乾隆《南昌縣志》卷五五，同治《新建縣志》卷七六。

修湖漣記

湖漣三十有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惟計家港近溪而闊，獨不置閘。紹興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漣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而皆冠以「常」字。光緒《烏程縣志》卷四，光緒七年刻本。

收養遺棄嬰兒事目碑

湖州知通判廳訪問本州貧民生男女，或有不能養育，即於夜靜人定之後，遺棄在寺院觀門廊及儀鳳、駱駝兩橋內，至曉凍餓死亡，災傷年分尤多。郡中曾有長□過夜策杖，親至諸處收乳養，存活甚多。近歲無人接之者舉行，遂至枉壞性命，深可憐愍。今措置下項事目，立石於學，庶幾永久可以施行。

一、請州學教授專切提點應干事件。

一、合於都副孔目官六名內，指差兩名管幹及輪流躬親尋訪。遇有上件遺棄嬰兒，即時依後項收養，仍置藉□上。如所差人出職□役，即仰於六名內別行□明，接續管幹。

一、合責廂巡知委□常巡察，知本地分內有遺棄嬰兒，即時報□，委人吏收取。其廂巡每報到有道棄嬰兒一名〔一〕，支給錢三百。其錢亦仰所委人吏具狀申州支放。并出榜曉示諸色人，如遇有遺棄嬰兒，即時徑於州學教授所取覆，教授收取赴州，亦支上件賞錢。

一、合預行勸諭有乳之家十人，每名先支與錢一貫文，作浴兒錢。後有收到遺棄男女，付之乳養，每名別給錢一貫文，米五斗。候養給一月，更支米一石，置歷請至七歲勿給。仍令乳母每月抱所乳嬰兒赴州呈驗訖，即行文請行□。其乳母所養嬰兒，雖年至七歲，勿給月米，若乳母願收養爲

自己男女者聽。

一、候收養遺棄嬰兒將及小人每□勸諭有乳母之家準備乳，常令有乳母空閑等待乳養。

一、所養遺棄嬰兒，如有民戶願取爲義子孫收養者，許其具狀陳乞，當議給付。

一、合支錢於公使庫支，米於本州收糴軍糧出剩末內支給，數內依條支義倉米一石。

續又契勘所養遺棄小兒醫藥一節，元失講究。自淳熙四年正月始，中使府差委醫官二員，遇病治療，從公庫依掌上等例，月各給酒三瓶，三大節各給碧酒五瓶，以補藥餌之費。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七，光緒九年重印本。

〔二〕道：疑當作「遺」。

丞相李忠定公像贊

先事憂未燃之薪，獨力支將顛之厦。念吾身之當致，豈驚難而自赦？繫沐浴而請討，固齊境之莫躡。若因唱而袒左，微絳侯而誰藉？悵英雄之襟淚，繇年齡之不假。相武夷之夙夢，蓋歐丁之石馬。既巖壑之徯來，何經綸之能寫。噫！其生可亡，其神不化。敬瞻敷腴雍容之儀形，足以想夫間關盤錯而思常優暇也。《新安文獻志》卷四七。

宋故文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贈太子少師程公羽世錄

五代祖秀生二子，長即吾之高祖也。次俶，贈少府少監。生公，諱羽，字冲遠，通經書之學，擅詞章之業。幼舉進士，黜于禮部，皆侍郎張允知貢舉。公每下第，輒詣門獻文謝不敏，允心媿重之。天福中，允復知貢舉，公遂登乙科，調鄆州陽穀縣尉。秩滿，易帥孫公辟觀察支使，改華商支使府，罷授河中府虞鄉、京兆府醴泉、成都府新都三縣令。選東銓，引見于崇政殿。太祖以久次有勞，特遷秘書省著作郎、知興州。未逾年，權山南府。太宗潛淵，判開封府。太祖妙簡時髦，備賓僚之選。宰相趙公普凡三進朝臣名，不可上意。一旦，太祖謂趙相曰：「吾自得之矣。昔者縣令授著作郎程羽在何處？可召來。」除判官，時與權官賈琰同幕也。太宗承乾纂緒，升離繼照，雲龍胥會，千載一時，超授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并州不稟正朔，太宗將興問罪之師，且以坤維遠服，藉人鎮撫，非公才不可倚，出知益州。陛辭，面諭曰：「此行非大事，不久當召卿。」至任幾二載，召還，授禮部侍郎、文明殿學士。以宗伯之任選群材，時謂得人，上益知遇之。護從北狩，歸感疾甚，累拜章求致政，不遂所請。郊祀恩改兵部侍郎，終于位。太宗聞訃，驚悼曰：「方將大用！」贈禮部尚書，累贈太子少師。生一男希振，終於虞部員外郎。希振生三男：長適，終于右班殿直；次適，終于黃州黃陂縣令；次道，無祿而卒。適生三男：長珣，見任殿中丞；次璠，見任贊善大夫；次琬，未仕。道一男瑜，汝

州龍興令，監解州安邑鹽池。公以耆艾之德，逢熙洽之運，寵遇隆重，才望烜赫，而不登三事，弼輔萬幾，命矣夫！先是公自醴泉移新都，屬國都新定川蜀，所在盜起，入劍門，塗梗不可進，棄官東歸。俄而令下有司：有不之任官，謫嶺表，永不錄叙。公即時奔赴交代，以親老有退居志，端居醴泉私第，晨夕潔養，恬素爲樂。無何鎮將使酒凌公，公慷慨發憤。受代詣闕，遂遇太宗拔擢，登翊王府，斯亦命歟？平生所著文稿未嘗編綴，門戶零替，嫡嗣繼亡，篋笥弗收，散落殆盡。前歲，從弟珣寄公五七言詩一軸廿六首，云偶得於他所。吾因略叙夫宗派世家，附于《貽範集》云。《新安文獻志》卷六二上。（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四九二

洪邁一

洪邁（一一二三——一二〇二），字景廬，號容齋，饒州鄱陽（今江西波陽）人，洪皓之子。紹興十五年中博學宏詞科，授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入爲勅令所刪定官，遷吏部郎、左司員外郎，進起居舍人。孝宗朝，歷知泉、吉、贛、婺諸州。入朝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預修史事，拜翰林學士。紹熙初，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嘉泰初，上章告老，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嘉泰二年卒，年八十，謚文敏。邁博極群書，文名頗盛，著有《野處類稿》、《容齋五筆》、《夷堅志》、《史記法語》諸書，並編纂《四朝國史》、《欽宗實錄》、《萬首唐人絕句》等。據《宋史》卷二七三本傳。

洪邁文集似不曾刊行，今所見者唯抄本《洪文敏公文集》，係清人輯佚而成，且該書搜羅未徧，遺漏頗多，誤收重收者亦復不少。其材料來源，大都今日尚存，故本書所收洪邁文，仍以各書所載爲底本，而以《洪文敏公文集》參校。又，今存洪邁《容齋題跋》，其文字全出《容齋五筆》，故茲不取。共輯得二百餘篇，分爲十卷。

親征詔

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二〕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懷土之悲〔二〕？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於沙漠，神京猶污於腥羶。銜恨荷窮〔三〕，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於華夷，視民幾於草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爲可侮。頃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於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厥醜類，驅吾善良。妖氛寢及於中原，烽火遂交於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於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啓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却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於吳分，冀成淝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耻，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宋四六選》卷一。又見《容齋三筆》卷八，《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三。

〔二〕年月據《要錄》補。

〔三〕懷土：右引作「抔土」。

〔三〕荷：右引作「何」，疑是。

葉顥除左僕射制

乾道二年十二月

大臣以道事君，夙茂同寅之效；人主之職論相，莫先求舊之圖。疇咨秉哲之英，起冠調元之任。靈辰協吉，孚號揚庭。具官葉顥德博而智周，器閎而用遠。學聖人之道，探奧蹟於幾先；高天下以聲，擅貴名於物表。自際明昌之運，旋躋輔拂之聯。秉心惟合於至公，持論不牽於流俗。國厚得賢之盛，士興樂職之風。期年於茲，百度咸理。補袞而命山甫，方切注懷；投杼而疑曾參，遽聞勇退。朕宣昭名實，審克是非。既從有北之投，亟下東歸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再輸爾政，未厭予衷。是用稽迪師虞，延登上宰。置使總樞機之重，茂官兼史策之清。侯社疏封，圭田衍食。方今敵國雖和，而邊備當戒；吏員已衆，而官箴咸隳。利用厚生，力未臻於善政；聚人守位，義最急於理財。凡此數端，賴吾三事。宜思心腹之寄委，以茂股肱之始終。於戲！舜協帝以重華舉皋陶，而不仁者遠；湯享天而一德臣伊尹，故不勞而王。尚惟老成，無假訓告。

《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又見《容齋三筆》卷八。

乾道二年十二月

明王立政惟人，職莫先於籲俊；宰相代天理物，任尤切於奮庸。肆疇參預之英，亟正久虛之位。我有渙號，揚於治庭。具官魏杞博大而高明，闕深而肅。且因循之弊；一心利國，極彌縫輔贊之功。政如衡石之平，衷靡絲毫之僞。察其朴厚，可付弼諧。今敵國更成，青海不聞於傳箭；黎民樂業，潢池無復於弄兵。汔可小康，徂維求定。然以吏治尚煩於綜核，邦財未覲於阜蕃。官益冗而不清，兵雖多而可汰。聿開公正之路，屬在丞疑之臣。是用考協吉時，延登次揆。平章大政，既資朝夕之輔台；典領中樞，仍陪夙夜之基命。秩峻文階之叙，侯通鄉社之封。衍以圭腴，錫之真賦。併厚股肱之寵，以昭體貌之隆。於戲！宣帝中興，魏相號有聲之佐；太宗致政，鄭公多導諫之言。其勉紹於祖風，以祇承於朕志。《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

乾道三年十一月

熙帝載而宅百揆，柄莫重於鼎臣；代天工而曠庶官，義難安於宰路。乃眷弼諧之老，比愆燮理之宜。爰即昕廷，誕揚免策。具官葉顥秉心夷易，制行簡廉。悃悃無華，風采夙高於政事；剛明有守，

聲徽遂壓於搢紳。藉其惇德而有容，謂可協恭而圖任。亟繇外服，擢冠中台。豈其歲律之移，寢拂巖瞻之望。雖勉奉公之一意，式乖經國之遠猷。進英俊以強本朝，罕聞引類；發德音而下明詔，方佇責成。馴于至日之和，忽駭冬雷之咎。睹祲符之相盪，顧遜牘以屢騰。袞職已虧，興言弗置。聽解鈞樞之劇，歸從祠館之游。相亦用終，我惟祇誥。於戲！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嘆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召應天之媿。尚虔威命，毋怠省循。《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七。又見《容齋三筆》卷八，《齊東野語》卷一一。

南郊赦文

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既撲緼紛之況；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容齋三筆》卷八。

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獎諭吳挺詔

闌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吳璘獎諭詔

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却之謠。《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答梁克家詔

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答蔣芾辭免詔

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

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

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徵。《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答陳敏步帥詔

亞夫持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容齋續筆》卷一二。又見《容

齋三筆》卷八，《洪文敏公集》卷八。

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

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賜葉資政辭召命詔

見睨日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官批答

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轉官詔

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以旱得雨請御殿批答

念七月之間則旱，咎徵已深；雖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貫。《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

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劉共甫除翰林學士制

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梁克家醴泉使兼侍讀制

珍臺閒館，獨冠皋、伊之倫魁；廣廈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修聖政轉官制

念五馬浮江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

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吳挺興州制

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廣平開東漢之興。《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趙士衍制

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

集》卷八。

嗣濮王加恩制

天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

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蕭鷗巴詞

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漢，秬侯傳七葉之芳。《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王淪降官詞

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餽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起復知金州制

惟天不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姚仲復官制

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賜之師。《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汪觀文復官制

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趙忠簡謚制

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追封皇第四子邵王詞

舉武漢三王之策，方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王彥贈官詞

申帶礪以丹書之誓，方修甲第之功臣；挂衣冠於神虎之門，竟失戍營之校尉。《容齋三筆》卷八。

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向起贈官詞

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

八。

李師顏贈官制

青天上蜀道，久嚴分閫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

八。

襄帥王宣贈官制

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虞允文贈父詞

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

集》卷八。

魏杞贈父詞

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哉有子。《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魏杞贈母詞

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見陽元。《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魏杞封妻姜氏詞

筮仕於晉曰魏，方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

集》卷八。

周仁贈父詞

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太史慈封靈惠侯制詞

神早赴孔融，雅謂青州之烈士；晚從孫策，遂爲吳國之信臣。立廟至今，作民司命。揜一同之言狀，擇二美以建侯，庶幾江表之間，尚憶神亭之事。《容齋續筆》卷二。

陽山龍母詞

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

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我何加？《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

潼川神加封詞

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莊文太子哀冊文

乾道三年閏七月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七月丙申朔，九日甲辰，莊文太子薨於東宮〔一〕。粵以閏七月丁卯出厝於南山之寶林寺，禮也。羽衛宵嚴，驂曉列些，鼓聲淒行，簫響噎。皇帝痛前生之揜曜，撫少海之驚瀾，睇秋原兮迤邐，慟天淚兮闌干。王質儼以如在，金聲鏘兮未寒。爰飭儒士，揚徽筆端。其詞曰：維天相民，端本敷治。有開君師，必立儲貳。《書》稱元良，《易》載主器。儀前比宗，拱極成位。宅心人神，踵武鬯饋。古今共循，家國攸寄。於穆世哲，挺生聖時。月角霞綯，淵庭玉蕤。一素得震，重明作離。孝敬爲質，溫文合規。四端擴充，三善具宜。考禮劭樂，右《書》左《詩》，有華清宮，昭受英策。鸞旂焜耀，龍袞舄奕。玉帶排方，金輿盼飭。鷄鳴問寢，□食侍側。容無胥態，步有常則。天人應真，冠冕動〔二〕。春秋鼎盛，福祿方將。雲物啓禋，星祲告祥。爲鬼爲蜮，在膏在育。號藥改驗，

秦醫罷方。清秋正新，白月未央。天不可信，神殲我良。嗚呼哀哉！烟岫移雲，濤江瀉練。巋然覽勝之間，好在承華之殿。至尊痛撤〔三〕，思長子以如疑；太上慈憐，望太孫而不見。嗚呼哀哉！丹鳥司閉，洞庭始波。凍雨淒□，西風蕩摩。雁嘒嘒兮斂翮，葉槭槭兮辭柯。感節物之遷逝，念平生之歆歌。來不來兮遽如許，去復去兮將奈何！嗚呼哀哉！山川假靈，龜筮協吉。威容肅以沛艾，翻衛森其削戍。穿臯門以南下，遡廣陌西出〔四〕。哀飈慘切，亂白草以低迷；行道悲涼，眇平原之蕭瑟。嗚呼哀哉！城闕益遠，笳簫漸希。下頽陽之靡靡，送丹旆之飛〔五〕。忽光沉而響絕，空物在而人非。邈終天兮不返，疑有日兮來歸。嗚呼哀哉！《中興禮書》卷二九〇。

〔二〕太子：原作「子子」，據文意改。

〔三〕據文意及句式，「冠冕動」句當脫一字。

〔三〕撤：似當作「徹」。

〔四〕按句式，此句「廣陌」之下疑脫一「而」字。

〔五〕據文意，「飛」下當脫一「飛」字。

全宋文卷四九一二

洪邁二

代父復官謝表一

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薦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冀加勤恤。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綿歷歲時。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故從數赦，俾獲自新。《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三。

代父復官謝表 二

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從拔拭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既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三。

饒州謝上表

禁林浹日，未遑坐席之溫；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爰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而性介，天與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驚半世之遷；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生還！方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戾，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田，固爲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

思四表之歡，不錄萬里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曾蔑效於秋毫；乍佞乍賢，尚叨榮於晝繡。內而自訟，其又奚言！敢不上體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惟無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宋四六選》卷八，《洪文敏公集》卷三，康熙《西江志》卷一四三。

代福建提舉茶事謝上表

復兼常平

總浪舶於三吳，訖微善狀；按雲艘於百越，復冒除書。揆日問塗，挾辰詣部。中謝。竊以漢規先具，開邊羅以均輸；唐務富藏，藉關征而贍本。雖有便民之志，頗乖實廩之宜。紛更旋奪於廷臣，捐瘠或隨於軍用。迨中世徙場而榷茗，致諸蕃塌地以名錢。大抵虛文，蔑聞見效。偉聖明之立制，張職守以建官。吏偶失於三思，事寢成於一切。維時改作，盡復舊章。自非通敏之流，曷副班宣之責？如臣者猥蒙世賞，辱在周行。無材能閥閱之勞，固宜尺退；習功利分銖之事，豈有寸長？曾是使華，游沾恩紀。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剛健，措國清寧。總六服以收賢，明德遠矣；訪萬幾而詢政，使人器之。遂令朝著之微，亦玷輶軒之寄。臣敢不哀多益寡，散滯取贏？一身而二任之加，勉祇承於上意；三登遺九年之食，庶還定於王民。《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九。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洪文敏公集》卷三，《錫山文集》卷四。

建寧府謝上表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二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由凡品，誤席隆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無學術，更勸講於華光。未殫窺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天。方祠館之載求，乃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霑六龍之雨露，今號潛藩。以若所爲，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分牧守之權。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秋斂，灼知王業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閒，荐令共理。臣敢不仰祇德意，力效庸駑？行止非人，適有辭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宋四六選》卷八，《洪文敏公集》卷三。

謝知建寧府表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絲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糜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戇拙，人品妄庸。紬石室之書，久慚清貫；污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

之下，猶居推擇之中！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方摺笏垂紳之盛，豈謂乏才？顧遺簪敝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冗散，獲殿潛藩。臣尚爾懷章，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橐，敢忘安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劇子牟之戀。《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三。

建康謝上表

香火奉祠，久卧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僂以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食積懼於人言；累月中樞，伴食願安於天職。退從散位，惕俟嚴誅。當王度之清夷，列公材於中外。臣之無似，上所誤知。奉留都筦鑰之嚴，況顓帥閫；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宮之中，五帝其名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盛易爲。赫然夬決於小人，卓爾晉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昌辰。豈伊朽頓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爲吏，何以治民？安田里而無歎愁，雖謹思於體國；以簿書而報期會，諒不免於瘝官。唯有愚忠，仰酬大造。《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洪文敏公集》卷三。

謝上表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祇官次，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無所容，愚憧而不逮事。遭逢嘉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途，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猥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爲劇鎮。地方千里，接甌閩百越之區；縣列十城，介谿谷萬山之阻。人虛僑而尚氣，俗皆窳以難馴。平時蒙珥筆之聲，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氣相挺，殆漸摩而一變。得居長吏，真可備員。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仁宗，武類藝祖。及國家之間暇，先務養民；知稼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紆殊眷。雖兩言溢惡，欲興投杼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監。致茲扞拭，盡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慰藉。感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寧慮於棄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寬大？即墨受封於萬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惟共理。《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又見《唐宋元名表》卷下之一，《洪文敏公集》卷三，《錫山文集》卷四。

代陸提舉漳州謝上表

乘輶東廣，初無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瑣隸。抱關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登車，忽濫蒙於推擇。偶道官刑之逮，敢期天寵之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無侮之威；草野雖愚，亦識有生之樂。名爲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便。曾何傲倖，爲是遭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恭己無爲，履至尊而制六合。迭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顧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而忘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敬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類。《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〇。

謝兼侍講表

經帷初啓，宜延茂異之儒；講綴正清，乃及蔽蒙之士。據非所稱，榮不勝恩。中謝。切以王求多聞，雖資啓沃朝夕之助；天縱將聖，自有緝熙光明之功。揆臣之愚，何若而可？猥以傳家之末技，嘗有意於遺經。措游、夏之一辭，豈知筆削？束《春秋》之五傳，空極鑽研。使居誦說之聯，入奉清閒

之燕。內而省己，恐有覲顏。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憲天，濬哲稽古。撥亂世而反諸正，既統一於聖真；守經事而知其宜，欲汎觀於物應。故如臣等，亦真選中。臣敢不別嫌明微，章善癉惡？燦然興文武之業，方觀一統之成；學者以帝王爲師，式幾千齡之遇。《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謝除中書舍人表

記言左史，甫沐於序遷；掌制中書，遽叨於真拜。荷光靈之曲被，循涯涘以難勝。中謝。伏念臣行能亡以瘠人，愚憧而不逮事。少年馳驚，妄有意於功名；壯歲崎嶇，私自憐於力命。未分山林之獨往，甘從州郡之徒勞。正違鳴玉之趨，忽點賜環之召。徑歸故步，亟侍清光。官資兼五職之華，翰墨極一時之選。顧生成之特異，覺報稱以至難。可以言而言，造膝必期於展盡；非所據而據，謀身敢擇於便安！深虞羈迹之疾顛，乃辱脩門之孟進。矧是詞臣之貴，實爲世掌之榮。父子相承，四上鸞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遊。共夸遭遇之殊，竊有滿盈之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重華協帝，下武繼文。篤實輝光而日新，躬行仁義；溥博淵泉而時出，獨化陶鈞。當循名責實之辰，欲砥節奉公之士。察其孤立，或效一長，使居侍從之班，仍在絲綸之地。臣敢不敬共官次，感誦天恩？巍巍其有成功，方際有爲之會；斷斷而無他技，誓殫無隱之忠。《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七。又見《容齋隨筆》卷一六，《方

謝除翰林學士表

禁直重趨，功未施於起草；除書亟下，命忽忝於拜真。人以爲榮，自知不稱。中謝。伏念臣詞章甚陋，問學尤疏。習氣拘牽，生死不離於文字；宦游傲倖，去來何計於鴈鳬！正憐歷落之蹤，趣點便藩之召。大恩無量，舊觀頓還。載惟玉笋之瞻儀，莫越金坡之要近，在於聖世，尤重正員。魏二紀之提期，董七人之占位。君臣千載，信嘉會以難逢；兄弟一時，乃英躔之濫繼。施生若此，報答謂何！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稽古重華，參天施化。坐明堂而朝群后，方丕顯於斯文；起晉陽而爲一門，殊曲成於私覆。肆容弱植，捷上華塗。臣敢不益所不能，鞭其最後？視淮南之報賜，詎測津涯；去塞北之煙塵，誓殫潤色。《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涓昧日，輒冒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孫謀，實爲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模宏七世之觀。迨昭考之勃興，備盛朝之盡美。治安之極，部判所無。禹

繼舜，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事繫時，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非而雜揉；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存，致偉績閔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社宅心，羹牆係念。明烈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覲文王之耿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絀素之勤；藏名山而副在京師，終冀汗青之望。《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二。又見《宋四六選》卷六，《南宋文範》卷六，《洪文敏公集》卷三，《錫山文集》卷四，道光《鄱陽縣志》卷三一。

謝侍講兼修國史表

七閏去朝，久隔鈞天之夢；一朝得覲，重趨丹地之班。仰戴鴻私，俯慚駑鈍。中謝。伏念臣本無學，鮮克有功。禁路持荷，蚤占榮於清貫；大州剖竹，旋待罪於輔藩。蔑報毫分，悵違顏咫尺。敢謂璽封之收召，趣前宣席之對揚，祿以真祠，還其故步。勸漢殿光祿之講，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知符任之益專。自顧蠢愚，將何答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齊堯舜，仁奉祖宗。下建武之詔書，正爾恢張於治具；數正元之朝士，獨憐流落之孤蹤。肆垂齒錄之恩，俾卒汗青之業。臣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闕聖學之光明，謹次舊聞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殫佔畢

之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又見《容齋四筆》卷一四，《淵鑑類函》卷六九，《宋四六選》卷六，《洪文敏公集》卷三、八，《錫山文集》卷四。

謝曆日表

真主當陽，載謹占天之義；疇人觀象，一新底日之文。方中詔之分頒，均外臺而重拜。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堯身爲度，舜曆在躬。知天其有五材，守而勿失；對時而育萬物，動則有成。嘗思利用以厚生，不怠履端而舉正。坦然明白，奉以周旋。臣敢不祇誦成書，虔遵至意？七月流火，益知王業之艱難；五星連珠，莫測聖功之輔相。《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

謝紹興十四年曆日表

清臺課密，上元新甲子之符；支郡頒常，正月謹王春之政。拜恩喜幸，開卷遵行。中謝。切以觀乎天文，有寒暑殺生之候；考之人事，戒析因夷隩之期。既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故度量權衡曆算道出。居陽而治，振古如斯。洪惟有道之朝，高視無前之蹟。南司北正，稽顙帝以建官；東作西成，憲唐堯之分命。爰暨照臨之內，舉由輔相之宜。恭惟皇帝陛下與日並明，參天施教。執玉帛者萬國，罔

不率從；班正朔於八荒，無有遠邇。永念承流而宣化，宜思利用以厚生。畀茲一卷之書，俾成四時之吏。臣敢不審其作輟，奉以周旋？夜寢夙興，雖莫知於帝力；春耕秋斂，誓勉相於農功。《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

福州謝曆日表

課自清臺，雖朝廷之故事；命于方國，蓋天子之至恩。拜賜爲榮，窺文何幸！切以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事蓋備於唐堯；律八十一寸則一分，法益嚴於漢武。考輔相裁成之道，戒析因夷隩之宜，皆聚此書，以前民用。恭惟皇帝陛下乾坤合德，曆數在躬，卜年萬壽以無疆，紀號一成而不變。神祇祖考，既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禮勿忘於告朔，聖愈謹於占天。肆令宣化以承流，咸識履端而舉正。璿璣不忒，玉燭自調。臣敢不奉以周旋，審其作輟？聯珠合璧，曾何造化之能知；流火授衣，尚見艱難之所致。《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又見《容齋三筆》卷六、八，《洪文敏公集》卷八。

賀皇帝御殿表

閭闔之開黃道，曠修日御之儀；鈎陳之衛紫垣，肇正辰居之象。萬邦星拱，百辟雲從。恭惟陛下

繼體守文，宅中圖大。講朝元之典冊，方重於建儲；大曆之規禮〔二〕，將嚴於亨帝。適逢景會，首飭常居。儼負宸以端臨，肅捧圭而入覲。屹壯太山之勢，歡傳嵩嶽之呼。臣心切傾葵，職縻分竹。願借方寸之地，莫遂祝堯；不違咫尺之天，惟知戴舜。《八代四六全書》卷三。又見《洪文敏公集》卷三。

〔二〕「大曆」之前疑脫一字。

代謝賜御書周易尚書表

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

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秘，行地無疆。《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古儷府》卷九。

轉通奉大夫謝表

供奉當時，敢齒貞元之朝士；頌歌大業，願賡至德之中興。《容齋四筆》卷一四。又見《洪文敏公集》

卷八。

轉宣奉大夫謝表

武德文階，愧三品維新之澤；貞元朝士，動一時既往之悲。《容齋四筆》卷一四。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明堂禮成加恩謝表

考皇祐明堂之故，操以舉行；念貞元朝士之存，今其餘幾。《容齋四筆》卷一四。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全宋文卷四九一三

洪邁三

辭免兼侍講狀

臣聞命震悚，不知所云。伏念臣一介書生，見識污下，僅能駢四儷六，綴緝華藻，以事區區應用之詞章。至於潛心聖經，窺發關鍵，如以蠡測海，莫知津涯。而使之參勸講之聯，侍邇英之席，非所據焉，實爲甚懼。又況聖學淵妙，今古洞然，如日當天，幽隱畢照，雖使大雅宏達之士殫效尺寸，日陳乎前，猶增高泰山，何足云補？顧臣等輩決非所堪。伏望聖慈，曲垂英監，別擇經誼高明可備顧問者，使充此選。臣無任祈天懇激之至。《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眷史筆之重任，極昔賢之所難。況在於臣，無能爲役。豫編摩之列，曾莫補於毫分；新論撰之官，乃頓躋於位次。惟欽廟一堂之典，有著庭累歲之功。藉日曆之既成，奉雲章之改作。畀之兼職，已愧竊榮；優以隆恩，故難虛受。伏望皇帝陛下，軫聰明而下逮，念名實之相孚，察其所安，俾續舊服。庶少逃於官謗，以上答於特知。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五。

辭免兼修國史奏狀

恩輝狎至，榮懼交中。竊以史官之權，從昔所重。自四朝大典開院以來幾三十年，臣三預編摩，兩叨修纂，初無才學識之三長，以裨筆削。爰自去歲，蒙恩紀錄，召從外郡，俾續抽金匱石室之書。賴聖學發揮，竊窺至蹟，期年于茲，行有汗青之望，庶得少逃罪悔，上答恩知。今乃猥緣晉除，就陞厥次，顓此重任，顧何以堪？伏望聖慈矜存，姑令仍舊。其兼侍講一節，更不敢輒辭，所有兼修國史恩命，臣未敢祇受。《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謝宣召入院狀

王言出綽，從霄漢以來宣；君命在門，竦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華，榮動簪纓。伏念臣文習卑凡，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橐從，再聞長樂之鐘聲。披雲睹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丹地，忽驟覲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聰溥博，義問宣昭。煥有文章，已極高明之蘊；旁招俊乂，不遺嵬瑣之微。倬彼皇華，施于私室。臣敢不祇承嘉惠，勉策驚資？見山東德化之成，方竊窺於大澤；動河北武夫之聽，或有助於中興。《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又見《淵鑑類函》卷七一，《洪文敏公集》卷四，《錫山文集》卷四。

辭免同修國史奏狀

拜命稠沓，拊心震兢。竊以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鰥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刪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倘稽牘免，立見器盈。伏望皇帝陛下特寢新恩，俾仍舊貫，博選立言之士，來充抽室之官，庶使孱庸，獲逃曠敗。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伏候敕旨。《古今事文

類聚》新集卷二三。又見《淵鑑類函》卷六九，《洪文敏公集》卷四，《錫山文集》卷四。

辭免直學士院狀

寵數荐降，兼官愈優，受恩已多，拊己難稱。竊以代言之任，最切於翰林；直院之名，實鄰於學士。臣之孤陋，衆所鄙夷。未至預榮，方幸攝官而承乏；序升過分，未能滿歲以爲真。曾是叨塵，若何啓處！願寢已行之命，少須試可之長。庶使微踪，獲安舊署。《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〇。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禮部爲宰臣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

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

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容齋三筆》卷八。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八。

進唐詩絕句獲賜謝表

臣邁言：伏蒙聖恩，遣秉義郎、重華宮祇應耿杓以三月一日到饒州，齎提舉官霍汝弼等白劄子：得聖旨宣諭臣，比觀向所進《唐詩絕句》，選擇甚精，備見博洽，今賜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臣即時出城迎拜還家，望闕謝恩祇受訖。膚使馳輶，蕃錫耀綸章之渥；精鏐製器，寶薌兼貢茗之珍。光塞門闌，歡傾里社。臣邁中謝。伏念臣愚無所用，老白宜休。與佛有緣，曾是靈山之下走；事君盡禮，積承溫室之隆知。頃因心好於唐文，輒爾手編於詩律。嘗蒙宣索，每恨疏蕪。比歲旁搜，遂及萬篇之富；成書上奏，幸塵乙夜之觀。敢覬華褒，更加異寵？得黃金百，初微季布之名；復白圭三，不慮南容之玷。允謂非常之賜，真爲不朽之榮。茲蓋恭遇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味道希夷，儲神昭曠。爲天子父，既超大有之尊；以聖人才，尚錄小成之技。坐令鬼鎖，沐此恩輝。臣拜舞以還，怔營自失。如雲如日，應無就望之期；若子若孫，唯誓糜捐之報。《萬首唐人絕句》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進萬首唐人絕句別奏劄子

臣逖遠威顏，忽焉六載。念以么麼之質，被蒙眷知，度越輩流，可爲希世之遇，鈞天夢斷，無復可尋。罷越還家，杜門屏迹，自去春投進唐詩，一伸奏牘之後，不敢妄以孤遠姓名復塵淵几。誠不自意，恩從天來，顓降使車，頒之珍賜，玉音褒諭，金寶爛然，榮光非常，道路駭矚，蓋自鄱陽有郡以來所未之見。陛下脫屣北宮，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予以馭，幸寥寥弗聞。臣獨何人，邈在千里之外，乃拜殊渥？焚香望闕，盡室歡呼，捧玩之餘，感極以泣。已具表稱謝外，復此手劄，少摠螻螻之誠。臣竊不自揆，再有味死之請。向者蒙賜「野處」二大字，既已摹勒作碑，揭于小園，往來觀瞻，無不稽首。今祇戴恩華，巍巍卓異，思欲有以夸示無極，輒撫聖諭中「博洽」兩字，建爲一堂，妄意長夏之始；殿閣餘涼，遊戲翰墨之間。敢乞憐臣區區之愚，賁以「博洽堂」三字，受言藏之，使子子孫孫朝暮瞻仰。臣年過七十，無復他榮，癡庸有求，罪當萬死。伏惟聖慈曲垂寬貸。引望黼宸，無翼以翔，不勝感恩戀德隕越激切之至。《萬首唐人絕句》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奏耿柟不受書送劄子

臣茲勤使者遠至，榮耀非常。在于故事，當有薄禮，欲以銀百兩充書送，楮幣百千犒從人，而耿柟再三退却，以爲聖旨不許收接。無以展區區下悃，臣不勝惶懼感戴之極，須至奏聞者。《萬首唐人絕句》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謝南內奏狀

右，臣伏蒙至尊壽皇聖帝聖恩，特降專使秉義郎、重華宮祇應耿柟，以三月一日至饒州，齎霍汝弼等白劄子，傳聖旨宣諭，以臣向所進《唐詩絕句》，賜臣茶一百夸，清馥香一十貼，薰香二十貼，金器一百兩，臣已即時出州城迎拜，還家望闕祇受訖。上件異數，出自聖恩，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紹熙四年三月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臣洪邁狀奏。《萬首唐人絕句》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重華宮投進劄子

臣以么麼餘生，獲安故里，竊恃隆遇，冒昧有陳。臣頃歲備數禁廷，得侍清閒之燕，因及手寫唐人絕句詩，即蒙聖旨許令進入。是時纔有五十四卷，去年守越，嘗于公庫鏤板。未及了畢，奉祠西歸，家居無事，又復搜討文集，傍及傳記小說，遂得滿萬首，分爲百卷，輒以私錢雇工接續雕刻，今已成書。謹裝褫一部，遣人恭詣通進司伺候投進。凡目錄一冊，七言十五冊，五言五冊，共二十一冊，用匣盛貯。伏望聖慈，特賜宣取。干犯宸嚴，臣無任惶懼隕越昧死之至。取進止。

〔貼黃〕上件詩集七言二十六卷以前，五言二十卷以前，係紹興府所刻，臣臨行時倉卒印造，紙劄多不精。續後點檢得有錯誤處，只用雌黃塗改，今來無由別行修換，以之進御，實爲不謹。臣不勝戰懼俟罪之至，仰乞聖察〔一〕。《萬首唐人絕句》卷首。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

〔二〕此下原注云：「紹熙三年三月進。蒙壽皇聖帝支賜下奏人錢三十貫文。」

論致仕疏

紹興二十九年

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當得致仕恩澤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後夷考其平生，非有贓私過惡於式有累者，輒官其後人。若真能陳義引年，或辭榮知止者，乞厚其節禮，以厲風俗，賢於率天下爲僞也。《容齋隨筆》卷一〇。

論祭祀差官劄子

竊見每歲大祀五十五，中祀四，小祀十四。自獻官而外，小則奉禮受幣，太祝筴祝，太官令酌酒。而大祀又有兵工部官、光祿卿丞、太社令。至于天地、高禩、感生帝，用執政將禮。設八佾之舞，鐘磬備樂，則又有太常卿、丞，宮架祭歌兩協律郎。歲所差官無慮數百。比年以來，唯兵工捧俎，以本部長貳郎官行事，光祿卿丞時以太常率領，其他率于兩銓在選者取之。除受誓散齋外，當于祠所致齋三日。南至郊壇，西至惠照，北至九宮壇，皆與城市隔絕。士大夫逆旅相去或數十里，旅食京華桂玉之地，其勢不能以多僕，使一遇行事，則告勅囊橐，預謀寄寓州縣。遠人不閑俎豆，往往儀矩梗野，不中法式。恭睹《宋朝會要》政和八年詔曰：「古者祭必擇士，令太常寺歲祀，因仍舊例，

差吏部待次官攝事，非致恭之意也。自今論差宗學及書局官，吏部差官并罷。」今在朝百司除館職已充獻官及刑獄錢穀之官不可差外，自餘閒無事者尚多，欲乞令禮部具合差官關報吏部，許于寺監丞簿、編修刪定、學官、宮教授、六曹架閣、六院釐務官內輪行差攝。不惟客寓人士得以奠枕，而朝官展采，于禮益恭，足以仰稱明天子至誠咸秩之意。《中興禮書》卷一六四。

諫罷北使沿路遊觀燒香奏

伏見已降指揮，罷北使沿路遊觀燒香。竊謂朝廷方接納鄰好，所爭者大，非一事而止也。今賜予宴犒，一切如舊，則遊觀小節，似不必略。若以欽宗皇帝服制爲辭，則向者顯仁皇后弔祭使來，天竺、浙江之行，猶且不廢，或彼有請，拒之無名，望令有司依例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八。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三六。

減貢金劄子

乾道二年十月四日

紹興間來，每年遇聖節，饒州有貢金一千兩，而麩金十兩之額與他例同，此不與焉。本州先期敷科，吏緣爲奸，豪商操權，私價轉增，遂致一方久罹其害，人莫敢言，罔知所起。或云藝祖初年，江

南郡庫適有金，取以獻長春節，遂爲例；或云發運司持錢收買，或云政和以來，轉運司撥所部內散收。三說得之傳聞，無所考信，第民困官憂，已非一日。後郡守唐文若奏乞蠲減，詔付兩省。時戶部郎魏安行，持示左藏，以他州援例爲辭，遂不得免。所謂諸路祇貢聖節，只繫銀絹，饒固有之，且已兼任泉、臬兩司之數。乃若干兩，獨此郡任焉，與他不等，蓋失於敷陳也。陛下恭儉愛民，雖和糴百萬，一割盡免，苟知此患，必垂矜恤。夫千金在朝廷視之爲甚少，在一州爲甚多，況民力極敝，甚不堪支。朝家蓄金，除交鄰錫賚外，所用不多，可與減除。昔仁宗采張方平之對，直降手詔，罷河北榷鹽，父老歡迎，澶淵且刻之石。臣之州民豈不知此！臣不敢以鄉井自嫌，隱默不言。儻蒙聖慈不以臣言爲過，願勿下有司，徑以御筆蠲減，令本州量措買，不得仍前科斂。民困稍蘇，此患漸息。仰請恩旨，特賜宣示。干犯宸嚴，無任惶懼，昧死投進。乾道二年十月四日具劄子。《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八六〇。又見《洪文敏公集》卷四，康熙《西江志》卷一四四，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一五，道光《鄱陽縣志》卷三一。

乞修祥曦殿記注疏

乾道二年十一月

臣幸得以文字薄伎待罪屬車間，每侍清閒之宴，獲聞玉音，凡所臆論，莫非中的，微言善道，可爲世法。退而執筆，欲行編次，而考諸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

得書，故使洋洋聖謨，無所傳信。伏睹今月五日給事中王曦進講《春秋》莒人伐杞，言周室中微，諸侯以強凌弱，擅相攻討，殊失先王征伐之意，上曰：「春秋無義戰。」周執羔進讀《三朝寶訓》，論文章之弊，上又曰：「文章以理爲主。」陳巖叟等奏刑部事，上曰：「寬則容奸，急則人無所措手足。」此數端，皆承學之臣日夜探討，累數百語所不能盡，而陛下蔽以一言，至明至當。然記言動之臣弗能宣究，恐非所以命侍立本意。望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仍乞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庶幾百世之下，咸仰聖學，以迹聰明文思之懿。《宋史全文》卷二四下。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三八二頁），《宋史》卷三七三。

條具修纂欽宗實錄事宜奏

乾道二年十二月

已降指揮，《欽宗日曆》可免進呈，發付國史院依例修纂《實錄》。今檢會國朝典故，申請下項。

一、遇修《實錄》則置實錄院。一、元符三年八月哲宗祔廟，九月內詔國史院修纂《實錄》。今更不置局，止就國史院修纂。一、行移文字以實錄院爲名，就用國史院記印。一、更不添置官，並以見今國史院官兼充。一、乞差提舉實錄院官。一、同修撰官乞差見今國史院編修官。一、檢討官乞差見今編修官；提舉諸司、承受、主管諸司官，亦乞就差國史院提舉諸司、承受、主管諸司官。一、所有官屬更不添支食錢。一、合要修書人吏并諸色等人及提舉諸司、承受諸司下人吏等，止就差逐色人相

兼，更不添支食錢，亦不增添人額。一、所有公使錢就國史院錢內支破，更不添支。其合用紙札等並依昨修《徽宗實錄》已得指揮施行。一、合用參照文字，已係日曆所節次搜訪到，今乞割下本所盡數發赴本院。其本所經修日曆官〔一〕，使本院進呈《實錄》日，並行開具姓名取旨施行。一、更有合要臣僚之家照用文字，乞從本院行下搜訪。一、依已降指揮擇日開院，天文官吳澤等選到十二月十九日。一、每月提舉官過局，乞就用國史院日分，更不別行排辦。一、今來所修《欽宗皇帝實錄》，乞令本院限一年內修纂進呈。《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六（第三冊第二七八七頁）。

〔一〕「官」字下原有一「曆」字，據文意刪。

乞今樞密院被旨文書依三省式畫黃奏〔一〕 乾道三年

天下萬務，出命于中書，審于門下，行于尚書，所以敬重政令，期于至當而已，初無文武二柄、東西二府之別也。今三省所行，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畫黃，宰執書押，既完，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而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畫黃過門下，而中書不預，則封繳之職，微有所偏。況今日宰相、樞臣，兩下兼領，因而釐正，不爲有嫌。欲望詔樞密院，自今以往，凡已被旨文書，並關中書、門下，依三省式畫黃、書讀，以示欽重出命之

意。《宋史全文》卷二四下。又見《宋史》卷三七三《洪邁傳》，《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八。

〔二〕此文《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題作洪适撰，蓋誤。

條具進呈哲宗寶訓事宜奏

乾道三年三月

國史院得旨修纂《哲宗寶訓》，今已成書。竊見已降指揮，令玉牒所投進祖宗《玉牒》、《仙源積慶圖》。檢準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內，《神宗寶訓》係與玉牒所《仙源積慶圖》同日投進。今欲將《哲宗寶訓》依舊例與玉牒所同日進呈。本所條具進呈《哲宗寶訓》，合繕寫二本。內一本俟進呈畢，迎奉於微猷閣安奉，小本留中，依例就委本院承受官傳進。一、今來進呈《寶訓》，乞依例差本院官進讀第一冊從上五板。一、所有合行體例，欲乞太常寺同本院參酌討論施行。一、進呈、安奉《寶訓》，合差都大主管官一員，乞依例就差本院都大提舉諸司官，并將來應合行排辦事件，亦乞就委本院都大提舉諸司承受，主管諸司條具施行。一、進書前期提舉官依例詣本院觀書，乞令本院天文官選定日分施行。一、合用紙札妝買裝背物帛并諸雜支費等，止乞下左藏庫量支降錢三百貫應副使用。《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五七（第三冊第二七八三頁）。

修欽宗實錄乞令孫覲撰著舊聞奏

乾道三年五月

得旨編修《欽宗實錄》，正史除日曆所發到靖康日曆及汪藻所編《靖康要錄》，并一時野史、雜說與故臣家搜訪到文字外，緣歲月益久，十不存一。雖靖康首尾不過歲餘，然徽宗朝大臣多終於是年，其在今錄皆當立傳。詢之其家，已不可得，欲訪之故臣遺老，則存者無幾，寢寢不問，則史策脫略，漫無□紀。竊見前敷文閣待制致仕孫覲，在靖康中實爲臺諫侍從，親識當時之人，親見當時之事。其年雖老，筆力不衰。乞詔覲以其所聞見，撰爲蔡京、王黼、童貫、蔡攸、梁師成、譚植、朱勔、种師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及一朝議論事蹟。凡國史實錄所當書者，皆令條列，上送本院。庶幾遺文故事，得以畢集，不至放失舊聞，以闕大典。《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七（第三冊第二七八八頁）。

乞展限投進欽宗實錄奏

乾道三年十二月

昨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奉旨修《欽宗實錄》，限一年內修纂進呈。臣據著作局發到《靖康日曆》及續行搜訪到當時事蹟，以事繫日，盡行編類，勢須子細披褥，推見端緒，乃敢記述。兼有行下他處

取索文字，未能齊到。今來已及一年，欲望更賜指揮，展限一季，許於明年三四月間，同國史院修成《帝紀》一併擇日投進。貴得一朝信史，可以傳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六七（第三冊第二七八八頁）。

論三衙軍制劄子

乾道四年正月（二）

臣仰惟陛下天資神武，留意治軍，將士感恩用命，非復前比。然臣區區管見，獨以謂尤有可議者，軍制不立、名位不正是也。請以祖宗之制大略論之。三衙軍職之大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軍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輒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遞遷。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都指揮使、天武右廂第二軍都指揮使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初。二百年之間，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誥禁。自南渡以後，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某司公事之稱；而都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天子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名號，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之名。考之舊制則非法，稽之事體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謂爪牙之士，豈無數十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預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

無一軍皆驚之舉。於以銷壓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如蒙聖慈或以爲然，乞下樞密討論故實，圖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陛下布昭聖武之意。茲事體大，願陛下深念之。取進止。《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三五。又見《容齋五筆》卷三，《文獻通考》卷五八，《洪文敏公集》卷四。

〔二〕年月原無，據《容齋五筆》補。